

光緒辛丑仲夏
慎記書莊石印

凡例

一歷代通鑑纂要本明正德間所輯其書微不司馬光纂要之例上自伏羲下迄元代凡九十有二卷我皇上幾餘省覽以編內永錄尚未精定

持教重加訂正并增入明代事迹釐為一百十六卷附明唐桂二王本末四卷蓋凡起創皆經

睿裁鑿定盡善盡美其史學之大成實足表裏六經準之為甚

一宋子綱目及前編續編我

聖祖仁皇帝御批刊布昭於星日我

皇上聖學高深緝熙經

式凡數千百年史業得失靡不條貫東越衍長美備臣等以次屬景運

聖仰蒙

親御丹臺詳加

論定其間析疑考異洞悉源流而大義所昭

微言特揭謹咨弗敬錄簡用垂

玉書

一年經事緣提綱分目一條宋子綱目書法

一大書以提綱分目注備言此綱目甚例也今提綱縱目皆酌用大書取便體覽其有事非一時而牽連並及或語非至要而

采據堪資考則字附書至注內有更須詮釋者空格以別本文務使眉目助其無淆規克

一衣履百年綱目要義高年以前無甲子可紀帝克甲辰以後謹遵

聖祖仁皇帝御批綱目前編用部丁皇極經世書例編次于支標於每年之上歷代倣此至唐虞稱歲夏稱歲商稱紀周以後稱年皆

隨其代而書也

一劉知陳通鑑外紀胡左皇王大紀皆始於盤古其說荒遠難稽全履行通鑑前編始自庖死於上古事又多闕卷中以孔

子繫言以為斷掌始庖為不更遠溯遠古

一我

國家編所

符命朱果登祥瑞朕屢臻昭燦今古

太祖高皇帝受興大業

太宗高皇帝嗣炳鴻護凡偉列聖功事闡明紀者自宜登諸簡策用昭

典禮之隆今並恭依

實錄敬謹纂輯

一尚書備稱祀義春教首紀存正統事年序史家大法是書於歷代紀年之隆太官分注進退攸關皆仰稟

聖謨惟衡允協其有未備歲而事涉兩朝者則並用一年兩系之例以存其統

一正統編安

一最屬前史每以興代而紀或前朝因多編後石續綱自於宋元明之際更屬不公編國既喪而猶以宋

紀年順帝之七即擇明國號任意低昂適足貽誤識者今日景天而後至正以前皆格奉

宸裁統歸元紀至於明崇禎十七年明統尚存亦用大書記歲而福王事蹟並遵

旨采輯附書明紀大公正曠古無倫謹於一百十六卷內恭錄

御製文冠諸表首以昭定

一凡立綱書法從貶攸關仰蒙

睿鑒精詳折衷至當大美炳然如實充楮湖等之書此秋仁傑之書周唐肅宗之書太子徐壽輝之書並以變文示焉

特筆所發垂千古水發之蘊洵足徵顯幽永彰法戒

一綱目始於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前編亦止於是年二書起訖之際自當區分明晰今於初命晉大夫一條另標卷首以還

二書之舊

一史法固宜簡要而紀載實貴詳明今自三代以前皆上本六經旁稽諸子秦漢而復事跡遊擊從本史以迄外來稗官無不

博采彙參以表至是其或異同互見之處並加案語考定弗蹈兩歧

一綱目凡例凡命官惟宰相皆蓋餘官非有故不蓋今酌用其例凡宰臣之拜免者其非有事蹟顯然者則於他處互

見若非宰相而用含有闕圖事者則以特書例書之

一前史措詞類多夫實而南北區分之會則彼此互相排斥尤鮮至公如五代晉之於遼南宋之於金於元皆官稱臣稱姪而

指斥酌量及定書法悉去偏私以歸至正

一綱目一書乃天子門人纂錄紀年系月列誤尚多至積綱目所載尤為疎畧失當如分和勃傳諸語為二人之語路數覺見考證難容今依據正史博稽羣籍悉正抵牾之甚以臻完善之觀

一凡輿地名目悉按現在地名沿革注其大畧其有誤設相沿之處仍行核正不使畧義少減至於本朝聲教四訖遠方絕域盡入版圖如河有重源足證為什傳聞之誤實為得諸目觀一破羣言今並詳加考證用以垂信

方畧

二凡卷內所見人名字重並依本傳詳註其有本史未立傳者則為旁求諸書得無涉漏至或有一人而異名及數人而同名者亦悉分晰證明以資考證

一金元二史出自後代儒臣之手大抵音譯失真非詳甚慮其指承以國語及家古語證合本音本義無不確合近又

命喀喇喀親王成象札布

遺所藏家古源流一書建以互為考證今並遵

首詳加詳攷仍於初見處注明舊作某某字樣俾閱者一覽即知其考據

一唐末而後野史漸增飾流傳殊難依據若本太祖之各營煥彰明惠宗之遊園出亡等事其說滋多尤當剖晰是非以昭

定論今並隨文註止勿使滋惑傳聞最乖大義

一凡一事而首尾相距頗遠者綱目於前後皆為立綱雖起訖首明而檢尋未易今皆量其事之本末酌行總叙或於初見一

條備言其終及於水後一條追叙其始仍用先是至是及初字尋字等文分別紀錄眉清目朗庶覺貫穿非難

一綱目定例歲月日仍依其舊惟日食則仍系日其或有事迹紛冗必須詳載于支次叙方能明了者則亦於日內書日以別之

一先儒論斷其醇正可取者間加甄錄且載姓名其未於本史者則曰史臣或稱某史贊以別之

一史家者注如司馬貞之於史記顏師古之於漢書胡三省之於資治通鑑並稱詳覈今於異義奇文間采諸家之說為之

釋至於賀善之贊尹起莘之發明以及周禮張射奏事所述皆據拾遺文英義淺並加刊削以省繁文

一柱預解左傳及胡三省解通經多有注某某事始某某人始此等例今於書之有關係者並擬其例酌加標注以便檢尋

乾隆三十二年春

執撰是書排輯歷朝實蹟起自黃帝迄於明代編年記載綱目相從目所不設者則別為分注於其上而言仍與史書有關
考證者亦詳列焉

內府舊藏明正德中李東陽等所撰通鑑纂要一書

皇上夙暇披覽以其褒貶夫宜紀載無遺不足以滿

乙覽因

命重加編訂發凡起例咸宜

齊載每一卷成即繕彙進

御

指示書法憲準融以又

親灑丹毫詳加評斷

微言大義條若日星

特筆昭垂皆天理人情之則不獨詞臣獻書不能窺見

高深即涑水紫陽亦不啻踞於萬一所謂原始要終推見至隱者文成數萬其指數至不可一一總陳而尤於系統表序者

筆削之大旨

予奪退避兼道至公矣夫冠號則義等於存陳至正書年則旨同於在野知景炎祥興之不成為宋而後遷蓋棄國者始不能以

濫竊虛名知春定天順之相繼為君而後來摩奪字者不得以冒于大統凡向來瑣瑣提舉眾訟不決者一經

燭照無不得所折衷用以斥彼偏私者為明訓仰見

聖人之心體如鑑空衡平

聖人之制作如天施地設惟備自然之理而千古定業遂無復能低昂高下於其間誠

聖訓所謂此非一時之書而萬世之也至明季北都淪覆大帝已傾福王稱號江東僅反一載

皇上所天聖度猶猶有疆域可憑

特命分注其年從建炎南渡之例又唐柱二王蹟同是高麗點其偽號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提要

幹念其道臣亦

詔別考始終附殿書後傳不致湮沒無傳大哉
旺吉量同天地尤非臣等所能仰贊一辭卷

武英殿管理理事務多羅履部王承城

經筵講官武英殿管理事務戶部左侍郎總管內務府大臣英廉

武英殿管理事務正漢軍副都統

經筵講官武英殿總裁禮部尚書王際華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武英殿總裁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監造

內務府管理六庫事務郎中加十級紀錄七

內務府營造司郎中加一級紀錄七

南苑員外郎兼紀錄七

武備院主事加一級紀錄七

內務府管

副管

監造

監造

庫

庫

校對

日講起居注官武英殿提調左春坊左贊

武英殿提調

翰林院

翰林院

翰林院

翰林院

印化卷式通查律覽

職名

編

修臣陸費輝

歲副副舉舉舉翰翰翰翰翰翰翰翰翰翰翰

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

榜榜

貢

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

貢貢

檢檢編編編編編編編編編

修臣陳昌圖
修臣陳桂森
修臣黃良棟
修臣徐天柱
修臣秦泉
修臣劉錫嘏
修臣楊壽軒
討臣張運暹
討臣李學錦
人臣顧天駿
人臣袁錫衡
人臣毛圻
生臣戚健中
生臣楊有源
生臣王炳文

正總裁

原任經筵講官太保保和殿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兼管吏部戶部理藩院事務曾公大臣事務臣保

原任經筵講官太子太傅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武英殿大學士內務府總管兼管禮部事務臣來保

知府大臣太子太保議政大臣文華殿大學士兼管兵部尚書臣尹繼善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兼管刑部尚書事務仍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臣劉統勛

副總裁

原任經筵講官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編修大學士戶部尚書理白旗漢軍都統臣北惠

太子太保議政大臣刑部尚書兼鑲紅旗滿洲都統令署伊犁將軍臣舒赫德

原任經筵講官太子太保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兵部尚書世襲騎都尉臣阿桂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令任文淵閣大學士臣劉綸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令協辦大學士臣于敏中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令任工部尚書臣袁日修

提調官

禮科掌印給事中令任河南布政使臣覺羅慶

原任吏部文選司郎中令任工部侍郎臣珠魯訥

原任戶部員外郎令任工部侍郎臣慶桂

原任戶部郎中令任漕運總督臣傅頤

原任內閣侍讀學士續任戶部侍世襲雲騎尉臣伊克坦布

吏部文選司郎中令任吏部侍郎臣袁守侗

陝西道監察御史令任湖南元州府知府臣陸朝棟

原任江道監察御史

原任江道監察御史毛永燮

原任 吏部 員外郎 雲南 鹽課 驛道 郎臣 顧雲

原任 戶部 郎中 續任 戶部 倉場 侍郎 郎臣 馮光熊

吏科 給事中 任 戶部 郎中 任 戶部 倉場 侍郎 郎臣 劉東恬

原任 刑部 郎中 任 貴州 道 監 察 御史 張 霽

戶部 員外郎 今任 貴州 道 監 察 御史 張 霽

收掌官

刑部 員外郎 今任 山西 歸化 城 同知 郎臣 孫 成

中書 科 筆帖式 今任 山西 歸化 城 同知 郎臣 孫 成

原任 內閣 中書 續任 湖南 辰州 府 沅 陵 縣 知 縣 郎臣 毛 應 藻

宗人 府 主 事 今任 禮 部 郎 郎臣 鄭 少 雲

內閣 中書 今任 宗 人 府 主 事 郎臣 馮 應 福

纂修官

原任 翰林 院 侍 讀 四 品 職 銜 郎臣 楊 達 曾

翰林 院 侍 讀 郎臣 朱 筠

翰林 院 編 修 今任 詹 事 府 少 詹 事 郎臣 韋 謙 恆

翰林 院 編 修 今任 詹 事 府 少 詹 事 郎臣 彭 元 瑞

翰林 院 編 修 今任 詹 事 府 少 詹 事 郎臣 趙 翼

翰林 院 編 修 今任 詹 事 府 少 詹 事 郎臣 曹 錫 寶

內閣 中書 今任 刑 部 郎 郎臣 陸 錫 熊

內閣 中書 今任 刑 部 郎 郎臣 阮 葵 生

原任 內閣 中書 續任 吏 部 主 事 郎臣 汪 孟 頌

內閣 中書 續任 吏 部 主 事 郎臣 趙 文 楷

內閣 中書 續任 吏 部 主 事 郎臣 嚴 長 明

內閣 中書 今任 吏 部 主 事 郎臣 程 奇 方

校對官

翰林院庶吉士 今任 禮部主事 臣沈世燦

內閣侍讀 今任 戶部主事 臣王嵩柱

內閣中書 今任 刑部主事 臣劉鳳翔

內閣中書 今任 刑部主事 臣郭元澄

內閣中書 今任 刑部主事 臣褚寅亮

內閣中書 今任 刑部主事 臣吳寬

內閣中書 今任 刑部主事 臣吳煊

內閣中書 今任 刑部主事 臣周發春

內閣中書 今任 刑部主事 臣劉星燁

內閣中書 今任 刑部主事 臣汪廷瑛

內閣中書 今任 刑部主事 臣王紹賢

內閣中書 今任 刑部主事 臣曹文璣

內閣中書 今任 刑部主事 臣吳省欽

內閣中書 今任 刑部主事 臣李孔陽

內閣中書 今任 刑部主事 臣王燕緒

內閣中書 今任 刑部主事 臣陳蘭森

內閣中書 今任 刑部主事 臣紀昀

內閣中書 今任 刑部主事 臣孫承謙

內閣中書 今任 刑部主事 臣宋銑

內閣中書 今任 刑部主事 臣

內閣中書 今任 刑部主事 臣

內閣中書 今任 刑部主事 臣

內閣中書 今任 刑部主事 臣

總校官

翰林院侍讀學士 今任 工部侍郎 臣劉星燁

詹事府少詹事 今任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臣汪廷瑛

右春坊右庶子 今任 陝西布政使 臣畢沅

原任翰林院編修 今任 浙江布政使 臣王紹賢

石春坊右中允 今任 庶子 臣曹文璣

翰林院編修 今任 四川道監察御史 臣李孔陽

翰林院編修 今任 刑部主事 臣王燕緒

翰林院編修 今任 刑部主事 臣陳蘭森

翰林院編修 今任 刑部主事 臣紀昀

翰林院編修 今任 刑部主事 臣孫承謙

翰林院編修 今任 刑部主事 臣宋銑

原任司經局洗馬 續任 湖南衡州府知府 臣宋銑

職名

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成述

呈表

大學士公

臣傅恆等奉

聖鑒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成述奉

表上

進者臣恆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欽惟我

皇上

法古稽古

右文成化

稽事久而稽常考禮樂以立百世之王

監有夏而監有殷垂世衡以定一中之統刊歷代廿二家之史文訂其編年正統廣證明於其世數全無

遺闕表例於微言折衷有從惟

作者之謂聖體則史而義則經

煥乎其有文指以十而言以萬成編既定

至裁斯聖原夫在昔有邦若時稽古因文見義用布訓於丹書屬離歐取裁於黃圖蓋史使甚公之明取舍之宜而德昭於萬

寶且是非之通至編年以定體充提要而徵文涑水之表歲系時矣輯實原於漢紀晉陽史列綱分目指歸應本卷世遠消迹

燼夫元明亦開沿為著述述而年並益部不同習氏之存劉系暨及後其開昭公之在晉合書述書人以表制綱而後之載宜

陽成陰以衣名盾才不免雖則唐有作文人之習相沿而譏詬無虞史法之博漸文乃在而明中葉後有集要一書其法得機

信多踏履會曲錯見沿故順之東誠賦否夫且任歷言之無漏當發至於

幾暇欲訂彙纂因付館以編摩載陳生纂排數載會萃層書授育而

掌錫嘉名

御丹臺而時行稽義朝自分編以論文選茲則室而期成凡條目之攸

進表

揚王鈞以治萬世非

天子莫得其權而會民極以執兩端獨

聖人能見其大者簡後通史繁華徒侈千篇貞觀會書斷祇存四覽告忠臣而詩表繁富本親裁修盛事而補陳橋何關正體
從未有定書法則

軒鏡心懸著史評則

允文乎勸善者勸而惡者懼知宸鑑之非空言參於天而驗於人在方策以明大道書成一百二十卷盡善盡美而幾以加事紀四
千五百年舉要舉凡而得其當臣等學懶聞覽才謝淹通識故籍而有愧五難論先民而盡體聞十例時政記言起居記事願依

左右史之班伯恭知古君舉知今難參大小賢之列屬採錄於虎觀濫厠分排承教簡於麟編會選

鑿定懼于夏得其善矣詎能贊夫一詞若阜因見而知之實叨榮於千載從此名山藏副定百家作史之模更欣

秘殿刊成闕步稟傳心之要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澤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恭

進以

聞

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初十日

大學士臣傅恆

大學士臣尹繼善

大學士臣劉統勳

協辦大學士臣阿靈阿

協辦大學士臣劉綸

戶部尚書臣于敏中

刑部尚書臣舒赫德等謹

上表

第一卷

伏羲氏至高辛氏祗載傳世年代

起甲辰陶唐氏帝堯元載始書紀說乙亥有虞氏帝舜五十載 卷凡一百五十二年

第二卷

起丙子夏后禹元歲說乙卯商王受辛三十三祀攝調試王 卷凡一千八十三年有奇

第三卷

起己卯周武王十三年說庚午周幽王十一年 卷凡三百五十二年

第四卷

起辛未周平王元年說戊寅周襄王九年 卷凡一百二十八年

第五卷

起己卯周襄王十年說乙亥周定王二十一年 卷凡五十七年

第六卷

起丙子周簡王元年說丁卯周景王十一年 卷凡五十二年

第七卷

起戊辰周景王十二年說辛亥周敬王三十年 卷凡四十四年

第八卷

起壬子周敬王三十一年說丁丑周威烈王二十二年 卷凡八十六年

第九卷

起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說辛巳周赧王三十五年 卷凡一百二十三年

第十卷

起壬午周赧王三十六年說己卯秦王政二十五年 卷凡五十九年

第十一卷

起庚辰秦始皇二十六年說甲午秦二世三年 卷凡十五年

第十二卷

起乙未楚漢元年訖己亥漢高帝五年 卷凡五年

第十三卷

起庚子漢高帝六年訖辛酉漢呂后八年 卷凡二十二年

第十四卷

起壬戌漢文帝元年訖庚子漢景帝後三年 卷凡三十九年

第十五卷

起辛丑漢武帝建元元年訖甲子漢武帝元狩六年 卷凡二十四年

第十六卷

起乙丑漢武帝元鼎元年訖庚子漢昭帝始元六年 卷凡三十六年

第十七卷

起辛丑漢昭帝元鳳元年訖壬申漢宣帝黃龍元年 卷凡三十二年

第十八卷

起癸酉漢元帝初元元年訖戊申漢成帝永始四年 卷凡三十六年

第十九卷

起乙酉漢成帝元延元年訖乙丑漢平帝元始五年 卷凡十七年

第二十卷

起丙寅漢孺子嬰居攝元年訖乙酉五月漢淮陽王三年 卷凡十九年有奇

第二十一卷

起乙酉六月後漢世祖光武帝建武元年訖壬寅後漢世祖光武帝建武十八年 卷凡十七年有奇

第二十二卷

起癸卯後漢世祖光武帝建武十九年訖癸未後漢章帝建初八年 卷凡四十年

第二十三卷

起甲申後漢章帝元和元年訖辛酉後漢安帝建光元年 卷凡三十八年

第二十四卷

起壬戌後漢安帝延光元年訖乙亥後漢桓帝延熹二年 卷凡三十八年

第二十五卷

起庚子後漢桓帝延熹三年訖丁卯後漢靈帝中平四年 卷凡二十八年

第二十六卷

起戊辰後漢靈帝中平五年訖乙卯後漢獻帝建安四年 卷凡十二年

第二十七卷

起庚辰後漢獻帝建安五年訖庚子後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 卷凡二十一年

第二十八卷

起辛丑蜀漢昭烈帝章武元年訖戊辰蜀漢帝禪延熙十一年 卷凡二十八年

第二十九卷

起己巳蜀漢帝禪延熙十二年訖己亥晉武帝咸熙五年 卷凡三十一年

第三十卷

起庚子晉武帝太康元年訖甲子晉惠帝永興元年 卷凡二十五年

第三十一卷

起乙丑晉惠帝永興二年訖戊寅晉元帝太興元年 卷凡十四年

第三十二卷

起乙卯晉元帝太興二年訖丁未晉穆帝永和三年 卷凡二十九年

第三十三卷

起戊申晉穆帝永和四年訖乙卯晉孝武帝太元四年 卷凡三十二年

第三十四卷

起庚辰晉孝武帝太元五年訖戊戌晉安帝隆安二年 卷凡十九年

第三十五卷

起己亥晉安帝隆安三年訖庚戌晉安帝義熙六年 卷凡十二年

第三十六卷

起辛亥晉安帝義熙七年訖丁卯宋文帝元嘉四年魏太武帝始光四年 卷凡十七年

第三十七卷

起戊辰宋文帝元嘉五年魏太武帝神麀元年訖唐高祖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 卷凡二十三年

第三十八卷

起辛卯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二年訖丙午宋明帝泰始二年魏獻文帝天安元年 卷凡十六年

第三十九卷

起丁未宋明帝泰始三年魏獻文帝皇始元年訖丙寅齊武帝永明四年魏孝文帝太和十年 卷凡二十年

第四十卷

起丁卯齊武帝永明五年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訖唐高祖王寶卷水元二年魏宣武帝景明元年 卷凡十四年

第四十一卷

起辛巳齊高祖中興元年魏宣武帝景明二年訖乙亥梁武帝天監十八年魏孝明帝神龜二年 卷凡十九年

第四十二卷

起庚子梁武帝普通元年魏孝明帝正光元年訖唐高祖武德中大同二年魏孝靜帝永安三年 卷凡十一年

第四十三卷

起辛亥梁武帝中大通三年魏節帝普泰元年訖丙寅梁武帝中大同元年東魏孝靜帝武定四年 卷凡十六年

第四十四卷

起丁卯梁武帝太清元年東魏孝靜帝武定五年訖壬申梁元帝承聖元年魏廢帝欽元年齊宣帝天保二年 卷凡六年

第四十五卷

起癸酉齊宣帝天保三年魏廢帝二年齊高祖天保四年訖戊子陳主伯宗光大二年齊大統四年 卷凡十六年

第四十六卷

起乙丑陳宣帝太建元年訖大統四年隋文帝開皇八年 卷凡二十年

第四十七卷

起乙酉隋文帝開皇九年訖高宗倫煬帝大業二年 卷凡十八年

第四十八卷

起丁卯隋煬帝大業三年訖丁丑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卷凡十一年

第四十九卷

起戊寅隋煬帝大業十四年訖癸未唐高祖武德六年 卷凡六年

第五十卷

起甲申唐高祖武德七年訖丙申唐太宗貞觀十年 卷凡十四年

第五十一卷

起丁酉唐太宗貞觀十一年訖乙卯唐高宗永徽六年 卷凡十九年

第五十二卷

起丙辰唐高宗顯慶元年訖己丑唐中宗嗣聖六年 卷凡三十四年

第五十三卷

起庚寅唐中宗嗣聖七年訖庚戌唐睿宗景雲元年 卷凡二十一年

第五十四卷

起辛亥唐睿宗景雲二年訖丁丑唐元宗開元二十五年 卷凡二十七

第五十五卷

起戊寅唐元宗開元二十六年訖丙申唐元宗天寶十五載是歲即肅宗至德元載 卷凡十九年

第五十六卷

起丁酉唐肅宗至德二載訖戊申唐代宗大曆三年 卷凡十二年

第五十七卷

起乙酉唐代宗大曆四年訖癸亥唐德宗建中四年 卷凡十五年

第五十八卷

起甲子唐德宗建中四年訖癸酉唐憲宗貞元九年 卷凡十年

第五十九卷

起甲戌唐德宗貞元十年訖壬辰唐憲宗元和七年 卷凡十九年

第六十卷

起癸巳唐憲宗元和八年訖丙午唐敬宗寶曆二年 卷凡十四年

第六十一卷

起丁未唐文宗太和元年訖丙寅唐武宗會昌六年 卷凡二十年

第六十二卷

起丁卯唐宣宗大中元年訖戊戌唐僖宗乾符五年 卷凡三十二年

第六十三卷

起己亥唐僖宗乾符六年訖己酉唐昭宗乾元元年 卷凡一十一年

第六十四卷

起庚戌唐昭宗大順元年訖辛酉唐昭宗天復元年 卷凡十二年

第六十五卷

起壬戌唐昭宗天復二年訖壬申唐昭宗天祐九年後梁太祖乾化二年 卷凡一十一年

第六十六卷

起癸酉後梁主瑋乾化三年訖癸未後唐莊宗同光元年 卷凡一十一年

第六十七卷

起甲申後唐莊宗同光二年通梁太祖天祐四年訖辛卯後唐明宗長興二年通梁末帝天祐七年 卷凡八年

第六十八卷

起壬辰後唐明宗長興三年通梁末帝天祐八年訖辛丑後晉高祖天福六年通梁末帝天祐七年 卷凡十年

第六十九卷

起壬寅後晉高祖天福七年通梁末帝天祐六年訖戊申後漢隱帝乾祐元年通梁末帝天祐三年 卷凡七年

第七十卷

起己酉後漢隱帝乾祐二年通梁末帝天祐四年訖戊午後周世宗顯德五年通梁末帝天祐九年 卷凡十年

第七十一卷

起己未後周世宗顯德六年通鑑宗廟 訖甲戌宋太祖開寶七年通鑑宗廟 卷凡十六年

第七十二卷

起乙亥宋太祖開寶八年通鑑宗廟 訖甲午宋太宗治化五年通鑑宗廟 卷凡二十年

第七十三卷

起乙未宋太宗至道元年通鑑宗廟 訖己未宋真宗天禧三年通鑑宗廟 卷凡二十五年

第七十四卷

起庚申宋真宗天禧四年通鑑宗廟 訖辛巳宋仁宗慶曆元年通鑑宗廟 卷凡二十二年

第七十五卷

起壬午宋仁宗慶曆二年通鑑宗廟 訖乙未宋仁宗至和二年通鑑宗廟 卷凡十四年

第七十六卷

起丙申宋仁宗嘉祐元年通鑑宗廟 訖己酉宋神宗熙寧二年通鑑宗廟 卷凡十四年

第七十七卷

起庚戌宋神宗熙寧三年通鑑宗廟 訖乙卯宋神宗熙寧八年通鑑宗廟 卷凡六年

第七十八卷

起丙辰宋神宗熙寧九年通鑑宗廟 訖辛未宋哲宗元祐六年通鑑宗廟 卷凡十六年

第七十九卷

起壬申宋哲宗元祐七年通鑑宗廟 訖癸未宋徽宗崇寧二年通鑑宗廟 卷凡十二年

第八十卷

起甲申宋徽宗崇寧三年通鑑宗廟 訖戊戌宋徽宗重和元年通鑑宗廟 卷凡十五年

第八十一卷

起乙亥宋徽宗宣和元年通鑑宗廟 訖乙巳宋徽宗宣和七年通鑑宗廟 卷凡七年

第八十二卷

起丙午宋欽宗靖康元年通鑑宗廟 訖丁未五月宋欽宗靖康二年通鑑宗廟 卷凡二年有奇

第八十三卷

起丁未六月宋高宗建炎元年訖戊申宋高宗建炎二年金世宗天 卷凡一年有奇

第八十四卷

起己酉宋高宗建炎三年金世宗天訖辛亥宋高宗紹興元年金世宗天 卷凡三年

第八十五卷

起壬子宋高宗紹興二年金世宗天訖丁巳宋高宗紹興七年金世宗天 卷凡六年

第八十六卷

起戊午宋高宗紹興八年金世宗天訖乙丑宋高宗紹興十五年金世宗天 卷凡八年

第八十七卷

起丙寅宋高宗紹興十六年金世宗天訖壬子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金世宗天 卷凡十七年

第八十八卷

起癸未宋孝宗隆興元年金世宗天訖己酉宋孝宗淳熙十六年金世宗天 卷凡二十七年

第八十九卷

起庚戌宋光宗紹熙元年金世宗天訖乙丑宋寧宗開禧元年金章宗天 卷凡十六年

第九十卷

起丙寅宋寧宗開禧二年金世宗天訖庚辰宋寧宗嘉定十三年金世宗天 卷凡十五年

第九十一卷

起辛巳宋寧宗嘉定十四年金世宗天訖壬辰宋理宗紹定五年金世宗天 卷凡十二年

第九十二卷

起癸巳宋理宗紹定六年金世宗天訖庚戌宋理宗淳祐十年元定宗 卷凡十八年

第九十三卷

起辛未宋理宗淳祐十一年元憲宗訖戊辰宋度宗咸淳四年元世宗 卷凡十八年

第九十四卷

起己巳宋度宗咸淳五年元世宗訖丙子三月宋帝昀德祐二年元世宗 卷凡七年有奇

第九十五卷

起丙子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元統元年起丁亥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 卷凡十二年

第九十六卷

起戊子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起丁未元成宗大德十一年 卷凡二十年

第九十七卷

起戊申元成宗至大元年起戊辰元泰定帝致和元年 卷凡二十一年

第九十八卷

起乙巳元明宗元年起壬辰元順帝至正十二年 卷凡二十四年

第九十九卷

起癸巳元順帝至正十三年起丁未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卷凡十五年

第一百卷

起戊申明太祖洪武元年起丙寅明太祖洪武十九年 卷凡十九年

第一百一卷

起丁卯明太祖洪武二十年起壬午明惠帝建文四年 卷凡十六年

第一百二卷

起癸未明成祖永樂元年起乙巳明仁宗洪熙元年 卷凡二十三年

第一百三卷

起丙子明宣宗宣德元年起丙寅明英宗正統十一年 卷凡二十一年

第一百四卷

起丁卯明英宗正統十二年起丙子明景帝景泰七年 卷凡十年

第一百五卷

起丁丑明景帝景泰八年起英宗復辟 順元年起癸巳明憲宗成化九年 卷凡十七年

第一百六卷

起甲午明憲宗成化十年起丙辰明孝宗宏治九年 卷凡二十三年

第一百七卷

起丁巳明孝宗宏治十年訖戊寅明武宗正德十三年 卷凡二十二年

第一百八卷

起乙卯明武宗正德十四年訖甲午明世宗嘉靖十三年 卷凡十六年

第一百九卷

起乙未明世宗嘉靖十四年訖庚申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 卷凡二十六年

第一百十卷

起辛酉明世宗嘉靖四十年訖辛巳明神宗萬曆九年 卷凡二十一年

第一百十一卷

起壬午明神宗萬曆十年訖辛丑明神宗萬曆二十九年 卷凡二十年

第一百十二卷

起壬寅明神宗萬曆三十年訖庚申明光宗泰昌元年 卷凡十九卷

第一百十三卷

起辛酉明熹宗天啓元年訖丁卯明熹宗天啓七年 卷凡七年

第一百十四卷

起戊辰明莊烈帝崇禎元年訖丙子明莊烈帝崇禎九年 卷凡九年

第一百十五卷

起丁丑明莊烈帝崇禎十年訖癸未明莊烈帝崇禎十六年 卷凡七年

第一百十六卷

起甲申明莊烈帝崇禎十七年是年五月明福王由松
自立訖二月五月明亡 卷凡一年五月

第一百十七卷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唐王

第一百十八卷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桂王

第一百十九卷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桂王二

第一百二十卷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桂王三

臣等謹按通鑑綱目及宋元綱目列於目錄內編次紀年以明時代之起訖其間表列參差率多未編臣等編次通鑑綱目錄始元之至元十三年及明宗元年之類俱已仰遵

聖訓是正其文務求盡善至於明代事蹟臣等於纂輯時竊擬萬曆以後共朝紀錄東土統取寰區應冠

列聖年號用昭正朔復蒙

聖訓指示以明代疆土尚存

特命仍紀其年以存統系即福王亦尚可比於宋代建炎之例並令附書紀實大公至正曠古無倫實定為萬世史法之準臣等仰

聆

睿旨欽佩靡涯謹於目錄內一遵

欽定書法專就明代紀年編次并附注福王左九年號以昭示我

皇上等削權衝大公至正之意至唐桂二王棲適閩滇躡僭並高固宜顯點其僭號然猶憶念其遺臣別考事端附綴書後俾不至

湮沒無傳真所謂

義舉春秋嚴子手摩量同天地關及幽微謹於簡末恭識大畧以見體例所定志稟

聖裁初非管窺蓋測之見所能揚榘萬一云。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伏羲氏在位一百十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

伏羲氏

神農氏

伏羲氏

神農氏

伏羲氏

漢氏之氏在
也
今之民始知之

今之民始知之

漢氏之氏在
也
今之民始知之

初發五穀 民草如木食禽獸不知耕稼帝陶天時相地宜斷木為耜耨木為耒耨民藝五穀而

始制醫藥 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使使之養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

醫道立矣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趨避由是民無夭札之患天下宜之故號神農氏

立市廛 列廛于國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風沙氏 帝時虞舜采歸 諸侯風沙氏叛煮海為鹽 叔姑者風沙不用帝命其臣莫文諫而彼殺帝無修廢德風沙之民自攻其

君而采歸

帝崩于長沙 今湖南之茶鄉 長沙帝崩 葬於陵 帝崩萬世生養之利法者而不煩感厲而不滅其俗樸宜端

慈不厚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在位一百四十年而崩傳八世 帝崩萬世生養之利法者而不煩感厲而不滅其俗樸宜端

軒轅氏 黃帝軒轅氏 火典氏 神農氏 之子 軒轅氏 黃帝軒轅氏 火典氏 神農氏 之子

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 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帝為指南車以示四方 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帝為指南車以示四方

諸侯尊帝為天子 帝自涿鹿還諸侯感尊帝為天子以代神農氏 因有土德之瑞色 內黃故號曰黃帝

以雲紀官 帝初受命道有雲瑞乃以雲名官 春官為青雲 夏官為緇雲 秋官為白雲 冬官為黑雲 中官為黃雲

立六相暨吏官 帝舉風后以夔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史 史官音容好 以治民命蒼頡為左史沮誦為右史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都陳連曲阜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帝崩是氏城

三曰會意 謂天信之通上入為成 四曰轉注 謂轉注之通左為右 五曰諧聲 謂諧聲之通左為右 六曰假借 謂假借之通左為右 使天下

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 謂六書之通左為右 五曰諧聲 謂諧聲之通左為右 六曰假借 謂假借之通左為右

制陳法 帝舒操奇機 謂奇機之通左為右 之法 謂法之通左為右 設五旗 謂五旗之通左為右 五厄 謂五厄之通左為右 又命岐伯作編

立占天官 帝設靈臺立五官 謂五官之通左為右 以效五事 謂五事之通左為右 命鬼災蓋占星義和占日尚儀占月車占風

作甲子 帝命大撻探五行之情占于柄 謂占于柄之通左為右 甲子 謂甲子之通左為右 乙未 謂乙未之通左為右 丙申 謂丙申之通左為右 丁酉 謂丁酉之通左為右 戊戌 謂戊戌之通左為右 己亥 謂己亥之通左為右 庚子 謂庚子之通左為右 辛丑 謂辛丑之通左為右 壬寅 謂壬寅之通左為右 癸卯 謂癸卯之通左為右 甲辰 謂甲辰之通左為右 乙巳 謂乙巳之通左為右 丙午 謂丙午之通左為右 丁未 謂丁未之通左為右 戊申 謂戊申之通左為右 己酉 謂己酉之通左為右 庚戌 謂庚戌之通左為右 辛亥 謂辛亥之通左為右 壬子 謂壬子之通左為右 癸丑 謂癸丑之通左為右 甲寅 謂甲寅之通左為右 乙卯 謂乙卯之通左為右 丙辰 謂丙辰之通左為右 丁巳 謂丁巳之通左為右 戊午 謂戊午之通左為右 己未 謂己未之通左為右 庚申 謂庚申之通左為右 辛酉 謂辛酉之通左為右 壬戌 謂壬戌之通左為右 癸亥 謂癸亥之通左為右

造十六神應精料 謂精料之通左為右 以置閏配甲子而探都 謂探都之通左為右 于是時也而辰從

造律呂作咸池之樂 帝命伶倫取竹解籥之谷 謂解籥之谷之通左為右 斷兩節而吹之以黃鐘之宮律 謂宮律之通左為右 制十二筒以聽鳳 謂聽鳳之通左為右

又命葶獲鑄十二鐘 謂鑄十二鐘之通左為右 以協月萬于是文之以五聲 謂五聲之通左為右 以八音 謂八音之通左為右 命大合作雲門大卷之樂中春之月乙卯

作冕 謂作冕之通左為右 正衣裳 帝作冕 謂作冕之通左為右 正衣裳 謂正衣裳之通左為右 以象天地之正色 謂正色之通左為右 芳櫛學 謂學之通左為右 草木之華乃染五采而文章以表

作器用 命甯封為陶正赤府為木正以利器用擇作弓表牟作天以成天下又命共鼓化孤刻木為舟刻木為楫以濟不通邑夷

作車以行四方服牛乘馬備物致用而天下利矣

作合宮 帝廣宮室之制遂作合宮 謂合宮之通左為右 以祀上帝享百神而敷政焉

作貨幣 范金之鑄為貨制金刀 謂制金刀之通左為右 以制國用

作內經 帝察五氣 謂察五氣之通左為右 立五運 謂立五運之通左為右 水丁壬 謂水丁壬之通左為右 火丙壬 謂火丙壬之通左為右 木甲乙 謂木甲乙之通左為右 金庚辛 謂金庚辛之通左為右 土戊己 謂土戊己之通左為右 洞性命紀陰陽營于歧伯而作內經復命俞跗雷公察明堂究息脈並彭

百世之國為
依國方法應
得萬一萬萬
所至以今地
按之則而不
廣州北不遠
化保安而東
海而五江皆
俱在保界有
可更史家記
東晉侯景天
如馬會得保
金山乃稱王
勇若其州亦
斷也

徐抄什運錄

教民籍 兩陵氏之女嫫毘祖為帝元妃始教民育稼治絲麻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織衣者遂祀之惠後世祀為先蠶

黨野分州經土設井 帝方行天下史記秦始皇本紀云東至海西至崆峒山在今甘肅南至江漢在今湖北北至遼東在今遼寧

井開四通而分八宅井一為陽井二為明井三為里井五為邑井于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州之于井而計于州故地著猶言

而數詳

屋教生于庭鳳凰巢于閣麒麟吐日麒麟遊于園 帝順天地之紀風雨時若人無天札物無疵癘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則指

之名曰屋麒麟鳳凰巢于何閣麒麟遊于苑園

帝蒞于荆山之陽莽橋山在今陝西州中縣西北亦曰于山 帝採首山在今河南之銅鑄三鼎于荆山在今河南之陽

八月既望帝成廟焉其臣左徵感恩取衣冠几杖而廟祀之師諸侯皆臣歲時朝焉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切而狗彘齊長而

數厭成而聰明德配天地宰制萬物動政民安樂不使而成不禁而止在位百年而崩年一百十有一歲有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

十有四人曰一曰稷二曰禹三曰湯四曰伊尹元妃之子舜嗣位為去吳氏

全天氏在位十四年

少昊全天氏 名參亦曰水已姓黃帝之子母軒轅氏大星自窮桑在博登帝位以全德王天下故曰全天氏史記黃帝本紀云

都曲阜在魯世伯少昊封于少昊之墟在魯

以鳥紀官 帝之立也鳳鳥適至因以祀官鳳鳥在魯氏為應正元鳥在魯也春鳩氏司分伯趙鳩在魯也夏至氏司至青鳥在魯也

氏司啓丹鳥在魯也 氏司閉是為應正之四屬祝鳩在魯也鳩氏為司徒睪鳩在魯也鳩氏為司馬厲鳩在魯也鳩氏為

司空更鳩在魯也鳩氏為司寇在魯也鳩氏為司事是為鳩在魯也鳩氏之官又立五鳩在魯也鳩氏為五工正在魯也鳩氏為五刑在魯也

帝之制也在魯也鳩氏為司器用正皮室在魯也鳩氏立九危在魯也鳩氏為九危在魯也鳩氏為九危在魯也

今不得在魯也 以危在魯也民無淫

作大淵之樂 帝之御世諸福之物畢至卷萬物在魯也鳩氏立建鼓在魯也制制浮容在魯也鳩氏之制也

以階人神和上下是曰大淵

帝崩葬于曲阜在魯也 帝能修大昊之法象日月之明故曰大昊在位八十四年而崩年百歲黃帝之孫顛頊嗣位為高陽

帝崩葬于曲阜在魯也 帝能修大昊之法象日月之明故曰大昊在位八十四年而崩年百歲黃帝之孫顛頊嗣位為高陽

帝崩葬于曲阜在魯也 帝能修大昊之法象日月之明故曰大昊在位八十四年而崩年百歲黃帝之孫顛頊嗣位為高陽

帝崩葬于曲阜在魯也 帝能修大昊之法象日月之明故曰大昊在位八十四年而崩年百歲黃帝之孫顛頊嗣位為高陽

氏

高陽氏在八北

顓頊高陽氏 姬姓黃帝之孫黃帝元妃西陵氏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即水今名神河神水與金澤道合聖蜀山氏女極感

之福月王帝帝年十歲佐火吳二十即帝位初國高陽河南開封府開封縣高陽城是故號高陽氏以水德王邑尚赤

始以民事紀官 以火吳之子重為木正曰勾芒該為金正曰華此修照相代為水正曰元冥又以炎帝之後勾龍為后土而帝之

孫黎為火正曰祝融分治五方是為五官

命垂黎治神人 火吳之衰九黎古書正其黎氏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為巫史民潰齊盟災禍薦臻帝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

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輕薄民用安生

以建寅月為歷元 帝作歷以孟春之月為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參室東方星宿曰清廟水凍始泮整嘉始振雜始三

統天地萬物莫不應和故後世稱帝為歷宗晉書律志黃帝作曆用曆

制九州周禮地官大司馬考 帝始建九州州名統領萬國北至幽燕幽州南至交趾交州西至流沙在今安西州東至

流沙今在東至蟠木中流日月所照莫不砥平屬四達作承雲之樂 命飛龍氏會八風陰陽風調風之音為圭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淨金効玲鑄之為鍾作五基

六英之樂以享上帝朝羣臣名曰承雲

帝崩葬于濮陽河南濮陽縣帝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及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

誠以祭祀在位七十八年崩年九十一歲少昊之孫帝嘗副位是為高辛氏

高辛氏在七北

帝嘗高辛氏 姬姓名姜妣少昊之孫父曰橋極帝生而神異自誌其名年十五佐常頊受封于辛今河南歸德府高辛縣

年三十代高陽氏為天子以肇基于辛故曰高辛氏以木德王邑尚黑

都于亳今河南亳縣命咸黑典樂為聲歌名曰六英

作六英之樂 命咸黑典樂為聲歌名曰六英

帝崩葬于頓邱頓邱在今河南頓丘縣帝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患仁而感靈而信執中而徇天下

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在位七十年崩年百有五歲帝元妃有邠氏女曰姜嫄出此神聖見大人之生棄次妃有娥氏女

邠氏在七北

高陽氏 高辛氏

曰問秋... 陶唐氏... 帝在陶唐氏... 三佐帝... 辰元... 命義和治... 今釋理... 乙二... 置... 作... 丙... 戊... 則曰我... 甲... 乙... 五十...

帝在陶唐氏... 經姓高辛氏次子曰放勳育于母家伊侯之國... 三佐帝... 辰元... 命義和治... 今釋理... 乙二... 置... 作... 丙... 戊... 則曰我... 甲... 乙... 五十...

命義和治... 今釋理... 乙二... 置... 作... 丙... 戊... 則曰我... 甲... 乙... 五十...

乙二... 置... 作... 丙... 戊... 則曰我... 甲... 乙... 五十...

置... 作... 丙... 戊... 則曰我... 甲... 乙... 五十...

丙... 戊... 則曰我... 甲... 乙... 五十...

戊... 則曰我... 甲... 乙... 五十...

甲... 乙... 五十... 帝... 五十...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帝力何有于我哉...

六十載虞舜以孝聞 舜母早喪瞽瞍更虐喜生象象假瞽瞍使妻愛少子嘗欲殺舜...

七十載舜葬虞虞 帝在位七十載以于朱葛公不可授以天下乃詢四岳求選位四岳皆臣...

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友以觀其外舜內行謹謹二女教婦道九男皆魯魯帝以舜為賢乃命...

舜舉八愷八元和五典教百姓 高陽氏有才于八人曰若軒...

從而無違教百姓時致而無廢事 帝鴻氏有才于八人曰若軒...

七十有一載舜賓于四門之四凶族 帝鴻氏有才于八人曰若軒...

七十有二載舜納于大麓 帝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

命舜攝位 帝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命禹治水 舜既殛死乃命禹為司空使續父業禹與益...

乘四載水東臨陸 行山表木勞身世恩以水之惠莫大于河清...

五帝三王 禹在位七年而崩其子啟立為夏商周...

五帝三王 禹在位七年而崩其子啟立為夏商周...

五帝三王 禹在位七年而崩其子啟立為夏商周...

五帝三王 禹在位七年而崩其子啟立為夏商周...

在...
...
...
...

運自桐柏...
江自岷山...
長沙...
諸海...
...

齊七政...
...

觀摩后...
...

至于西岳...
...

制刑...
...

七十有八...
...

七十有七...
...

八十載...
...

封諸侯...
...

百載帝崩于成陽魏城在今山東齊林即成陽今在魏帝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曉之如雲

存心于天下加志于躬民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在位百有一年而崩年一百十七歲百姓如喪

考妣三載四海過密八音齊避帝之子于南河之南今濮州東有濮水天下不歸帝之子而之帝子乃即天子位為有虞氏

有虞氏在位四十八年

帝舜有虞氏 姚姓曰重華淮南子舜二目其先國于虞見故曰有虞氏

丙元載正月帝即位 帝服堯喪三年畢始格于文祖告即以土德王邑尚赤

都蒲坂魏城在今山西蒲州府

詢四岳 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咨十二牧 帝曰食哉惟時柔遠謂能遠聲而得萬邦允元謂允元能下而難任人任古文作士蠻夷率服

命九官 命禹七百授禹為后稷播百穀農為司徒敷五教掌甸圻是之編四牧本任世祖左傳作士明五刑皋之謂作共工

主工師益修康治山澤伯夷並之子作秩宗典三禮亦曰典與樂製胃子龍作納言出納帝命

初堯于朱于丹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北有丹水初堯讓天下于舜處于朱于丹淵即丹為諸侯至是封朱以奉堯祀禮樂如

之謂之虞賓示弗臣也

封弟象于有庠今湖南水州府通州有象亭水象雖為諸侯不為政使文治其國而納其貢賦焉

建學 大學曰上庠在西郊小學曰下庠在國中

始養老堯曰養老之禮四之老五更一也子孫死王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俱以燕禮一謂燕禮也

高皇謂堯也之禮謂四之老五更一也子孫死王

丁三載作五粒琴 帝作五粒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幽明

五載作九韶樂 帝為樂正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重奏欲求益人帝曰一變足矣于是作九韶樂九成百歌率舞風來儀

六載巡狩 帝五載一巡狩唐后德謀貢正聲而九族奉其成其成謂堯自其正聲而天子九族之樂乃

紀于有四載帝作歌 帝庸作歌曰秋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其成其成謂堯自其正聲而天子九族之樂乃

此事慎乃憲欽哉虞者乃成欽哉乃虞歌曰元首明哉股肱喜哉唐事康哉又歌曰元首蒸哉股肱喜哉唐事康哉于時景

生出御雲輿百工相和而歌帝乃偃之曰御雲輿兮九綬綬兮日月光華且復旦兮八伯東陽伯義伯尚書伯惟進德首曰明

明上天爛芒星像日月光華若于一人注有五載帝崩時日月有常星長有虹四時瑞氣如虹先降天子海內

丁

三十有二載命禹攝位 帝之于商均不肖于是命禹攝位禹讓于皋陶帝曰惟汝諧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發中

三十有三載禹受命于神宗 禹受命于堯之廟率百官如帝之初

三十有六載有苗注苗格 時有苗弗率帝命禹征禹誓師于皋承辭代罪三旬苗民遂命蓋賢于禹班師振旅帝乃誡敷文

德舞十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四十有八載帝崩于蒼梧注山南曰九嶷在蒼梧之野 帝崩於蒼梧山南曰九嶷在蒼梧之野注帝崩後帝崩在 帝崩於蒼梧山南曰九嶷在蒼梧之野注帝崩後帝崩在 帝崩於蒼梧山南曰九嶷在蒼梧之野注帝崩後帝崩在 帝崩於蒼梧山南曰九嶷在蒼梧之野注帝崩後帝崩在

靜虛化若四時而變化是以四方風動轉于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葬之五十攝天子事六十一代先

踐帝位踐位四十八年午百有十歲南巡遂病于蒼梧之野三年喪畢禹避帝之子于陽城城在今河南天下諸侯不歸帝之子

而歸禹高乃即位為夏后氏

卷之二

夏注起禹丙子至桀甲子凡十七王十四世四百三十九年其年之已未也 夏之代統屬于木

夏后氏大禹注禹也 姓顓頊之孫鯀之子生于石紐注周蜀本紀禹本汶山縣人生于石紐廣子廣舉在會川茂州汶

丙元歲王即位國號夏 王既為眾所歸乃即天子位因所封國為有天下之號以金德王

都安邑今山西解州安邑縣有安邑故城禹所

以建寅月為歲首故曰歲 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歲首建寅得人之正是謂人心注人以子曰為始

色尚黑 柱用元戎事來驪馬注朝燕服收製之義 冠而黑衣

封丹朱于唐注唐初所封均于虛

立貢法 一夫受田五十畝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

建學 國學曰學大學為東序在國中小學為西序在西郊鄉校曰校

養老 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俱以饗會禮注以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俱以饗會禮

作大夏制 命吳陶為夏益成吳陶子周后氏其樂星昭成功也

定車制 初黃帝作車少昊加牛吳仲任姓黃帝之說封于薛是周師之始加馬王乃命仲為車正建結備以制神樂曰樂以別尊卑等級

以五聲聽治 揭鐘鼓琴石音錘鑿器而調五器于庭而銘于宮庭所以應樂器也單寡人以道者揭鼓前以表者鼓後告以

有道之士焉 有道之士焉

絕旨酒 儀狄以名酒進者有女今儀狄作酒王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

會諸侯于塗山 諸侯以儀狄為帝女非是作酒王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

訂二歲舉國莞 王蒙吳陶將投政而舉陶莞封其後于美今江南六安州英山縣有古英氏城史云六古六安也

舉益為伯 舉益為伯

三歲考功 三歲考功

紀四歲鑄九鼎 王復九州九長貢金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入山林川澤不違不若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五歲巡狩 王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違君王何為痛之王曰先帝之心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即以其心為心是功備之王濟江而見黃龍負舟舟人恐王神色不變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注也死命也龍何為者須與龍使首低尾而逝

八歲會諸侯于會稽 會稽於浙江紹興府會稽縣防風氏今浙江湖州府武後至喪之

十歲會諸侯于會稽 王會諸侯計功而崩因葬高命曰會稽會稽王敏給克齊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學為律身為

度不贊尺璧而貴寸陰聞言則拜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為有美德之士存焉是時天下殷盛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載之儲政令流行百姓親睦王年十四而始用九十三而踐位百歲而崩在位八年既崩益避王之子于菜山在河南南河之陰天下不歸益而歸王之子答乃即天子位

后啓 禹安塗山氏 禹安塗山氏

甲元歲諸侯奉嗣于即位 甲元歲諸侯奉嗣于即位

配二歲伯益歸政就國 後益與王歲以犧牲祀之

丙三歲太子于鈞臺 太子于鈞臺

御此惡代通靈通靈

卷二十一 夏后啟至后相 王既即位諸侯會同乃即鈞臺而大享焉

御此惡代通靈通靈

御此惡代通靈通靈

御此惡代通靈通靈

御此惡代通靈通靈

御此惡代通靈通靈

改其書有不得已
然則書曰其克
指商兵以助
為之逐亦可見
大矣直政之大
孰矣

即書之享受書
不書歲月其當
在伯五歸政之
後是初年尚在
宅是不書大享
三年故均說改
諸侯來朝是以
有物書之享是
時諸侯皆至而
有是禮故有
甘之說即此知
亦之賢能歌水
為之道矣

商朝在河南而
到後則年乃在
山東青兗所蹟
為年風不相及
何能相休其

伐有危於彼而後安 有危氏不服王伐之台六卿而誓曰有危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妖誕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

之罰大戰于甘今甘肅通渭縣 遂滅有危

王九歲序九辨九歌序九辨九歌 禹象功作樂曰九辨九歌王敬承禹功乃序其樂而歌之

王廟于太康立 王廟世而有天下持禹之功不替德教施于四海在位九年而崩年九十一

后太康

登元歲 王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叛夏政始衰

王政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大康時 王政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

名其國 國民弗思距于河王不得入國遂荼湯夏之城而居焉大康時

五子作歌 太康失邦兄弟五人俱于洛汭而居乃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逝不可下武備環本本國

此是或不出此三曰惟彼陶唐有此美方今失德地無其禮乃厥滅志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居有典有則無則罔

和窮王崩則有窮遂據國于河其五曰嗚呼曷其亡之其六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居有典有則無則罔

姓伏于子時時後國于子心高厚有恒世弗其德德雖在可也

二十有九歲王廟于得復弟仲康立 王在位十九歲失政十歲而崩

后仲康 五子之

成元歲命項侯在今河南 以爲利之清山掌六師

秋九月朔辰弗集于房不合時日故可也

登二歲命侯侯告于眾曰義和顛覆廢德沉亂于酒辟宮離次假授天紀運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魯夫監野人季義和尸厥官聞知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眾士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獨

子致承天子威命

伯封后受之子也并滅之變是以不祀

十有三歲王廟于相立

后相

元歲使都商邱今河南開封 王為其所逼遷于商邱依斟灌今山東青州明縣光縣東北有斟存氏今山東萊州府博山縣

征夷

七歲吠夷采葦 自大康失政四夷背叛反王即位始征吠夷七歲就從采葦

時後王繼即
既在相則其
得其土地其人
之聲也古史記
略詳其可見一

國之聲聲十古
春秋之其在位
即大時路之行
并是始之年
則大元陸之
請守其生也明
大夫紀以久康
所生之年為元
歲足知皇德經
世之法其時
質之不亡其亦
如神也

壬八歲漢名今山東青州府濰縣人報算 罪自銀合有知相傳切居下遂于前石有知相傳切居下因夏民以伐夏政其善

射不修其事而注于魯歌也武羅伯因能見趙國以四以射而用伯明氏以國之讓于夏使為己相又行始于內施賜于外

思其民而康國于田樹之許惡以取其國外內咸服非猶不接將歸自田家果遂進槍棠即史而異之

二十有八歲宋使使其于流秋王子帝即王后歸歸于有仍在今山東東州府臣歷奔有高氏在今山東州府

因因室生流秋及鐘使流周師滅斟灌斟尋遂殺玉王后婚方娠逃出自宮歸于有仍清廷歷奔有仍在今山東州府

后少康宋 北有過師在于也 虎鐘于也 傳所云鄭宋之源也 孟錫是也

壹元成相后婚生少康于有仍宣氏履祥曰伊伊以漢皇穆世四十年不夏國氏大紀略

二十有二歲少康自有仍奔虞自也少康為仍牧正其也流能戒備之志使求之逃奔有虞為之祀正康思子足喜之

以二姚而邑諸輪於橫城自有田二歲有豹一物能奉其德而地如神以此勸勤勤也

四十歲唐謀謀立王王誅流反殺 應自有南氏收二國唐以滅漢而三少康使女少康使女少康使女少康

方起即 夷人久時王既立遂有于王門獻其樂舞

六十有一歲封康于無余于越 禹葬會稽大康而後康亦又祀王乃封其少子于越號曰無余從民所居居于泰餘

王崩于行立 王生長跟危備言陰阻卒成再造之功為中興之主于四十而復國在位實二十二歲

后伯 伯伯 伯伯

甲元歲

中五歲征東海伐三專即 申十有七歲王崩于槐立 王佐少康戮定寒氏之亂帥禹之道故夏后氏報焉其有

后槐 后槐

丙二十有六歲王崩于芒立

后芒 后芒

夏后少康至后稷

元康以元主有子河乃東狩于海

甲十有八歲王崩于澠立

后泄此為世也

元康加六費齋命 賦黃白鹿赤黃元是風黃陽是六屬求王于是始加齋命

甲十有六歲王崩于不降立

后不降世也

元康

元康伐九苑賦

甲五十有九歲王崩弟扁立

后扁世也

元康

甲二十有一歲王崩于厘立

后厘世也

元康

甲二十有一歲王崩不降之于孔甲立

后孔甲

元康

甲三歲以錫鬻御唐氏之從生而有文御龍氏

時天降二龍雌雄各一王不能食時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去傳觀故安

龍攝鬻龍以事御龍氏能飲食之王嘉累賜氏曰御龍龍一雌九將醢以食王既而王使求之累懼奔魯今河南汝州魯山縣

甲二十有七歲商湯生 契封于商十二傳而至王癸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意昌意生曹圍曹圍生冥冥生振振生履

是為成湯世也王癸之仲扶都

甲三十有一歲王崩于畢立 王好書鬼神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為東音諸侯化之夏政日衰

后畢

甲三十有一歲王崩于畢立 王好書鬼神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為東音諸侯化之夏政日衰

后畢

聖元成

十有一歲王太子發立

后發路史作發發

甲元成

十有九歲王太子發立是為

后發

聖元成 王淫虐有珠左能伸鉤鐵生髮兒虎負持其勇不勃德而武傷百姓有越流者教為無道勤以貧復百姓弗堪

甲二十有二歲公劉劉子劉去后運于今後西州三水縣 初嘗封后授于劉子劉實世稱官服事虛葛傳之不實文

公劉劉子劉去后運于今後西州三水縣 初嘗封后授于劉子劉實世稱官服事虛葛傳之不實文

紀三十有三歲代蒙山有施氏進妹喜姓施氏注有施 自孔甲之後王室德政日衰諸侯久不朝王伐蒙山有施氏進

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為厭制

三十有五歲商湯湯為諸侯始居之周書曰湯三王是謂商湯曰湯為諸侯始居之周書曰湯三王是謂商湯曰湯為諸侯始居之

三十有六歲商湯征葛湯為方伯得專征伐葛而不湯始征之葛居於葛

三十有七歲商湯進伊尹伊尹名擊伊尹名擊 伊尹名擊 伊尹名擊 伊尹名擊 伊尹名擊 伊尹名擊 伊尹名擊 伊尹名擊 伊尹名擊 伊尹名擊

聘之尹乃就湯湯為尹于玉自是凡五適夏吉以先齊之道王終不聽

四十歲伊尹復歸 王與羣臣俱酒酒有往相射而歌曰盍歸乎湯初以伊尹問之進告于王曰天命之亡有日

矣王悅笑曰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乃亡耳于是伊尹振履而趨復歸于葛

湯出見人張網四面湯解其三面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

網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王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召之因于夏臺已而得釋

御此卷式通鑑尋覽

卷二 夏后英 商王湯

夏后英 商王湯

夏后英 商王湯

夏后英 商王湯

王五十歲會諸侯于有仍成有仍氏今山東兗州府金鄉縣王肆其侈心為有仍之會有緡氏見王汰侈弗善也

引師先歸王曰遂諸侯克之愈自矜肆諸侯謀今陳州府淮陰縣王曰遂諸侯謀王曰遂諸侯謀王曰遂諸侯謀

緡氏今山東兗州府金鄉縣助王之惡以虐其民

已五十有一歲大史令終古為高王鑿池為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輟終古執圖法注諫不聽遂害高

冬十月製山宮以通于河後者曰洩天氣發地脈天子天道後必有敗王殺之者之也諫王天殺之王見錄言云亡是者樂于

是大誅彙備大費御食之後曰費昌從放以歸于湯

已五十有二歲後謀臣龍逢諫王不道愈甚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受民節用享國之日長今王用財若無節殺人若弗勝

亡無日矣蓋天後于不聽龍逢立而不去王怒遂殺之

兩日闕五星躔行春山崩伊洛竭伊洛水出崑崙山注于河

已五十有三歲湯伐桀桀嗚呼桀今河南鄭州王師敗于南巢桀亡桀為亂湯乃與師率諸侯

伊尹相湯湯自祀桀以伐昆吾遂擊師以鳴條書于伊尹相湯成桀王師敗績于南巢故禹

三年卒于乎山山在今河南開封府王滅德任成義義義今河南開封府諸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危于天發令遂其時遂至于亡自禹

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合紀共四百三十有九年亦于桀世者起自禹丁巳蓋號攝政之年而紀之也製七十曆之甲子蓋以

夏曆之也

高王成湯子姓名履一曰天乙契之十三世孫王時自克夏諸侯咸推王為天子王再拜而讓者三乃即位于是

起十有八祀即夏曆五月春三月王即位于是國號商王時自克夏諸侯咸推王為天子王再拜而讓者三乃即位于是

再拜而讓者三乃即位于是

色高白往用白牡戊事象翰朝服朝服服服冠冠而稿衣

大誅諸侯伊尹諸侯來朝乃作誌與天下更始

以伊尹仲虺仲虺之為相伊尹為左相仲虺為右相虺因王放棄有無德乃作誌以釋之伊尹仲虺

立萬後及古聖賢之裔封孤竹於孤竹孤竹封周于周周封唐于唐唐封宋于宋宋封齊于齊齊封魯于魯魯封衛于衛衛封燕于燕燕封許于許許封申于申申封鄭于鄭鄭封魏于魏魏封晉于晉晉封秦于秦秦封趙于趙趙封燕于燕燕封許于許許封申于申申封鄭于鄭鄭封魏于魏魏封晉于晉晉封秦于秦秦封趙于趙趙

告告者后口古高稟陶久其分子外四境已傳萬

民乃有居后稷傳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後有立廟之制其地雖在東周而後公周亦其地也

制爵祿 制爵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亦五等天子之三公視

諸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制祿凡國之君皆十卿祿卿四大夫祿大夫三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

士下士視上農夫庶人在官者視之類其祿視農夫上饋以以丈中饋以以丈下饋以以丈為差

立助法 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

其私田故曰助

建學 國學曰學大學為右學在西郊小學為左學于在國中鄉學曰序

養老 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俱以食禮有飯有飲有酒而

制官刑 做子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若巫更無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無敢有侮賤言逆忠

直達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恒恒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里具訓于家去

始作圖 取禽獸以奉宗廟

作器用之銘 諸器用皆作銘以自警戒其銘曰吉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作大濩樂 命伊尹作樂曰大濩

丙子有九祀大旱

祀案以配稷 善以農事配稷至是大旱易以素配

及二十有一祀鑄金幣 伊尹言于王登臨山

肆二十有四祀禱于桑林 地名呂氏春秋周外傳後于桑林 太旱七年王禱于桑林之野祝曰毋以于一人之不敬傷民之命以六

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興女功興與苑宜行與農夫高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前編載之考法傳宋公孫香便子楚姬前以桑林注桑林無天子樂孔穎達說曰湯祭大

其曰桑林先儒無說惟皇朝云然一各桑林使亦無文可憑今依孔穎達大祀之說不取

丁三十祀王廟并汾陰 文獻通考宋太祖初守陝西廟號太祖立 王天錫智勇用集大命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旁求後序于惠因於美先仁兆民允懷立十八祀而革夏正踐天子位十三祀而崩年百歲于太丁早卒

四年止 伊尹奉太丁之子太甲即位去歲于丙二年中至四年史記以伊尹二年而崩以伊尹二年而崩以伊尹二年而崩

伊尹之說本 善德及孔穎達 考法為明理即

應天以實不以 文六書自書湯 之至誠野人如 此其欺所不敢 悔非所敢逆 悔其說身為 聖人所為假不 立也

以殷世甲子
推之太甲立子
戊申直得湯之
丁未中間不立
其六年之缺則
外內二年竹土
四年其生年如
格所云年獲成
向已非在三年
更無疑義

王太甲

中元祀伊尹奉王見于祖廟序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 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殷祖
之成德以訓于王

王居于桐宮舊傳相陽并地元和志開善縣桐鄉故城在縣西南 王習與性成敬殿度縱敗禮周念聞伊尹之戒伊尹乃營桐宮
而居之曰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遠

己二祀王在桐宮

庚三祀伊尹奉王歸于亳 王居桐三年歲仁遵義伊尹以冕服奉王歸亳復政于王舊說依伊尹自初立至成而歸伊尹每
通言以成史視其事作太甲三祀

以伊尹為保衡舊說湯時伊尹為阿衡至太甲改為
保衡言為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

伊尹去歸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又陳戒于王舊說成者王益修厥德諸侯咸服百姓以寧

庚三十有三祀王崩崩被太子沃丁立 商代祖有功而宗有德王克終湯業故曰太宗

王沃丁

己元祀

戊八祀係衡伊尹薨 王親弔臨祀以太牢以三公禮葬之于亳皇覽伊尹家在己氏平利縣己氏故城
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縣東南有伊尹墓

以咎單為相 咎單訓伊尹之事作書以告于王通言

己二十有九祀王崩弟太庚立

王太庚 商世兄終弟父者自太庚始

戊元祀

甲二十有五祀王崩于小甲立

王小甲

己元祀

甲二十有七祀王崩弟維乙立

王維乙

壬元祀 王居位不能綱紀庶政號令不行諸侯或不朝商道始衰

癸十有二祀王崩弟太戊立

王太戊小甲之弟太庚之子

甲元祀以伊陟臣扈為相正成國姓名天文家謂殷宣殷之法至成為之伊陟之子也與扈及成輔王大修成湯之政商道復興

泰穀共生于朝時有祥泰穀共生于朝言傳祥以故二木一暮大拱王懼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王其修德

王從之三日而祥桑枯死

丙三祀諸侯舉朝 王修先生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吊喪三年遠方慕義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戊七十有五祀王崩葬河北中宗陵在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廟號中宗于仲丁立 王履公當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成湯之

後至王而中興焉

王仲丁

紀元祀

甲六祀遷都于亳史文作亳即故山在今開封府亳縣

乙十有三祀王崩國內亂弟外壬立

王外壬

申元祀

丙十有五祀王崩弟河望甲立

王河望甲

丁元祀徙都于相今彰德府內黃縣有船 置有河決之患故遷相而復衰

紀元祀王崩于祖乙立

王祖乙

丙元祀徙都取今山西蒲州府有 時相又有河決之患爰自相而遷于耿

甲元祀耿取今山西澤州府 厥復為水所圯乃徙邢而都焉宣甲祖乙地于耿作祖乙今其地為

以巫賢為相 賢咸之子也為相任職諸侯者服天下大和

甲十有九祀王崩于祖甲立

王祖甲

紀元祀

王沃甲

王沃甲

王沃甲

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年之子祖丁立

王祖丁

丙元祀

三十有二祀王崩沃甲之子南庚立

王南庚

戊元祀

二十有五祀王崩祖丁之子陽甲立

王陽甲

元祀諸侯不朝 自仲丁以來廢通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此九世家于是諸侯莫朝

七祀王崩弟盤庚立

王盤庚

元祀遷都于殷即西亳改國號曰殷 時都河北已久宮室奢侈民居壘區水泉澗澗不可以行政化王欲從成湯之教都臣民

安土重遷成相咨怨王乃作書告諸侯書有然作盤庚三篇渡河而南復居于亳改國號曰殷是殷行湯之政簡道復

興諸侯采朝

二十有八祀王崩弟小甲立

王小甲

元祀 殷道復興

二十有一祀王崩弟小乙立

王小乙

元祀

二十有六祀武王克殷入遷于岐岐山在今陝西鳳翔縣岐山縣故國曰周今此山縣有周原宣文疏古公孫公劉居邠邠在今廣東

宣文疏古公孫公劉居邠邠在今廣東

宣文疏古公孫公劉居邠邠在今廣東

皇極是維德輪公非謂方萬國後年臣國重歸社稷豈意父能修世業狄人役之乃遼岐山之下民從之者如市改號其國曰周
其後漢書周志吳備有周岐山縣
長河二十有八祀王廟于武丁立

王武丁

王武丁王武丁以甘盤為相 王葛學子甘盤至是踐位以甘盤為相亮陰青司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

起三祀得諡為相 王既免喪猶不言羣臣咸諫王于是思建良輔夜夢得聖人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乃使百工圍

其像求之野時說為胥靡蔡子傅巖文化作隱今山西潞州平得之見王王曰是也與之語果瞋人表立為相以傅巖姓之說曰

傳說作命

命說總百官皆學于說 王曰來汝說爾惟訓于朕志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遠志務時敏履修乃來

允懷于茲道積于敏躬

三三十有二祀彤日又祭之明有雉雉于鼎 彤祭禰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王懼祖己之翼神曰王勿憂先修政事乃作書以訓于

王曰高宗王修政行德天下咸懼

伐鬼方本于胡維羅傳為頑賊武祀高宗之樂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也 夫鬼方故澤晉通典通考皆以爲 鬼方 西戎王應麟曰大猷禮帝製嘉靖時鬼方氏生子六人其曰專池洋姓其後也可以懼求于集澤也 鬼方

情園而擾諸夏王伐之三年乃克自是內外無患殷道復興

五五十有九祀王廟葬西華魏志今在陝州府西 廟號高宗子祖庚立 王為王子時文小乙欲其知民疾苦使居民間與小 民出入同事故于稼穡艱難備嘗知之及即位不敢荒竄嘉靖股拜至于小大無時或怠遂成中興之業

王祖庚

祖庚祀

王祖甲

初高宗欲廢祖庚而立王王以為不義而逃去及祖庚廟國人卒立之

祖甲祀

二十有八祀周公重父養于手恩嗣 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一名少曰季歷季歷卒任 簡所建仲 首能姓周史學

在當乎太伯仲雍知指乃以採藥為名逃之荆蠻均吳地界楚 斷髮文身以謀季歷至是古公免季歷嗣公是 與

神九

一

紀三十有三祀王崩于庚午立 王在田間久故即位之後知小人之佞能得惠于庶民紀甲注亂後庶民高書無是

王庚午

中元祀

六祀王崩弟庚丁立

王庚丁

壬元祀

二十有一祀王崩于武乙立

王武乙

癸元祀

甲二祀遷都河北即朝歌舊王世紀武乙伐朝歌故城在今衛府淇縣

四祀王斃于河渭震死子太丁立 王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代之天神不勝乃修養之為羊彘獸血仰而射之

命曰射天獵于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王太丁

卯元祀

已三祀王崩于帝乙立

王帝乙

無元祀命周公手磨為教師加九命作伯 李應行于義諸侯順之嘗伐西落鬼氏趙氏皆而至是又伐余無始時對使之去皆

先之王嘉其功錫之圭璜鉅邑加九命為侯伯

五祀周公手磨世子武嗣為西伯文王西伯遷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焉仁敬老慈幼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

以待士孤竹見君之二子伯夷叔齊讓國不受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奉鬪聞天散宜生類天宜生皆名也鬻子朝項之享甲

亦皆歸焉嘗行于野見枯骨命吏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歸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吾固其主矣以棺衾

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乎人乎

二十有三祀西伯昌生子發 西伯娶有莘氏聖女曰太姒今陝西同州府郃陽縣有莘里古莘國實字統或王母太姒即此國女嫁伊尹稱虞則為一莘非治陽潁陰之莘西伯治外

太姒治內德政流布風化大興太姒有十子長伯邑考次管叔鮮性慈和有聖德西伯以為世子次旦仁聖多才藝西伯任以政

舊違者不赦三司崇弗降乃攻滅之作邑子魯魯徒都焉

西二十祀西伯昌堯世子發嗣是厥周 西伯寢疾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

教西伯堯堯子畢周文王在成陽周有天下乃追茲曰文王

三十有一祀西伯發戡黎注見前王以費仲為諂費仲善諛奸利又用萊蕪伯也惡來惡來崇來崇來善獲善獲諸侯益肆黎侯近于王注見前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王不可諫矣考樹黎之言自史遷以為文王于是博選賢與其

殷恐懼而令告于王注見前西伯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王不可諫矣考樹黎之言自史遷以為文王于是博選賢與其

三十有二祀殺少師比干注見前因太師箕子注見前微子注見前去之少師比干微子注見前去之少師比干

以為聖人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殺比干剖視其心箕子懼被髮佯狂而為奴王又囚之微子既數諫度王終不能聽

遂去之以存宗祀注見前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圍西伯伯帥而誓注見前遂逾孟津東流武王

三十有三祀西伯發大會諸侯于孟津注見前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圍西伯伯帥而誓注見前遂逾孟津東流武王

于孟津注見前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圍西伯伯帥而誓注見前遂逾孟津東流武王

王率眾拒周師于牧野注見前周師既渡孟津渚于商郊至發兵七十萬人拒之牧野西伯臨戰

誓眾注見前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王師雖眾皆無戰心倒戈以開周師周師馳之皆奔濟王及走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自燔而

死王言足以拒諫知足以飾非於人臣以能以為皆出已下播棄黎老崇信無回慢神虐民婦言是聽身死國亡天下之惡皆歸

焉商自成湯受命至紂傳二十八王十六世合計共六百四十有四年

卷之三

周起武王十三年巳卯至顯王五十九年巳凡三十七王注見前

武王 姬姓名發后稷之後注見前嗣文王為西伯與師伐討遂是厥命

紂十有三年春注見前王即位圖虜周 王既克商商之百姓咸行于郊王使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各相與日命除道

修社王入商宮諸侯百官畢登冢社而告注見前曰殷之末孫李紂廢先王明德侮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

章顯聞于天子天子膺受天命並膺受天明命王載拜稽首乃出設有天下之號曰周以木德王

封紂于綠水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為殷侯。封紂文以殷之餘民因殷初定未嘗力使弟管叔糾蔡叔度相謀父治殷。

復商舊政。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賢臣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命南宮括

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閔天封比干之墓紂子比干是商姓况服

夏四月王歸至豐諸侯受命于周。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僖武侯文歸馬于華山注見之陽放牛于桃林名曰桃林地至此有桃

周禮之野庶邦家君暨百工受命於周

大封地紂死于死下。封黃帝之後于桐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帝堯之後于祀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帝舜之後于陳注見前是為三恪。

復封夏后氏之後。封于杞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與殷之武風共為二王之後又封師尚父于齊齊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弟周公旦于魯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

召公奭周之無文王名召公奭封在平陽無射庶叔高子畢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皆留桐注見前至封弟叔鮮于管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

封于蔡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叔處于霍今山西平陽府霍州以監注見前餘各以次受封注見前

封于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齊齊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封于魯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

封于宋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鄭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呂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蔡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齊齊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封于魯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

封于宋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鄭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呂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蔡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齊齊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封于魯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

封于宋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鄭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呂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蔡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齊齊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封于魯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

封于宋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鄭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呂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蔡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齊齊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封于魯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

封于宋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鄭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呂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蔡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齊齊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封于魯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

封于宋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鄭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呂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蔡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齊齊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封于魯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

封于宋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鄭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呂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蔡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齊齊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封于魯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

封于宋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鄭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呂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蔡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齊齊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封于魯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

封于宋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鄭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呂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蔡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齊齊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封于魯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

封于宋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鄭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呂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蔡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齊齊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封于魯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

封于宋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鄭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呂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蔡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齊齊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封于魯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

封于宋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鄭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呂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蔡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齊齊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封于魯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

封于宋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鄭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呂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蔡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齊齊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封于魯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

封于宋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鄭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呂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蔡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齊齊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封于魯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

封于宋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鄭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呂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蔡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吳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封于齊齊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封于魯魯都城北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

養老 養國老子東漢大學士王宮庶老子處厚兼用樂與食禮也其法也法而乞言袒而割牲執爵而饋款爵而酌

受丹也之成作銘自誓 王召士大夫而問曰惡有歲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為子孫恒者子師尚父進丹書年主其言曰欲勝

息者吉也勝敵者敵我勝敵者從欲勝表者山王聞之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于席之四端又機鑑暨盤樞杖帶履腸豆戶精劍

弓矛各有銘焉後漢書在城之銘曰受丹書年主其言曰欲勝息者吉也勝敵者敵我勝敵者從欲勝表者山王聞之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于席之四端又機鑑暨盤樞杖帶履腸豆戶精劍

訪進子實子 禹治洪水浴出書經法而陳之為洪範九疇至是王訪箕子以天道箕子乃推衍增益以成其篇初一日五行次

殷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名智字公孫氏也餓死于首陽山注見 初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

扶而去之及王早廢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隱于首陽我亦不食周粟探薇而食之卒以餓死古史考伯夷叔齊有婦人曰

子與 庚十有四年西狩西方之故實蔡氏曰 時九夷八蠻九夷四夷之通稱 通道來貢西旅底貢厥藝太保召公奭以款非常貢

明王不肯取物乃作書訓玉名曰旅藝 肅慎氏肅慎古真天 楷天石若 梧天石若不之天長尺有咫 王欲昭令德之致達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天

遷都于錫王世史武王遷錫錫地即其故秦林經 自太王居岐名國為周是為岐周至王自營宅錫是為宗周于是建辟殿與

禮樂周道四達無思不服 王不攝則公且告于祖考暨日彥 公為二壇同壇梁土曰壇 為壇于南方北面植壁東去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說請以身

代歸約策于金滕遺中王翼百乃瘳 壬十有六年箕子來朝 箕子過故殷墟傷故都宮室毀地禾黍生焉欲哭不可殺泣則近婦人故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

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之遺民聞之莫不流涕 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王崩子誦立是為 王不承文王之烈二戎衣而有天下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垂拱而天下治嗣西伯十

口以注水

吸口口生口

本龍年車以口

織之之編十金

不若者情必言

為若年之痛既

福機之機榮者

之主口生若若

即所云起其美

或也口哉口

春明所云作口

符入是也他本

所傳惟有什凡

所注出今公凡

之撰理不洽治

宋天解其表亦

是也

持理者不仕周

受陳陳先者亦

云昔候以此云

周古史考以野

時之語危以

齊并不食飲以

致致死不食周

或高更之說矣

金氏復辟不虞
知之既似已復
如履祥所云又
王生于他甲庚
寅是年乙壬辰
物生武王甲申
已六十有二年
殊不思武王高
太叔父子許侍
文王初製大甲
之合制太叔之
年亦可知如河
至是始生武王
後復生周公及
滿行八千于此
不足理所必無
者八年三代以
上蓋諸侯就建
至夫維維維若
此蓋古史之事
在存疑不可深
論者多矣

召公欲去周公
作書留之不是
真哉了當至召
公為保周公為
師召公不愧云
云凡大臣遠達
國體者即不應
出此况二公子
且得本為諸侯
奉命以討大木
命侯春特生殺
其國心誠政而
祭之亦德亦無
一語及之何必
台漢傳所化之
書序以時試小
見其後古人也

有二年踐天子位七年崩
周成王十有五年周公旦奉元子誦立
金氏復辟不虞
知之既似已復
如履祥所云又
王生于他甲庚
寅是年乙壬辰
物生武王甲申
已六十有二年
殊不思武王高
太叔父子許侍
文王初製大甲
之合制太叔之
年亦可知如河
至是始生武王
後復生周公及
滿行八千于此
不足理所必無
者八年三代以
上蓋諸侯就建
至夫維維維若
此蓋古史之事
在存疑不可深
論者多矣

成王 武王納太公望之女曰邑姜生王王是武王崩王立年十有三周公旦相王踐祚而治
五年元王孫闡周公自為冢宰總百官
夏葬武王于畢
王冠 周公既葬武王乃冠王以朝于廟而見諸侯使祝雍作頌雍之辭曰使王近于民遠于佞君子時
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王幼志服家職飲若異天六合是武王崩祖考永永無極

周公旦請召公奭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王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書以告之召公乃悅與周公交輔王室自陝
以西召公王之自改以東周公王之
封伯禽為魯侯 周公留相王室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我子天下亦不賤
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之子魯侯毋以國賤人初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速
也曰吾爾其君臣禮從其俗伯禽至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魯其俗卑其禮重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
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必歸之

二年周公居東 時管叔及羣弟譏誹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
先王遂居東取易三百八十四爻名繫以辭爻武庚必叛王室必播乃作歸瑪之詩必昭王
三年秋大雷風遶周公子東 周公居東二年王知罪在管叔是年秋大雷未獲天大雷電以風未盡獲大木斯拔王與大夫盡
弁以啟金縢之書見公請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親迎公出郊天乃雨反風未盡起厥刑大赦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管叔鮮及蔡叔處而叔處以武庚叛王命周公討平之 王迎周公歸二叔懼武庚以叛奄

政成王初年之書故其官名出以周禮也

王伐淮夷淮夷在淮水之南今在河南

五年遷殷氏于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東有洛陽城

苑于岐陽岐陽在岐山之南

六年正百官正百官謂正其官名也

冠子司空冠子司空謂冠子司空也

制禮作樂制禮作樂謂制禮作樂也

軍實豐其大有六曰冠婚喪祭鄉飲

社賓饗社賓饗謂社賓饗也

以歌后妃之德

越裳氏越裳氏在越南

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美意中國有聖人天子是來錫周公致虜于宗廟使者送其歸路公錫駟車九乘皆為指南之制

使者載之期年而至其國

七年營東都今河南開封府

初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將營都而未果考其故武

公先之洛相宅公先之洛相宅謂公先之洛相宅也

之東都曰此四方入貢道里均也于是王至新邑

設南郊設南郊謂設南郊也

禘以配天禘以配天謂禘以配天也

立大社立大社謂立大社也

八年三月八年三月謂八年三月也

殷民處之殷民處之謂殷民處之也

復安民也乃以王命告作多士

復安民也乃以王命告作多士

春及淮夷復城王乃東征淮夷遂滅奄遷其君子蒲姑

王來自春遷殷之餘民于洛陽歸至宗周作多方以詰庶幾

三族家宰三族家宰謂三族家宰也

三百六十果其成數故曰三總其八有五百吉凶

又分六樂而序之以祀以祭以享

以祀以祭以享

以祀以祭以享

以祀以祭以享

以祀以祭以享

以祀以祭以享

以祀以祭以享

以祀以祭以享

以祀以祭以享

以祀以祭以享

以祀以祭以享

以祀以祭以享

以祀以祭以享

以祀以祭以享

以祀以祭以享

以祀以祭以享

以祀以祭以享

以祀以祭以享

以祀以祭以享

以祀以祭以享

王命告作多士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周公既營洛邑又卜澠水東為下都

此句於前明其
合適其其
或且成其
此句於前明其
合適其其
或且成其

封衛太子謂太子伋也 蔡侯度既及其子胡卒德政行周公舉以為師士言于王使討之蔡以蔡侯之
甲十九年封衛侯為唐侯公山不氏所為唐侯唐方唐侯也 堯之裔封于唐唐之裔也 至是唐為堯王也
虞盛稱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史使請擇日王曰吾與之戲其史使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成唐
侯堯之裔也 若夫堯而此不事而王以桐葉戲之亦封而後之也

十一年王游于卷阿卷阿在魯國 召公從因王之歌作卷阿之詩以進戒公成王也
十有一年周公作無逸 周公欲王知稼穡之艱難先已備成七月之詩後從公到化之所由使魯有朝夕無懈以教

在豐入作無逸之書以訓于王

周公克公在燕 將殺曰乃奔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玉既愛王奔公子畢去安也 周公從文王以明不敢臣也復以公

有大勳命魯公也祀以天子禮樂謂天子之禮樂也

命君陳治東都謂魯 周公既設以君陳代公分正東都天子之 五十里為一都

十有二年起將 諸侯納于方轅圍行黜陟之典

十有三年作九府謂九府之制也 初虞夏商之世幣金三品或謂金三品是太公望立九府圖法錢圖函方輕重以

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度

二十有五年大會諸侯于東郊 四夷各以其方物至史臣為作王會之篇

二十有七年夏四月王崩于釁 四月王不豫申于召太保及羣臣受顧命謂召公奭也 欲傳太子釁也異日乙丑王崩

大保命達元子釁于南門之外入翼室翼室在宗廟之東 命元子釁麻冕謂元子釁也 受冊命即仁朝見諸侯于應門內

大保命達元子釁于南門之外入翼室翼室在宗廟之東 命元子釁麻冕謂元子釁也 受冊命即仁朝見諸侯于應門內

葬于畢謂畢也 王在位三十七年松動于德風夜不遠與禮樂立制度民和睦而頌聲作

康王

元年朔于南宮 備告諸侯宣示文武之功業

三年吉禘于先王 遂定樂歌

十有二年夏六月命畢公保釐東郊保釐者 王自宗周至于豐冊命畢公分居里成周謂王世也 分民之居里于成周之

作畢命

二十有六年召公克召公 初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善知若文王之志也 乃巡行燕邑

周康王至共王

魏斷于棠樹之下及年久思其惡不惡也棠樹作甘棠之詩歌故之詩詩甘棠其華公也

王崩子瑛立瑛王王克疎洪恭敬恭神人四高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與于禮教因園空虛刑措不用四十餘年有堯虞之風焉

王崩子瑛立瑛王王克疎洪恭敬恭神人四高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與于禮教因園空虛刑措不用四十餘年有堯虞之風焉

昭王

昭元年王之時王造鉅野城

昭王十有四年魯公子濟音魯其君率伯禽之而自立魯公金氏與平曰伯禽

昭王五十有一年有光五色貫紫微帝之座天子之宮屬水溢

王崩子湊子湊文湊王王南巡狩反海濱見注湊者之人以膠船進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蔡公伯魯皆溺焉于湊王右

穆王

穆王王生于昭王之二年昭王穆王長房至是即位年已五十餘

穆王元年葬祇宮所內

穆王二年命君升為大司徒伯周為太僕正及同

穆王十有七年王西巡狩保戎叛保戎王王歸征克之王得八駿馬一赤二白三青四黑五黃六綠七紫八山九水有造父者以善御幸逢西

巡狩樂而忘歸四方諸侯爭訟無所質正王歸歸于德徐子得朱弓赤矢以為天瑞自稱僭王稱之者

三十六國王聞徐子僭稱遂稱受命乃命造父御一日千里長驅而歸使美人伐塗徐子不忍門其底北走彭城徐州百

姓從之者以萬數徐子將死曰吾精于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

封造父于趙城今平陽府趙縣以御八駿功故封其後為趙氏主晉

穆王三十有五年征犬戎犬戎名穆王三前于三克犬戎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雅德不觀兵王不聽遂征之

穆王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克服者不至

穆王五十年命呂侯呂侯名呂刑刑王命呂侯為大司寇作修刑辟刑制五刑五刑三木三木訓夏贖刑贖刑五刑五刑夏贖刑贖刑五刑五刑

穆王五十有五年王崩子釁宮子釁釁王王之初思保位為難欲自察察作史記書事之要戒俾戎夫官名言之刻望以開厥

後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祈招王畏之如王式如金金民之力而無祈招之官以至王心是以獲沒于祇宮

共王

一月十里長城
而歸經有以武
賦有所以能而
謂為龍之子五
馬之健者不遠
能行數百里其
能千里而不疲
者即長精也說
之得可考五不
識為長龍漢民
無任十其論之
大言矣

元年

三年滅密密國在陝西王游于滎上滎水出甘肅平涼縣有城密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女三為樂美物也而

何德以堪之密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丙十有二年王崩子緡立緡王

懿王

丁元年徙都于槐里王都之故城在今西安府興平縣東南

二十有五年王崩其子弟辟方立辟方王

孝王

壬元年

理十有三年封非子于秦地理今得今陝西秦州有非子所封非子為秦之祖秦世祖秦非子居大邱始馬善養息之王使王馬于滎水

使續藏衣袍號曰秦嬴

天雨雹江漢水

丙十有五年王崩懿王子緡立緡王

夷王 王為懿王太子孝王崩諸侯復立為王

己元年觀禮廢 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王德諸侯之立已居下堂而是降與抗禮

己三年命伯公執法見前杜預代太原之戎戎曰在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後魏文原州以古太原為名 壬子命泉地名獲馬

十四

甲八年楚子熊渠伐庸庸今湖北麻陽府楊學漢書初楚王熊渠文陽時至于庸今湖北武穴熊渠之先曰繁繁姓事文王有

勤愛成王時封其後曰熊渠古山縣古庸國子楚楚先曰熊渠以子男之田姓羊音詳居丹陽今湖北宜都府鍾川有古丹陽城是始封此曰西

楚乃立其諸子為王長子康為句章王中子紅為分處江上王室微諸侯相仇熊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與兵西伐庸東伐揚楚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

壬十有六年王崩子胡立胡王

魯齊侯不親魯哀公紀侯魯公齊侯于王王齊侯而立其弟胡公

紀侯魯公齊侯于王王齊侯而立其弟

卷三

周共王至宣王

十六

厲王

宣元年 王暴虐詩人作刺名曰作民勞苦及伯作

三十有九年秦公子山弑其君靜而自立秦公 哀公之同母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襲殺胡公而自立盡逐胡公子徙治臨池

故城在今臨池

三十三年以榮夷公為卿士天子與王子榮夷公為卿士 王好利說管夷公為良大夫伯禽世為王卿士 諫曰榮公好

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王人者將導利而在之上下猶曰休慝懼怨之來也今王專利其可榮

公若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為卿士諸侯不享

三十有三年使衛巫之巫監諂 王無道國人諂王召公名康公之從孫公虎世無王至會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

諂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甚苦召公曰吾能弭諂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故為川者決之

使導為民若宮之使言者壅其口其與幾何王不聽

三十有七年王出居于戲今平陽府襄州有戲城 王心戾虐萬民不寧乃與與呼聚王上出奔于鄭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

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聽故至此今殺王太子王其以為無辜而封其室夫事君者險而不怨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

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

三十有八年王在處共和行政 召周公周元子伯禽就封于魯太子靖與王二相以太子靖幼相與協和共理國事號曰

共和

五十有一年王崩于魯魯公召公奉太子靖即位宣王 太子長子召公之家共和十四年厲王頑二相乃共立之為王輔之修

政諸侯復宗周

宣王

元年命秦仲征西戎 初厲王之時西戎及王室滅大邱大駟非子之族王即位命秦仲為大夫率其國人征之

命尹吉甫史少昊子 尹吉甫在涼地北伐獫狁北狄 獫狁抗內侵近逼京邑獫狁十數之 在今陝西安南邊境獫狁向以

為千里之遠非關京地方即稱方未 王命吉甫北伐遼之太原注見 而歸于是有六月之詩計年六月

二年命方叔詩長安曰元老 南征荆蠻荆蠻 時荆蠻背叛方叔嘗預北伐有功方叔征代 王命率師南征荆蠻來服

于是有采芑之詩王南征也

命召虎平淮夷淮夷不服王命 召虎率師循江漢討平之江漢屬漢水之流 經理其地南至海于海 于海于海 師邊錫

天降也。掌事政而妨子。王卒料之。

西四十有二年殺杜伯。伯，西安府長安縣有杜。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允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則而

累友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卒殺杜伯，儒死之。杜伯子左儒。

北四十有六年，王崩于望文。史記作宮，是為幽王。全氏：廢祥曰：幽王初年有七世，則幽王不克有。

幽王。元年，文姜氏中侯為王后，宣曰：中后為太子。

二年，納褒姒。褒姒，名今陝西，中。初，宣王之時，重誼曰：舉孤，其服山。實亡周國。于是王聞之，有夫婦鬻其器者，王使

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成始，史伯曰：夏之良農之神化為二龍，以伺于王庭，而言崩后，卜請其於

無而道之，故并而學不夫，而實此價而棄之。為孤服者方，逆于道，夜之以奔于褒，後褒姒有微請入此女子，王以賙，其罪是為

褒姒。至是，王入後宮，愛而納之，生子伯服。

三川震。三川，涇、洛、渭也。伯陽父曰：天地之氣，陰伏而不能出，陽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

皆震，身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陰失而在陽，必塞源塞國必亡。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

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山崩，川竭，亡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

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褒姒與撓石父比，撓廢申后，太子褒姒立為后，伯服為太子。宜臼出奔申

國。名在四岳之南，今河南。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王悅之，萬有故不笑，乃無故舉烽火，諸侯悉至，而

無為，褒姒乃大笑。

六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于是有十月之交，詩：十月之交。大九刺幽王也。

八月，以鄭伯友為司徒。友為司徒，其得周舉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于安，逃死，事史伯曰：獨難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

以對曰：地近虢，虢，魏地，居澤有之。今虢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請居之，虢之君

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虢之君皆公之民也。友曰：善。于是言于王，從其民，雄東虢，虢舉獻十邑，強試公說。十

年十有一年，申侯以犬戎入寇，虢王鄭伯友死之。晉術秦皆以兵來救，立故太子宜臼為王。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于申，申侯

弗與，召西夷犬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至，犬戎遂殺王于驪山下。申侯、西夷、犬戎、鄭伯友死，于戰秦。公力戰，破戎，衛

侯和即武公，康從晉侯，仇、女、康、封、唐、傅、子、又、與、周、各、諸、侯、兵、遂、滅、戎、伯、服、鄭、世、子、採、突、武、公、收、父、散、兵、從、諸、侯、東、迎、太子、宜、臼、立、之。

卷之四

程子謂此王之
賜伯齊之書皆
為非禮王豈嘗
引而求其意
因禮樂之廢而
不現從而行之
則為禮之衰非
自成一節也

與知當書之非
不現從而行之
則為禮之衰非
自成一節也

與知當書之非
不現從而行之
則為禮之衰非
自成一節也

劉原公謂使魯知者必周而非成王蓋平王之世也使成王已與魯別矣
公不請見于曰魯之節情非禮也周公其後魯魯之節魯所以尊公也
魯魯弗潤乎
通子執少息長子息姑梅園行君事
文在其子曰魯大夫故仲子歸于魯主祀公而魯公處是以魯公立而
魯之節 宋武公名司馬
魯子弟仲八世孫

起四十有九年 時知子微弱諸侯欲殺齊許不行後孔子作魯史作春秋立百王之大法始于是年是年為魯隱公元年
編年紀事自有春秋左氏經 魯公侯其
魯公侯其
魯公侯其

鄭伯克隰于鄆河東開封府鄆縣武公娶申侯姜氏故地在今河南謂之京城太叔祭仲卿大夫共圖祭仲為一祭今河曰
武公弗許武公卒寤生立寤生為武公之弟姜氏欲之馬遜害許許以害其弟不惠以殺大亂也太叔完祭仲甲兵其卒祭仲食之也曰
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馬遜害許許以害其弟不惠以殺大亂也太叔完祭仲甲兵其卒祭仲食之也曰
才而封勇不將憂鄭夫人姜武將殺之公聞其期以車二百乘伐京叛太叔隰入于鄆公伐諸鄆太叔出奔共古共國今河南
治遠寡姜氏于城賴鄭伯所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賴考叔為桐谷在今河南封人聞之
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擊我獨無語之故且告之海封曰關同地及泉
隧而相見其誰曰不樂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矣許州襄城縣有郭社公

使宰咺歸魯侯仲子之賜鄭伯名反公羊傳也仲子者何國之母也何以不
曰左氏傳于踐公之為多張仲子之謂也仲子之為也仲子者何國之母也何以不
祭伯鄭伯之族周公第七子封祭社稷禮記注疏留長如魯非王命也此王臣私交之始
百五十有一年春五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王崩孫林立為王
鄭祭足帥師入寇 鄭伯為平王御士武公世王貳于殺武公殺也子王東遷於申之後從于上陽是為南道上陽城在今
為鄭城一日南流仲之獲所從民皆歸者為小鄭後為春秋不在四國之數一日北鄭伯怨平王于是周鄭交質及是子王廟王
被祭仲之獲別為男鄭國曰此後在大陽是為大鄭後為春秋不在四國之數一日北鄭伯怨平王于是周鄭交質及是子王廟王
即位將昇號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潁今河南陳留縣潁之麥秋又取成周見之春

武氏子求聘于魯武氏周也
齊侯齊公孫公孫父齊公孫鄭伯盟于石門今山東濟寧府長清縣西南此謂魯齊神盟之始

桓王
元年衛州子秋其君完莊公子衛人投州吁立晉宣公 初衛莊公娶齊女為夫人是為無子左傳曰莊公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

大司馬孔父而虜與焉使奉之孔父曰君臣願奉馮也馮摎食曰不可使馮出居于鄭遂卒與夷之孔父為司馬督為太宰十

年十一載民不墮師督宣言曰司馬則然遂殺孔父并弒瑤公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

魯侯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宋地以成宋亂成中地不有謀故宋以鄭國名又王之後是大鼎賂魯侯齊侯陳侯皆有賂于是立

蔡侯鄭伯會于鄆今許州鄆城始懼楚也

十有一年晉曲沃敗普師于汾隰汾水之邊左傳晉曲沃水出太原故汾潞縣東南至河東汾陰縣獲晉侯懷嬴普與魏城後

晉侯侵隱今山西平陽府襄陵縣東南之困陞庭南鄙啟曲沃伐翼晉曲沃伯稱曲沃公遂

晉侯于汾隰夜獲之及樂成止稱止之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天子為上御制者國之政辭曰民生於三事力如一父生之

師殺之君食之惟弗師在則致死焉遂闕而死時晉人立蔡侯于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小子侯元年曲沃武公使韓宣惠

秋七月士辰明日有食焉既

十有三年晉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率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鄭伯禦之為高麗之陳先為後伍伍承

大敗視聃射王中肩王亦不能軍視聃請從之鄭伯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十有四年北伐即山伐齊鄭世子忽帥師救之遂敗戎師 先是北伐彼鄭人敗之鄭為三覆以侍成成人之辭遂者有

齊侯欲以其女即文姜妻忽忽欲娶齊女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及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忽曰無

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人其謂我何仲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于

十有五年遠即孟州盟向即濮州盟向宋成于鄭

十有六年楚即申盟于平丘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鄭人衛人陳人代盟向王遷其氏于鄭

十有六年楚即申盟于平丘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鄭人衛人陳人代盟向王遷其氏于鄭

十有六年楚即申盟于平丘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鄭人衛人陳人代盟向王遷其氏于鄭

十有六年楚即申盟于平丘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鄭人衛人陳人代盟向王遷其氏于鄭

十有六年楚即申盟于平丘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鄭人衛人陳人代盟向王遷其氏于鄭

十有六年楚即申盟于平丘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鄭人衛人陳人代盟向王遷其氏于鄭

十有六年楚即申盟于平丘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鄭人衛人陳人代盟向王遷其氏于鄭

十有六年楚即申盟于平丘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鄭人衛人陳人代盟向王遷其氏于鄭

王姬歸齊 王使單伯送王姬 公羊注 送王姬 送公羊 注 送王姬 送公羊 注 送王姬 送公羊 注

七年紀侯大去其國 齊人遷紀 紀侯之子 紀侯之子 紀侯之子 紀侯之子

八年冬齊人宋人魯人陳人秦人伐衛 衛侯朔居齊 八年冬齊人宋人魯人陳人秦人伐衛

九年春王使子突殺衛 王人子突殺衛 衛侯朔居齊 九年春王使子突殺衛

十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頤如兩 十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頤如兩

十有一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齊侯使逢孫 十有一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代又弗許二人怒因公孫無知以作亂 代又弗許二人怒因公孫無知以作亂

公置之于車 公置之于車 公置之于車 公置之于車

十有二年齊人殺無知公子小白 十有二年齊人殺無知公子小白

無知叔牙 無知叔牙 無知叔牙 無知叔牙

小兒奔魯 小兒奔魯 小兒奔魯 小兒奔魯

魯立之 魯立之 魯立之 魯立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也請君討之

國是如是而已
較之靈其仁義
流弊如不若者
不亦可也嗚呼

乃出令布告于五屬車裏以械控窮不子其富而所為動則極而為窮者自不計其死矣去商賈之博而為農夫之勤田園
大夫皆交惠于五屬車裏以械控窮不子其富而所為動則極而為窮者自不計其死矣去商賈之博而為農夫之勤田園
罪以備路城言子李因罰罪極刑而免其死甲一役而罪畢以備路城言子李因罰罪極刑而免其死甲一役而罪畢以備路城
則四鄰之國親焉以親諸侯齊侯亦從之故仲得盡其才而伯功立

十有三年魯敗齊師于長勺魯地春秋魯昭公十四年齊師侵魯昭公十四年長勺之戰也
將鼓之刺曰未可齊人三鼓刺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刺曰未可下視其轅登戰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

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制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轅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楚敗秦師于華楚地在今河南以秦侯飲舞十世孫歸入秦侯擊于陳息侯古息即息侯也亦有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侯
止而見之弗賓息俱聞之怒使告楚曰伐我未殺于秦而伐之楚子從之敗秦師于華秦侯以歸秦侯已而得楚秦侯

絕秦也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人乎遂滅息而納息媯息媯不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又奚言

楚子以秦侯滅息遂復伐秦入之滅之也齊侯之出也適讓讓不禮焉及其人也猶侯皆質讓又不至秦師滅讓讓于吞若

齊師滅讓今山東濟南府臨淄縣也齊侯之出也適讓讓不禮焉及其人也猶侯皆質讓又不至秦師滅讓讓于吞若
已十有五年王胡于胡齊立是年
宋萬殺其君提于闕公馬之及其大夫仇視初宋伐魯數于秦昭魯地故城在今山東曹縣西北曹侯以金使姑夫名村南宮萬為宋大公右

欲探生搏之也宋人請為萬歸宋公新之戰而相見州州同姓歸西也曹侯以金使姑夫名村南宮萬為宋大公右
攸于門抗而殺之公手擣焉與其公博婦人爭在則為日基夫管仲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若者皆至焉管仲公于門抗而殺之

魯人請為萬歸宋公新之戰而相見州州同姓歸西也曹侯以金使姑夫名村南宮萬為宋大公右
公孫儀之帥師圍莒肅叔大心大夫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莊王年孫儀殺南宮牛子師殺子游于宋立御說

僖王
子師殺子游于宋立御說

僖王
宋有殺君之亂齊侯欲借向某會于比谷以平之齊地公未

宋有殺君之亂齊侯欲借向某會于比谷以平之齊地公未
齊人滅遂齊地也見今兗州府兗州縣北此古之會遯人不之至齊滅遂而戍之後遯人飲戍者酒醉而殺之齊人戲焉

齊人滅遂齊地也見今兗州府兗州縣北此古之會遯人不之至齊滅遂而戍之後遯人飲戍者酒醉而殺之齊人戲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
周僖王
二十一

魯侯會齊侯盟于柯左傳注此柯齊比東阿齊之阿邑盟視柯今為阿魯侯將盟會水左傳說會水也記作曹水以己首劫齊侯于壇上曰

反魯之侵地公許之曹沐去乙首北面說臣僕後悔故無血曹地而殺曹沐管仲曰棄信于諸侯不可于是歸地與魯諸侯聞

之言信齊而欲附焉公羊傳齊桓之盟也

二年命單伯會諸侯齊魯宋宋人背比古之會諸侯伐宋齊侯請師于王王命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退

單伯會齊侯不公會鄭伯于鄭齊魯宋宋服故也齊桓公不

三年齊侯不公會鄭伯會于鄭齊魯宋齊始遷故諸侯復鄭高齊桓公會

四年命曲沃伯稱爲晉侯曲沃伯伐晉侯緝滅之蓋以其寶器賂王王使魏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自桓公始封曲沃

夏宋人齊人伐鄭又齊侯宋魯侯使衛侯鄭伯許男莊公孫滑伯滑伯滑伯河南河內府領滑縣于鄭莊公孫滑伯于鄭莊公孫滑伯

宋地在河內衛侯宋宋諸侯爲宋故伐鄭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楚滅鄧鄧國初楚子伐申過鄧鄧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驪甥養甥也楚滅鄧

圖後君哩鄧侯何及鄧侯諾鄧侯從還年楚子伐鄧至丈滅之

爲國周大以晉師殺夷魏諸侯魏諸侯魏諸侯從還年楚子伐鄧至丈滅之

圖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魏諸侯魏諸侯魏諸侯從還年楚子伐鄧至丈滅之

甲五年王崩太子周厲王厲王

春從都雅今汝州初泰晉公文文自升晉公渭之間從居平陽今鳳翔府岐山至是德公立晉公行從雅居大鄧

宮以祿三百字祠時初作伏祠五庫日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行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通于陰隔而不礙狗已四

門以禦五庫者其帶以禦之

乙元年春三月日有食之

魏公晉侯聚朝王王魏公禮命之有者助也命之無者皆賜王五晉公員晉公孫馬三匹左傳注禮也王命諸侯各位

使原伯王王魏公禮命之有者助也命之無者皆賜王五晉公員晉公孫馬三匹左傳注禮也王命諸侯各位

亦在周信義爲王定晉侯原伯進王后于陳陳媽歸于京師金氏禮曰二年之身日天子禮晉

二年爲國邊伯魯魯父于魯祝跪五大夫以王子頹作初王地王魯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爲國爲之師及王即位取爲

國之圖以爲國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又魯于魯祝跪與唐父田而收膳夫而使之杖故爲國邊伯石速魯父于魯祝跪作

魯王

魯王

魯王

魯王

魯王

亂因氏氏注見 鄭伯和王室不克凱燕仲父注見 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郟注見 王時所取郟邑今河遂人

三年王居于櫟注見 鄭伯和王室不克凱燕仲父注見 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郟注見 王時所取郟邑今河遂人

四年號公鄭伯奉王歸于王城誅子頹及五大夫 號公鄭伯齊命于弭節注見 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使叔自

北門入殺子頹及五大夫王與鄭伯武公之略界也 自虎牢以東鄭武公傳平王于王賜之虎牢以東獲夫其地故王復與之

五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公子完齊奔齊注見 初陳厲公泓乾桓生完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過觀之否曰

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于孫光遠而自他有禮者也若在異國矣美

姓也姜大穢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龍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至是陳人殺太子禦寇注見 陳宣公名午也公之配

六年楚人入獻賜楚子昨 能懼初即位希德施惠結好于諸侯注見 楚杜欬欲殺其弟熊懷懷奔隨遂與隨共殺杜欬而伐其位

晉侯貳公子穀 蓋殺其犀公子 晉桓莊之族通注見 伯之子也 晉侯患之士為注見 杜伯子國欬之後國曰去魯于二族之則羣公子

為使犀公子盡殺游氏之族城聚注見 晉邑即南陽故城在今山而處之子是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以士為大司空故稱武公所

欲禦我誰與且燕戰將鏖

九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十年春侯宋公魯侯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齊桓公不

紀十有一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王使召伯廖召伯廖命命為且使伐衛以其子子類也于是齊侯伐衛戰敗

衛師敗之以王命取勝而還高氏謂曰衛師子類暴玉為伯王不能收及歸伯既歸王王獨與侯命伐討之于是子類

秋楚伐鄭齊人宋人魯人救鄭楚令尹子元代鄭人于桔枝之門楚子元歸樂強鬪梧敗之不比為梅子元與三子歸

班若夫王孫游王孫喜嚴軍入自純門鄭外及達市內棘蔭門不登楚言而出楚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

鄭楚師夜遁鄭楚師夜遁

二十有三年命彼公討與見執與皮以歸與皮叛王王命彼公討之夏四月彼公入與執與仲皮歸于京師

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齊人伐山戎山戎伐燕燕見公之燕告急于齊齊侯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見而還燕君遂齊侯遂入齊境齊侯曰非夫

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于燕于是分濟劉燕君所至與燕說正義齊州長蘆縣有燕留城即齊桓公命與若復

修召公之政納百子王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齊子魯國公未至耳耳之漢十里見人長尺而人物具冠右袂衣公問

焉也至耳耳之漢有齊水者曰從左方流其深及冠從右方流其深及膝乃石流非子桓公自稱竹反述失道管仲曰

楚人殺令尹子元以闕教夫於免此為令尹子元又初生子元知先禮之故名初子元欲盡文夫人以禮善為銘

子其宮側而振焉馬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存諸仇讐焉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衛人以

告于元于是子元伐鄭既歸而處王宮闕射師即諫而格之申公闕班遂殺子元闕殺於楚為令君自毀其家以紓楚國

之難紀十有五年魯侯同卒慶父弑其君之子般而立般初魯侯祭臺臨黨氏大見孟任魯氏從之閔者極不以

夫人齊之割臂盟公生子般齊名有長子梁氏女公子般之觀之困人華自稱外與之戲子般鞭之公曰不如殺之華有力

馬公疾問後子般有說曰公曰有三弟長曰慶父曰慶父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卿為牙曰慶父材季友以君命

說牙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卒立叔孫氏公棄子般即位於次子靈公慶父使圉人華賊子般于靈氏季友

奔陳慶父立啟方史記紀公娶齊女曰哀姜無子故殺般而立子開

慶十有六年晉滅狄周同姓地理志河東郡平陽有狄也魏亦同姓也元和志古國在河東解縣北山封趙風

之殺子驤驤為驤公之後子驤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風御為驤為右以滅狄滅靈魏還為太子叔曲

沃賜趙風賜驤萬魏以為大大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魏先高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為吳秦伯不立可

乎下德音字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是始晉天故之矣風之後為所國也

子孫萬年
集所以為
得者為也
吾國乃云
王君之第
情者

君若以德煥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山名在河南以為城漢水注見以為池雖築無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齊人欲陳轅濤塗陸公諸侯侵陳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鄭大曰師出於陳鄭之聞國必甚痛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

其可也申侯曰吾濤塗以言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供其資糧非應其
可也齊侯悅與之虎牢執轅濤塗殺齊伐陳久諸侯之師使陳成歸轅濤塗

二十有二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侯恣于春委武公生太子申生同母女弟為娶二女子戎大戎唐叔子孫狐姬生重耳小

戎狄姬子生重耳伐驪戎今陝西西安府臨潼縣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重耳其弟生重耳驪姬欲立其子賂外嬖驪五臣

驪之與東闕嬖五臣在國使言于晉侯曰曲沃君之宗也蒲今山西蒲州有古與二屈今山西吉州有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

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為晉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覆氏且旌君伐乃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重耳居屈晉侯使士為驪

如之二年駟車師與用饋進而歸曰師來九年一國三合也通遠也 晉侯使使太子伐東山崇落氏 定州崇平縣有崇落氏

遺及將立冀齊既與中大夫成謀而告之故里克聽其謀故中立以自衛遂構疾不報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

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置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壇與于公大驚與小臣小臣亦驚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奉新城

欲殺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解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敢受其死雖然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

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乃殓于新城姬又謂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重耳奔屈晉侯使寺人披伐蒲

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誓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袂遂出奔冀父使賈華伐屈重耳不能守將奔翟卻芮曰後

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今陝西同州府夏縣縣梁近秦而幸馬乃秦梁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注見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也公孫 王后陳媯生

太子鄭及叔帶叔帶有寵于后欲立之齊侯帥諸侯會于首止會王太子謀盟周也注見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也公孫 王后陳媯生

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注見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也公孫 王后陳媯生

歸不盟孔叔止之弗聽

楚人滅弦注河南光州光山 于是江黃道 楚地地理志汝南郡安通縣 栢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平放栢方睦于春皆強烟也弦

子恃之而不重楚又不設備故亡

秋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晉書注見前

初晉侯使荀息荀之公族也以屈產之乘屈產在河內以屈產之乘山西沁州府石梁縣以伐魏水經注魏城比對長坂二十里謂之魏城荀息之宮之奇諫不聽晉甲克荀息帥師會侯師伐魏城下陽平陸縣至

是晉復假道伐魏宮之諫曰一己之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則齒寒者輔車唇車子車也荀息知其虛說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虛不職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十二月晉滅魏魏公魏奔秦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而

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荀曰魏國也

二十有三年晉侯宋公魯侯陳侯曹伯伐鄭楚人圍許諸侯遂殺許

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

許乃遂

二十有四年春侯宋公魯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亳亳今山東兗州府與魯境有泥母

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夏殺申侯以說于齊殺盟于宮毋當仲言于齊侯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皆受方物

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魯子華言于齊侯請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侯皆以鄭為內臣齊侯將許魯管仲曰君以禮歸鄭當諸侯

而以殺殺之無乃不叩乎子知不殺之謂禮乎知此時之謂禮也此二者我與魯曾而列焉何以不後驅夫子華既為太子而

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不免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

二十有五王公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昭公于陳世子款盟于兆

王崩太子鄭立昭公于陳世子款盟于兆王崩于二十四年之閏月天子惡大故帶之難懼不得立不發表而告難于齊兆之盟位既定而復告喪于

諸侯通志春秋書惠王之崩

襄王

元年宰周公宰孔也夫子會齊侯魯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葵丘地今河南歸德府考城縣有葵

齊侯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武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朕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夫

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厲天子下以遺天子羞敢

不下拜下拜登受諸侯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宣曰天子之是初命以辭不孝無易樹子無以長為妾用命曰專曰

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不得執命賦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過晉侯史克書曰齊侯曰無會也齊

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之言言者君將靖亂無勤于行晉

侯乃還再拜公不堂之會也王氏克覽曰英邱之會乃桓襄兩公之會桓襄兩公之會乃桓襄兩公之會乃桓襄兩公之會乃桓襄兩公之會

後于數年伐齊方不韌而桓襄兩公之會乃桓襄兩公之會乃桓襄兩公之會乃桓襄兩公之會乃桓襄兩公之會乃桓襄兩公之會

金鄰姬生昭... 因寺人貂狝... 魯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卷之五

周

襄王

昭十年春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鄭伯朝于楚... 元公

鄭伯朝于楚... 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 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 冬陳人魯人蔡人楚人盟于鹿上

冬陳人魯人蔡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 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 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

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 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 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 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

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 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 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 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

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 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 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 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

易而好白用者
其如不表其遠
古論今不值一
味宜于子魚且
斥之而後而不
知羞也

重耳則在列國
被五人者為之
先獲其走已不
過年利酒也之
徒而已爾其對
楚子數語為有
美其其能令齊
甚阻楚者之深
楚成王之子之
請何能乎及齊
適其亦免矣

初平王之東遷也平有異心故也意伊川見被變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成乎其禮先亡矣是年秋秦晉連陸渾之戎于伊川

冬十有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水名在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南水名也宋師敗績 鄭伯如楚宋公伐鄭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水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燻馬門官守門者皆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勇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勦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且今勦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威致志鼓儻也 可也明年夏五月宋公卒子玉圍立

配十有六年春二月晉公子重耳入于齊 初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穀之類頗能謀事以故其母齊姜曰子玉圍立

年狐偃曰勳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為姬管仲沒求善以悅之 趙衰曰齊侯之志未定也子玉圍立

君趙衰指為齊侯謂齊侯曰齊侯之志未定也子玉圍立

十五年冬公如宋而宿師於宋高平時子魚曰君如宋欲得齊也 趙衰曰齊侯之志未定也子玉圍立

即魯文公 乞食于野人與之塊重耳等狐偃曰天賜也民以上服必獲此土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重耳安焉桓公卒從者謀去齊姜氏知之趨重耳行 趙衰曰齊侯之志未定也子玉圍立

可善與狐偃謀解而道之過曹曹桓公將晉國而封無咎其弟也子玉圍立

及宋左傳宋公歸及鄭武公可王孫也子玉圍立

狐曰公子若及晉國則何以報不報對曰子女王王常則君有少羽毛萬羊則君地生馬其何以報君若以君之靈得返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宿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社殺石厲也 趙衰曰齊侯之志未定也子玉圍立

除文而有禮其從者而居數月晉子圍自蔡亡歸蔡伯召重耳于楚楚子厚幣以送于秦秦伯納女五人焉 趙衰曰齊侯之志未定也子玉圍立

且愛以禮而人乃及 及晉惠公卒子圍自蔡亡歸蔡伯召重耳于楚楚子厚幣以送于秦秦伯納女五人焉 趙衰曰齊侯之志未定也子玉圍立

晉人狄人余何有也 趙衰曰齊侯之志未定也子玉圍立

秦伯納女五人焉 趙衰曰齊侯之志未定也子玉圍立

之天也魯晉將有去也晉伯者非君而離天宮魯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甚乎遂與其母皆隱而死之乃解于魯曰

錫晉侯命 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錫晉侯命 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錫晉侯命 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錫晉侯命

布几筵天室之晉侯命 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錫晉侯命 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錫晉侯命

曰晉不可不救也 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錫晉侯命 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錫晉侯命

如鄭請滑鄭伯不怒王會而執二子 王怒將以狄伐鄭 鄭伯不怒王會而執二子

狄其怨我遂奉幣以狄師攻王 王御士將禦之 王曰先其謂我何 王使諸侯圍之

以狄師寇王城 大敗王師 王出逃 鄭居子 紀公孫也 名在王城 紀公孫也 名在王城

及是術人伐邲 二禮從國于 邲 城旅以赴外殺之 術人伐邲 二禮從國于 邲

夏四月晉侯逆王入于王城 昧 秦伯師于河上 將期王 孤偃言于晉侯 曰未諸侯莫如勤王

有請隨 隨之辨 隨曰 王章也 未有代德 而有二王 亦叔父之所惡也 與之陽樊 溫原

三日之糧 原不降 命去之 謀出 原將將矣 原將將矣 原將將矣 原將將矣

而原降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二十有九年 楚人陳侯 蔡侯 鄆伯 許男 圍宋 宋以善于晉 楚即晉 楚子及諸侯 圍宋

二十有九年 楚人陳侯 蔡侯 鄆伯 許男 圍宋 宋以善于晉 楚即晉 楚子及諸侯 圍宋

冬晉侯侯宋公魯侯侯齊侯侯鄭伯陳子謂公以會其公也晉于秦人會于溫謂侯會于溫乎不戰也

王狩于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州縣也諸侯朝于王廡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晉人欽衛侯歸之于京師初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鄭使元咺鄭大夫奉武公使歸衛侯以受盟或新元咺于衛侯曰欽武

矣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宣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宋晉人復衛侯先期入欽武將沐開公至喜批髮走出前驅公于射而殺之

元咺出奔晉溫之會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訟于公謂晉人欽衛侯歸之于京師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無獄

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公聽之謂公聽之一逆矣又卿臣殺其君其安庸恤布神而不庸再逆矣

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復也于是置諸深室謂公殺之賂納意鐘焉謂公賂納意鐘焉復晉使醫折斷衛侯鼻而貨

幣儀薄其說不死魯侯為之請納于王與晉侯皆十殺乃釋衛侯謂在十二衛衛侯使周舍殺元咺及公子假遂歸于衛

又使以會為解晉侯復獲晉師歸于魯

二十有一年夏六月王子虎魯侯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在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城內水陸注殺水東流

公王子虎魯王王子虎魯侯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在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城內水陸注殺水東流

二十有二年秋九月晉人秦人圍鄭晉侯秦伯圍鄭鄭人以名賈行成晉弗許曰與我營而師遂

與晉人將克之既而弗殺謂鄭人將克之既而弗殺曰欲得鄭君而甘心焉鄭君乃閉令使愾而欲出謂鄭君乃閉令使愾而欲出

鄭厚晉于晉得參而秦未為利何不辭鄭得為東道秦伯遂與鄭人盟使杞子孫伯揚攝成而還狐偃請擊之晉侯曰不可

夫人之力不及此亦去之謂鄭人將克之既而弗殺夫之力不及此亦去之謂鄭人將克之既而弗殺

冬使宰父公闕聘于魯魯公于遂仲孫公孫入聘周公問聘魯魯有昌歆也白晝黑衣形諸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

有備物之饗吾何以堪之于是魯公子遂入聘京師

二十有三年秋晉作五軍初晉侯作三行以禦狄初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謂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又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謂衛侯遷于帝丘秋國使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左使納所自此年以後十九君積四百

二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晉侯魯齊晉文公卒于驪立欽為君晉文公卒于驪立欽為君謂晉文公卒于驪立欽為君

二十有五年春二月秦人入潁夏四月晉人及姜戎姜戎之敵敗秦師于散謂秦師于散紀子自鄭使吉于秦曰鄭人使戎

知此皆入魯蓋再也

卷五 周襄王

三

齊今山西臨州平陸縣有沙州城其地古名羊舌也封中大夫欽長之三日乃誓于羊舌以申不周秦之怨且曰今使也

秋楚人圍江冬王拔膏晉陽處伐楚以救江楚師圍江晉以告于王王叔伯以王叔伯之公及晉陽處伐楚以救江門于

方城遇息公子來而遷左師楚于未楚伐江之師歸

二十有九年秋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秦伯出次不舉也遇數數秦伯遇補大夫諸公曰同盟滅蹇不能救蹇不於

子喜自懼也

命秦伯為西方諸侯伯戎人由余自戎歸于秦由余其內命亡人戎能言戎王使胡春春伯賢之以內又聘于王以秦

伯以客禮禮之用其謀伐戎蓋國十二開地千里澤潁西戎王使名公過賜秦伯以金駝命為西方諸侯伯

三十一年秋楚人滅六六月又滅秦今河南光州府地也魯臧孫辰聞六與秦滅曰見魯定公不祀怨諸侯之德之不遠氏

之無援表哉

子庚三十有一年秦伯使公子公子名以子申氏秦大夫之三子名愈思仲行成虎為狗以人名公許晉秦之民也國人哀之為之賦

黃鳥詩序秦風黃鳥哀三良也國人

三十有二年春三月魯取頃旬頃旬風姓司太暉之禮魯公使公時稱人滅之成不滅公許言于公公伐

邾取頃旬而反其君至是魯取頃旬頃旬之子馮左頃旬之子頃旬之子馮左頃旬之子頃旬之子馮左頃旬之子

夏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城在山西清州晉人為籟籟奔秦晉襄公太子夷吾人以難故立長君趙盾曰趙盾

趙盾立公子雍趙盾之子趙盾好善而長先君愛之直近在秦秦甚好也足以為據乃使先王會趙盾之子趙盾之子

子母燕趙盾之子趙盾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詞亦何罪各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為其此出則抱以適趙氏頃旬于趙盾曰

先君奉此子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難於言伯在耳而章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燕氏

且畏備燕氏備人以大乃皆先渡而立夷夷以為以禦秦師訓卒厲兵秣馬等會晉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為奔秦士會從之

三十有三年秋八月王朔子士臣立王朔子

項王

癸元年春毛伯見如魯求金使叔得臣來京師葬襄王先是襄王崩魯使公孫叔入弔不至以幣奔晉及將葬毛伯如魯

求金魯復使得臣來京師會葬

周頃王 周匡王

元

三月楚人伐鄭晉人宋人魯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楚光

言于楚子曰晉君若未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在情注

陰州河南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履及樂耳晉大夫鄭及楚平晉公子遂會趙盾寒華揭晉大夫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

後鄭復請成于晉晉大夫子孫在王六年晉伐齊宋晉大夫許晉大夫皆取路而還鄭以晉不足與遂盟于楚王五年

夏楚侵陳 楚子以陳服于晉使之克靈陳大夫秋楚公子未公復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伐陳乃及楚平王五年

而陳明年陳侯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在陳地將伐宋宋公宋公遂楚子勞且請命遂

道以回五諸帥在陳地有王王後陳共公年王楚不禮而陳遂受盟于晉于是楚復使陳晉趙盾帥師救之楚

人因晉解揚晉大夫晉師乃還王五年

己三年冬十月魯叔孫得臣敗狄狄人于鹹在齊地鄭驪鄭大夫之狄狄人名房侵齊遂伐魯晉侯使叔孫得臣追之遂敗之于鹹獲

女狄婦如左齊大夫齊國之君齊大夫長三齊大夫大齊大夫齊國之君齊大夫長三齊大夫大齊大夫齊國之君齊大夫長三齊大夫大齊大夫

二齊大夫齊國之君齊大夫長三齊大夫大齊大夫齊國之君齊大夫長三齊大夫大齊大夫齊國之君齊大夫長三齊大夫大齊大夫

十四年冬十有二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在秦地秦不能久請深憂國軍以待從之士會謂秦伯曰必與驪為此

謀以老我師也趙盾趙盾有寵而驕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遂倍晉上策精軍追之不及怒將獨以其屬踐趙盾曰

秦驕穿躡我何以報乃皆出戰文秦大夫秦師秦師趙盾趙盾有寵而驕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遂倍晉上策精軍追之不及怒將獨以其屬踐趙盾曰

秦驕穿躡我何以報乃皆出戰文秦大夫秦師秦師趙盾趙盾有寵而驕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遂倍晉上策精軍追之不及怒將獨以其屬踐趙盾曰

秦驕穿躡我何以報乃皆出戰文秦大夫秦師秦師趙盾趙盾有寵而驕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遂倍晉上策精軍追之不及怒將獨以其屬踐趙盾曰

秦驕穿躡我何以報乃皆出戰文秦大夫秦師秦師趙盾趙盾有寵而驕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遂倍晉上策精軍追之不及怒將獨以其屬踐趙盾曰

秦驕穿躡我何以報乃皆出戰文秦大夫秦師秦師趙盾趙盾有寵而驕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遂倍晉上策精軍追之不及怒將獨以其屬踐趙盾曰

秦驕穿躡我何以報乃皆出戰文秦大夫秦師秦師趙盾趙盾有寵而驕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遂倍晉上策精軍追之不及怒將獨以其屬踐趙盾曰

秦驕穿躡我何以報乃皆出戰文秦大夫秦師秦師趙盾趙盾有寵而驕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遂倍晉上策精軍追之不及怒將獨以其屬踐趙盾曰

秦驕穿躡我何以報乃皆出戰文秦大夫秦師秦師趙盾趙盾有寵而驕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遂倍晉上策精軍追之不及怒將獨以其屬踐趙盾曰

秦驕穿躡我何以報乃皆出戰文秦大夫秦師秦師趙盾趙盾有寵而驕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遂倍晉上策精軍追之不及怒將獨以其屬踐趙盾曰

秦驕穿躡我何以報乃皆出戰文秦大夫秦師秦師趙盾趙盾有寵而驕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遂倍晉上策精軍追之不及怒將獨以其屬踐趙盾曰

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代厲夫學與百濮想我錢不能許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等聽使還
祭中壘也今湖北襄陽府南大壘傳庸人逐之囚于揚窗誠歸歸曰庸師眾不復大師且起王辛合而後是者臣
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方與之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是以名來賜會師于曉品
今襄陽府分爲二隕子越自石漢子與自保在博注石漢人以此伐庸秦人已從楚師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公子鮑 鮑禮于國人宋饒竭其粟而貧之人日七十以上無不飽也
助之糶宋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國大夫夫人將使公田而殺之公知之書以實行意者公曰
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子孫公以國人諸侯誰納我蓋以其賢賜左右使督夫人使謂意猶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
後君何公田孟諸未至夫人使帥而攻而殺之意諸死焉公子鮑即位
注四年夏五月齊人弑其君商人 齊侯為公子特與祿歌之文事田弗勝及即位攝而制之其尸焉而使歌僕納納之
妻而使職膠鬲齊侯游于申池申池在臨淄左右各一池各一人浴于池歌以卦扶也職職歌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何備職曰與則其
父而不能病者何如乃共謀弑齊侯納諸竹中歸舍爵而飲職職齊人立公子元
冬十月魯公子遂弑其君之子赤 及公子稠立公子妥是為夫人姜氏歸于齊 魯公二妃太妃姜氏生赤及視公妃
生儀嬖嬖而私事公子遂文公卒遂以儀長欲立之叔申彭生謂儀曰不可遂乃之齊以立儀請齊侯新立欲親魯葬之
遂歸殺赤及視而立儀以君命彭生其車公再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彭生曰死君命可也乃入殺而埋之夫人姜氏歸于齊哭
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正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魯女
莒弑其君庶其 莒子主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庶僕且多行無禮于國侯因國人弑莒子以其寶王奔魯魯侯命與之邑
季孫行父 季孫行父出諸魯魯侯問其故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禮于其君者善之如季子之妻也
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庶其之妻也天侯弑君入其心則盜賊也其盜賊則為地也保而利之則至賊也是以去之
甲六年春二目宋華元帥師于增 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命于其伐宋宋元樂呂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戰于六棘 宋師敗績 鄭公子歸生受

壬子歲己未甲寅五年之開末

齊魯等凡五
載若其年皆歸
之亂自過之無
不及也

雖諫晉侯患之使誑虜賊之使往晉門已關或服將朝晉而假寐虜曰不忠於其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其君之命不信

有一于此不知死也獨提而死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具右提朔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安焉三壽非禮也遂執以下公城

也問其居居不告因亡女有逐奔趙晉侯于桃園有木出山而復晉太史重伯曰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卜錡盾曰不

孰對曰子為王卿亡不越境又不討賊非子而誰盾使趙穿逐公子重伯於國而立之說

冬十月王弟揃立

定王

元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子伐陸渾之戎陸渾之戎陸渾蠻子周禮王使玉孫游氏大勞楚子楚子問服之大小輕重對

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義曰昏亂雖大輕也夫非明德有所底山成王定康于郊解自卜世三十十年七百萬周

德雖衰天命不改康之輕重未可問也

二年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執其君夫懿於

楚人獻奄于鄭伯公子宋請于與歸生將見宋食指動以示歸生曰他日我

如此必嘗與味友今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美鄭伯問之歸生以告鄭伯諸大夫適召宋而弗與宋遂寢指于鼎書之而對鄭伯

怒欲殺宋宋與歸生謀為歸生不可不反與歸生歸生謀而從之遂弑鄭伯鄭人立穆公之子子

氏之族圍費于鵹陽

楚閔飛行于穆為令尹椒為司馬為賈為工正賈增椒而殺之椒為令尹賈為司馬椒又惡賈乃以若欲

也候虎之狀而對狼之聲弟殺必滅若教氏子良好

齊遷及宋聞亂入曰不可入矣克黃曰棄君之命偷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于司賧楚子思子文之右闕曰子

文無後其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去

五年河

紀五年河

大禹導河自積石

初大禹導河自積石

積石

積石

積石

積石

治之者于斯也
之川而利之
其其其而
于古其一
水之易而
之類也

春秋六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使單浮餘公素昭國聘于秦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大朝覲矣秋心是就見也諸員遣
弗不可行候也人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探野有度積也塲功未畢道無列樹望田若執說曰望也
軍不致饋司里不授館固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菜臺于夏氏做野之望與陳陳侯之子國公與公孫靈儀行父南冠戰
也如夏氏夏微舒姓少西字于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器圖必亡

冬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會于黑壤今山西澤州府水鄭及晉平公于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盟于黑壤王叔桓臨
之以謀不睦左傳注不睦故不睦初晉侯之立鄭舍楚即晉故楚人侵鄭元又三伐鄭二取成而遷鄭城于至
是復與晉盟于屠楚子獲伐鄭非石晉人殺之既而鄭又楚乎晉以諸侯代鄭遂取成焉王是楚代鄭晉以諸侯之師
伐鄭

秋七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色今河南南頓縣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初陳即楚會趙盾孫免侵陳陳及晉平公戰
于屠楚師伐陳取成而遷在六至是晉合諸侯于屠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乎于屠乃遷公辛
五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五月陳夏徵舒弑其弑君平國陳侯與公孫靈儀行父通于夏姬左傳注夏姬鄭穆公女陳皆衣其相服婦人近表以戲于澠澠治
陳女諫曰君淫亂民何效焉陳侯以告二子遂殺澠治陳侯飲酒于夏氏請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為之伏斧斨
門侯陳侯出伐之公孫靈儀行父奔楚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
秋使王子于新鄭康公羊王母弟也左傳注王子大夫故稱王子王子魯春秋王
行父仲孫蔑皆魯叔孫僑如公孫歸父叔封皆魯歸王聞魯大夫欲殺對曰季孟治魯其長慶魯子叔孫東門以者
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危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寬者重者也嚴者儉也今二子者儉儉則能足用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

秋使王子于新鄭康公羊王母弟也左傳注王子大夫故稱王子王子魯春秋王
行父仲孫蔑皆魯叔孫僑如公孫歸父叔封皆魯歸王聞魯大夫欲殺對曰季孟治魯其長慶魯子叔孫東門以者
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危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寬者重者也嚴者儉也今二子者儉儉則能足用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

後則不恤國法而不恤愛必及之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叔孫之位不若季

孟孫孟孫下州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王十六年韓又去三桓使魯及齊宣公去三桓叔孫之位不若季

孟孫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辰陵地名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楚子伐鄭及陳鄭公于去疾鄭公于去疾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

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哉禹得而德乃從楚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鄭公于去疾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楚子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據宋門宋門因縣陳申叔時諫

曰微舒弑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楚子曰善乃

復封陳納公孫靈備行又于陳迎太子于晉而立之陳公孫靈備取一人馬以歸諸之夏州在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北

之陳陳公孫靈備取一人馬以歸諸之夏州在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北

甲子年春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皇門至于逆路鄭伯肉袒羶羊以迎楚子曰其君能下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

雖遠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冠入盟鄭公子去疾出質鄭公子去疾晉師救鄭晉師救鄭趙盾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欒克佐之士

夏六月晉欒克入帥師及楚戰于郟郟地名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晉師救鄭晉師救鄭趙盾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欒克佐之士

欒克之怒也欒克之怒也晉師救鄭晉師救鄭趙盾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欒克佐之士

遷曰無及于鄭而勤民焉用之士會曰善會聞見可而進知難而進軍之善政也東郭攻昧武之善政也于始整軍而經武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先穀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天猶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

非夫也以中軍佐濟擊飲胡林又曰處于師先以偏師陷于罪大矣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不如

進也師遂濟于北師次于郟郟地名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將飲馬于河間晉師既濟欲還嬰伍參欲殺令尹孫叔敖弗欲孫叔敖

王為楚絕地楚師及陳欒克不聽欒克與史起同往所左將注則從從之從以收收為其費之子即欒克

子編也子編也欒克不聽欒克與史起同往所左將注則從從之從以收收為其費之子即欒克

也也來在也欒克不聽欒克與史起同往所左將注則從從之從以收收為其費之子即欒克

敗楚于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管地名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以待晉師在救郟山名在郟楚子使來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

日矣魏錡魏錡趙盾趙盾諸侯召盟晉命而往晉命而往楚子使來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

之趙盾夜至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遂趨將楚人懼其入晉軍遂出陣令尹命疾進師車馳卒奔來晉軍林

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食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援上軍左援楚師敗績于郟

見城反之曰不以人子于其可掬也見城反之晉師右援上軍左援楚師敗績于郟

許化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晉師歸林又請死晉侯欲許之士燭庸社賦賦曰林入也

許化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晉師歸林又請死晉侯欲許之士燭庸社賦賦曰林入也

許化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晉師歸林又請死晉侯欲許之士燭庸社賦賦曰林入也

欒克在知成師
其善不可得耳
如其取而便
楚師與之同罪
是以三軍之命
皆一人之歸也
若夫為善之
從後者何以持
正法而林久竟
之之至信事欲
其也宜耳七
後乃可謂其遠
而之其得善

入天子房者，御者若著剛，然于處臺上而哭之，則子名不悅而去。
 御者若著剛，然于處臺上而哭之，則子名不悅而去。此大夫公宮與國中之使以字為號，同姓于子孫。
 御者若著剛，然于處臺上而哭之，則子名不悅而去。此大夫公宮與國中之使以字為號，同姓于子孫。
 御者若著剛，然于處臺上而哭之，則子名不悅而去。此大夫公宮與國中之使以字為號，同姓于子孫。

冬十有一月魯侯弟叔貜卒。魯侯殺弟叔貜，非之與之，財不受，燻辱而食，終身不受。魯侯之食至是年。

春十有七年春三月魯作丘甲。魯宣公二年，魯作丘甲，為齊難。故左傳謂魯君不為魯侯之食至是年。

十六年四月甲子，晉師克齊，李孫行入衛，孫良夫曹公子首敗齊師，及齊侯戰于棠。山前齊師敗績。

先是以齊伐魯，北鄙取龍。龍，山東北安，安而發。魯南侯孫良夫帥師，將侵齊。齊師出戰于新蔡，魯師敗績。

衛師敗績于新蔡，魯人仲叔于異敗其師。衛侯孫良夫帥師，將侵齊。齊師出戰于新蔡，魯師敗績。

子魯皆主卻克，請八百壘晉侯許之。卻克，衛侯孫良夫之子也。魯侯之許，許之壘也。壘，城也。

齊侯逢丑父，為右晉師，與師戰于靡奔之下。靡奔，魯地也。齊侯逢丑父，為右晉師，與師戰于靡奔之下。

頃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吾子勳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乘之，齊師敗績。乘之三周，華不注。

此山長，秀如花，則也。逢丑父與齊侯，易位齊侯乃免，齊侯及齊侯，中道及之。以公下如華，不注，即此也。

及馬，隄注在左，蓋斷解也。齊侯使國佐歸。國佐，魯大夫也。齊侯使國佐歸，魯大夫也。齊侯使國佐歸，魯大夫也。

國佐曰：使耕者求敵，則是土齊也。魯侯之許，許之壘也。壘，城也。魯侯之許，許之壘也。

子王弗見，使單于餼。解馬曰：兕弟甥，甥敗敗王。魯侯之許，許之壘也。壘，城也。魯侯之許，許之壘也。

于齊而不使，命御，御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率伯賈。來，有職司于王室。伯賈，魯大夫也。來，有職司于王室。

聲伯其較察，蓬典以忝叔。夫亦甥舅之國也。又太師之役也。宮不亦差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哉？

之使相吉之曰：非禮也勿務。魯侯之許，許之壘也。壘，城也。魯侯之許，許之壘也。

冬十有一月魯侯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魯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魯人。

必使明宗于奔命以死于是至臣請使于英通吳于晉教吳戰陳使之伐楚伐吳吳周吳伯陽伐徐至是入州來擊齊衛一戰

七年晉殺其大夫趙盾趙盾之子趙武出逃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祁奚曰吾聞趙盾欲殺我今君殺之我將何言

宣孟之志無為善者其懼也武而反其田與祁奚祁奚曰吾聞趙盾欲殺我今君殺之我將何言

宣孟之志無為善者其懼也武而反其田與祁奚祁奚曰吾聞趙盾欲殺我今君殺之我將何言

宣孟之志無為善者其懼也武而反其田與祁奚祁奚曰吾聞趙盾欲殺我今君殺之我將何言

宣孟之志無為善者其懼也武而反其田與祁奚祁奚曰吾聞趙盾欲殺我今君殺之我將何言

宣孟之志無為善者其懼也武而反其田與祁奚祁奚曰吾聞趙盾欲殺我今君殺之我將何言

宣孟之志無為善者其懼也武而反其田與祁奚祁奚曰吾聞趙盾欲殺我今君殺之我將何言

宣孟之志無為善者其懼也武而反其田與祁奚祁奚曰吾聞趙盾欲殺我今君殺之我將何言

宣孟之志無為善者其懼也武而反其田與祁奚祁奚曰吾聞趙盾欲殺我今君殺之我將何言

宣孟之志無為善者其懼也武而反其田與祁奚祁奚曰吾聞趙盾欲殺我今君殺之我將何言

宣孟之志無為善者其懼也武而反其田與祁奚祁奚曰吾聞趙盾欲殺我今君殺之我將何言

宣孟之志無為善者其懼也武而反其田與祁奚祁奚曰吾聞趙盾欲殺我今君殺之我將何言

宣孟之志無為善者其懼也武而反其田與祁奚祁奚曰吾聞趙盾欲殺我今君殺之我將何言

宣孟之志無為善者其懼也武而反其田與祁奚祁奚曰吾聞趙盾欲殺我今君殺之我將何言

宣孟之志無為善者其懼也武而反其田與祁奚祁奚曰吾聞趙盾欲殺我今君殺之我將何言

宣孟之志無為善者其懼也武而反其田與祁奚祁奚曰吾聞趙盾欲殺我今君殺之我將何言

宣孟之志無為善者其懼也武而反其田與祁奚祁奚曰吾聞趙盾欲殺我今君殺之我將何言

宣孟之志無為善者其懼也武而反其田與祁奚祁奚曰吾聞趙盾欲殺我今君殺之我將何言

宣孟之志無為善者其懼也武而反其田與祁奚祁奚曰吾聞趙盾欲殺我今君殺之我將何言

宣孟之志無為善者其懼也武而反其田與祁奚祁奚曰吾聞趙盾欲殺我今君殺之我將何言

宣孟之志無為善者其懼也武而反其田與祁奚祁奚曰吾聞趙盾欲殺我今君殺之我將何言

宣孟之志無為善者其懼也武而反其田與祁奚祁奚曰吾聞趙盾欲殺我今君殺之我將何言

吳越上國嘗
學之曾之其
本必勝以悅
不知吳既知
知時悅也
百夫已七十
韓之會矣

楚子使公子而還成高公卒于瑕先見其子受命于社不與對子曰死天地之中以生為中也是以有對
十年晉侯欲曹月歸于京師 伐秦之役曹宣公公 卒于師 晉人使公子負弱守于啟時 逆曹伯之喪
公負弱殺其太子而自立 為成 至是晉侯及諸侯盟于戚 負弱以歸于京師 諸侯將見于城於王而立之 辭曰 聖遠而
次子為君 非吾節也 敢失守乎 遂逃奔宋 復曹人請負弱于晉 晉人使謂于城曰 反吾歸而君子誠反晉 曹伯歸自
京師 子 致其邑與帥而不出

晉士燮齊高無咎 宋華元魯叔孫倫如衛孫林父及狄鄭公子 饋邾人會吳于鍾離 見前此會吳之始 姑適吳也
後魯仲孫儀衛孫林父會吳于善 善在靈王四年 吳使專如晉 諸侯之好晉人使曹伯先會 是年諸侯會吳
于戚 後又會吳于善 善在靈王九年 春秋 諸侯之大夫又會吳于向 向在靈王十三年 向在戚地
二十有一年夏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及楚子 鄭伯戰于郟 陵 楚子鄭師敗績 先是楚將北師 事在王公子貞 莊子讀曰 新與晉盟而背之 不可 公子側曰
敵則利 進何 退之 有楚子 遂侵鄭及暴 隨 鄭地 與文曰 暴 許復侵衛及首止 見前 鄭公子喜侵楚 取新石 今新石在楚界 楚界在至
是楚以汝陰之田 求成于鄭 韓板 晉使公子離從楚盟于 是晉侯將伐鄭 士燮不欲 樂書曰 不可 以當吾世而失諸儀
師 遂起鄭人 備有晉師 使告于楚 楚子救鄭 遇于郟 陵 士燮曰 惟聖人能內外無患 自非聖人 外實必有內憂 蓋糧楚為外患 卒
甲午 晦 楚及成 魯 而陳 樂書曰 楚師輕窶 因重而待之 三日 必退 退而擊之 必獲 勝 卻至曰 楚有六閭 二 相 楚王卒以 楚師
在陳 而不可失也 道有言于 晉侯曰 楚之民 在其中 軍王 疾而已 請分良以擊其左右 而三軍卒于 王卒必敗之 晉侯從之
及戰 樂書射楚于中 目 楚子 居 晉由 楚與之 而夫 楚師薄于 晉 晉因其公子 孫 石 首 師 進于 中 乃 楚 且 而 鄭 兒 星 未 已 楚 公
子 側 令 軍 吏 容 美 傷 補 卒 乘 雞 鳴 而 食 將 後 樂 陽 堅 厥 飲 于 側 側 醉 楚 子 右 之 不 能 見 楚 子 曰 天 敗 楚 也 夫 乃 曾 邀 晉 入 楚 軍
三日 殺 士 燮 立 于 戎 馬 之 左 曰 君 幼 諸 臣 不 佞 才 何 以 及 此 君 其 戒 之 楚 子 還 公 子 側 自 殺

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擊卻至 晉侯多外壁反自郟 陵 欲 去 羸 大夫 而立 其 左 右 晉 童 夷 陽 五 國 師 作 長 魚 矯 三 人 俱 怨 卻 氏 重
子 之 子 卻 錡 為 政 師 牙 師 錡 牙 失 也 而 擊 于 晉 儀 樂 書 以 卻 至 不 從 已 而 敗 楚 師 至 言 楚 有 六 閭 必 見 之 欲 廢 之 使 楚 公 子
五 國 師 與 女 長 矯 子 甲 執 而 刑 之 也 後 所 赴 告 晉 侯 曰 此 戰 也 卻 至 召 寡 君 曰 此 行 必 敗 吾 奉 孫 周 之 謀 公 以 事 君 晉 侯 告 樂 書 曰 其 有 焉 益 使 諸 周 而 寡 之
卻 至 將 于 周 樂 書 使 孫 周 見 之 晉 侯 使 視 之 信 遂 怒 卻 至 晉 童 夷 陽 五 師 甲 八 百 將 攻 卻 氏 長 魚 矯 請 無 用 怨 晉 侯 使 清 沸 懸 鼓
人 助 之 三 卻 將 謀 于 榭 鳩 殺 卻 錡 卻 擊 于 其 位 卻 至 欲 逃 媿 及 諸 其 車 殺 之 晉 童 以 甲 却 樂 書 中 行 儀 師 前 僅 前 庚 之 子 首 林 父

周厲王

周厲王

周厲王

周厲王

周厲王

周厲王

周厲王

周厲王

子朝請殺之晉侯弗許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遂出奔狄晉侯使荀偃復其位不无子孫人之地也而繼絕之亡何

子朝三年晉滅其君州蒲 晉侯使荀偃為卿道于匠麗氏大夫獻樂書中行偃執晉侯召士句 師先宣子士句辭各辭厥厥曰二

三子不能事君馬用厥也樂書中行偃執晉侯使程濟濟大 裁晉侯葬之于冀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葬之於冀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晉侯以士師立之

之盟而違師以嚴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說以逆來者予我本病楚不能矣猶愈于難乃許昭成同盟于處晉語遂尋侯謀所
以息民者總諸請地而有公以下皆晉侯盡出之圖無亦無因人公無其利亦無食其利以幣更不用有以將諸器用不
作師車服從細以兵行之師年同乃加三軍而不能也注云三軍亦一師也

九年晉侯使士句平王室 先是王使王叔陳生注云王叔陳生士句執成子季王叔于季王叔使士句平王室王叔之卒與伯與之大夫張奮坐戮于王庭士句聽
之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步王叔與伯與合食王叔不能果其食注云王叔不能果其食也

行 為卿士以補王室

己丑年傳作三駕 魯子孫魯子孫皆得為三軍生時注云魯子孫皆得為三軍生時魯子孫皆得為三軍生時注云魯子孫皆得為三軍生時

不登當國請之心盟諸侯聞之而欲請五文之權注云五文之權也五月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三子各弔其家注云各弔其家
分以是成三軍季子使其象之人以其後也注云以其後也在魯公力役則今日之然也公室無若者不入者信任者不入者注云信任者不入者

晉侯來會齊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宮王叔孫季武伯注云齊世子光宮王叔孫季武伯伯小邾子儀命季武伯注云齊世子光宮王叔孫季武伯伯小邾子儀命季武伯
人不得志于說後以諸侯伐之門其三門而還季武伯又及莊平子注云齊世子光宮王叔孫季武伯伯小邾子儀命季武伯

子儀命季武伯注云齊世子光宮王叔孫季武伯伯小邾子儀命季武伯注云齊世子光宮王叔孫季武伯伯小邾子儀命季武伯注云齊世子光宮王叔孫季武伯
其有美也 于是晉侯會諸侯伐赤邱于牛首注云赤邱于牛首齊師與止有爭焉注云齊師與止有爭焉

楚公子自教鄭其侯之師注云楚公子自教鄭其侯之師南鄭其侯之師注云楚公子自教鄭其侯之師南鄭其侯之師注云楚公子自教鄭其侯之師
軍鄭公孫黃黃楚人殺之注云楚人殺之南鄭其侯之師注云楚公子自教鄭其侯之師南鄭其侯之師注云楚公子自教鄭其侯之師

以伐鄭鄭伯退之伐宋晉侯乃會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使夷注云鄭使夷鄭使夷注云鄭使夷鄭使夷注云鄭使夷
錡蘇女注云錡蘇女一八晉侯以謀之平賜德注云平賜德子曰教分人和諸戎以正諸夏八年之中凡會諸侯注云八年之中凡會諸侯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與于樂必辨曰國之福也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懷君安其難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晉侯曰子之教敢不承命賞則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孺子是有金石之譽

子十有一年吳子乘毫 壽夢四子長諸樊 次餘昧 次季札 季札賢壽夢欲立之手札讓乃立諸樊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不義曹君見每三八年將立于季札季札去之君子曰能守節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意其言而提乃舍之

子十有二年晉殺三軍 晉侯蒐于綿上 以治兵使荀偃將中軍士句倭之趙武將上軍 荀偃蒐于綿上 以治兵使荀偃將中軍士句倭之趙武將上軍 荀偃蒐于綿上 以治兵使荀偃將中軍士句倭之趙武將上軍

子十有三年春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也 衛侯出奔齊 衛侯孫林父甯殖食會服而朝日不召而射鴻于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林父如戚

食邑自欽公之立林父甯殖之打入使衛侯飲之酒使太師奏巧言之卒章 衛侯使歌之遂滿之 衛侯使歌之遂滿之 衛侯使歌之遂滿之

吳弟先死遂入告遠環 衛侯使子伯子皮 衛侯使子伯子皮 衛侯使子伯子皮 衛侯使子伯子皮

見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 衛侯使子伯子皮 衛侯使子伯子皮 衛侯使子伯子皮 衛侯使子伯子皮

十有四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也 十有五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各于鄆 鄆伯曹伯各于鄆 鄆伯曹伯各于鄆 鄆伯曹伯各于鄆

大夫盟 晉悼公卒子彪立 晉悼公卒子彪立 晉悼公卒子彪立 晉悼公卒子彪立

秦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之晉 晉侯使子伯子皮 晉侯使子伯子皮 晉侯使子伯子皮 晉侯使子伯子皮

十有七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各于鄆 鄆伯曹伯各于鄆 鄆伯曹伯各于鄆 鄆伯曹伯各于鄆

十有七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各于鄆 鄆伯曹伯各于鄆 鄆伯曹伯各于鄆 鄆伯曹伯各于鄆

十有七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各于鄆 鄆伯曹伯各于鄆 鄆伯曹伯各于鄆 鄆伯曹伯各于鄆

得志于魯圍桃今兗州府汶上縣及陵陽之

之言同伐齊諸禦諸平陰今山東平陰縣有莒莒人又伐魯北鄙于汶

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抑而陳陳之以爲陳陳也使泉車者左實右

眾也乃脫駒夜逸師城上者爲駒其鳴也使泉車者左實右

陰從齊師遂克京京在平陰縣克部部在平陰縣門于雍門雍門在平陰縣

太子與郭祭祭在平陰縣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其君何懼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乃止

秋齊靈公卒靈公名元先立是爲莊公莊公名光公孫無忌子也

楚公子午字子庚帥師伐鄭鄭公孫之鄭公子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楚令尹午弗許楚子使人問之午對使

者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君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午遂帥師治兵于浚今許州襄城縣東北有

不敵會楚師楚師門于純門純門在信陽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魚齒山在今河南汝州寶靈山下及之楚師多遠役徒幾

蓋晉人聞有楚師諸驍曰不害吾輩擊此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楚必無功童叔大曰天道多在西北日多在西北

舍之當聞及聽政立公孫僑爲卿

配二十年晉樂盈出奔楚初樂慶娶于允臼生盈范鞅以其亡秦也范鞅奔秦怨樂氏故與盈共爲公孫大夫而不相

歸焉白罔其多士也信之時盈佐下軍白使城者盈佐下軍而逐之盈出奔楚白殺其黨盈佐下軍

歸焉白罔其多士也信之時盈佐下軍白使城者盈佐下軍而逐之盈出奔楚白殺其黨盈佐下軍

歸焉白罔其多士也信之時盈佐下軍白使城者盈佐下軍而逐之盈出奔楚白殺其黨盈佐下軍

歸焉白罔其多士也信之時盈佐下軍白使城者盈佐下軍而逐之盈出奔楚白殺其黨盈佐下軍

歸焉白罔其多士也信之時盈佐下軍白使城者盈佐下軍而逐之盈出奔楚白殺其黨盈佐下軍

歸焉白罔其多士也信之時盈佐下軍白使城者盈佐下軍而逐之盈出奔楚白殺其黨盈佐下軍

歸焉白罔其多士也信之時盈佐下軍白使城者盈佐下軍而逐之盈出奔楚白殺其黨盈佐下軍

歸焉白罔其多士也信之時盈佐下軍白使城者盈佐下軍而逐之盈出奔楚白殺其黨盈佐下軍

歸焉白罔其多士也信之時盈佐下軍白使城者盈佐下軍而逐之盈出奔楚白殺其黨盈佐下軍

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成公駘于子會于商任

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孔子之先宋人也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二十有二年春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魯侯使柝歸父歸之以籥

魯侯使柝歸父歸之以籥

魯侯使柝歸父歸之以籥

魯侯使柝歸父歸之以籥

魯侯使柝歸父歸之以籥

魯侯使柝歸父歸之以籥

魯侯使柝歸父歸之以籥

魯侯使柝歸父歸之以籥

魯侯使柝歸父歸之以籥

魯侯使柝歸父歸之以籥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錫樂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

楚將張武置子於鹿_{注見鹿邑}成郭_{注見鹿邑}封少_{注見鹿邑}本_{注見鹿邑}出_{注見鹿邑}一_{注見鹿邑}出_{注見鹿邑}城_{注見鹿邑}為_{注見鹿邑}山_{注見鹿邑}一_{注見鹿邑}以_{注見鹿邑}報_{注見鹿邑}平_{注見鹿邑}陰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役_{注見鹿邑}師_{注見鹿邑}還_{注見鹿邑}復_{注見鹿邑}營_{注見鹿邑}門_{注見鹿邑}于_{注見鹿邑}且_{注見鹿邑}

于_{注見鹿邑}川_{注見鹿邑}有_{注見鹿邑}傷_{注見鹿邑}服_{注見鹿邑}而_{注見鹿邑}運_{注見鹿邑}軍_{注見鹿邑}北_{注見鹿邑}張_{注見鹿邑}甲_{注見鹿邑}夜_{注見鹿邑}入_{注見鹿邑}且_{注見鹿邑}于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隨_{注見鹿邑}明_{注見鹿邑}日_{注見鹿邑}遇_{注見鹿邑}于_{注見鹿邑}于_{注見鹿邑}蒲_{注見鹿邑}侯_{注見鹿邑}氏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戰_{注見鹿邑}也_{注見鹿邑}于_{注見鹿邑}鼓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獲_{注見鹿邑}杞_{注見鹿邑}梁_{注見鹿邑}苦_{注見鹿邑}人_{注見鹿邑}行

戰_{注見鹿邑}齊_{注見鹿邑}侯_{注見鹿邑}氏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戰_{注見鹿邑}也_{注見鹿邑}于_{注見鹿邑}鼓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獲_{注見鹿邑}杞_{注見鹿邑}梁_{注見鹿邑}苦_{注見鹿邑}人_{注見鹿邑}行

欲_{注見鹿邑}薏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太_{注見鹿邑}子_{注見鹿邑}晉_{注見鹿邑}諫_{注見鹿邑}曰_{注見鹿邑}不_{注見鹿邑}可_{注見鹿邑}晉_{注見鹿邑}師_{注見鹿邑}矣_{注見鹿邑}民_{注見鹿邑}者_{注見鹿邑}不_{注見鹿邑}卒_{注見鹿邑}山_{注見鹿邑}不_{注見鹿邑}祭_{注見鹿邑}數_{注見鹿邑}不_{注見鹿邑}防_{注見鹿邑}川_{注見鹿邑}不_{注見鹿邑}擊_{注見鹿邑}澤_{注見鹿邑}是_{注見鹿邑}以_{注見鹿邑}民_{注見鹿邑}無_{注見鹿邑}天_{注見鹿邑}昏_{注見鹿邑}祀_{注見鹿邑}禮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憂_{注見鹿邑}饑_{注見鹿邑}寒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虞_{注見鹿邑}故_{注見鹿邑}上_{注見鹿邑}下_{注見鹿邑}能_{注見鹿邑}相

同_{注見鹿邑}以_{注見鹿邑}侍_{注見鹿邑}不_{注見鹿邑}虞_{注見鹿邑}古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聖_{注見鹿邑}王_{注見鹿邑}唯_{注見鹿邑}此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懷_{注見鹿邑}今_{注見鹿邑}吾_{注見鹿邑}教_{注見鹿邑}政_{注見鹿邑}無_{注見鹿邑}乃_{注見鹿邑}實_{注見鹿邑}有_{注見鹿邑}所_{注見鹿邑}避_{注見鹿邑}也_{注見鹿邑}而_{注見鹿邑}澤_{注見鹿邑}也_{注見鹿邑}夫_{注見鹿邑}二_{注見鹿邑}川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神_{注見鹿邑}使_{注見鹿邑}至_{注見鹿邑}于_{注見鹿邑}乎_{注見鹿邑}明_{注見鹿邑}以_{注見鹿邑}妨_{注見鹿邑}王_{注見鹿邑}宮_{注見鹿邑}王_{注見鹿邑}而_{注見鹿邑}飾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無_{注見鹿邑}乃

不可_{注見鹿邑}也_{注見鹿邑}王_{注見鹿邑}卒_{注見鹿邑}薏_{注見鹿邑}也_{注見鹿邑}

二十_{注見鹿邑}有_{注見鹿邑}三_{注見鹿邑}年_{注見鹿邑}鄭_{注見鹿邑}伯_{注見鹿邑}訓_{注見鹿邑}晉_{注見鹿邑}先_{注見鹿邑}是_{注見鹿邑}晉_{注見鹿邑}人_{注見鹿邑}微_{注見鹿邑}朝_{注見鹿邑}于_{注見鹿邑}鄭_{注見鹿邑}鄭_{注見鹿邑}少_{注見鹿邑}正_{注見鹿邑}公_{注見鹿邑}孫_{注見鹿邑}僂_{注見鹿邑}以_{注見鹿邑}辭_{注見鹿邑}卻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事_{注見鹿邑}在_{注見鹿邑}王_{注見鹿邑}二_{注見鹿邑}于_{注見鹿邑}時_{注見鹿邑}晉_{注見鹿邑}范_{注見鹿邑}句_{注見鹿邑}為_{注見鹿邑}政_{注見鹿邑}諸_{注見鹿邑}侯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警_{注見鹿邑}重_{注見鹿邑}鄭_{注見鹿邑}人_{注見鹿邑}患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故

鄭_{注見鹿邑}伯_{注見鹿邑}如_{注見鹿邑}晉_{注見鹿邑}公_{注見鹿邑}孫_{注見鹿邑}僂_{注見鹿邑}寓_{注見鹿邑}書_{注見鹿邑}于_{注見鹿邑}公_{注見鹿邑}孫_{注見鹿邑}及_{注見鹿邑}以_{注見鹿邑}告_{注見鹿邑}范_{注見鹿邑}句_{注見鹿邑}曰_{注見鹿邑}子_{注見鹿邑}為_{注見鹿邑}晉_{注見鹿邑}國_{注見鹿邑}四_{注見鹿邑}鄰_{注見鹿邑}諸_{注見鹿邑}侯_{注見鹿邑}不_{注見鹿邑}聞_{注見鹿邑}令_{注見鹿邑}德_{注見鹿邑}而_{注見鹿邑}聞_{注見鹿邑}重_{注見鹿邑}幣_{注見鹿邑}僂_{注見鹿邑}也_{注見鹿邑}或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僑_{注見鹿邑}聞_{注見鹿邑}長_{注見鹿邑}圖_{注見鹿邑}而_{注見鹿邑}非_{注見鹿邑}無_{注見鹿邑}贈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志

而_{注見鹿邑}無_{注見鹿邑}令_{注見鹿邑}名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難_{注見鹿邑}夫_{注見鹿邑}諸_{注見鹿邑}侯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賜_{注見鹿邑}賜_{注見鹿邑}于_{注見鹿邑}公_{注見鹿邑}室_{注見鹿邑}則_{注見鹿邑}諸_{注見鹿邑}侯_{注見鹿邑}數_{注見鹿邑}若_{注見鹿邑}吾_{注見鹿邑}子_{注見鹿邑}類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則_{注見鹿邑}晉_{注見鹿邑}國_{注見鹿邑}諸_{注見鹿邑}侯_{注見鹿邑}或_{注見鹿邑}不_{注見鹿邑}晉_{注見鹿邑}國_{注見鹿邑}諸_{注見鹿邑}侯_{注見鹿邑}助_{注見鹿邑}子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家_{注見鹿邑}變_{注見鹿邑}將_{注見鹿邑}其_{注見鹿邑}財_{注見鹿邑}賂_{注見鹿邑}受_{注見鹿邑}也_{注見鹿邑}

以_{注見鹿邑}其_{注見鹿邑}身_{注見鹿邑}賂_{注見鹿邑}也_{注見鹿邑}范_{注見鹿邑}句_{注見鹿邑}說_{注見鹿邑}乃_{注見鹿邑}輕_{注見鹿邑}幣_{注見鹿邑}是_{注見鹿邑}子_{注見鹿邑}孫_{注見鹿邑}取_{注見鹿邑}諸_{注見鹿邑}侯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財_{注見鹿邑}賂_{注見鹿邑}受_{注見鹿邑}也_{注見鹿邑}

秋_{注見鹿邑}七_{注見鹿邑}月_{注見鹿邑}甲_{注見鹿邑}子_{注見鹿邑}朔_{注見鹿邑}日_{注見鹿邑}有_{注見鹿邑}食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既_{注見鹿邑}

八月_{注見鹿邑}癸_{注見鹿邑}己_{注見鹿邑}朔_{注見鹿邑}日_{注見鹿邑}有_{注見鹿邑}食_{注見鹿邑}之_{注見鹿邑}既_{注見鹿邑}

齊_{注見鹿邑}人_{注見鹿邑}來_{注見鹿邑}城_{注見鹿邑}也_{注見鹿邑}魯_{注見鹿邑}人_{注見鹿邑}執_{注見鹿邑}孫_{注見鹿邑}約_{注見鹿邑}入_{注見鹿邑}聘_{注見鹿邑}是_{注見鹿邑}時_{注見鹿邑}殺_{注見鹿邑}洛_{注見鹿邑}陽_{注見鹿邑}王_{注見鹿邑}城_{注見鹿邑}望_{注見鹿邑}齊_{注見鹿邑}人_{注見鹿邑}方_{注見鹿邑}叛_{注見鹿邑}晉_{注見鹿邑}求_{注見鹿邑}婚_{注見鹿邑}于_{注見鹿邑}王_{注見鹿邑}乃_{注見鹿邑}為_{注見鹿邑}王_{注見鹿邑}城_{注見鹿邑}都_{注見鹿邑}魯_{注見鹿邑}人_{注見鹿邑}執_{注見鹿邑}孫_{注見鹿邑}約_{注見鹿邑}來_{注見鹿邑}京_{注見鹿邑}師_{注見鹿邑}聘_{注見鹿邑}且_{注見鹿邑}賀_{注見鹿邑}城_{注見鹿邑}王_{注見鹿邑}盡

二十有四年齊在村款其者先

崔杼取棠公棠公之妻姜氏公使東郭穀之仲孫穀且往村家

之冠賜人村因是欲弑齊侯且以說于晉齊侯未獲聞會莒子朝于燕樂諸北郭村將疾不視事齊侯問村遂殺姜氏姜入

于室與村自側尸出齊侯將權而歌門閉甲與齊侯踰牆走射之中股及膝遂執之齊侯執父祭于高唐且復命不殺升而死

中制行法者與其言皆晏嬰立于崔氏之門外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人謂村殺之村曰村立棠公于梓曰而相之

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欲太史書曰崔杼殺其君杼殺之其弟朔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夫崔杼死

執簡以往聞既書乃還村莊莊公于士而之里曰時晉侯方會諸侯于夷儀莊公聞之曰夫崔杼殺其君而國將亡公說使歸莊公請底慶封如師以重賂三軍百官之正長帥城及是守魯守晉皆侯許之而告于諸侯初村生于成而獲而

是聖國不可取也然則莊公又得其所死矣夫如之不與其死夫則太史氏之言為非歟

成與... 氏成及... 舍之難... 齊人求... 伐楚門... 吳子過... 楚兵爭... 至是吳... 之諸樊... 二十有... 林父窮... 使其母... 殺不可... 召古自... 吹之道... 三十人... 六十... 公孫免... 之可哀... 叔儀... 事在... 乙卯

二十有六年... 善于楚... 國為會... 楚仲... 楚者... 伯風... 楚氣... 周靈王

二十有六年... 善于楚... 國為會... 楚仲... 楚者... 伯風... 楚氣... 周靈王

二十有六年... 善于楚... 國為會... 楚仲... 楚者... 伯風... 楚氣... 周靈王

二十有六年... 善于楚... 國為會... 楚仲... 楚者... 伯風... 楚氣... 周靈王

二十有六年... 善于楚... 國為會... 楚仲... 楚者... 伯風... 楚氣... 周靈王

二十有六年... 善于楚... 國為會... 楚仲... 楚者... 伯風... 楚氣... 周靈王

二十有六年... 善于楚... 國為會... 楚仲... 楚者... 伯風... 楚氣... 周靈王

二十有六年... 善于楚... 國為會... 楚仲... 楚者... 伯風... 楚氣... 周靈王

二十有六年... 善于楚... 國為會... 楚仲... 楚者... 伯風... 楚氣... 周靈王

即此...

周靈王

三

以為會越武
為建之力而不
知亦向以力
也僅獲刃以二
信為成羅可謂
信吉
惟其子之自足
英國王論德使
不如乃左右能
住氏者之見耳
顧德之見耳
阿維爾德納所
榮德如之對
潘者進行之文
而阿維爾德納
之味德克又為
進行之德木由
之是常阿維爾
德納克在唱進
什德德納而般
之德德克多爾
論及廣見者機
謀此德德德是
信事正固則足
在秋行國之人
已者德德世
之行為

爭先羊皆醉謂趙武曰子務德無事先且而保盟小國國必有人尸盟者解盟乃先楚人盟于宋家門之外諸侯之大夫歸宋而
成請會宋公與之邑以示樂善也司馬遷曰天其五移民並厄之廢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文矣所以威不然而昭文德也
聖人以舉亂人以廢廢與存亡昏明之符皆兵之由也而和去之亦不亦說音向戎乃辭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也

二十有七年齊廢封奔島 廢封與于晉政 合字之字封晉國不遺其內實于盧蒲嬰氏易內而飲酒國邊朝焉謂大夫就廢
反亡人益公之罪 盧蒲嬰於臣舍有寵舍妻之舍之士謂魯曰男女稱姓子不封宗也曰賦詩斷章 要言王何而反之二人
皆嬰二人皆莊公故國今還來 使救廢戈兵伐而先復之二人因謀攻慶氏卜之示舍光曰或卜攻軍敗其死舍曰克見血慶
封田于萊 見前注 盧蒲嬰於臣 慶公如祭謀謂祭曰夫于復其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祭曰諾時當當于太公之廟慶舍酒事慶蒲
晏告金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盧蒲嬰王何執廢戈以從遂殺慶舍于廟慶封路遇害亂者伐門而入攻公宮弗克請戰

弗許乃奔魯 射殺子于子其洋可以無失其執見之日既而齊人謀魯封奔與與之米友今江南山南亦
馬謝官于跌 魯皆子思此再宣其也 故前注如慶舍子思魯魯也 魯封聚族而居
大其 慶公也其 魯 子思魯魯也 魯封聚族而居
其族

王姬 魯西向柏子而得山上太子晉早卒次于晉文是為

景王 訂元年吳子使札聘于魯及齊鄭衛晉 札至魯請觀周禮 及頃周南而列周之吳小雖大雖至韜爾札曰德至矣魯大夫若如天之
無不博也如地之無不載也觀止矣若有他害吾不敢請已札見叔孫豹而說之謂曰君子務在擇心子務在擇宗卿而德如地
不博藥何以堪之遂聘于齊說要盟謂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于難難子因陳杜子綏邑與政或先營焉之去及鄭見公孫倫如舊
相識身之謂也衣躬謂曰鄭之執政侈奢 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斯圖將進通衛說遠史文衛叔文也 史
謂鄭文公于荆公于朝大夫公叔發也 孫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留于城 聞鐘聲曰其為知子獲罪于君以
在此戚也 猶燕之集于梁上君又在梁上公而可以樂乎遂去之 林父之與 適晉說趙武韓起魏舒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

說羊舌肸將行請之曰君侈而多民 大夫皆當政將在家吾于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十二年蔡世子般 弑其君國 蔡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馬般欲蔡侯自立

宋父大父及伯姬之舍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也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

宋父伯姬嫁于公 宋 父大父及伯姬之舍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也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

宋父伯姬嫁于公 宋 父大父及伯姬之舍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也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

宋父伯姬嫁于公 宋 父大父及伯姬之舍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也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

宋父伯姬嫁于公 宋 父大父及伯姬之舍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也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

宋父伯姬嫁于公 宋 父大父及伯姬之舍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也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先子孫人越人吳子也至句踐始大羅山陰城而都之今浙江 楚子始不能

夷伐晉遂射夫以師會于夏洧洧在湖北漢江之東即今漢口也 越大夫常壽過會楚子

師出遂成獲獲水 帥師從之遂不設信吳人敗諸蠡岸蠡岸在江南北地州府新隄縣有蠡山沿江 遂射之師先入南

汝清春秋魯哀公十四年南漢汝清 吳不可入遂還

廿九年齊侯伐北燕北燕在燕北 初北燕伯名 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令燕大夫名 以殺諸外嬖

至是齊侯請于魯伐北燕將約魯 晏嬰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寬吾君賄左右詔謀作大事不以信未可也明年燕及齊

齊侯取賂而還魯 高偃以師納之于魯 齊侯取賂而還高偃以師納之于魯

卅十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衛侯惡名 衛襄公卒名 人季氏無子季人相始生孟嘗及元齊元不長歸魯 告喪于王王使成子名 如衛而且遺命襄公曰

父陟恪在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壹余敢忘高固亞圖亞圖之相魯見前左傳二圖

卅十有一年楚師滅陳 初陳侯名 元妃鄭姬生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勝留留 有寵屠諸司徒招與公子過

于過而殺之于是楚公子棄疾帥師圍陳遂滅陳陳 招放之于越越 殺孔貞貞 以穿封成成 為陳公陳 陳侯為陳公

侯閔子史趙曰陳其運亡乎對曰未也陳頑頭之疾也頑頭之疾也 頑頭之疾也

也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析木之津 析木之津

存矣楚子 楚子

存矣楚子 楚子

存矣楚子 楚子

存矣楚子 楚子

存矣楚子 楚子

存矣楚子 楚子

存矣楚子 楚子

存矣楚子 楚子

存矣楚子 楚子

存矣楚子 楚子

存矣楚子 楚子

存矣楚子 楚子

御批皇政通鑑輯覽

卷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景王

二十有二年使詹伯詹伯伯如晉晉使趙武趙武之子來致問曰武武孫也晉公于餽食未子甘人甘大與晉同嘉樹大爭聞曰晉梁丙張趯幸於我趙武之子王使詹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撥龜胎乃免焉故舉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潒楚舒吾南土也趙武之子道吾北土也吾何通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墜是為豈如弁髦趙武之子而因以敝之趙武之子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若木木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聖完趙武之子我本慕湯武趙武之子王雖知狄其何有趙武之子羊古羊古羊古羊古謂韓起曰文之霸也趙武之子豈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奉世有哀德而奉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于其國之起乃使趙武如京師致問田反顧俘王亦使賓滑賓滑大執甘大夫裏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二十有三年齊樂地樂地于魯以子為高強于尼于為之奔也齊樂高氏多怨于陳乾氏而惡之有言陳無字曰子旗也

于良高于良高將攻陳乾亦告乾氏無字投甲以如乾氏乾圍文子文子亦投甲兵遂伐崇高氏高強曰先得公陳乾馬往遂伐虎門

晏嬰端晏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齊侯召之而後入齊侯使王黑王黑大以靈姑鈺靈姑鈺率戰于稷齊高敗又敗諸

之是國人道之又敗諸虎門齊侯高強奪陳乾分其室晏嬰請陳宇必致諸公陳德之主也陳德義利之本也陳德義利之本也陳德義利之本也陳德

使無疆無疆無字盡諸齊侯而請老子老子晏嬰如晉羊古問曰齊其何如晏嬰曰齊其為陳氏矣齊舊四量且區

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

十釜為鐘三量以家量食而以公量收之公量國之諸市頭者公量國之諸市頭者公量國之諸市頭者公量國之諸市頭者公量

字于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會約者私與之粟由是益得齊宗心穆孟姬穆孟姬公為之請高唐高唐在今山東陳氏

始尤

十有四年楚于慶誘蔡侯慶殺之于申楚師滅蔡蔡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楚子在申召蔡侯蔡侯將往祭大夫曰楚會而無信

惟蔡子蔡子分幣重而言甘蔡子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殺之蔡子夫士公子蔡子蔡侯將往祭大夫曰楚會而無信

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

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

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

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

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城陳蔡不美楚子

侯何如對曰臣聞掘不在地葬不在幽今棄屍在外鄭丹... 大必掘尾大不掉君所如也

太子有玉原伯儀奔郊周之甘人執甘公... 成景之族遂殺甘公而立成公之孫...

魯公子翬奔齊 季孫意如于字子天不禮于南... 費為公臣翬許之昔魯侯遂從魯侯如魯...

齊怒遂及郊聞費逐奔齊初南朔前適齊... 受已平已字非吾愛之士乎後二年費人叛南朔...

張公室罪莫大焉齊侯歸費于魯使鮑國致之... 中十有六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執其君處于乾...

之據時蔡公棄疾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 遂居子季其國許圍許大夫遺蔡消滅其楚...

復蔡于是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 棄疾為司馬使觀從役師于乾給令曰光至者復...

謂此曰不報棄疾雖得國猶受禍比曰余不忍也... 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眾使成然走皆比...

即位名曰無虧 所立也與與已絕... 中無虧葬比于營 甯南陽曰曰營救殺囚衣之王...

龜語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異余必自取之... 劉子欒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曹伯...

不與盟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曹伯...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曹伯...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曹伯...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曹伯...

此其各情也
將以爲國者乃
私向是以力
謀其善其不知
足以待侯而
言亦其情也
向以爲大夫統

國官分職錄
正名者不謂
近而可謂
當有紀之
也元以洋於
此可見一斑
而詳之如
當者名位
古文地不

不示處乃並復會諸侯于平陽晉人將并益晉人不可晉侯使羊舌肸告劉子曰盍以底侯君若信諸侯不無何也
焉告之以文辭重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師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惟命羊舌肸告于齊人魏命
辭曰諸侯有聞矣不可以不示眾乃治兵楚而不營既而師之諸侯畏之同憂郭公曰備爭承前也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
尊有重周之制也鄭伯男也伯子也而使從公侯之責權弟也自日中以爭至于益晉人許之是會晉以郭苦之怨苦手即傷
在王十二也辭魯侯故魯侯不與盟晉執事謂魯如以歸于服則從師行魯欲私于晉與曰魯兄弟也若為喪素之使事齊楚其
何豫于魯子其圖之矣以昔韓起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我將焉用之乃歸至也
蔡侯厲其子歸于蔡陳侯吳其子歸于陳楚子既以詐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歸鄭
之侵地楚惠百姓存恤國也

甲 十有八年癸未夷末公斗作夷末初夷末之初立使屈狐屠留吳為行人聘于晉趙文子趙武問曰廷州來子趙武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至是夷末卒感授子札季札讓逃去吳人曰先王謂吳王有命兄早弟代必致厚子季子今逃位則王
夷末後立今卒其子當位乃立夷末之子也
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荀息帥師伐鮮虞白狄別種今直隸正定府新樂縣初荀息假道于解虞遂入昔陽今正定府昔陽縣滅肥今晉州昔陽縣以肥子
綿臯歸事在王至是荀臯復以師伐鮮虞今正定府昔陽縣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繆守備圍鼓三
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軌說全歸歸明神
稅澤之規以
其子也也

乙 二十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鄭子今山東州府鄆城縣朝于魯鄭子朝魯魯侯與之宴設摯婦取摯前之問曰少皞氏為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昔
者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太皞氏以龍紀顓臾我高祖少皞氏之立也虞夏適至故紀于高為高師而高名謂焉氏自
顓項以來不能紀述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氏焉孔子聞之見于鄭子而學之既而昔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今江蘇上平府當塗縣有長岸山在城西向東吳伐楚陽句吳為令尹卜戰不吉公子射
子孫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請改卜之吉戰于長岸焉以其屬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采舟餘吳師使隨人與後至者
守之環而擊之及泉吳公子光謂吳王聞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役之三呼皆逆對楚人從而殺之楚

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室以歸
二十有一年宋衛陳鄭楚二十年之冬有星孛于大辰

以除舊布新今除于大火之夜火出於南必有為諸侯其有大災

之虛會大房也火出於南必有為諸侯其有大災

主天子之命使用事人與之三日不問不問

陳鄭將圍晉火若我用墮斧玉璽必不火

寬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與信明乎

于我乃止時門南王將鑄大錢單子不可古者

而行小大之令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信能無

圖之弗勝

二十有二年許世子止其君弗葬也許男

不容殺未踰父而免胡氏孔子將適京師南宮

二十有三年孔子至京師既而反魯孔子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

盜殺衛侯之兄

公孟獻子之司寇與師色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故衛侯作衛侯

在平姦... 衛侯之門外... 衛侯送入初春約是宗命子朝為駭乘將作亂請之曰必與我喜將殺之

對曰吾由子事公孟五行事于喜將元之以周... 孔子弟子琴牢

之將往孔子曰慶之益而孟紫之賦... 女何弔焉君子不食也

齊侯與其大夫晏嬰適齊聞禮... 齊侯曰孔子至與諸侯

郭大夫公孫儀... 公孫儀有疾將死... 郭大夫公孫儀

二十有四年... 王將歸無射而為之... 郭大夫公孫儀

非和也聽登越... 非平也妨正國射登不和乎非官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郭大夫公孫儀

二十有五年... 先見諸華友乃諒... 郭大夫公孫儀

子... 而公殺華向之... 郭大夫公孫儀

華定奔陳... 先是宋公將攻華... 郭大夫公孫儀

士多僚... 宋公將攻華... 郭大夫公孫儀

之子... 宋公將攻華... 郭大夫公孫儀

之國... 宋公將攻華... 郭大夫公孫儀

之國... 宋公將攻華... 郭大夫公孫儀

之國... 宋公將攻華... 郭大夫公孫儀

之國... 宋公將攻華... 郭大夫公孫儀

之國... 宋公將攻華... 郭大夫公孫儀

華定華嚴華登俱出奔楚

王師王室亂

王穆后生太子壽先卒在三十次子猛及母弟劉也意原朝有寵于王王欲立之未幾王欲下子子猛得也時

子朝周舊官百工之長職者與當等之族之子孫王作亂遂劉子劉子奔揚也

王子選之也夜取王猛以如莊宮單子出奔于平時也

朝奔京劉子單子欲告急于母以王猛居于也

原之師納王猛于王也

王子猛卒也故不吉易母弟勾立也

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也

敬王

壬午年王居狄泉也尹氏立王子朝地處

子與齊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是地也

王之大臣亦震天象之長東王

二年王在狄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也

吳滅巢

陳許之師于雞父

沈尹戌

甲三年魯侯攻其大夫季孫意如

夜城公為家臣公若亦曰公宣公

魯公以可勸

子朝周舊官百工之長職者與當等之族之子孫

王子選之也夜取王猛以如莊宮單子出奔于平時

朝奔京劉子單子欲告急于母以王猛居于也

原之師納王猛于王也

王子猛卒也故不吉易母弟勾立也

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也

敬王

壬午年王居狄泉也尹氏立王子朝地處

魯君與孔子交
善而尼點之阻
使非不知孔子
其志其見固其
觀且王年所為
第二說說三士
之說則更以小
嫌而辨其陰險
而信之之疑哉

受其名不可為也
于門意如請侍于沂上
齊侯唁于野井
之世童孫有曰
齊侯父以驕驕
孔子遺棄
及乎魯

受其名不可為也
于門意如請侍于沂上
齊侯唁于野井
之世童孫有曰
齊侯父以驕驕
孔子遺棄
及乎魯

受其名不可為也
于門意如請侍于沂上
齊侯唁于野井
之世童孫有曰
齊侯父以驕驕
孔子遺棄
及乎魯

受其名不可為也
于門意如請侍于沂上
齊侯唁于野井
之世童孫有曰
齊侯父以驕驕
孔子遺棄
及乎魯

受其名不可為也
于門意如請侍于沂上
齊侯唁于野井
之世童孫有曰
齊侯父以驕驕
孔子遺棄
及乎魯

受其名不可為也
于門意如請侍于沂上
齊侯唁于野井
之世童孫有曰
齊侯父以驕驕
孔子遺棄
及乎魯

受其名不可為也
于門意如請侍于沂上
齊侯唁于野井
之世童孫有曰
齊侯父以驕驕
孔子遺棄
及乎魯

受其名不可為也
于門意如請侍于沂上
齊侯唁于野井
之世童孫有曰
齊侯父以驕驕
孔子遺棄
及乎魯

受其名不可為也
于門意如請侍于沂上
齊侯唁于野井
之世童孫有曰
齊侯父以驕驕
孔子遺棄
及乎魯

受其名不可為也
于門意如請侍于沂上
齊侯唁于野井
之世童孫有曰
齊侯父以驕驕
孔子遺棄
及乎魯

受其名不可為也
于門意如請侍于沂上
齊侯唁于野井
之世童孫有曰
齊侯父以驕驕
孔子遺棄
及乎魯

受其名不可為也
于門意如請侍于沂上
齊侯唁于野井
之世童孫有曰
齊侯父以驕驕
孔子遺棄
及乎魯

歸服于魯之文止先。

衛世子蒯聩出奔齊 衛侯為夫人南子宋女召宋朝子在宋故時之太子蒯聩適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婣郭音南子

孟歸子文孫莊姜南太子羞之歸而朝夫人戲陽遂從太子三顧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將殺余劉蒯聩奔宋後如蓋遂其黨

孔子自衛適陳後反于衛 孔子居衛十月將適陳適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孔子狀類居處易曰蒯聩之子

子自衛適陳後反于衛 孔子居衛十月將適陳適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孔子狀類居處易曰蒯聩之子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孔子居衛三月而南子死

春秋左傳卷十
衛侯為夫人南子
太子蒯聩出奔齊
孔子自衛適陳後反于衛

御批通鑑輯覽
卷九
九

如孟孫何忌強問之宋曰小人處財而言力而共者也州仇日是謂不取也夫也退而竟矣蓋孟孫子澳武子之子師方師
師及齊師戰于郊惟召使化齊師自稷曲也魯左師不踰溝渠須請三刻而踰之眾從之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

謀曰齊人過冉求請從之三月孫弗許以能壯視可無墮也孟之測論諸字反孟氏故公取人仰部公子公為冉求用
子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為郊戰故魯侯會吳子伐齊吳中軍從吳子晉門將上軍王上軍曹檀下軍吳如戰于文

陵吳後如敗高無不齊國者敗齊門軍吳子以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吳使齊人郭棠單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魯初吳
將伐齊楚句踐率其眾以朝吳子及列士皆有饋贈吳人皆喜惟伍員懼曰是教其也夫謀曰越在我腹心之疾不如早從事焉

得志于齊猶獲石田無所用也弗聽使員于齊員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及後吳子聞之文記太宰孫與子賜之屬錄姓名以死將
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史記于晉將死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神令可為器而吳吾破吳兵未東門之上以慶道

孔子自衛歸于魯冉求既與齊戰有功季孫肥乃以幣迎孔子史記季康于謂冉求有日子于軍旅擊之乎注之者冉有曰季之于
近公羊公羊公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史記孔子去魯凡三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教書傳禮記史記述魯三代之禮

序書上說孔子既而好名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教書傳禮記史記述魯三代之禮
季孫肥上說孔子既而好名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教書傳禮記史記述魯三代之禮

三十有七年春正月魯用田賦說田賦者魯用田賦者并賦者自宣公地什二而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

子孔子不對私于冉求曰先王制土籍田也籍田者天子之田也天子藉田千石天子藉田千石天子藉田千石

而聖其有無本林二十有五有一任力謂徵也以力入賦也而謀其老幼謂老幼也於是其有無軍旅之出則徵之不徵者無

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稅禾六百四十粟十粟謂十石也十粟謂十石也十粟謂十石也十粟謂十石也十粟謂十石也

籍吳又何訪焉弗聽初吳與魯會鄆吳徵魯百宰子服孫伯射吳師連與之

夏魯侯會吳于蒙蒙今江南盛州府蒙縣有也初吳與魯會鄆吳徵魯百宰子服孫伯射吳師連與之史記魯隱百年

紀三十有八年夏魯侯會晉侯及吳于黃池在今河南開封府封邱縣西南吳史記吳孫於

周禮王

越入吳 吳不捨于藏起師北征關以河深漢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吾于黃池單平公及

其郭獲太子友吳晉方爭長未成遂還傳也乃以越亂告吳子懼以公孫雄吉日無會而解起雄與會而先者

戒令夜中而陳信馬吉謂有出大憲出大憲以自衛雞鳴乃定各各為人為方陳中軍皆台會白濟中白荆之相望之如望見

卑約有獻其入無姬姓之叛也孤欲守先君之班爵而為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量

楊既致命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嬖子死大則越入吳將毒趙鞅也言若狂不可與計其許之先然不可徒

許鞅乃使董福復命曰諸侯失禮于天子無所逃罪今晉王東海以淫名謂聞于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夫命未有命國

曰吳伯不曰吳王君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會敢不從命吳子許諾託基而會吳先缺晉亞也謂此二國文節之具也自家

之類自已為楚所先後是至吳先之故對也耳吳先子圖信也吾人知吳先之故對也耳

吳子使駟來京師 吳子既長吾于黃池將還恐齊宋之害已使公孫駟告勞于王曰昔楚不承供貢吾先君聞而不忍其惡與楚

昭相連于中原天奪其喪楚師敗績今齊不整于楚又不奉王命夫差不忍其惡禮至父陵天福于吳齊師還歸而退夫若其敢

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敢告于天子執事王答曰伯父命女來明昭事奈一人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水

福周室何憂耶乃賜吳子弓弩王謂吳子還問云太子內空士謂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公子侍字古子

庚三十有九年春魯狩獲麋鹿魯狩于大野元和志大野澤一名野澤在山東兗州叔孫氏之車子鉏車子鉏者

以為不祥棄之郭外孔子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泗沾襟曰吾道窮矣叔孫聞而取之端木賜聞曰夫子何淫孔

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是年孔子成春秋文定孔子問曾文兄壽數

夏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宋向魼入于曹以叛 宋相魼恃寵如宋公嬰魼公子地扶之公問門而與魼注曰書種子

謀宋公宋公知之告皇野皇氏宋戴公之殺日魼將禍余請即殺野以公命召左師剿魼之巢至苦之故對曰魼之不共宋之禍

也敢不唯命是聽請瑠玕瑠玕以命其徒攻桓氏魼欲入于車軛止之魼遂入于曹以叛使左師剿魼之巢亦入于曹曹叛桓氏

魼奔衛巢司馬牛名犇字子牛魼之從數其邑與珪而適齊魼出于衛而奔齊半遂適吳吳人惡之反卒于魯郭門之外阮氏善算

六月齊陳桓文文之子也弒其君壬齊侯之在魯齊侯公奔魯而止齊侯之在魯齊侯公奔魯而止

子書所見與周
太史公傳理新
之書非正論又
高談其成古之
理固足以證以
三言而達其五
其約繁也

三十二年及即位使為政陳恒憚之諸御也。鞅曰：陳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有陳豹休氏者為蘭止臣山與之言政。謂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何如？對曰：我適于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陳氏行，故怨止。遂嘗殺人止。我

乃曰：彼得君弗先，必禍。遂舍于公宮。陳恒兄弟並如公蘭止在，惟出逆之，遂入闈門止之。侍人索之，陳遂殺侍人。齊侯方與

婦人飲酒于檀臺。陳恒運齋，齊侯執戈將擊恒。太史子餘止之，恒欲出，遂抽劍謂曰：需事之賊也。乃止。歸屬徒攻

蘭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殺諸郭。蘭止奔陳，陳恒執齊侯于舒州。陳公不反也。齊侯往，道斬之，而北齊也。齊侯

之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魯侯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夜之將者，何孔子曰：陳恒執其君民，不與者，非以魯之眾加齊之

事可克也。魯侯曰：子昔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陳恒執其君民，不與者，非以魯之眾加齊之

事可克也。魯侯曰：子昔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陳恒執其君民，不與者，非以魯之眾加齊之

事可克也。魯侯曰：子昔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陳恒執其君民，不與者，非以魯之眾加齊之

事可克也。魯侯曰：子昔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陳恒執其君民，不與者，非以魯之眾加齊之

事可克也。魯侯曰：子昔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陳恒執其君民，不與者，非以魯之眾加齊之

事可克也。魯侯曰：子昔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陳恒執其君民，不與者，非以魯之眾加齊之

事可克也。魯侯曰：子昔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陳恒執其君民，不與者，非以魯之眾加齊之

事可克也。魯侯曰：子昔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陳恒執其君民，不與者，非以魯之眾加齊之

事可克也。魯侯曰：子昔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陳恒執其君民，不與者，非以魯之眾加齊之

事可克也。魯侯曰：子昔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陳恒執其君民，不與者，非以魯之眾加齊之

事可克也。魯侯曰：子昔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陳恒執其君民，不與者，非以魯之眾加齊之

事可克也。魯侯曰：子昔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陳恒執其君民，不與者，非以魯之眾加齊之

事可克也。魯侯曰：子昔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陳恒執其君民，不與者，非以魯之眾加齊之

事可克也。魯侯曰：子昔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陳恒執其君民，不與者，非以魯之眾加齊之

事可克也。魯侯曰：子昔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陳恒執其君民，不與者，非以魯之眾加齊之

我七月楚公孫勝亂沈諸梁討之 楚故太子建之子勝在吳

欲召之沈諸梁曰吾聞勝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弟從之使處吳

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誓不遠矣自屬司馬

直將以殺爾父全以告今尹尹曰勝如卿余莫而長之楚國第

非我討者得自死今尹不殺吳人伐慎州南上雖有慎慎

子勝而而食其賞石乞曰楚庫試王不然而濟勝不許將立

陽大夫穴宮負楚子以如昭夫人之宮楚子母楚女葉公沈

母馬盜賊之知若傷者是絕民望也若之傷不傷乃胃而遣

得失也而又掩而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胃而遣一人焉曰

死所而長者謂白使余勿言曰不言將死曰日事克則為不

矣寬好瑣為司馬而老子葉

已四十有二年春三月越子伐吳敗之于笠澤

為左右向卒鈞在相者則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

之地利至于句吳是至于曹公擊守于彭澤

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其父令擊守于彭澤

將免者十年當其行其道土陳其居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是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地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秋七月楚滅陳 楚白公勝之亂陳人恃其聚積而侵楚

敗遂圍陳滅之殺潘公孫自相公受射于奔後遂亡

冬十月晉趙盾伐衛衛人出其君劇敗及晉

鞏復伐衛入其郭衛人逐衛侯而與晉平春立襄公之孫般

師以歸明年石圃逐起奔齊齊自齊復歸于衛

師以歸明年石圃逐起奔齊齊自齊復歸于衛

師以歸明年石圃逐起奔齊齊自齊復歸于衛

師以歸明年石圃逐起奔齊齊自齊復歸于衛

師以歸明年石圃逐起奔齊齊自齊復歸于衛

此四十年有四年三列太子仁之義

元五

兩元年冬十一月越國吳越子伐吳吳人出挑戰一日五反越子將許之范蠡字伯嚭說三戶以曰臣聞天道宜自厚

以孝當明也謂越子也以為法以微者則先種則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即而遂月盈而虛也古之善用人

相用也謂越子也與之俱行則利則用之則先則用之則後則用之則先則用之則後則用之則先則用之則後

無隙隙也謂越子也若夫往死地則無生地也彼來從我則我守勿懈也彼來從我則我守勿懈也

不可取也謂越子也夫宜為人主安能而動國營節不重而不可通也夫宜為人主安能而動國營節不重而不可通也

來也剛彈而力謂越子也初智宣子將之將以瑞為後者果之瑞曰不如爾也瑞之賢于人也五其不違者一也美精長大則

射御足力則智技長果則賢巧文辯則賢強果則賢如是而其不信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

若果立球也智宗必滅弗能至是瑞伐亦取九邑謂越子也無恤趙鞅幼子初鞅將置孫乃書到戒之辭于二簡以授長子伯魯及

訂二年晉趙無恤滅代謂趙鞅也無恤趙鞅幼子初鞅將置孫乃書到戒之辭于二簡以授長子伯魯及

無恤曰謹識之三年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乞夫之無問無恤詢其辭乞夫求其辭出諸袖中鞅以無恤督五以為後及

斯辛無恤督五以為後及斯辛無恤督五以為後及斯辛無恤督五以為後及斯辛無恤督五以為後及

各以料舉殺代君及從官連連兵平代地代君夫人無恤始也聞代君死曰以善德大報也泣而呼天厚葬

自說代人憐之名其所死地為厚葬之山謂代君也無恤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謂伯魯子也周為代成君

無所保嗣也謂伯魯子也周為代成君謂伯魯子也周為代成君謂伯魯子也周為代成君謂伯魯子也

三年冬十有一月越武吳吳子夫差自殺越入吳國吳子率其胥吏之與吳其重祿大臣以上姑蘇在今江蘇蘇州府吳

閭閻也謂越子也公孫犇肉袒膝行請成于越曰昔者上天降禍于吳得兼于會稽吳君王其國不救請如會稽之誓曰踐弗忘

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天與石取反受其咎伐者其財不遠會

稽之居受句踐曰吾欲聽于言不忍其使也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于執事使者去不者主得是使者法而老句踐乃使人

謂夫差曰吾置王爾東今浙江寧波府定海縣在海中君自察夫差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夫差將死自敬其面曰吾

無面目于胥也越子是滅吳吳自春秋仲仲而滅越子致育命為伯句踐克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致育子王王使人

致育子王王使人

賜向踐命為伯向踐號今齊楚秦晉皆輔周室秦不如向踐選其越將士西渡河攻秦會秦引罪乃還軍渡淮而南以淮上地與楚又與魯泗東方百里鬪吳所侵地于天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侯莫敢與爭

范蠡去越子殺其大夫文種

劉從功自會稽攻大名之難以久居為害解于向踐不獲入越遂來為舟子于五湖

越五年閏月魯侯別于越魯侯如越後越太子適郢地越將妻魯侯而多與之地公猶有山使若于至魯魯侯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左傳注越與吳且考史記越城與吳太宰嚭與此是月乃止明年魯侯自越及季肥肥孟諸送于五梧

齊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也何謂重也肥魯侯曰是貪言多兵能無肥乎飲酒不樂魯侯與大夫始有惡

六年夏五月衛侯報出公客衛侯怒禱師比初齊子孫公與大夫出公于室于其子孫而公魯公孫彌牟之邑又奪司

要即越之車于池復使復仇此以其女嫁于越國大夫使復仇而甚近信之故禱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即越之車于池復使復仇

使衛公文要知之與彌牟謀因揮在朝使吏先達其室揮出弗納館諸外里揮遂如衛侯所衛侯使之皆越宋樂棧字子暉魯叔孫舒字子納衛侯彌牟致眾而問諸納之衆曰乃何衛侯彌牟之衆曰乃何衛侯彌牟之衆曰乃何

七年冬十月宋公頭曼免宋公無子取公孫彌牟之子得彌牟喜諸公室未有立者于是六師伐宋公孫彌牟

也至以甲劫之曰苟有疾病請二三子為之盟于少留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三敢不忠也大尹大尹奉祝以奔楚乃立陳之為昭公孫無疾而死死又惡之是惡也

王朔太子介五

貞定王。

元年夏晉荀瑤伐鄭齊陳愷救之晉師還。荀瑤帥師伐鄭鄭請救于齊齊使陳愷救鄭師及還過陳愷至馬平入齊今陳荀瑤聞之乃還曰吾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愷曰大夫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齊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者若利本之願瑤何有馬愷起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留伯其能久也後四年前瑤復圍鄭門于梧杖之門瑤謂趙無恤入也對曰主在瑤瑤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焉齊無恤由是為瑤

魯侯如越歸卒于有山次。魯侯患三桓之後三桓亦患魯侯之害故君臣多間魯侯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遂如公孫有陞氏

山因孫于郭乃如趙圍人迎之復歸卒于有山次于翠立。是為仲公孫公之許

六年晉河蛇于卷。卷字在今河南懷慶府河東縣水也主河水東北也

八年秦滅大荔。後漢書西羌傳云大荔之國在秦州之北也

與義渠。文紀秦穆公西戎國地志云大荔之國在秦州之北也

王城。今河南開封府也遂滅之。後秦又伐義渠其王以歸。十五年

十有一年晉侯出奔齊。晉荀瑤與趙無恤之子不飽于地。共分范中行地以為己也。晉侯怒于齊魯欲伐四

卿四卿恐反攻晉侯晉侯出奔齊道草荀瑤立昭公之曾孫驪為晉君。驪晉君之大父曰雍父曰昌。昌善荀瑤瑤欲并晉未敢

故立之。是時晉國之政皆決于瑤。晉君不得有所制。瑤遂有范中行地。

十有二年晉荀瑤裝衛不克還。荀瑤欲伐衛。道衛侯野馬四百白璧一犀。臣皆軍公孫彌牟曰此小國之權而大國致之。君其

圖之。衛侯告于邊境荀瑤果以師襲衛至瑯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荀瑤還自衛宴于藍臺戲賢虎而侮段熈。段熈

規衛康子歸。智圖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瑤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君子能劫如物故無大志。主一宴而取人之

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弗聽。

十有四年晉荀瑤以魏駒韓虎攻趙無恤。晉湯沐也。荀瑤請地于韓虎。虎欲弗與。取規曰智伯好利而復不與將伐我

不如與之。彼狃于得地必請于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後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虎曰善。乃與之。荀瑤悅。又求地于

魏駒。駒欲弗與。任章曰魏駒之子也。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贖彼騎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觀之。兵待

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駒曰善。亦與之。瑤又求蔡羊狼之地。今山西沁州府永甯州有羊狼故城。考史記五

十有五年晉荀瑤以魏駒韓虎攻趙無恤。晉湯沐也。荀瑤請地于韓虎。虎欲弗與。取規曰智伯好利而復不與將伐我

此保陽千古
今為正海其以
知身其保陽則
本好保陽也矣

晉陽有難而無以尹錡為首無以晉陽為遠必以晉陽為歸至是三家聞晉陽前攻決晉水在山東太原府太原縣西南出濟水而灌水城不沒者三板沉寔危萬民無叛意

劫十有六年晉趙無恤及魏韓魏攻前瑤滅之瑤行水魏引為毒虎發毒瑤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魏韓魏韓虎

虎履弱之附以汾水注見可以灌安邑注見絳水原出山西絳州可以灌平陽注見也安邑絳州魏無恤使張武故

殺守陘更而決水道瑤軍軍亂韓魏其之無恤將卒犯其前大敗之遂殺前瑤者滅其族而分其地趙魏韓魏

二十有二年趙滅蔡蔡侯齊出奔蔡侯齊出奔自蔡至齊

二十有四年楚滅杞自來杞公封杞至

二十有八年王弱貞定王崩長子去疾立三月弟叔襲殺之而自立是為考王

封弟揭于河南即東郡濮陽初王子朝之亂餘黨皆在王城敬王畏之從都成周詳見至是王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揭以續

考王

四年晉侯朝于韓魏趙氏晉哀公卒于柳立魏韓晉獨有絳曲沃餘皆入韓魏趙氏魏三晉晉侯畏及朝焉

六年夏六月嘗日有食之

十年楚滅莒初莒公子庚與處而好劍術鑄劍必試諸人夫大馬存國國人逐人莒子奔魯齊人納郚公事在哀王元年復得世

楚滅之莒自前齊滅

二十有三清心

二十有五王崩太子午立

二十有五年王崩太子午立

二十有五年王崩太子午立

二十有五年王崩太子午立

二十有五年王崩太子午立

河南公封其少子于望
河南公封其少子于望

遂就西周
天子記曰自洛陽下都則王城在西故曰

衛公子譽弑其君
先是衛敬公卒子糾立嬰時三晉淫衛如小侯屬于趙至是公子譽弑昭公而立嬰為立十一年敬公

之孫類我之類
公自立

威烈王
元為諸公

西元年晉趙無恤卒
無恤為伯魯之立有子五人不肯置後必欲傳位于代成君

無恤卒其弟逐沈而自立
一年卒趙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王晉乃共殺其子復迎沈而立之

之子斯代
趙無恤之子啟晉代

秦庶長
庶長十一日右庶長其君

三年晉韓宣惠卒
宣惠卒葬也公名也

伐韓
韓宣惠卒伐韓其君

紀四年秦作
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

六年盜殺晉侯
晉侯淫婦人夜竊出色中盜殺之魏斯以兵誅承晉立幽公之子

八年趙滅
趙滅魏

九年秦初以君
秦初以君

頭流血自是
不敢復言河伯娶婦

十有三年晉河
晉河

十有四年晉
晉

治田勤謹則
故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

穀三百石
穀三百石

穀三而舍
穀三而舍

大饑則發上
大饑則發上

御此

卷八

周考王 威烈王

公行休養固係
難於進退子孫
名考之所為
孫孫可出
孝子九族情子

皆曰仁君
任臣曰君得中
不以封弟而封子
喬為仁君斯君
任臣曰君得中
不以封弟而封子
喬為仁君斯君

晉魏斯受
于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魏斯受于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魏斯受于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魏斯受于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以是益富
有賢令分
有賢令分
有賢令分

至十有七年魯
以公儀休為相
以公儀休為相
以公儀休為相

而如英溫而拔其
其言曰吾已
其言曰吾已
其言曰吾已

泰初魏斯刺
三代之制
三代之制
三代之制

魏十有八年晉魏
斯克中山
斯克中山
斯克中山

皆曰仁君
任臣曰君得中
不以封弟而封子
喬為仁君斯君

卯臣魏斯者
任臣之言
任臣之言
任臣之言

其功而
其功而
其功而

十有九年齊田
和之宗人
和之宗人
和之宗人

晉魏斯受
于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魏斯受于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魏斯受于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魏斯受于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魏斯受于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魏斯受于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魏斯受于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魏斯受于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魏斯受于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魏斯受于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魏斯受于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魏斯受于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孔子之子

趙三石注南史曰從以者建南此一而聯以謂于是南平百越皆非一惟北卻三晉而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強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者後起者為楚所殺韓王即為陳者夫七十餘家事在王二十一年

紀十六年秦出公紀武侯趙王即為陳者夫七十餘家事在王二十一年初田和遺其君侯齊侯元十七初田和遺其君侯齊侯元十七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于王及諸侯王許之魏文侯為之請于王及諸侯王許之

魏襄趙邯鄲不虎趙公子朝魏襄趙邯鄲不虎趙公子朝魏襄趙邯鄲不虎趙公子朝

輒十七年秦所長政試其君及其君母秦惠公卒于出子立輒十七年秦所長政試其君及其君母秦惠公卒于出子立

改迎靈公之子神恩於河而而立之是為公朝改迎靈公之子神恩於河而而立之是為公朝

侵奪其河而地侵奪其河而地侵奪其河而地侵奪其河而地

丁十八年秦獻公即位丁十八年秦獻公即位丁十八年秦獻公即位

己二十年日食書悔己二十年日食書悔己二十年日食書悔己二十年日食書悔

丑二十二年楚威王丑二十二年楚威王丑二十二年楚威王

卯二十四年齊威王卯二十四年齊威王卯二十四年齊威王

乙二十六年韓宣惠王王豹子喜立魏王乙二十六年韓宣惠王王豹子喜立魏王

三晉共厲其君俱酒為家人三晉共厲其君俱酒為家人三晉共厲其君俱酒為家人三晉共厲其君俱酒為家人

烈王烈王烈王烈王烈王烈王

丙元年日食丙元年日食丙元年日食丙元年日食

韓滅鄭徒都之韓滅鄭徒都之韓滅鄭徒都之韓滅鄭徒都之

打二年魏文侯打二年魏文侯打二年魏文侯

己四年魏文侯己四年魏文侯己四年魏文侯

五年韓威遂史五年韓威遂史五年韓威遂史五年韓威遂史

六年齊侯六年齊侯六年齊侯六年齊侯

世世當為有五

如衡之沈亦

使受之清志于

以我我制

地方治以

自善其見

于齊地

十里之國

僅于其象之

十枚亦必與之

一嘆一其因不

可不慎其

則視有功者

時在朝集

不害其心

軍功論不得為爵... 者雖富無所芬華... 者子五十金一人... 子君嗣也不可施... 嗣鄭邑大治泰民... 齊十一年

齊十一年

齊十四年齊魏會于郊... 齊人國雖小尚有... 齊與周者使守南... 使守徐州

齊十五年魏伐趙圍邯鄲... 魏使景舍救趙... 齊十六年齊伐魏

齊君問兵法遂以為...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為...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為...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為...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為...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為...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為...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為...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為...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為...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為...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為...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為...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為...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為...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為...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為...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為...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為...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為...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為...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為... 齊君問兵法遂以... 齊君問兵法遂以

魏使衛太子
于此向十日知
會說中已詳論
之

人主用人處在
清虛如會其
當向戰國時則
不免況二卿之
數乎若士人雖
小宜慎選必
於之志固不可
損於望以為解

二十九年
魏元侯

二十三年
衛侯

二十六年
致伯

二十八年
魏使

二十九年
秦封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魏使衛太子
于此向十日知
會說中已詳論
之

二十九年
魏元侯

二十三年
衛侯

二十六年
致伯

二十八年
魏使

二十九年
秦封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魏使衛太子
于此向十日知
會說中已詳論
之

二十九年
魏元侯

二十三年
衛侯

二十六年
致伯

二十八年
魏使

二十九年
秦封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三十一年
秦人

也 泄城曰以是相參也有晉士之制則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以左氏易左右曰以一城買一晉兵可也

二年孟刺通齊齊景公十四年齊景王三十四年元一年魯十六年楚十七年魏十八年魏十九年魏二十一年魏二十二年魏二十三年魏二十四年魏二十五

齊王問齊桓晉文之事孟子對以保民而王孟子

三年秦伐蜀蜀在今四川蜀王取之巴蜀相攻蜀王封其弟于漢中德曰益伯其弟曰巴

四年魏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張儀說魏王曰諸侯之約從盟澠水之上結為兄弟以相堅也今魏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

財相殺傷而欲恃反獲蘇秦之餘謀蘇秦已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今河南陳留南也魏雖欲無危不可得也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

釅釅在今河南魏取陽晉魏見魏不南梁不北而從道絕矣大王之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

以請成于秦儀歸復相秦

乙五年秦伐蜀蜀在今四川蜀王取之巴蜀相攻蜀王封其弟于漢中德曰益伯其弟曰巴

告急于秦司馬錯錯周桓伯後又為司馬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韓今在河南下兵三川伊洛為河為河南也攻新

城新在今河南宜陽宜陽今在河南以臨二周東周之郊據九鼎按國籍挾天子以令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司馬錯曰不然

臣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廣其德三實者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戎狄之長也得其地足

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兩也不如伐蜀秦王從之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蜀王殺死

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

燕君噲噲王以國讓其相子之燕相子之與蘇秦之弟代婚欲得燕權代使齊而歸燕王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無王曰何

故對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專任子之之子之又使鹿毛壽鹿毛壽一謂燕王曰人謂免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

與免同名也燕王因屬國于子之并收吏印殺自三百石以上而效之子之且與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老不聽政顧為臣

十六年王崩子延立延為報王

報王

打元年齊伐燕取之子之殺故燕君噲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王使人誘之且許

為助卑使市被攻子之不克被反攻平國人連戰數月死者數萬人齊王使章子市被子之市被子之市被士卒不戰城門不關齊人取子

之醜之遂殺王齊王死

孟刺去齊是時天下方務于合從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子獨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為萬章之徒

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二年地... 秦使張儀... 楚王曰...

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楚王悅而許之...

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

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袤六百里使者遺報...

亦發兵擊之明年秦大敗楚師... 楚復擊秦又大敗于藍田...

以和于秦

配三年燕人立太子平為君... 燕王即位於破燕之後...

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欲得賢士...

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隨地賢子...

楚將甘心于子奈何... 秦使張儀言楚王曰...

王無不聽者... 楚王曰臣各為其主具令殺張儀...

于其袖日夜泣于王曰臣各為其主具令殺張儀...

楚王事秦... 楚王許之信歸報秦封以六邑...

楚王... 楚王許之信歸報秦封以六邑...

楚王... 楚王許之信歸報秦封以六邑...

楚王... 楚王許之信歸報秦封以六邑...

楚王... 楚王許之信歸報秦封以六邑...

楚王... 楚王許之信歸報秦封以六邑...

楚王... 楚王許之信歸報秦封以六邑...

楚王... 楚王許之信歸報秦封以六邑...

楚王... 楚王許之信歸報秦封以六邑...

楚王... 楚王許之信歸報秦封以六邑...

楚王... 楚王許之信歸報秦封以六邑...

楚王... 楚王許之信歸報秦封以六邑...

楚王... 楚王許之信歸報秦封以六邑...

楚王... 楚王許之信歸報秦封以六邑...

楚王... 楚王許之信歸報秦封以六邑...

楚王... 楚王許之信歸報秦封以六邑...

楚王... 楚王許之信歸報秦封以六邑...

楚王... 楚王許之信歸報秦封以六邑...

楚王... 楚王許之信歸報秦封以六邑...

楚王... 楚王許之信歸報秦封以六邑...

楚王... 楚王許之信歸報秦封以六邑...

五年秦張儀復出相張儀說秦王曰而相魏一歲卒儀與魏秦皆以從橫之術遊諸侯致位當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號犀首犀首官名何嘗及及蘇代蘇厲屬蘇秦蘇秦蘇代蘇厲蘇公之從紛紛趨于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

六年秦初置丞相應劭曰丞相也相也而儀秦衍最著秦志王之所居有大樹樹故號曰甘茂七年秦甘茂伐韓宜陽秦王使甘茂伐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還謂秦王曰魏魏臣長然願王勿伐秦王迎茂自息壤

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謂函谷及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財貨若曾參王之信臣不知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

令竊用伐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詩書一箠樂年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竊救之臣也韓里子公孫奭拔韓而讓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韓之怨也故臣願王勿伐魏王曰寡人勿聽也乃與盟于息壤拔攻宜陽五月而不拔韓里疾公孫奭果爭之秦王欲罷兵韓曰息壤在彼秦王乃悉起兵佐韓遂拔宜陽

八年秦若湯卒弟魏立魏母羊氏魏之妻也治國事以舅魏冉魏冉魏太為將軍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五說舉鼎絕服作說而覺胡三省注史記甘茂傳秦武王無子諸弟爭之異母弟魏為質于魏魏冉與國人迎而立之冉自

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及魏立年太后治事以冉為將軍衛咸陽後二年庶長壯壯名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冉誅之及惠文后魏冉官不得良死又逐悼武后武后出歸于魏王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咸振秦國

初九年秦昭襄王魏冉官不得良死又逐悼武后武后出歸于魏王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咸振秦國

十二年韓星復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橫質于秦秦救之初楚與齊韓合從既而秦楚盟于黃棘黃棘在今河南秦復與楚上庸上庸在今湖北齊韓魏以楚質約合兵伐之楚王使其太子橫為質于秦秦人殺之三國引去楚太子在秦私與秦大夫蘭殺之亡歸在王十是秦會韓魏齊兵伐楚故其將辱辱在王十明年秦王戎戎在王十復伐楚殺其將景讓景讓在王十東垣東垣在王十楚王恐

使太子為質于齊以請平。

十四年日食盡時。

十六年趙君廢其太子章傳國于少子何自號主父趙君已立長子章為太子後納吳廣以國為之女孟姚有寵

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章而傳國焉使肥義肥義以相傳何自號主父先是主父與肥義謀變服騎射以令百

姓北區在今陝西榆林中西北中地古稱至是使子治國事而已西北略地將從雲中九原北區南襲咸陽于是詐為使者入秦欲

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己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秦人大驚

秦伐楚誘楚君槐于武關款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橫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遣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兄弟盟于黃

棘太子入質至驪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伐君之邊今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

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秦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王稚子子勸勸王行王乃入秦秦令一將軍詐為王伙

兵武關劫之與而至咸陽要以割地楚王怒不許遂留之時楚太子橫為質于齊齊大相與謀乃詐赴于齊齊歸楚太子楚人

立之初劇平為楚左徒志潔行芳明于治體楚王甚任之後以說見疎上謂大夫以而廉頗不忘作難趙國曰

古曰投如曰候家子楚之寵以自怨其君之一悟而終不悟也其後于蘭子蘭王以又許之于玉王怒逐之江南平遠懷石自

投汨羅江名在今湖南長沙所以死

秦以齊田文為丞相。秦王聞文賢使其弟頃襄為質于齊請文入秦以為丞相。

十七年楚頃襄王田文自秦逃歸。或謂秦王曰田文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王曰文欲殺之文使人求解于王

之章楚頃襄王有文先已解于秦王文客有善為辯者孟嘗君孟嘗君以獻辯言于王而遣之王復悔使追之文至關關法難鳴

乃出客時尚急追者解至客有善為辯者孟嘗君野雞皆應之文乃脫歸切孟嘗君不入秦以辯法津而止故亦稱孟嘗君

齊韓魏伐秦賂其軍于函谷關秦則河東三城今山而平陽府為國河以和。田文乃秦與魏魏攻之入函谷秦王使公子池以河

東三城今山東品于三國初田文欲借兵食于西周東地先王時東周分治王孫綰代為西周謂文曰君攻楚九年取宛河而

君之楚頃襄王謂秦王曰諸君必不使秦以強魏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割東國以與薛而秦出楚王以為和也文從其計會公子池

求讓解遂罷兵而秦卒不出楚焉

趙君封弟朋為平原君解封于東武城平原君封于平原地東武城即平原縣今山東品其族顯于平原今山東品其族顯于平原今山東品其族顯于平原今山東品其族顯于平原

趙者為五人有所以主趙者凡趙者不實於三趙之名似奇而實非子孫之善正世以趙者正其後趙者於公孫龍之嗚深考也

趙者為五人有所以主趙者凡趙者不實於三趙之名似奇而實非子孫之善正世以趙者正其後趙者於公孫龍之嗚深考也

卷

二十九 楚君槐卒于壽 楚王槐自秦走趙趙不納秦追及以歸還發病薨秦人歸其喪楚人慎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

趙故太子慙作亂公子成奔兗謀之遂款主父于沙邱音沙邱在趙主父封長子章于代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新黨眾

而欲大不禮是殺而為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子何不稱疾不朝毋為禍梯不亦可乎肥義曰昔主父以王命為曰毋變而度毋易而

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而歸之諺曰死者復生者不愧吾欲全吾君安得全吾身乎李兌涕泣而出肥義謂信期

音申曰公子當固不禮擊善而嘗為內得主而外為暴揚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自今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

時吳娃姓姬王愛他言朝暮臣主父從旁視之見故太子僕然也謂吳娃北面泣于其心憤之欲分趙而王割于代計未決主

父及王遊沙邱異宮異宮而公子當固不禮作亂詐以主父命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奔兗起兵距趙景敗走主父所崩兗因

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而滅其黨成兗相與謀曰以重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矣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為王父故出不得

得採雀飯而食之三月餘餓死

二十二 王魏韓伐秦秦左更秦將十四 白起白氏出秦大夫白乙而起國人者楚有敗之拔五城 魏與韓伐秦魏再屠左更白

起于秦玉魏韓伐秦秦左更秦將十四白起白氏出秦大夫白乙而起國人者楚有敗之拔五城 魏與韓伐秦魏再屠左更白

起于秦玉魏韓伐秦秦左更秦將十四白起白氏出秦大夫白乙而起國人者楚有敗之拔五城 魏與韓伐秦魏再屠左更白

起于秦玉魏韓伐秦秦左更秦將十四白起白氏出秦大夫白乙而起國人者楚有敗之拔五城 魏與韓伐秦魏再屠左更白

起于秦玉魏韓伐秦秦左更秦將十四白起白氏出秦大夫白乙而起國人者楚有敗之拔五城 魏與韓伐秦魏再屠左更白

起于秦玉魏韓伐秦秦左更秦將十四白起白氏出秦大夫白乙而起國人者楚有敗之拔五城 魏與韓伐秦魏再屠左更白

起于秦玉魏韓伐秦秦左更秦將十四白起白氏出秦大夫白乙而起國人者楚有敗之拔五城 魏與韓伐秦魏再屠左更白

起于秦玉魏韓伐秦秦左更秦將十四白起白氏出秦大夫白乙而起國人者楚有敗之拔五城 魏與韓伐秦魏再屠左更白

起于秦玉魏韓伐秦秦左更秦將十四白起白氏出秦大夫白乙而起國人者楚有敗之拔五城 魏與韓伐秦魏再屠左更白

起于秦玉魏韓伐秦秦左更秦將十四白起白氏出秦大夫白乙而起國人者楚有敗之拔五城 魏與韓伐秦魏再屠左更白

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于國中無敢不行者天下謂之景家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留走兒喜

訂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淄合燕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下齊七十餘城封淖齒為臨淄

君齊王滅宋而晉為天子孫休卒齊王乃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志未易攻

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魏魏于是使魏約趙趙也趙魏知及魏諸侯皆齊侯之驍是皆許之燕悉起兵以攻上將軍

樂毅齊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戰于濟西齊師大敗樂毅秦魏韓趙之師合擊以長驅深入入

齊齊王之國而宋之其民共與齊王不過齊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為昌

樂毅之去齊齊王又有歸已歸齊不過齊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為昌

樂毅之去齊齊王又有歸已歸齊不過齊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為昌

樂毅之去齊齊王又有歸已歸齊不過齊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為昌

樂毅之去齊齊王又有歸已歸齊不過齊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為昌

樂毅之去齊齊王又有歸已歸齊不過齊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為昌

樂毅之去齊齊王又有歸已歸齊不過齊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為昌

樂毅之去齊齊王又有歸已歸齊不過齊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為昌

樂毅之去齊齊王又有歸已歸齊不過齊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為昌

樂毅之去齊齊王又有歸已歸齊不過齊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為昌

樂毅之去齊齊王又有歸已歸齊不過齊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為昌

樂毅之去齊齊王又有歸已歸齊不過齊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為昌

樂毅之去齊齊王又有歸已歸齊不過齊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為昌

樂毅之去齊齊王又有歸已歸齊不過齊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為昌

樂毅之去齊齊王又有歸已歸齊不過齊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為昌

樂毅之去齊齊王又有歸已歸齊不過齊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為昌

樂毅之去齊齊王又有歸已歸齊不過齊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為昌

得時而楚秦趙之強不如因而厚遇之乃見楚相如禮而遺之相如歸趙以為上大夫

三十四年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喻止之楚約齊韓共伐秦因欲圍周王使東周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

里而名為天下共主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地不足以助兵而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者以祭器在焉故也夫魯而

知而兵移身入御攻之雖曰知也然必以禮讓之使爭也之庸矣肥之虎人之攻之必無備先裂楚之地足以肥

國誦楚之名足以尊主公子欲謀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南則兵至子楚計不從

三十五年秦伐趙及楚 秦白起伐趙取代光狼城在今山西河東晉司馬緡伐楚拔數中見楚獻漢北楚獻漢北北楚獻漢北北

楚獻漢北地明年白起復伐楚取騶鄒在今湖北宜都西陵在今湖北宜昌

卷之十

周

報五

壬三十六年秦趙會于泥池注見前秦趙相會也 秦王告趙王領為好會於河外泥池趙王欲毋行廟趙王欲毋行廟

曰王不行亦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趙王領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要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請立太子以

絕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秦王謂趙王曰相如請秦王擊秦王不常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頭血濺大王矣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乃一擊秦王酒秦終不能有加于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

為上卿位廉頗右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

匿其舍人皆以為恥補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獨畏廉將軍哉願

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鬥勢不俱出吾所以為此者先圖秦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肉袒

負荊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交誼注見前

燕君與卒擊殺秦趙齊白單注見前燕軍盡復齊地燕君入臨淄封單為安平君 時齊地皆已屬燕楊芳即墨末下魏綽

美出一色

已三年乃不至

折數萬于者

亦既非河漢

中之中而

際火中之事

當日錄

史家

反唇

後世

是

有隙由單知之乃嚴反陸於...

之來耳燕王意王以為然乃使...

悅不和田單乃以計誑燕軍...

傷五千人因街救會擊而城中...

獲也污吾世終身不見君王...

復得罪在何國終身不赦...

燕王恐趙用之以乘其報乃使...

弟並功以明光廷之述臣之...

之君子始交不出惡聲忠臣去...

田文卒齊魏滅韓田文年下有...

國而孟嘗君中立為背侯無所...

楚三十七年秦拔趙伐魏楚拔...

也明年秦復取豎豎中魏復...

配三十九年魏魏封公子無忌...

士以此事往歸焉

魏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

先秦伐魏韓救之秦大破韓...

得新法大可為
統制之謂秦所
以無六國與不
關所以全萬子
秦皆由乎此
終未有得其法
者皆以以其
有法皆之數也

居各治取而不
吐則此更有理
由於河之亂也
非僅優于刑略
而已也

秦又劉溫... 魏將

魏將... 魏將

魏將... 魏將

魏將... 魏將

魏將... 魏將

魏將... 魏將

魏將... 魏將

魏將... 魏將

魏將... 魏將

魏將... 魏將

魏將... 魏將

魏將... 魏將

魏將... 魏將

前五十一年

楚王疾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說與國而得備萬乘也不歸則成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庶侯以告秦王王令

太子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王疾病而陽文君之子在中王若年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

廟矣乃教太子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為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庶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

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說楚王從之歇至楚三月頃襄王薨太子即位以歇為相封之淮北而歇請於楚太子以吳城吳封

歇五十二年秦白起伐韓拔野王河內故城秦白起河內故城上黨今山西潞安府上黨縣降趙秦拔韓野王上黨路地上黨守馮

于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樂為秦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閭平陽君豹對曰聖人善禍無故之利王

曰何謂無故對曰秦鑿管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

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不能得之於強大王豈得謂非無故不如勿受平原君謂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

封亭為華陽君亭要湯不見使者曰吾不忍割王之地而食之也

時五十五年秦王說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趙軍殺其將趙括死年四十五秦使王說攻上黨故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

軍長平故城在今山西澤州府高平縣以按趙趙之謂也兵長平說遂攻趙趙軍數敗廉頗壁不出又失亡多趙王怒

數讓之應侯乃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聞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趙相如曰王

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柱則不能運轉而括不能運轉也括從能謂其父者全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自少學兵法有將父者之言

若將括趙軍者必敗也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母貴之吾已決矣毋母曰即有不稱妾請與趙坐王許之秦王聞

括為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而趙為裨將令軍中散泄者執括至軍思約象易置軍吏出兵擊秦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

以劫之趙括乘勝追躡秦軍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為二糧道絕武安君出戰兵擊之趙戰不利因急擊守以

待救至趙趙救兵及糧食絕趙軍于長平趙軍絕食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秦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

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拔許盡院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注見皮牟注武安分軍為三王說拔武安君皮牟司馬拔北定太

原盡有上黨地韓趙恐使蘇代說庶侯曰趙士則秦王則韓王天下也而武安君為三公矣君能為之下乎且趙亡北地入

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秦之所得幾何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庶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受請許韓趙割地以和

王

趙韓受上黨之
降更說款其利
今智心其休交
降而不問趙
不易處順秦
見伐將負秦
可知也但書
約之言又全應
後之言不長
後之言不長

之對韓垣雍韓垣雍趙六城而罷兵武安君由是與韓信有隙

魏以孔斌孔斌之子子為相尋以病免 初魏王聞孔斌賢聘以為相斌改變寵之官以事賢本無任之謀以賜有功諸侯

魏者虛不悅魏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使人謂之曰子其行乎答曰行將安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其所不入遂廢

於秦齊然歎曰死病無良醫不及二十年天下其益為秦秦之起也魏人皆以魏魏有他國曰何謂也曰秦勝吾國而此

秦勝於趙趙勝於魏魏勝於秦秦勝於魏魏勝於秦秦勝於魏魏勝於秦秦勝於魏魏勝於秦秦勝於魏魏勝於秦

秦勝於趙趙勝於魏魏勝於秦秦勝於魏魏勝於秦秦勝於魏魏勝於秦秦勝於魏魏勝於秦秦勝於魏魏勝於秦

且口腹實則得無死而後出也門下見無死狀者吾相若也實知見貴乃行入街置置生貴者 使歸告魏王曰速

魏發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須費還以告魏齊齊奔趙趙平原君家秦王欲為花雕必報其仇乃訪平原君至而執之使謂趙王

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趙齊君抵兵與趙王相見齊王相印與齊信亡夫魏信彼君意難見之齊怒自魏趙王卒

得其首以與秦秦乃歸平原君 魏王相見齊王相印與齊信亡夫魏信彼君意難見之齊怒自魏趙王卒

五十七年秦伐魏魏都鄆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前救魏 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魏趙攻鄆少利武安君病愈王欲使

代之武安君辭不行 魏武安君病使王陵伐魏趙攻鄆少利武安君病愈王欲使

門下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毛遂以自薦 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魏趙攻鄆少利武安君病愈王欲使

毛遂按劍登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之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

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繫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淠以七十里而王天下又王以百

里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兵百萬此霸王之資也旬起小墜子其率數萬之眾一戰而秦鄆趙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

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乃與楚王歃血楚王曰唯唯乃與楚王歃血

香君次者遂以劍指心曰相與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為上客而楚使春申君將兵救

趙

魏晉鄙將兵子孫以魏帥師救趙次於鄆 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且

兼且下諸侯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晉鄙罷又使新垣衍使魏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魯

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豈禮義而上首功者乎上欲日上首功者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踏東海而死耳不

願為之民也且秦深害萬眾之國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今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尊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樂王

安

魏公子之車多
好士其其其
者信如朱英
遂及後秦
亦為秦之助
魏相相而所
士者不過如
其者人而甘
為食不者敢

趙魏之志相投
兵糧不可不
救然無志後以
必置之國語
軍將魏國將
則非為國乃為
私且大悖理矣

一得憂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再拜曰吾乃今始知天下士也不敢復言帝奏矣初魏有隱士曰侯霸侯氏出於
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結監者公子無忌聞其賢欲厚遺之不可公子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歷左自迎侯生侯生
夫冠直上載不讓公子執轡念養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街中與任車騎過之公侯生至引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
子別車入市生下見其客狀脫衣立與其客相識公子曰公侯生也侯生乃解衣脫冠此身也侯生曰臣有客在市街中與任車騎過之公侯生至引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
平原君夫人無忌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魏王及賓客辯士游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為賓客約
車騎百餘乘欲走闕以死於趙趙見侯生曰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師探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曰吾聞晉
副兵符將以代古之魏在三卧內如姬也最幸力能竊之公子當為姬報其父擊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兵符
之取其成也公子曰臣死且不避願死於秦軍之門以報將軍之知也公子曰臣死且不避願死於秦軍之門以報將軍之知也公子曰臣死且不避願死於秦軍之門以報將軍之知也
則事危矣臣客朱亥魏人為魏所滅子力士可與俱都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魏與魏合符果疑之刻袖四十斤鐵椎推殺魏公子勒
兵下今日父子俱在軍中者父驢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遺兵八萬人將之而逃公子之行也與侯生
公子至晉新軍之日北鄉自別也
送公子及公子至軍生來自別也

甲五十八年元帝秦殺白起 王鮪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復起之武
安君稱病為乃免為士伍還之陰密注見魏行之杜郵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東有杜郵應侯曰起之遺書快快有餘言王乃
使賜之劍武安君引劍將自刎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國當死兵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
死運自殺應侯乃任鄭安平使將擊趙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 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鮪解圍走鄭安平以二萬人奔趙信陵君不敢歸聽使將將其軍以
還趙王魏信陵君欲以五城封之信陵君有自功之名客或說曰物有不平必有不可不忘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不念也公子
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於是信陵君立白青若無所容趙王自迎執主人之禮引信陵君就西階信陵君倒行辭讓從東階上自
言罪古文罪字秦始皇以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飲至是趙王以信陵君還趙竟不思言獻五城平原君欲封青仲連仲連不受
其近皇字故此為道
乃以千金為壽仲連笑曰所貴者死天下者為心排患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非費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去

秦太子秦昭襄王太子死以其太子安國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秦太子妃曰華陽漢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于趙秦數伐
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魏人大費呂不韋呂不韋以通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也以其人方則乃說之曰太子愛華陽
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最甚幸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為嗣矣異人曰奈何不韋曰能立通兩者獨華陽夫人
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與五百金令給寶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
玩好自奉而西見夫人姊而以獻於夫人因舉異人之賢寶客橫天下日夜注息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喜不

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然而用財欲奢欲而不可使費存地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敬謀無嗇故而嗇嗇無嗇故而嗇嗇是之謂五無嗇嗇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嗇是之謂天下之大將於是昭武君稱善諸葛問曰先生議兵以仁義為本身何以兵為善况日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也從春秋中昭武君流傳于世

秦遠西周公子文公於惡孤聚在今河南

周既獻地其民不樂周九鼎齊魯而遠西周公於惡孤

取吳城在今蘇州於是韓王入朝魏舉國聽命

唐東周君五季昭襄五十六楚考烈十二燕王喜四韓安

趙王襄經入帛相諸侯皆使其將相往視喪

燕伐趙趙敗之遂圍燕

燕王使栗腹與伐趙與陸與約驪於趙反而言曰趙壯者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使腹將而攻鄒今直隸

諫不從趙使唐順擊之敗其兩軍逐北五百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集處和趙燕王以將集為相而處和趙人乃

解見趙公

秦孝文王即位三日而薨子楚立尊華

陽夫人為華陽太后夏姬為夏太后

燕伐齊拔聊城今山東臨淄齊攻取之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謂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讓齊田單攻之戰餘不下魯仲連乃為

書約之夫以射城中遺燕將曰為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

殺聊城亂田單克之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諫於人甯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王嘗問天下之

高士於孔斌斌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也

秦滅東周東周君遷其君於陽人在今河南聚在今河南秦以呂不韋為相國封不韋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

己卯受命至報王乙巳凡三十七王三十三世八百六十七年又東周君七年共八百七十四年

秦伐韓取恐陽在今河南開封府開封府西南威在今河南開封府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在今河南開封府

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在今河南開封府

秦之攻魏以魏
不奮戰如唯秦
兵而破其軍其
使萬數亦合五
國伐秦乃至五
谷而攻者則無
志固數則之歸
者也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秦之攻魏以魏不奮戰如唯秦兵而破其軍其使萬數亦合五國伐秦乃至五

魏公子無忌秦既敗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副將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為將請侯嘗屬天
一下從聞信陵君不聞有王矣秦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曰得魏王末也魏王信之使人代將於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夜以酒
色自娛四歲而卒

石拜爵一叙後五年夏四月秦大寒民有凍死者
先是大寒在丁亥至是埋現令民納粟千

俄之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注壽陵在宜陽山莊斷至函谷關秦師出五國兵皆敗走請信惠秦攻伐無已時五國合從以

楚連於壽春今江西南昌府壽州也朱英楚人謂楚春申君曰先君時惠其楚二十年不攻者路龜厄亦作吳楚名在今河南

衛後居野王注魏秦拔魏朝歌魏見及衛濮陽衛注衛君率其支屬從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衛元君魏之甥也魏故

私通王孟壯文信侯恐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嫪毐詐為宦者進之生二子封爵為長信侯政事皆決於孟至是有告孟實非宦者

王下吏治毒藥燔王御璽於兵為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文其姓名未詳攻孟孟敗走獲之夷三獲遣太后於雍黃

名殺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請起稱曰臣聞有罪者不詳死有國者不謹亡謹死者不可以律生謹亡者不可以律存死者在

楚王名無子過人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既有娠園使妹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

者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保此寵乎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善於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可憂得

士敬殺之以滅口宋英知之以告春申君曰李園弱人也足下中之英遂亡去及楚王薨國伏死士於林門李園之門

前楚王春申君
子陳此復思秦
而連于秦然
不足數年耳
秦并滅魏所
與秦連和不可
信丹者曾云云

其此舉越絕心
之事無不亡國
以紀其德也
其子自是正
論丹以王城
漢文亦王其
以復事國下
策耳

楚曾先奉不
繼又至必亡六
十萬計也
其亦在情不
且此理之二
有以之同死六
十萬也

王善及秦王即位丹質於秦秦王不禮焉丹怒歸欲報秦王以謂其子以謀日爾父不能能也秦將軍樊於期用仲山甫封

下之軍士使於秦叔秦王使悉反諸侯使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詳見則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惟刑師留意焉詳之會秦

滅越丹懼欲道軻軻曰行而無信秦未可也願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地今願天前奉地以獻秦王丹曰

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不忍也軻軻與於期謀於期遂自剄丹奔往伏哭然已無可奈何乃函其首又嘗豫求天下之刺匕首使工

以藥焯外與之入血筋結於地人無不立死者乃裝這軻軻以燕督亢地奉入秦太子前其時者皆白衣冠送之

至身秦王驚走起軻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王遂拔以擊軻軻

其左股軻軻引匕首擲王不中自知事不說罵曰事所以不成者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以徇秦王大怒益發兵

就王窮於中山與燕代戰易水西大破之遂圍幽燕王走遼東此地在遼東新丹以獻於秦其後刑師者皆以擊軻軻

子與三秦王建四十四代王共三年是歲能亡秦伐魏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魏自文侯至五王置館從中并秦王不仲被

灌大梁梁謂之梁溝於是水出東南而不及其地故漢故縣在今開封府西北即大梁城所都也三月城壞魏王請降秦

殺之而以魏地為郡縣

秦王二十四代王自前立秦王三十二秦滅楚虜王負翁

幾何人信曰不過二十萬周王野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何法也乃使信及蒙恬之將二十萬人伐楚前謝

期陽謂勇強起之使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親送至滄上前王在分城西西北城東更請其宅其家王曰將軍行矣何憂楚既
行又使使者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前曰王坦馳中而不信人今空圖委我不請日宅以自貶願令王坐而疑我
矣則至平與成城在今河南中與楚人禦之期陽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恤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間軍中戲乎對曰方
授石超

遂滅楚楚置郡今置楚郡治壽春
乙秦五十二十五歲五十三歲
印四十三代王是歲法代
秦滅代虜王是年王前定江南降百越置會稽郡
秦大興兵使王政攻遼東屠燕王喜遷

知其不經亦甚

兵若結而結

築城而結其何

法度衡石丈尺從天下豪富于成陽十二萬石
築成陽北坂漢書曰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上初諸廟及章臺在陝西而安陽郡界皆在渭
南漢書曰漢高祖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上初諸廟及章臺在陝西而安陽郡界皆在渭
南漢書曰漢高祖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上初諸廟及章臺在陝西而安陽郡界皆在渭

始東行郡縣都尉山南始東行郡縣都尉山南始東行郡縣都尉山南
始東行郡縣都尉山南始東行郡縣都尉山南始東行郡縣都尉山南
始東行郡縣都尉山南始東行郡縣都尉山南始東行郡縣都尉山南

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藥在渤海中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藥在渤海中
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藥在渤海中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藥在渤海中
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藥在渤海中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藥在渤海中

免女婚妻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諸其山遂自南郡注則由武關路
免女婚妻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諸其山遂自南郡注則由武關路
免女婚妻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諸其山遂自南郡注則由武關路

配三十一子史記曰配三十一子史記曰配三十一子史記曰
配三十一子史記曰配三十一子史記曰配三十一子史記曰

測之必而嘆
測不足博異

成三十二年帝巡北邊使將軍蒙恬伐匈奴先是帝之錫石在石門關城都決通渠也北安國書稱石海神山地理注云
成三十二年帝巡北邊使將軍蒙恬伐匈奴先是帝之錫石在石門關城都決通渠也北安國書稱石海神山地理注云

永平府使燕八盧生盧氏以國之儀封于求夷門子高遷奏殊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巡北邊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
代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秦為新秦中漢為朔方郡郡治居延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洮水出焉今甘肅靈州是也

嶺山遼州府至遼東今城京奉天府東南境及錦遼北延表也南萬餘里恬上嘗居郡今陝西鞏州秦上郡治統治之十三
使恬除直道九原注見抵雲陽城在陝西西平安壘山埋谷十八百里數年不悅事在三十

大二十三年略取南越即越也越國越語注越音越字地置桂林今廣西桂林平樂南海今廣東黃埔地象郡其地廣遠二
符及安南發諸當通亡人及贅塔史記其帶男無財則以身自質于越賈人為兵略取南越陸梁地也北正北南人處山置

三郡以滿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東嶺嶺有東嶺大嶺第一曰嶺田第三曰嶺田第四曰嶺田越西曰越嶺大嶺在今廣
南嶺亦曰始安嶺在今廣西桂林府興安縣西與越嶺為

楚星見

成三十四年燒四書百室始 始皇置酒咸陽宮侯社秦官前古曰侯主也射如字古者周者臣周之僕以焚曰進項曰陛下早

定海內以諸侯為郡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其說曰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

下存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有凶愆六卿之臣分世襲何以相救事不絕古而能久非神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

言五帝不相傳三五不相襲也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具請諸侯並尊厚造學令天下已定法今地一諸生不師古而學古

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說之入則心相出則卷讀論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車駟下以邀誇如此痛搗則其勢危乎上黨與成乎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所藏天下有藏書詩百家語者皆指守射雜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

舉與同罪天下三十日不燒毀為城旦其說曰城旦所不去者髡無卜筮種樹之書欲學法令者以更為師制曰可

已三十五年營朝宮作前殿阿房其說曰阿房宮在咸陽西北史記阿房宮未成欲更名始 始皇以咸陽人多先

王宮足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

殿下直抵南山白史云至南山南望長安表山巔以為闕道道渡渭屬之咸陽隱宮史記正北南見于市宮刑一曰使刑也

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驪山關中其說曰關中關東關西關外四百餘人因徒三萬家驪山驪山在關東驪山

五萬家雲陽注見盧生說始皇微行以避惡鬼所忌宮母令人知復然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始皇乃令咸陽旁三百里內宮觀

復道相連惟快肆或美人充之各按者不移徙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于是羣臣莫知行之所在受法事者悉于咸陽宮始皇嘗

始皇嘗

始皇嘗

漢子越流於師
古亦新教之固
是然因此而畫
燒書則大非
聖法不特悲
熱事而吹善矣

宮壁見丞相車騎甚眾非昔也或告丞相去相領之始皇然曰此中
人世吾屬權勢在者若盡殺之梁山宮在陝西乾州永壽縣西北

院諸生使長子扶蘇監獄相告引為自陰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仇之咸陽
相之孫制御史李計諸生傳相告引為自陰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仇之咸陽

皆請漢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獄軍于上郡
三十六年星隕東郡秦地置東郡治濮陽為石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其服

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是秋有使者從東夜過濮陽有人仰望見使者曰為秦道也後漢書曰今平相制反使者問其故
年行成工所祝望也滿地君祖受曰水神

也相燬城林曰祖始也龍人君歲湖始皇
卯三十七年帝東巡至沙邱注見前崩丞相利尉官者皆中趙高請從許之至雲夢注見前北地八百里置縣南本二澤謂在
亥亥復定為一十月於丑始皇出遊丞相斯從少子胡亥愛慕請從許之至雲夢注見前北地八百里置縣南本二澤謂在

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

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

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

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

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

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

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

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

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注見前

代運使升陞故元原石見通... 弟賜死又賜使者至... 義者不成乃... 九月葬號也注見... 輪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復宮無子者皆令從死... 二世皇帝

二世皇帝 下邳二泉注見... 輪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復宮無子者皆令從死... 二世皇帝

二世皇帝 下邳二泉注見... 輪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復宮無子者皆令從死... 二世皇帝

二世皇帝 下邳二泉注見... 輪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復宮無子者皆令從死... 二世皇帝

二世皇帝 下邳二泉注見... 輪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復宮無子者皆令從死... 二世皇帝

二世皇帝 下邳二泉注見... 輪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復宮無子者皆令從死... 二世皇帝

二世皇帝 下邳二泉注見... 輪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復宮無子者皆令從死... 二世皇帝

二世皇帝 下邳二泉注見... 輪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復宮無子者皆令從死... 二世皇帝

二世皇帝 下邳二泉注見... 輪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復宮無子者皆令從死... 二世皇帝

二世皇帝 下邳二泉注見... 輪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復宮無子者皆令從死... 二世皇帝

二世皇帝 下邳二泉注見... 輪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復宮無子者皆令從死... 二世皇帝

國優為台樹黨如此野無文兵... 少時常與人... 其物故大... 方捕逐令... 再世孫子... 楚遣諸將... 七國目才... 分注在... 幽秦漢以... 又魏令入... 復設備博... 恃若跌而... 之周文走... 八月楚將... 除陳定... 謀賊而以... 而以為校... 上虞人為... 耳餘勸武... 九月劉邦... 恐婦如也... 乃解鞍所... 吾子白帝... 解沛中子...

少時常與人... 其物故大... 方捕逐令... 再世孫子... 楚遣諸將... 七國目才... 分注在... 幽秦漢以... 又魏令入... 復設備博... 恃若跌而... 之周文走... 八月楚將... 除陳定... 謀賊而以... 而以為校... 上虞人為... 耳餘勸武... 九月劉邦... 恐婦如也... 乃解鞍所... 吾子白帝... 解沛中子...

少時常與人... 其物故大... 方捕逐令... 再世孫子... 楚遣諸將... 七國目才... 分注在... 幽秦漢以... 又魏令入... 復設備博... 恃若跌而... 之周文走... 八月楚將... 除陳定... 謀賊而以... 而以為校... 上虞人為... 耳餘勸武... 九月劉邦... 恐婦如也... 乃解鞍所... 吾子白帝... 解沛中子...

少時常與人... 其物故大... 方捕逐令... 再世孫子... 楚遣諸將... 七國目才... 分注在... 幽秦漢以... 又魏令入... 復設備博... 恃若跌而... 之周文走... 八月楚將... 除陳定... 謀賊而以... 而以為校... 上虞人為... 耳餘勸武... 九月劉邦... 恐婦如也... 乃解鞍所... 吾子白帝... 解沛中子...

此史記卷之六... 漢高祖本紀... 以此而... 以此而... 以此而...

此史記卷之六... 漢高祖本紀... 以此而... 以此而... 以此而...

背之恐子弟不能顧君請亡在外者以起眾乃召劉季季之眾已數十百人與令梅周城

父老為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立以為沛公蓋曹為收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

楚項梁起兵于吳項梁下相故城在今江蘇南人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竊避仇吳中賢士大夫俱出其下

及後梁弟主領用兵上項梁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試不足學學萬人

敵梁乃教編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

會稽守覆通王元高子操乘梁出陳舉起欲發兵應應使梁將籍詣名籍籍入梁胸而使之也籍籍拔劍斬守梁持守頭佩

其殺印人府中皆驚稱數十百召故所知豪吏以所為起大軍遂舉吳中兵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籍有一人不得官自官梁

曰梁時某使使公王其事不許自為會稽守籍為得精兵十餘千

齊田儂自立為齊王儂故齊王族也與從弟榮榮弟權皆豪傑宗彊能得人周市略地至狄前注見儂故秋令而召蒙支子弟曰諸

侯皆及秦自立秦古之建國儂田氏當王還自立擊市走之東略定齊地

趙將韓廣自立為燕王韓廣至燕燕豪傑皆以為王趙以此韓廣韓廣自立居數月趙奉其母歸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

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傷囚之欲求割地使者數往燕報殺之有麻養麻養曰外新為卒走燕望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

何故曰欲得為王耳卒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而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願其勢初定且以

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方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二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

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故王之罪滅燕易燕將乃歸趙王卒為御而歸

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為魏王而相之周市已定魏地魏人欲立為王市曰天下皆歸忠臣乃也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各遣使

立市市不受將魏故公子富陵君登富陵注在陳王所市迎之使五反陳王乃遣登市立為王而相之

秦嚴街君爵為庶人別自解封至若因見初秦并天下而衛獨存是二世廢之衛祀遠絕

已二年趙將李良殺其君武臣張耳陳餘立趙敬為王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略大原至井陘遣請益兵趙并定道遠趙王姓良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解不知其將使騎謝之良斬其從官或請追殺之良先得秦將書詐為二世招良意欲反趙求去因此怒使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殺武臣趙人多为次耳陳餘且目殺故兩人得脫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

李良等擊敗趙軍莊賈執其君勝降呂臣討殺復以陳為趙二世益發兵遣長史相韓王韓王在州治東韓王等擊敗楚軍莊賈執其君勝降呂臣討殺復以陳為趙二世益發兵遣長史相韓王韓王在州治東韓王等擊敗楚軍莊賈執其君勝降呂臣討殺復以陳為趙二世益發兵遣長史相韓王韓王在州治東

近故城取其仰祖胃殺之以降陳王故涓人

泰嘉二年春秦之支以國為氏立景駒楚公為楚王

行離今宿人未羅石成感南州府都督

斤州府深王閔武使平碧畔為將軍監鄢下軍

左右校秦官新左攻陳下之呂臣走停與布

之使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蒙傑交通乃亡

其眾已數十人番君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

沛公得欽良以為藏將注馬初沛公破秦軍于

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之不能取聞景

沛公子下邳注見遂屬馬沛公母良為將將民

遂留不去之得兵五千入還擊豎不下

項梁擊秦將殺之夏六月立楚懷王孫心為楚

闕陳王敗乃渡江橋王今拜項梁為上柱國曰江

天賦難遣使欲與連和俱西

于其今故陳大事初嬰以兵備漢及渡淮英布

秦嘉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進兵擊殺景駒走死

之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鉅計事

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

津中將劉春今勝首事不立楚復而自立其勢不

其言乃求保懷王孫心于民間為入牧羊六月立

說梁曰君已立楚復錄公子橫陽君成取賢可立

王孟樹棠梁從之立為韓王以民為司徒西略

地

地

地

秦久即遷江中
之故增不備置
一詞此蘇武所
以致語也固不
可與同日語

川流注

齊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章即夜銜枚擊大破之殺齊王及周宣魏王為其民約降約定自燒燬其第約走楚

齊人立田假為王故王傷第弟遂假立儋子初為王而相之 魏王建弟也齊人聞田假死立以為王田假為相田假為將隆弟禁

收營除兵走東阿春秋何邑注見前 齊人追圍之項梁引兵擊破章即軍擊而走而西田假東歸項梁獨北梁則項梁之

定陶高陽地也漢留侯世家注見前 八月田假送王假州前使趙趙不救

數使使者趣齊兵使不許田假送王假州前使趙趙不救

下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去疾自故斯要新夷三城以官者趙高為中丞相 二世數請議與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

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請修中律之御行督責之違且言督責必則所求得罪臣百姓救過不咎何變之故圖二世悅

于是行督責益嚴刑者相半于道民益故懼思能中郎今趙高恃恩恣多以私惡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

都但以卿處重臣與卿卑其面故跪曰膝且陛下宮中太子春衣必盡通諸卿今物歸足違禁有不當則見趙于大臣非所以示

明也不如深打禁中與臣及侍中秦官名也 天子故曰侍中習法者 侍事來後之則大臣不敢奏故第天下稱聖王矣二世乃不定朝廷

事皆決于高高知弒斯將以為言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益發兵殺狗馬無用之物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能

高曰請侯上解語君子是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在前使人告斯可奏事斯至上高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邱之謀丞相與

今陛下為蒙而丞相責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丞相長男由守三川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僂無之子陳勝通語也 斯上

廷故云德禍以故公行過三川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意故未敢以聞二世欲業丞相恐不審乃先使人按驗

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乃上書言趙高罪二世曰趙君為人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通朕意非庸趙君當罪任哉斯又與右

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進諫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滅四邊戍轉城地二世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為是上無以報先

帝次不為朕盡忠乃何以在陛下更安罪去疾劫自殺斯自負其罪有功無反心乃就獄二世厲高治之責與由反狀榜掠千餘

斯不勝痛自誣服新從獄中上書自誣功者二世怒而殺之如前案不更馬使使其案詐為御史者侍中更往來與斯更

任為叛 遂具斯五刑論之其首領其骨肉于市 之貝五刑 要斬成陽竟斯願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棄者大出上蘇

蒙門逐殺免豈可保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乃二世以為高為中丞相事皆決焉

齊明擊破楚軍于定陶項梁死 項梁既破章即東河西北至定陶又破之益輕秦有驍宗戮求以圖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

今卒少情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曰然曰臣為民也君若必欲公行斬元侯疾行則及陽

二世起兵益擊明擊楚

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項羽沛公方攻陳留秦縣今河南陳州府也聞項梁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彭越張敖項羽也而楚懷王自盱眙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沛公亦將兵攻秦也

楚立魏豹為魏王。豹之走楚楚王與卒數千人使徇魏地約下二十城乃立為魏王。

章邯擊趙圍趙王于鉅鹿今直隸懷慶府內鄉縣也趙軍色氣盡為趙軍所困趙軍色氣盡為趙軍所困楚以宋義為上將軍救之。章邯既破項

梁以楚地兵不足莫乃北擊趙邯難張耳以趙王走入鉅鹿今直隸趙州府也圍之陳餘北收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其南

河列王韓王韓趙歇請救于楚楚王聞宋義先東武信軍必敗楚王使宋義者為將軍召與計事大悅之以為上將軍項羽

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魏魏子冠軍魏子入相與之舟也諸別將皆為焉。

楚遣沛公入西關。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時秦兵尚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憤願與

沛公西入關諸將皆曰項羽為人傑悍驍猛所過無不殘滅且楚進取數敗項羽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

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秦可下羽不可遺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王乃遣沛公收陳王項羽散卒以西。

甲三年楚次將項羽燒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章邯軍虜王離。宋義至安陽今山東曹州府曹縣也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

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北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後不勝則我斂行而西必舉秦

弊因下今日有儲如虎狼如羊食如狼強不可使若皆斬之遺其子襄相秦之無益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也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

凍餒項羽曰今歲飢民貧卒食半粟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圍趙食并力攻秦乃曰使其熾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

舉何敵之必且圍兵鉅鹿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廢糧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晨朝義即

其帳中斬之出令軍中曰宋義與秦謀反楚王陰令將軍誅之諸將敢枝梧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誅宋義子及遣使赦命於

王王固以羽為上將軍誅宋義之子宋義使軍五千人先攻秦軍於滎陽十二月羽使當陽軍將將軍軍項羽曰

軍乃二人項羽破秦將二萬人渡河經秦南道戰少劫秦軍項羽乃悉引兵渡河背河破秦壘燒燒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

遺心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章邯引却逐虜王離時諸侯軍鹿者十餘營項羽子攻亦北攻代兵得萬餘人皆受饋餉軍糧其故

衆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一不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備然破秦軍諸軍將入韓門項羽為韓相向為韓將

行而前其故仰視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項羽王攻故耳出鉅鹿城諸侯軍皆受饋餉軍糧其故

韓王韓王與數百人去河上

沛公擊芒昌邑秦縣故城在今山東彭澤縣也以兵從。芒昌邑人當汲鉅野澤山在東曹州府鉅野縣中為澤

盜楚兵起澤間年少相聚百餘人請越為大越謝曰臣不願也越請乃起之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輒至期多復或至日由于

宋義能策人之
魁而自不免項
羽之捷殺所請
當為者遂于

是趙將留臣老諫臣強以為去冬期多復不可直欲最復者一人皆笑曰何至是趙復不敢趙新之使為皆驚其政仰視乃略地收散卒得千餘人至是以其兵歸沛公

沛公使謝食其餼以爲其食之計則其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北也高陽人之高陽人勸食其家資居唄唄師古曰火為里監門

沛公使謝食其餼以爲其食之計則其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北也高陽人之高陽人勸食其家資居唄唄師古曰火為里監門

沛公使謝食其餼以爲其食之計則其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北也高陽人之高陽人勸食其家資居唄唄師古曰火為里監門

沛公使謝食其餼以爲其食之計則其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北也高陽人之高陽人勸食其家資居唄唄師古曰火為里監門

沛公使謝食其餼以爲其食之計則其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北也高陽人之高陽人勸食其家資居唄唄師古曰火為里監門

沛公使謝食其餼以爲其食之計則其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北也高陽人之高陽人勸食其家資居唄唄師古曰火為里監門

沛公使謝食其餼以爲其食之計則其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北也高陽人之高陽人勸食其家資居唄唄師古曰火為里監門

沛公使謝食其餼以爲其食之計則其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北也高陽人之高陽人勸食其家資居唄唄師古曰火為里監門

沛公使謝食其餼以爲其食之計則其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北也高陽人之高陽人勸食其家資居唄唄師古曰火為里監門

沛公使謝食其餼以爲其食之計則其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北也高陽人之高陽人勸食其家資居唄唄師古曰火為里監門

沛公使謝食其餼以爲其食之計則其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北也高陽人之高陽人勸食其家資居唄唄師古曰火為里監門

沛公使謝食其餼以爲其食之計則其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北也高陽人之高陽人勸食其家資居唄唄師古曰火為里監門

沛公使謝食其餼以爲其食之計則其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北也高陽人之高陽人勸食其家資居唄唄師古曰火為里監門

沛公使謝食其餼以爲其食之計則其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北也高陽人之高陽人勸食其家資居唄唄師古曰火為里監門

沛公使謝食其餼以爲其食之計則其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北也高陽人之高陽人勸食其家資居唄唄師古曰火為里監門

沛公使謝食其餼以爲其食之計則其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北也高陽人之高陽人勸食其家資居唄唄師古曰火為里監門

沛公使謝食其餼以爲其食之計則其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北也高陽人之高陽人勸食其家資居唄唄師古曰火為里監門

沛公使謝食其餼以爲其食之計則其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北也高陽人之高陽人勸食其家資居唄唄師古曰火為里監門

沛公使謝食其餼以爲其食之計則其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北也高陽人之高陽人勸食其家資居唄唄師古曰火為里監門

沛公使謝食其餼以爲其食之計則其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北也高陽人之高陽人勸食其家資居唄唄師古曰火為里監門

沛公使謝食其餼以爲其食之計則其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北也高陽人之高陽人勸食其家資居唄唄師古曰火為里監門

沛公使謝食其餼以爲其食之計則其說陳留下之沛公過高陽此北也高陽人之高陽人勸食其家資居唄唄師古曰火為里監門

子望亮高詐為有大賊令樂善史卒至宮殿門傳衛令兵衛射擊門也僅射一見殺之射即其官者或走或格格者輒
元樂與高弟即中令成俱入射上帳坐憐二世召左右懷擾不關者有官者一人侍不悉二世謂曰何不早告我乃至于此對
曰使臣早言皆已謀安得至今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謀殺無道天下皆叛其自為也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願為萬
尸侯父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樂曰臣受命必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履其兵遠二世自視超高召諸大臣公
子告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後為王如故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在西安府
漢下宛中九月趙高令子嬰齋廟見受節秦五日高使人請子嬰子嬰病不行恐懼臣之乃請以善立成用高與楚約成
殺我武王廟中令使相見此說國中
沛公擊曉關沛公擊曉關啟之 先是趙高既弑二世使人與沛公約分王關中沛公不許及子嬰誅殺高遠將將兵距曉關
沛公欲擊之然良曰秦兵方彊願益然旗幟為疑兵而使新主慶費沛公欲擊之然良曰秦兵方彊願益然旗幟為疑兵而使新主慶費以少子趙行佳說秦穆昭以利秦行果欲連和沛公
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急而擊之沛公引兵燒曉關踐秦山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急而擊之沛公引兵燒曉關踐秦山擊秦軍大破之
秦之十二

楚漢

楚漢之終每甲子下漢分國今但列楚漢諸國故主餘七下諸葛
五五楚漢之終每甲子下漢分國今但列楚漢諸國故主餘七下諸葛
至霸上即向咸陽在西安府咸陽縣東水經注曰長安在咸陽之東也考漢書律志秦以十月漢正前歲之古蓋本于此也沛公
封皇帝置沛公封皇帝置王嬰上之漢代傳受命皇帝符王好以命之上下諸葛
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也脫降殺之不諱乃以屬光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 沛公西入咸陽將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如前何沛公心悅誠服相府圖相藏之以此傳

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將帥不睦也今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將帥不睦也

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沛王宮軍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皆當誅其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將帥不睦也

有所侵暴毋敢乃使人與秦吏行縣柳邑告喻之秦民大慶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項籍既定河內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

項籍既定河內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

項籍既定河內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

范增於項羽雖
未至言總計從
擊尊亞父范
臣非不相得者
乃入關以前范
不聞其統秦
漢卒入關以後
又不聞其善
范增揚而斤斤
於秦法范以
除沛公范論王
者不死所見抑
而已

沛公遺兵守函谷關項藉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墓項藉曰：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不將軍聽細人之說也。大掠而東。有叛生項藉曰：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不將軍聽細人之說也。說沛公距關無內

諸侯秦地可盡王沛公從之項羽至關關閉不得入又關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擊破關遣至敵沛公曰：臣死且不避，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不將軍聽細人之說也。沛公曰：臣死且不避，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不將軍聽細人之說也。

沛公居山東賒財好客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害此其志不也吾令人望其東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沛公曰：臣死且不避，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不將軍聽細人之說也。

矣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曰：臣死且不避，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不將軍聽細人之說也。良曰：臣死且不避，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不將軍聽細人之說也。

奉卮酒稱美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藉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軍守關者備他盜耳日度將軍軍至臣

死生願伯具言臣之不敢背德項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去其以告沛公沛公不先破關中公立殺入今人

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鴻門沛公曰臣死且不避，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不將軍聽細人之說也。

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實願可以王也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請以劍舞

因擊沛公殺之藉入為毒藥投劍起吾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于是張良出見英曰今項莊拔劍舞其

意常在沛公也增曰此迫兵即帶劍擁盾以擊我人眼目視項頭項上指目既盡發劍按劍曰客何術者張良曰沛公奉卮酒

也羽曰壯士賜之斗卮酒一坐盡席增立而飲酒故劍切盡肩盡唱之羽曰壯士能復飲乎增曰臣死且不避，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不將軍聽細人之說也。

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

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

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

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

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

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

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

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

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

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

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

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

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

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

王已蜀漢中注見都南郡中而三分關中秦王降將以距塞道章明為寇王王成陽以西都廢印屬西安注見今西安

有使于項張注見王王成陽以東至河却得隨隨注見王王上郡注見都高奴注見有使于項張注見復分天下以王請將使魏王約為西魏注見王河東都平陽注見韓王成固故都都陽注見申陽注見河

為河南王都洛陽司馬印注見河為股注見王都朝歌注見從趙王歇為代王居代注見立張耳注見趙相常山王趙都冀

國都冀州注見秦軍為九江王都六注見吳芮注見衛山王都相城注見湖北黃州府麻城縣注見共以邑為國

郡功為臨江王九江王都六注見吳芮注見衛山王都相城注見湖北黃州府麻城縣注見共以邑為國

市為琅琊王都即晏注見立田都注見齊王都臨淄田都注見下濟為濟北王都博陽注見山東臨沂縣

兵就國注見齊王都臨淄田都注見下濟為濟北王都博陽注見山東臨沂縣

漢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韓注見漢王以項羽背約怒欲攻之蕭何諫曰夫能誅一一人之心下而信也彭越之上者湯武先也臣願

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已蜀漢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項王使車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是

與諸侯之義從者數萬人從民送至褒中注見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道棧道注見韓北魏州縣以備盜兵

且示利無東意

齊田都自立為齊王注見田都聞楚立田都為齊王大怒發兵擊走都注見都因留市不令之膠東市是項王竊之國秦追殺之時始起

在鉅野有兵萬人無所屬齊與楚將軍印史擊殺田安注見田安遂自立為王注見王三倉注見北魏州縣之地

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注見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王又無軍留廢以為侯已又殺之侯良遂開行歸漢良多病未嘗將將嘗

為軍軍時時從漢王注見項王死後韓王成乃以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遠定三秦注見韓信陰謀殺漢王注見項王在江南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上南遊

一市項梁漢信仗劍從之復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亡歸漢漢法當斬信仰視道見獄公注見獄吏與信語何奇之王至南郡將

士數振思賊多道亡者信亡夫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或言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去居一二日何未竭王且怒且喜罵曰

若亡何也曰臣不聽亡也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皆得如信

國士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漢王曰吾亦欲東復安能復安此乎何

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則信必亡王乃欲拜信為大將信請曰王欲置我於死地請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

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則信必亡王乃欲拜信為大將信請曰王欲置我於死地請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

欲圖給樂樂民
王失職情也時
著者秦兵討賢
其地有大通八
者為可以刀筆
吏以之

趙信受其封爵
劉邦以項羽為
丈夫之勇人人
能言之以為婦
人之仁則信所
獨見也

大將主拜乃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生王曰丞相言將軍軍何以敢棄分信謂因問王曰今東面爭權天下非項王勝王曰信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信亦以為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項王曰噫叱咤叱咤時為霸王時為霸王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項王曰噫叱咤叱咤時為霸王時為霸王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項王曰噫叱咤叱咤時為霸王時為霸王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

一故無西言而北擊秦

五陵以兵屬漢 閔沛人漢王微時常兄弟之及起沛陵亦聚眾數十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屬漢項王救陵母欲以招之母因使者

語隨曰漢王長者故得天下無以我故擇二心遂伏劍而死漢王使將軍蘇敬王吸因陵兵從南陽起

丙楚二年漢二年項籍秋表帝于江中項籍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稍稍叛之籍乃容使吳芮為將有共救擊殺之江也

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代王歇復為趙王立餘為代王 陳餘在南皮於天賜間田榮已王齊乃使夏說項王

往說秦假齊兵擊常山復趙王蒙許之遂共襲常山漢耳敗走欲之楚甘公游以韓白漢王之心隨五王聚東來舉秦心也先

至必至楚楚強使必屬漢耳乃走漢餘已敗耳收趙地迎之王歇復王趙歇德餘立以為代王餘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

代 漢主韓王孫信為韓王 信韓王王尊孫張良下韓故地得之以為韓將從漢王入關又從入漢中漢王既定三秦拜信為韓太尉

使略韓地漢王東出關 五陵以兵屬漢 閔沛人漢王微時常兄弟之及起沛陵亦聚眾數十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屬漢項王救陵母欲以招之母因使者

語隨曰漢王長者故得天下無以我故擇二心遂伏劍而死漢王使將軍蘇敬王吸因陵兵從南陽起

丙楚二年漢二年項籍秋表帝于江中項籍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稍稍叛之籍乃容使吳芮為將有共救擊殺之江也

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代王歇復為趙王立餘為代王 陳餘在南皮於天賜間田榮已王齊乃使夏說項王

往說秦假齊兵擊常山復趙王蒙許之遂共襲常山漢耳敗走欲之楚甘公游以韓白漢王之心隨五王聚東來舉秦心也先

漢王渡河魏王豹陽虜殷王智以陳丹為獲軍中尉

陽武人陳丹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

平其兒伯常耕田頗平使

其後漢平不治注是乃曰亦會解其有如此此不知或有奇術之術里中社平為宰內也分肉皆均里父老曰陳陽子之為宰

平曰嗟乎使乎得華死乃不知是肉也初事魏王告說不聽去事項王拜都尉及漢下殷乃渡河歸漢是殷王反是項王使平

見其美大夫嚴為之解當有金玉寶器日之政殺于平乃解其衣而性制解人知其有乃止平遂至外武居因魏無知

本見漢王與語悅之問居是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都尉使魏與漢軍諸將盡讓平王聞之益厚平周勃沛漢漢王則

謀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卿問者行也今有屠生一即殺生或曰孝已故高子之行而無益無益為魏王何暇勝之

平王又召平而問焉平曰臣居楚聞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賞誠臣畫計有可來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

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散當王乃謝平厚賜之拜獲軍中尉蓋護諸將不敢復言

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漢王至洛陽新城前見三老秦制每十有一十十有一公是法春秋公八十二歲秦

道說無謂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散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

不以為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業也漢王曰吾非夫子無所歸

于是為義帝發喪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之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歸而

悉發關中兵收三河河內河外士願從諸侯王裂楚之秋義帝者此子也夫漢王厚遇之矣是漢及者至極無道曰項籍乃

漢王以五諸侯將曰彭越張敖兵伐楚入彭城項籍自齊破漢軍以漢太公呂后歸項王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已連魏魏下

陳平博覽觀其

珠而刺船已見

一瓶豈云不愛

金無以為寶此

實不可為訓道

節而虛古今通

義而在行軍即

衆時以聞尤重

彼后雖相齊都

開用趙游皆愛

金者子後漢

高論相以平智

有餘而難備任

或亦早見及此

董公慮其詞

雖出於荀卿王

却即漢王臨索

發兵持得是化

義戰言而已不

然故令義帝而

在漢王亦果能

終出其下乎

彭越去沛不二

百里漢王既入

即當迎取太公

乃垂垂於寶貨

美人星酒高會

此與項羽入秦

何異秦室家室

傾心焉尚其親

於此通而分憂

之請雖出機變

實非君子所忠

是漢王西通梁地間率臣曰吾欲捐關以東香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有與地帶險越其與梁地此兩人可也
而漢將韓信可屬大軍當一而捐之此三人則地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信是留項王數月我之取
天下可以百金者隨何請使與二十人俱

漢王至榮陽

漢王收軍散平屯榮陽前何發關中老翁未傳名者地本傳者悉詣韓信亦以兵與漢王會軍復大振與

楚戰榮陽兩宮

在關中府榮陽縣西北水名也
楚戰榮陽兩宮在關中府榮陽縣西北水名也
楚戰榮陽兩宮在關中府榮陽縣西北水名也

漢王遣韓信

韓信立子為太子 大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韓陽為衛

關中大饑

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漢王如榮陽

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祕謀 王如榮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為法令約卷五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報以便

宜施行上未以聞

乃曰雖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之也

王曰

韓信之郡生猛約謝曰漢王懷侮人焉

漢王約韓信

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參謀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參謀

兵從夏陽

韓信請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東舉齊南舉楚王遣張耳與俱九月破代兵會夏陽

韓信

韓信張耳舉趙聚兵井陘口

陳餘

陳餘白信耳來將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能糧士有餓色無復意師不宿儲今井陘之邊車不仰力無成行數

兩將之頭

可破也下否則必為二子所食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計不從左車策信聞視之大喜乃引兵遂下未至井

陘口止舍夜半

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旗從間道軍山間使旗不見而望趙軍或曰趙軍登運我即疾入趙壁拔趙旗

立漢赤旗

今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備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

趙軍壁擊

大戰良久于是信耳伴音俱赴水上軍趙果空壁運之水上軍殊死戰不可取信所遣二十騎者馳入趙壁拔趙

旗立漢旗

趙軍已不能得信耳欲還壁擊皆漢赤旗大驚走漢兵支擊大破之斬陳餘會趙王設諸將罪實固問曰兵法

右倍山設前左水澤

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云陷之死地而後生救之亡地而後存且備非擇善而備士大夫所謂驅

其勇也

可死也

陳餘事與宗

一戰宗惠不致不成則而用人於此雖之杜律於此則定亦欲得其言世特知其為也

相人而戰之也非死地使心帥為我彼將皆服信以千金春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而師事之問
伐然亦何苦左車者匈奴人也其後漢書有傳也非死地使心帥為我彼將皆服信以千金春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而師事之問
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而與張平約定地也

是月甲戌晦日食

十一月癸卯晦日食

隨仰以九江王布歸漢 隨何至九江說叛有歸漢隨何者九江人也其後漢書有傳隨何至九江說叛有歸漢
入曰九江王已歸漢其何以得食兵因說而殺楚使者而攻楚楚使龍且擊破之南乃閉行與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牀
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屋布又大喜過望漢王其兵與俱屯屯也

漢

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 酈食其者魯人也其後漢書有傳 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 酈食其者魯人也其後漢書有傳

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欲能立六國復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面稱霸是必欲社而輔王曰善起刻印
項籍之死命也武王入殿發粟散錢僱車為軒軒者車也項籍之死命也武王入殿發粟散錢僱車為軒
項籍之死命也武王入殿發粟散錢僱車為軒 項籍之死命也武王入殿發粟散錢僱車為軒

楚圍漢王于滎陽范增死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能定乎曰項王亦趨之亞父項王亦趨之亞父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能定乎曰項王亦趨之亞父

者功多不得裂地殺與漢滅楚而分其地項王果疑陳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為
太宰具米進見楚使伴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項王使使持老更以萬軍具遣楚使歸其以項王果大悅亞父亞父欲急攻
下滎陽項王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去彭越張敖背也

漢王走入關彭越張敖是運兵擊之漢王復軍成皋 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為
是陳平夜出女子二十餘人是四面擊之紀信乃來王車黃屋天子車也是陳平夜出女子二十餘人是四面擊之紀信乃來王車黃屋

陳平此計乃欺
三人重未可保
其不信者必乃
以是身而世傳
之可發一笑

皆呼為成之域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通於項王既破彭越漢王自或入關收兵成東來謀謀以
彼或說王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榮陽成早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燕復還秦
陽則楚倍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出兵於武關與項王引兵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彭越破楚軍其下軍地往來為漢
為兵王主赴也
韓信將軍下營韓信公項王東營趙漢王于是復軍成也

楚破彭越後楚受陽及成是漢王走渡河秦魏信軍遺信營命項王既破走彭越乃引兵西拔榮陽王則奇項王生得周苛

漢王為成若非漢遂圍成是漢王既破走彭越乃引兵西拔榮陽王則奇項王生得周苛

使者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卧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漢王與大帥即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秦是遂

拔成軍西漢使兵距之軍漢王欲擒成軍以來而屯軍洛以距楚彭生曰王亦以陽陽充民以食為無夫救舍天下韓翰

久矣聞其下並粟善多是援榮陽不堅守救舍乃引而東也楚所以蒙漢也願即遣兵收取榮陽據救舍之粟塞成軍之險杜太

行之遠距嬰狐之口曹狐口在今直隸守白馬之津見以示諸侯形制以地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救舍王已

得韓信軍地韓信軍地在今直隸守白馬之津見以示諸侯形制以地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救舍王已

有星守于大倉漢書天文志房宿危星以輔官左

彭越下渠十七城楚復擊取之彭越攻衛無地外黃年十三說項王曰彭越強擊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阮之百姓安所

外黃數日乃降項王欲置阮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項王曰彭越強擊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阮之百姓安所

歸心也且從此以東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從之渠地俱復為楚

生曰歸漢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遂殺義帝漢王聞之起兵出關而責義帝之處知成所故也

後與天下同其劫案儲賢才智樂為之助項王和約之名有謂義帝之節記心之遺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而莫為之助故天下

之事歸于漢王可也而策也今又已殺義帝奪成軍守白馬距嬰欲天下復服者先亡身齊王納之遂與漢平而罷守備與卿生

日飯酒而韓信引兵至平原關卿生已說下齊欲也卿生曰將軍受詔擊秦而漢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且卿生一士

仗械持三寸之舌下齊切十餘城將案以觀卿之舉成也下趙五十七城為韓信反不如此一堅信之功也信遂渡河襲破秦外
王以卿生為實已王之東走高谷使請救于楚
漢王復取成軍與是官軍廣走山名在河東開封河
項王之擊彭越成曹皆曰謹守成軍即漢欲戰慎勿與戰項王已東漢
數批楚戰曹皆不出漢使人辱之數日守楚渡兵汜水在開封前汜水縣西平渡漢擊破之曹皆自到汜水上漢王乃引兵

項王生平所述
破成獨言曹外
漢小兒之言皆
楚地人當如是
也便信增而在
有地是兒多矣

渡河復取武庫軍廣武項王聞告等破帝軍廣武廣武有二城西城漢所守東城項王所

高祖置太公其上昔漢王曰今不急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俱壯而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殺之

一極項王怒而烹之項伯曰天下事可知且為天下者不謀家謀國也無始初空項王從之乃使人謂漢王曰天下

歸使以吾兩人願與王把戰决此雌雄使告天下天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嘗將不關力項王三令士出地戰漢有善

不能從也項王曰之項伯曰天下大勢已定王與項王臨廣武鴻門項王欲與漢王獨身批戰漢王獻之曰懷王命先定

中者王之羽員約王我霸漢罪一始破卿于死罪一救越不違報禮故諸侯入關黑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其財罪四殺

秦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請善地而使逐王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食韓地罪八使人陰殺

義帝罪九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吾以義兵從諸侯破秦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抗戰項王

大怒仗弩射漢王傷臂王乃引足曰房中吾指圖而創臥張良讓請起行毋軍以安士乎王從之疾甚困臥入咸亭

英救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廣齊王廣田燒自三為去王戰敗走情遂定齊地韓信東追齊王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

齊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馳勞苦不即當奔楚即此地戰必敗數言龍且聽之與漢兵相擊連敗數戰龍且死楚軍食于漂母無資者之養受

亡城聞主在楚矣故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地無所保全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為人必與將軍食于漂母無資者之養受

吾子膝下無魚人之患不足畏也且魏齊不與而降之吾何力今戰而降秦半可保何為而止遂追與漢軍夾濰水戰見而陳信

夜令人為蒲葢覆沙壅水上流魚半流壅且保不戰遂走且喜曰吾固知信能遠追流水信使使陸亞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

渡即急擊殺且是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唐廣田橫以廣死自立為王漢擊楚之地中且且是且為漢畫定齊

地

漢立張耳為趙王初韓信破楚請立張耳為王以換其國漢王許之至是乃立耳為趙王耳王于初為漢宗元公主

漢立韓信為齊王韓信使人言于漢王曰齊邊楚反復之國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且兼定齊秦乃欲自立

韓信良陳平請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軍能禁信之自立耳亦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不慮變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

即將軍王耳何以假我遂張良指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蒯徹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

信曰漢王將兵擊楚其意非欲天下不復有漢王不可必居居項王軍中雖無事得脫禍皆項王其不可與言信

信足下雖以兵漢王為事文高之意力處項王今日亡矣即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足何不反漢與項王三分天下王信

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不用故信楚而歸漢漢王殺我上將軍項王殺我義士我殺我衣我殺我食我

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於此夫心深細信我信之不詳難死不慮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去刺做知天下權在信乃以相人之術相

信曰相君之而不遇計後持官之非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做曰天下初發難也要在亡秦而巴今是漢分勢剪智勇俱困兩主之

武涉說韓信乃

將王命惟恐言

之下且則敢何

為者說信... 委使都生不... 李軍又說信... 漢社鐘宣不... 臣節雖其議... 通或涉而唯... 構人信戰國... 士之忠賢耳

命與于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是則是勝其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尊莫先動足下謀雖全仇然趙國民之欲西向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其謀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禍願足下無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豈可懈利而倍美也微曰臣聞師出實主者身立功蓋天下者不寬今足下戴主之威拔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休矣專方念之數日微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不忠背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微遂謝微去伴狂為馬

漢王英布為淮南王 漢王布使擊英布伯九江得數艘

漢初為昇賦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庫兵車馬

北貉戎神古曰貉在東北燕人故豪騎助漢初三有注貉人是月漢王令軍士死者吏為棺斂送其家四方歸心馬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歸太公呂后于漢解而東歸 時漢關中兵益出食益多英軍食盡韓信又遣兵擊之項王恐會漢遣使公祝

項王請歸太公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注見前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歸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敖陳平

曰漢有天下大半是兵飢寒今權將奪此秦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己漢五年是歲也此亡 高祖受命之年信 失以一歲而分黎而代今于楚漢之際古故

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府治在河南陳州籍擊敗之 漢王追項王至陽夏南北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楚至固陵不會楚擊

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整而子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木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焉

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乎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王叔孫王孫

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乎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

漢王以齊王信魏相國越及淮南王布等兵圍項籍城下注下數句皆項籍所遣籍走自投是地忠亮 漢王發使使韓信

越王皆引兵來劉賈入楚地圖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兵迎賊布隨劉賈皆會項王壁城下軍少食盡

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解四面皆楚船乃覺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慷慨有美人杜虞氏常奉 飯飯為名姬常所及

走渡淮至陰陵山名在今 淮水在分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指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將將灌嬰追及之項王引而東至東城城在分 淮水在分城下

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項王引騎依四潰山在分州石上有為漢謂其背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逆

霸天下今卒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與諸君決戰必三勝新斬艾旗乃殺死于是分其騎為四隊四圍漢騎圍

之數重項王大母馳新一船復新一都射殺數十百人諸將皆罷項王欲東渡江在今和州有為江浦 事長航船待口江東雜小地

獨不憤于心乎乃以所乘駟馬賜長自刎而死漢王劉其相國越為梁王下諸關隘皆為其守備義之國為主元節因持項王頭示之乃降漢王以魯公號葬項王于穀城安山在沂水縣東其親為發喪哭之而去劉其相國越為梁王

遺劉其相國越為梁王初西楚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于針嗣為王漢既定楚針不降乃遣劉其相國越為梁王

更立齊王信為楚王魏相國越為梁王漢王至定陶馳入赤王信營奪其軍已下令曰楚地已定長帝無後齊王信習楚風俗更

立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郢都相國建成侯越勳勞也民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

救今日兵不得休八年萬民共助助苦甚今天下事畢其故天下殊死以下

卷之十三

漢紀高皇帝五年己卯元統子嬰初也初元九年九十二年漢紀高皇帝五年己卯元統子嬰初也初元九年九十二年

太祖高皇帝姓劉氏名邦國唐氏裔劉累之後以布衣起沛八載而成帝業因初王漢運建

為有天下之號漢紀高皇帝五年己卯元統子嬰初也初元九年九十二年

記五年二月漢王即皇帝位訪侯王將相共請立漢王為皇帝漢王辭不敢當帝位若臣皆曰大王起寒微謀不義立有功德施

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尊宜願大王以幸天下使天下也漢王三望乃于二月甲午即皇帝位紀水

立故衡山王芮為長沙王故尊王后曰皇太后曰皇太子遺草先姐高帝母也唐曰昭室夫人

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霸王王無諸為閩粵越人所謂七國地也王

粵王無諸世秦身也秦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察而弗立今以為閩

粵王王閩中地粵王無諸世秦身也秦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察而弗立今以為閩

帝西都冬陽文五月兵皆還定詔曰民前或相保山澤不書名數

上曰徵侯諸將毋敢隱朕言其情喜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

高帝時有武加後臣也。王陵封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封之與天下同其起項羽不若有功者最之戰而一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博望家換百桂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克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吾禽也。奉臣說略。

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機。彭越既受漢封曰橫與其使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山東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今名田橫島帝恐其為亂故橫罪召之橫

謝曰臣烹陛下之使辭生今聞其弟南為漢將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報帝乃詔衛尉官門衛也。鄭前曰齊王田橫即至敢

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其者以詔高狀曰田橫初大者王小白弟也衛尉不知由何兵加詰橫乃與其客二人來傳指洛陽至戶

鄉在河南無帥處置置以謂其客曰橫始親漢王使南面稱孤今油刃為天子而橫乃為亡帝北面觀之其耻固已甚矣且

吾恐人之危與其親帥解而事主殺乃與天子之教不教勸我獨不懼乎心知遂自刎今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為流涕以

王禮葬之。其其二客為其弟解解其二三客為其家屬其四則下獄之客謂之曰以李布之副為郎中新丁公。此丁公者將曰薛人名也以倫。初楚人李布為項羽將數嘗奉項羽漢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

臣罪三族布匿滎陽周氏周氏令布免針為女賣之當朱家。朱家心知其李布也貴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李布

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項氏臣臣可盡其職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李布之賢漢求之意此不北

走柳都起起年夫忠壯士以常服國此個子亦所以。柳平也。於公言于上乃故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

弟丁公。其父之弟亦為項羽將遂嘗帝彭城西姪兵接帝急願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朱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

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下心也。

帝西都關中以遷故國之。為郎中賜姓劉氏。齊人遷故國西通洛陽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

哉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稱德會享十餘世至于之文而論倫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成王即位周公稱焉乃當

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皆使四方卿士職職造堂均矣有傳時以玉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

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德衰形勢衰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足三秦與項羽戰空陽成阜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百使天下

之民肝腦塗地受辱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能也夫秦地據山河四塞以為國卒然有急百萬之

眾可立與也夫與人國不據音其尤者則拓斯木木能合聯今陛下入關而據秦之北此亦據天下之亢而據其背也帝聞奉

臣等臣皆山東人帝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山。滎澤也。信洛河柳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

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

易坎之至曰王
公設險以守其
前案即繼之曰
君子以常德行
可知有德然後
險可恃無德則
險不足以為其

流而下足以委輸焉此所謂金城千里之國說也上即日而都關中拜收節賜姓劉氏號秦春君道引不食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帝自將擊之九月盧植為燕王館陶與上同黑山諸生又與上同日入宛幸熒叔特王之時西楚故將

利發反從公于食于利侯以為成利之利也呂送衣上亦自擊破也

後九月治長樂宮秦漢宮宮漢宮而此故中本

子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于陳執是王信以歸至洛陽長淮陰侯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上書告信反者上問左右

左右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關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如也信之也信一力士學以信告

諸侯會陳信聞之疑懼時是故將鍾離昧歸信語捕之或說信曰斬鍾離昧以請上上必喜亡患信從之信見昧謀事今日

公位中七者乃寫信持其首謁帝于陳帝執其武士輝信殺後信曰果若人言彼為死走者為高信查良子臧敵國破謀臣亡

天下凶定我國當上曰人言公反遂城擊信以歸因故天曰肯有白陛下保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

十里持兵百萬養得百二馬地勢便利其以下兵于諸侯韓信獨獨之上地餉也夫亦東有瑯琊即墨見有之能南有泰山

之固西有渭河之限水從黃河北曰渭河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十里持兵百萬縣隔十里之外亦得十二萬此東西秦也非

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遂至淮陰信為淮陰侯信上兵馬未幾多信有不測之憂信曰大王信臣臣也信臣也

始剖符封功臣為徹侯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始封功臣信臣也侯蕭何會信獨受

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甲銳刃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曾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

知獲乎建策觀者御也於地指謂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親戰之功也王始蕭何無戰之功也此蕭臣官其數臣亦

無戰之功帝使自擇三萬人良曰臣始起下即與上會留置此天以臣謀陛下陛下用臣封君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致當

三萬人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侯此在周封戶侯陳平在漢封戶侯陳平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元敵非功

而陳平曰非也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子知陳平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元敵非功

事皇上與是相距五載夫軍士之勞朕身造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遠軍饋其食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

山東何常關中以侍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何何以一二之功而封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封次之上曰善且曰吾聞進賢受上

高祖終極指示
之論平有首蓋
何之意平故不
通中明其說耳

命博士孫通... 起朝儀... 帝悉去秦儀法為周... 臣願頌采古禮與秦儀敬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于是通使徵魯諸生... 野外習之月餘言于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尊臣習建明年長樂宮成悉使臣皆朝賀先平明詔諸... 禮文... 治禮以次引入殿門... 九層臚句傳... 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 置酒無敢諱... 且七年帝自將討韓王信... 走匈奴白土... 大國將萬騎與王黃等... 西代川西北... 二萬北逐之... 可擊也時兵已業行... 積兵四十萬騎... 不用公言以困平城... 凡六州...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臣願頌采古禮與秦儀敬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于是通使徵魯諸生... 野外習之月餘言于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尊臣習建明年長樂宮成悉使臣皆朝賀先平明詔諸... 禮文... 治禮以次引入殿門... 九層臚句傳... 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 置酒無敢諱... 且七年帝自將討韓王信... 走匈奴白土... 大國將萬騎與王黃等... 西代川西北... 二萬北逐之... 可擊也時兵已業行... 積兵四十萬騎... 不用公言以困平城... 凡六州...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野外習之月餘言于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尊臣習建明年長樂宮成悉使臣皆朝賀先平明詔諸... 禮文... 治禮以次引入殿門... 九層臚句傳... 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 置酒無敢諱... 且七年帝自將討韓王信... 走匈奴白土... 大國將萬騎與王黃等... 西代川西北... 二萬北逐之... 可擊也時兵已業行... 積兵四十萬騎... 不用公言以困平城... 凡六州...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禮文... 治禮以次引入殿門... 九層臚句傳... 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 置酒無敢諱... 且七年帝自將討韓王信... 走匈奴白土... 大國將萬騎與王黃等... 西代川西北... 二萬北逐之... 可擊也時兵已業行... 積兵四十萬騎... 不用公言以困平城... 凡六州...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九層臚句傳... 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 置酒無敢諱... 且七年帝自將討韓王信... 走匈奴白土... 大國將萬騎與王黃等... 西代川西北... 二萬北逐之... 可擊也時兵已業行... 積兵四十萬騎... 不用公言以困平城... 凡六州...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 置酒無敢諱... 且七年帝自將討韓王信... 走匈奴白土... 大國將萬騎與王黃等... 西代川西北... 二萬北逐之... 可擊也時兵已業行... 積兵四十萬騎... 不用公言以困平城... 凡六州...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置酒無敢諱... 且七年帝自將討韓王信... 走匈奴白土... 大國將萬騎與王黃等... 西代川西北... 二萬北逐之... 可擊也時兵已業行... 積兵四十萬騎... 不用公言以困平城... 凡六州...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且七年帝自將討韓王信... 走匈奴白土... 大國將萬騎與王黃等... 西代川西北... 二萬北逐之... 可擊也時兵已業行... 積兵四十萬騎... 不用公言以困平城... 凡六州...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走匈奴白土... 大國將萬騎與王黃等... 西代川西北... 二萬北逐之... 可擊也時兵已業行... 積兵四十萬騎... 不用公言以困平城... 凡六州...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大國將萬騎與王黃等... 西代川西北... 二萬北逐之... 可擊也時兵已業行... 積兵四十萬騎... 不用公言以困平城... 凡六州...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西代川西北... 二萬北逐之... 可擊也時兵已業行... 積兵四十萬騎... 不用公言以困平城... 凡六州...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二萬北逐之... 可擊也時兵已業行... 積兵四十萬騎... 不用公言以困平城... 凡六州...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可擊也時兵已業行... 積兵四十萬騎... 不用公言以困平城... 凡六州...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積兵四十萬騎... 不用公言以困平城... 凡六州...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不用公言以困平城... 凡六州...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凡六州...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匈奴寇代王...

二月使都長安長安在秦漢時在洛陽之西長安在秦漢時在洛陽之西

立東閣北閣前殿東閣北閣前殿在未央宮中未央宮在秦漢時在洛陽之西

上見其壯麗怒甚謂何曰天下河海皆歸於海河海皆歸於海

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不以如也上說遂自稱陽後都之官以承九五

八年春三月帝如洛陽九月還宮令非公乘非公乘在秦漢時在洛陽之西

衣錦繡綺縠錦繡衣錦繡綺縠錦繡在秦漢時在洛陽之西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劉安王越趙王敖共王文朝于未央宮上置酒未央殿起奏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令臣之書所就孰與仲之殿上舉臣皆稱萬歲天父為樂

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使齊是大族子閻宦匈奴威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勞于兵未可以武服也

母以力為成木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道長公主天子許嫁匈奴公主

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論以禮節買頓在國為子塔死則外游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

不乃取家人子名翁兒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劉敬還言于上曰關中北近匈奴安可也

也上曰善于是從昭景景懷田五族又東徙于關中與利田完利田完九十餘萬口

春正月趙王敖廢後代王如意為趙王初上解平城還至趙趙王敖教子婿禮甚卑上其踞博為之趙相貫高

等皆起曰吾王屬屬州人王也乃說教曰皇帝過王無禮請為王殺之殺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慢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

流于深秋劉帝帝力也願者無復出口貫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背德何汚王為事成歸王事脫衛身坐車車已而上擊

王信餘寇遺相人漢德府唐山今直隸貫高等解人于廁中欲以要上上欲宿心動而去上問何人為何曰相人上曰相人王是

貫高怨家上變告之于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趙王等皆自刺貫高猶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及者乃檻車車上貫高

膠致膠致不問指長安貫高對獄曰獨五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榜笞刺蒸身無完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相者中

大夫漢官名池公亦作池曰臣等知之此國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池公持節往問之徒與前持節者池公持節

視池公為若如平生數池公問張王果有謀否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于吾親哉願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逆

所以王不知狀池公以報乃殺殺廢為宣平侯後代王如意為趙王上賢高故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具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死職之存正有死日使事上哉乃仰絕冠而死王謂高客從者第三張冠中四張冠

與諸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蓋拜為
守相。田叔趙主其人其先齊田氏。

夏六月乙未晦日食

甲子年夏五月太上皇崩葬萬年漢太上皇葬餘陽此原出于餘陽置萬年縣令諸侯王國各立朝于其處

以周昌沛人為趙相趙先為御史大夫

威權有當嘗從上之問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如意呂后年長若見益踞上以太子仁

弱如意類已如意已立為趙王留之長安敬廢太子而立之大臣固爭皆莫能傷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獲上問其說昌為人吃

語也又感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如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昌曰昌曰臣期期時趙王年

十歲上愛萬歲之微不全也獨心不樂惡歌行御史趙克侍知上指乃請為趙王置責強相及呂后太子羣臣所敬懼者上問

其人克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克代為御史大夫

九月代相陳豨反帝自將討之初陳豨以郎中封陽夏侯為代相監趙代兵豨常稱吳魏公子無忌及將守邊多招致賓客

皆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趙相周昌未入見上具言豨賓客威權兵于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稱

恐陰令客通王黃曼卿臣所逐反自立為代王趙略趙代上聞乃自擊豨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

為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謀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否上曰是力不足亡罷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白于天子

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險有吾微天下兵未至今猶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

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實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間之豨將多降明年將軍郭蒙擊破豨將張春等大尉春官豨目

從為大周勃追太原屠馬邑上攻拔東垣今正定府正定縣以千金購王黃曼卿臣皆生致之于是豨軍遂敗

已十一年春正月皇后殺淮陰侯韓信信美三孫淮陰侯信舍人得罪于信信欲殺之其弟乃上變告前陳豨相代監邊韓信信辟

左右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時陛下必不信再王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斃吾為公役中起天

下可圖也韓曰謹奉教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殺諸官使奴殺以製呂后太子后與蕭何謀諸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

羣臣皆賀時信方稱兵何始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鑿信斬之長樂鍾室懸鐘室信方斬曰悔不用蒯徹計反為女子

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上曰信死且其妻之隣后曰信死亦何害后通其指上曰此亦則士則也信死後

之為得也信死後天下既高陛下所為者若爾爾分不能不置豨豨上曰置之

以蕭何相國上已聞韓信死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二都尉為相國何為相國

其以上是也何為相國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二都尉為相國何為相國

其以上是也何為相國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二都尉為相國何為相國

其以上是也何為相國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二都尉為相國何為相國

其以上是也何為相國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二都尉為相國何為相國

韓信之言其否
結非論無益
在外而居公然
韓韓大臣田亦
非問韓韓之羞
或何國此人莊
之禍兆於此矣

韓王儲伏誅儲前匈奴人居參合天國有儲者其後世之國多矣自漢以來曰儲之儲歸心而心而歸

百者不心歸存和可也漢武皇帝新元以來其後世之國多矣自漢以來曰儲之儲歸心而心而歸

帝至洛陽立子愐愐字為代王帝以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匈奴遊擊被漢將分山南太原地以益之今在臣擇可立為王者皆

曰子愐賢知溫良遂立以為代王都晉陽從從中洛州府平定縣西北

二月立王侯朝獻郡國口秋法詔曰欲省賦此今度未有往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請侯王也多民疾之今諸侯王當以十月朝獻

及郡各以其口數率計也人歲六十三歲以給獻也

詔相國梁建賢詔曰梁將王都如高平即文伯都如高平即文伯都如高平即文伯都如高平即文伯

交也士與由進不都必知也賢賢士大夫定有天下必有賢賢士大夫定有天下必有

我共安梓也叩頭賢賢士大夫定有天下必有賢賢士大夫定有天下必有

中王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賢賢士大夫定有天下必有

梁王趙賢從蜀三月殺之夷三族上之舉陳續也兵于梁王得病使將兵詣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危輒

曰往則為會不如送反王不能保大僕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按捕梁王囚之洛陽有司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

人徙蜀者衣不送漢書云送以書不送漢書云送以書

后許謨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送誅之妻讓與與春乃令其合告趙復謀反夷三族首洛

陽下詔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送誅之妻讓與與春乃令其合告趙復謀反夷三族首洛

有謀反不如送誅之妻讓與與春乃令其合告趙復謀反夷三族首洛

立子愐為梁王友為淮陽分河南郡南王是史郡王是史郡王是史郡

夏四月帝遣宮

五月立政秦南海秦郡尉趙佗正定為南海王初秦南海尉佗與呂氏死呂氏亂佗語曰秦為無道天下苦之

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帝秦南海尉趙佗與呂氏死呂氏亂佗語曰秦為無道天下苦之

可以立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佗即移檄關隴絕道佗即移檄關隴絕道

至是詔立為南越王使陸賈即投寶璽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無為南越漢書至佗應

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真定公反天性棄寶璽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且及身身夫秦失其政索餘並

走唯漢王先入關項羽待約還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邇人加天所建也今天子懷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使授君王印

殺之

帝遣沛復其民及壘 上遣沛留置酒沛言臣故人父老子弟隨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舞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

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分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

鄉吾雖都閩中為歲後吾魂猶思汝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還有天下其以沛為厭湯沐邑復其民世無有所與故人之日

又勝十餘日乃去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幽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特以其為舊故反我為魏

沛父兄固請之乃并豐死沛

太尉劾陳確代地 勃新稱于當城 漢高祖在代郡雁門雲中地

立兄子滿為吳王 荆王既死 無後更以荆為吳國立兄仲之子沛侯滿為吳王已瑒上召滿謂曰汝叔有反相因封其背曰

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宜汝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滿頓首曰不敢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尹氏起事曰魯為之典以馬上帝天下不事許君或通齊國孔子乃見于兵戈危

帝還宮 上還長安疾甚憂欲易太子欲立陳良諫不聽因麻疾不視朝執孫遵誅曰吾欲公以魏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

委定扶蘇自使滅祀金而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頭血沓地帝曰公罷去吾直欲用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樹天下亂動

奈何以天下為戲也時大臣因爭者多上知羣臣皆不知附趙王乃不易太子 史記留侯世家上破布舖置酒太子請東園公

留侯之四人論劉太子地 上乃以 留侯曰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太子仁孝 聖賢也 天下莫不 曰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太子仁孝 聖賢也 天下莫不 曰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太子仁孝 聖賢也 天下莫不 曰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太子仁孝 聖賢也 天下莫不 曰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太子仁孝 聖賢也 天下莫不 曰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太子仁孝 聖賢也 天下莫不 曰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太子仁孝 聖賢也 天下莫不 曰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太子仁孝 聖賢也 天下莫不 曰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太子仁孝 聖賢也 天下莫不 曰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太子仁孝 聖賢也 天下莫不 曰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太子仁孝 聖賢也 天下莫不 曰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其失使高帝與
高而不止高與
高亦必不能相
和然文帝必能
編修其間無呂
氏之亂而劉氏
安其故見之
不可不垂之明
終不垂會高帝
之正而還回於
編修之名名使
漢室有幾危之
實楊則帝之失
高祖有知必當
首肯善言史述
好奇附會之說
不必論矣

之說者於漢高
一論蓋帝諸人
事謂帝善預知
呂氏之謀者無
此好奇而不能
禁之於理善善
者與與帝同起
其難固宜知之
善者若呂氏之
難雖歸其移漢
作則如後日時
五事起非善所
能近此說使誠
見及此即發呂
氏立廢王復分
其北見河不可
為編會高帝自
編會高帝自
編會高帝自

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稱我與長沙耳往年淮陰誅彭越呂氏討今上病呂氏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又大功臣違稱病不
行語頗泄上聞之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敖為燕使胡散于是上曰燔果反矣使與噲將兵擊之

召陳平新噲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指長安 帝病甚人或言與噲噲于呂氏即一日上晏駕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廢帝大
怒用陳平謀召路使周勃受詔膝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新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
嬰之夫有親且責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空因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檄車傳指長安令勃
代將定燕反噲

夏四月帝崩 上擊黠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曰疾可治上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
天命乎今乃在天雖扁鵲復起何益罷之問陳下百歲後蕭何國元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極陳平可
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大將復問其次曰此後亦非乃師知也四月甲辰崩于
長樂宮通鑑考異曰陳平善文書后制書其制書皆平所書也其曰周勃已前不除其說陳平制書如此天下之無
長樂宮通鑑考異曰陳平善文書后制書其制書皆平所書也其曰周勃已前不除其說陳平制書如此天下之無
大臣且其時陳平不在廷也

盧增亡入匈奴 竇憲將其官人家屬騎數十居長城下候伺華上病瘳自入謝會帝薨竇憲亡入匈奴通鑑考異曰竇憲
亡入匈奴

五月葬長陵 在西安府咸陽縣東陵也 高祖不修文臺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及卒見之如獲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
既定令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等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文典功臣剖行作誓丹書銀券石室金匱藏之宗廟雖日不
暇給規摹宏遠焉

太子盈即位 是為孝惠
尊皇后曰王太后
枚舉噲復出也 陳平既執與噲行聞帝崩恐呂嬪掠之乃馳傳先去遣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之後馳立宮史林表臣
因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中令官欲殺門戶使傳教帝呂嬪說乃不得行噲至太后即釋之并復呂氏
令都國立高廟
孝惠皇帝

紅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令永然因成夫人兒甜衣請良令毒殺如意且曰子母時解手即解如意
如意乃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道王亦病不能來指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王

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大將復問其次曰此後亦非乃師知也四月甲辰崩于
長樂宮通鑑考異曰陳平善文書后制書其制書皆平所書也其曰周勃已前不除其說陳平制書如此天下之無
大臣且其時陳平不在廷也

盧增亡入匈奴 竇憲將其官人家屬騎數十居長城下候伺華上病瘳自入謝會帝薨竇憲亡入匈奴通鑑考異曰竇憲
亡入匈奴

五月葬長陵 在西安府咸陽縣東陵也 高祖不修文臺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及卒見之如獲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
既定令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等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文典功臣剖行作誓丹書銀券石室金匱藏之宗廟雖日不
暇給規摹宏遠焉

太子盈即位 是為孝惠
尊皇后曰王太后
枚舉噲復出也 陳平既執與噲行聞帝崩恐呂嬪掠之乃馳傳先去遣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之後馳立宮史林表臣
因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中令官欲殺門戶使傳教帝呂嬪說乃不得行噲至太后即釋之并復呂氏
令都國立高廟
孝惠皇帝

紅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令永然因成夫人兒甜衣請良令毒殺如意且曰子母時解手即解如意
如意乃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道王亦病不能來指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王

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大將復問其次曰此後亦非乃師知也四月甲辰崩于
長樂宮通鑑考異曰陳平善文書后制書其制書皆平所書也其曰周勃已前不除其說陳平制書如此天下之無
大臣且其時陳平不在廷也

盧增亡入匈奴 竇憲將其官人家屬騎數十居長城下候伺華上病瘳自入謝會帝薨竇憲亡入匈奴通鑑考異曰竇憲
亡入匈奴

與陳於臺堂人
為應為五有身
為入主室杜所
繫而不解善處
家統之理治帶
不曉政遂以自
致身命為多時
之法與兵皇帝
實萬祖之靈也
教子耳

不帝自迎入宮扶其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隨帝更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酥飲之或謂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酥飲之或夫人手足甚艱耳軟昏辱使居閣中命曰人竟為帝視之帝驚大異因病廢餘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欲為淫樂不聽此

使淮陽王王友為趙王 趙王如意既死 乃使友王趙
春正月城長安 是年始城西北方三年春正月長安城六百里有宮夏六月始城趙王王利侯再城之五年春正月復城之其故乃成三輔前漢長安城周迴六十五里外城

二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 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酥飲之起帝亦起使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履也危齊王怒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為乃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用內史士內史士

言獻城陽郡見為齊元公主湯沐邑乃得歸

春正月兩龍見蘭陵前井水
陝西漢郡治故道今甘肅地震

夏旱

秋七月相國都使黃何卒益曰以曹參為相國相國何為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王上曰曹

參何如何相國曰帝得之若臣死不懼七月卒何病也居無何曹參參去其故相曰曹參也參何卒告舍人趙治行曰吾且入相所推賢推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參何卒告舍人趙治行曰吾且入相文則欲發粉磨名輒斥去之參何卒告舍人趙治行曰吾且入相

自察聖武執與高帝曰朕安敢受先帝曰臣孰敢前何覺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

今陛下要挾參等空說遂而勿走不亦可乎帝曰善

己三年春春東向和親 匈奴冒頓復為害遣太后蘇極乘後后怒讓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乘橫行匈奴中李

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于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哉若七日不食不能拔
擊今歌坐未地傷漢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乘橫行是面議也上曰如即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太後曰善今
報書遊謝還以車馬首頓復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舍之因獻馬遂和親以寶玉七萬

紀元前...

考之史記

如之何不復可

回力力勝則

狂之力不勝則

自有守而可

避謝有善理哉

然彼已與寡食

其為氣貫珠果

亞使亦從之耳

爾其神之靈

納謝不悅而

以布為是也

不亦大可笑乎

解讀漢度之詞

平勃遠為神所

以張論呂之權

是不物乃為

之罪人所解

又平勃之罪人

之制就編制

就直是呂氏也

而後安劉之言

始談春好台全

者後方自謂智

者依時大丈夫

觀之不值一嘆

屠秋仁傑之言

與年相同此予

所謂如共公刺

孰不能者也

亦豈已其言

史記法序在堂

夏五月立閻越君按此君與秦為東海國 按與無諸俱承百越之東徙諸侯入秦高祖已王無諸按五年至是更兼越功乃立

拔為東海王都東臨按此臨海郡也 後帝神魯元公主文也太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

春正月燕民老弟力田者復其免

三月帝冠天下

除使書律按張口律也

立原廟按古曰原廟也 帝以病長樂宮按長安宮也 數踣頓民乃為棧送武庫南故通謀曰此高帝月出道衣冠按古曰此

出衣冠送之焉按古曰送也 帝崩上行葬帝報曰志遠之通曰八主無遠矣今已作百世官知之矣願陛下為廟手

濟水衣冠月出道之孟廣宗有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按此原廟在濟水也

宣陽前按宣陽在濟水也 雨血

五年冬雷燒舍按燒舍在宣陽也 幸嘉言

夏大旱 江河水平少谷水絕

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死按曹參為相三年卒百姓歌之曰嗚呼哀哉 其清穆民以望靈

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陵平為左丞相

夏留侯張敖死按張敖為秦將 良嘗謝病辭使秦道欲殺張敖高帝召后德良乃饕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

得已饕餮食至味平按味平為張敖子 山下殺下鄉鄉說說上此一孝父出一賊善曰讀史則知其言雖後十年十月十五年見其清穆民

以周勃為大尉 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尉前已遷太尉擊陳穰宛定燕歸高帝已朝以列侯事上至是更置太尉官

漢初以大尉以勃為之 官不當以勃為之

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食

夏五月丁卯日食既

秋八月帝崩

太后使召台按台在陽南 呂后始之將南北軍按此台在陽南為高帝所立 帝崩太后哭而泣復也不下留侯子辟驪按此驪為呂氏

摺陳平曰太后獨有帝矣哭而不喜者知其謀奪平曰何謂辟驪曰吾無壯子太后畏君者今請拜台為將居南北軍諸

呂皆居中用事則太后心安帝亦安脫禍矣從之太后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

九月莽安陵在咸陽縣東北去去太子即任太后臨朝稱制太后上禮呂太后高祖至德也

是即此甲高皇后呂氏死莽王先賢者法曰既有少帝時為以呂氏之平紀之少帝他人子高皇后則漢太后也

冬十一月太后呂氏次王陵為帝太傅陳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任敖濟人為御史大夫太后欲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

帝利白馬而孝曰非謂此而王都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曰始與諸呂

以平為右丞相謂相以十有數與之曰平為丞相不治事曰審食其為左丞相食其為人從得事于太后及為相不治事

太后又怒趙充之乃振免罪上黨守使教常有德于太后

太后進尊父呂公為宣王兄漢高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新也

春正月除三秩羅妖言令二月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夏四月太后立張偃為魯王魯元公主卒封公主子偃為王偃公主曰魯元太后

太后封山朝或為列侯立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

太后立呂台為呂王太后使大謁者張釋威大臣乃請封齊之濟南都為呂國立台為王明年卒

秋桃李華

乙卯二年春正月地震武都道山漢書地理志蜀有安夷曰通武都山

夏五月太后封齊王王紀之子弟章為朱虛

六月丙戌晦日食

秋七月恒山王不疑卒太后立夏成侯山為恒山王更名表

秋三年夏江漢水溢流四十餘家秋伊洛汝水皆溢

秋旱晝見

乙卯四年夏四月太后封女弟頤為臨光侯

漢惠皇帝 漢呂氏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太后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為帝以朝為恒山王少帝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為變太后幽之永
卷中謂羣臣曰帝病久迷惑昏亂不能治天下其讓代之羣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立義為帝更名安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
事故也

十五年春南越王佗反時有司請禁尊開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遣使物令高后聽境臣別異變夫隔絕器物此必有沙王計
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乃自發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紀六年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立台弟產為呂王

春星畫見

七年春正月太后幽殺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女怨去說之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召
友王即令衛圍守之友餓而作歌遂幽死

己丑日食畫晦太后見日食急之曰此為我也

二月太后使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為梁王立太為濟川三有注濟川漢書以此之地王產不之國為帝太傅太亦太后所名

太后封晉陵即前侯漢為琅邪王澤高祖從祖兄弟其妻呂嬃女也齊人田生為之說大謂者侯稱曰諸呂之王也大臣
朱服今晉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王之諸呂益固矣侯釋言之乃刺齊之琅邪郡封澤為王田生與項都王之國也出使遂還

趙王恢自殺太后立呂嬃為趙王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恢后王有愛嬃皇后楊殺之王悲憤自殺太后以為周婦人故自殺無
思奉宗廟禮廢其嗣趙代王王恢與此王乃立兄子標為趙王太后時呂嬃廢周車大位後年二十有餘有說劉氏不得

人深相結品天健並乘

秋九月燕王建卒太后殺其子國

八年冬十月太后立呂通

夏江漢水溢、流萬餘家

秋七月太后呂氏崩遣訪康為相國祥女為帝后帝食其為帝太傅 先是太后後運過軹道見物如蒼大機太后被
思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被傷病甚乃令標為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誠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崩大臣恐為

從必據兵衛宮慎毋送交為人所制七月丙子未央宮

齊王異發兵討諸呂相國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屯東陽與赤連和 諸呂欲為亂未敢於未央使以呂祿女為壻知其謀乃除

令人吉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為內應以誅諸呂上齊王為高子景亦王惠於國中兵使內史視平 以國封給琅邪王濞

平謂兵制王曰呂氏為亂齊王侯兵攻諸呂之謀王自以年少不習武事欲前驅使人王登其兵并將之為攻濟南 諸呂欲殺呂氏

諸侯王書陳諸呂罪曰寡人率兵入謀不當為王者產權聞使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要至東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亡我破齊

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於便使人與齊王連和以待呂氏與其謀之齊王乃選兵西界待戰

九月大尉勃丞相平朱虛侯勃謀在採及諸呂齊王灌嬰兵皆罷 時灌嬰居北軍大尉勃不得主兵因與侯鄭商老

病其子宗與灌善勃乃與丞相謀使人劫前令勃給說請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

議諸侯王亦以為寡令太后崩少而足下不急之圖乃將兵留此為大臣請侯所疑何不歸將即以兵屬太尉請榮王亦歸相

印與大臣盟而之國亦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請各共計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猶探木 勃等皆曰

大尉曰若及新而齊軍皆散也九月平陽侯國等行御史大夫意見計市會即中令曾孫皆其後也 齊朱異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灌且趣灌急入宮密聞其語告平勃勃入北軍不得入

也 符節乃令持節賜內 太尉北軍復令平勃相將軍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如初為勃向在軍中

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南軍門令室吉衛尉母入殿殿門產欲入宮為至殿門帝得入從往來出號告

勃勃尚恐不勝朱故言誅之乃謂勃曰急入宮衛帝平卒十餘人入宮門見帝是中途擊殺之帝遣獨者持節勞章章欲奪

其節不得則從與章因節信馳走斬大尉衛符呂史始遂報勃物起并其逆道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使人誅燕

王通之國已而廢魯王張偃遺章吉齊王罷兵還國 諸大臣謀曰呂后所立帝及諸王皆非直孝惠子也呂后詐名

諸大臣迎立代王恆後九月至即任 諸呂呂后所名孝惠子也 諸大臣謀曰呂后所立帝及諸王皆非直孝惠子也呂后詐名

他人子而立之以強呂氏今皆以美滅諸呂而所立即是再用呂氏也 或言呂王而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呂氏殺先宗廟

今齊王舅鮑鈞鮑鈞入處而冠鮑鈞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無代王高帝子千金兒在最為長仁孝先居太后家薄氏寵長乃

召代王代即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兵母位以觀其變中尉劉敖劉敖即曰秦失其政秦俱起卒踐天子位

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大才相相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矣除秦苛政約法合德德惠人人自安

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輔然而太尉以一節一也 呂氏之亂天下大亂也今大臣雖欲為變

其知為人... 后乃上書... 賓客又復效呂氏也乃進士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致以尊貴賜人

詔定概審養老之令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羸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與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帛帛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為令八十以上月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賜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二十石遣都吏備行不稱者督之

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 二十九年同日崩大水出

六月令四方毋來獻 時存朕千里馬者上曰駕旗在行當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東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選其馬與道里費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復來獻

封宋品為社武 漢世故在今山東 帝旣施惠天下乃修代宋攻封畧為社武備 漢世故在今山東

秋八月石丞相物免 帝益明習國家事問石丞相物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物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物又謝不知惶

愧汗出浹背帝問左丞相平曰有主者帝曰謂物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貴足往問錢穀貴治粟內起 帝曰然則君所主者何物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驚下使仲罪羊相宰相者上德矜矜除陽順四時下 物平謝曰陛下

使使師大夫各得任其職 帝曰物平大驚自知能不如子乃謝高皇帝 帝為丞相

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粵南粵王佗稱臣奉貢 初高后時遣陸賈使南粵南粵王佗稱臣奉貢

因此以兵威財物賄趙閩越西甌駱元 趙閩越西甌駱元 趙閩越西甌駱元

左彙稱制與中國傳 至是帝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以陸賈前使單言為太中大夫獨者一人為副使賜臣書 帝曰朕聞

此本 帝代高皇帝 帝代高皇帝 帝代高皇帝

一乃者 帝代高皇帝 帝代高皇帝 帝代高皇帝

日聞王 帝代高皇帝 帝代高皇帝 帝代高皇帝

以通其 帝代高皇帝 帝代高皇帝 帝代高皇帝

子自今 帝代高皇帝 帝代高皇帝 帝代高皇帝

金銀四 帝代高皇帝 帝代高皇帝 帝代高皇帝

余雖使 帝代高皇帝 帝代高皇帝 帝代高皇帝

不安帝 帝代高皇帝 帝代高皇帝 帝代高皇帝

呂河南 帝代高皇帝 帝代高皇帝 帝代高皇帝

呂南帝 帝代高皇帝 帝代高皇帝 帝代高皇帝

門下帝 帝代高皇帝 帝代高皇帝 帝代高皇帝

漢代編補史自 真公始然史臣 但云治平為天

下第一而米書
實指其政宜所
謂上德不德無
踐之可矣耶其
為明實理可謂
不實者已非
王叔黃為其所
能及

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與禮樂以立深制更奉法詳具其儀法色上美敬帝謀讓未遑也
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詔曰平嘗言吾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然不能復起也張平嘗孫何生於
詔列侯之國 詔曰古者諸侯合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嗟欣庶有遠德今列侯居長安邑遠更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
無由教訓其器具各之國
十一月以周勃為丞相

癸卯晦日食詔罷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災以戒不滯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
英今至其惡思朕之過未及知見之所不及白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教以職任得省錄
費以惠民罷衛將軍韋太僕見遺財足道也財共見則成而餘皆以給傳五福陰謀賊城在河南陳侯勃侯勃之 貴山福川

上書言治亂之道名曰聖訓聖訓曰臣聞治亂之道在於德而不在財德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德薄而民散民散而國亡
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各千八百國之君若其德薄而民散則其國必亡矣夫德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德薄而民散民散而國亡

書不能得其本身死後數月身死天下四顧而求之皆無其德也夫德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德薄而民散民散而國亡

天下已盡而求之皆無其德也夫德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德薄而民散民散而國亡

夫與之德將何求一日再出使臣等足之狀也而臣等之少頃也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而臣等已下
不說意臣聞山史布命今世無老矣臣等足之狀也而臣等之少頃也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而臣等已下

臣等足之狀也而臣等之少頃也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而臣等已下

書疏未嘗不止筆受其言不可用置之可用採之未嘗不稱善也臣等足之狀也而臣等之少頃也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而臣等已下

春正月號稱籍田 賈誼說上曰天子曰公侯伯子男大夫士庶人各以其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治亂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
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神而用之無度財物必屈古之治天下至誠王忠故其蓄積足情今背本而趨末

者甚眾淫侈之俗日月以長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疾即不幸有方
千三千里之早固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固胡以餽之夫種地者天下之大命也首粟勤而種和節何為而不
穰以攻賊既以守財國以觀財財壞敵附遠何格而不至今國民而歸之農者希於本使天下無食則亦未復游食之民轉而疎
而誠則富積尾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于是詔開籍田上親率耕以勸百姓

三月立趙幽王子辟疆為河間王 治無成今直隸 州府皆屬是 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 治盧城在今山東
武為代王 治代郡今山西 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河間 太子及代王 太子及代王 太子及代王 太子及代王

碑之請上使人
誣之則已莫非
關人生至殺之
婦人已有法之
所加惟在當審
住罪案當刑則
難避之不為過
石則時時變
日非所以拘救

五尺鐘利雖日
某道錫錫忌不
先又可錄其款
據耶二費所書
俱切中情弊而
疏為心詳

無字不聞其過後遂至于土崩今陛下以晉夫口辯而起遷之臣恐天下靡風而靡也上曰善乃不拜魯太以擇之為官事令
余計看李固對門天下項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標之迹止不動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太后使
使承詔故太子孫玉然獲得命帝由是奇釋之拜中大夫大將之從行至東海封諸夫人以上諸制新置道曰此先朝遺也使前
程用對等山陳其罪其罪中可動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可至是拜廷尉上行出中涓橋韓宮北高第街亦曰使前
安西更謂有人從橋下走來匿馬道捕屠足解釋之奉祀碑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
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謀之則已令已下廷解足射天下之平也堂傾天下用法守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後有人盜高廟差刑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置之極而君以法奏
之非吾所以共謀也承宗願意選擇之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獲之有如萬分之一惡民敢長陵一坏土陛下何以加其
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陳休被擊辱以統者傳武為丞相 魯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尤善律歷高祖用為

計相專主計相專主是以御史大夫代董嬰為丞相也 魯十月為丞相上因故時本以十月為丞相而十一月見魏書高祖本意

召河東潁川人召河東潁川人有至罷歸賜上召車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或言其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固違曰臣無功竊寵

特罷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殺臣者大以一人之譽而召臣臣以一人之

毀而去臣恐天下有誹解之有以隨陛下之淺深也默然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見

下解侯劾廷尉獄既而赦之 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縣勃自是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

勃恐不知置辭謂勃恐交稱僭辱之初以千金與吏乃言勝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

引為證太后謂帝曰陛下始誅諸呂勃多帝要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願反耶帝亦見勃欲辭乃使使持節赦之復

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作顯成厲帝西安府城事相建德勳曰時白為顯成厲度年秋若顯成厲而城故名自漢諸帝皆自立顯成

五年春二月地震

夏四月吏選四錄益諸令 初秦用半兩錢大曰半兩高祖嫌其重更鑄艾錢杜佑曰錢如輪狀於是物價騰踊水石萬錢至

是更造四銖錢亦曰半兩除益鑄錢令使民放鑄官誦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故難以鉛鐵者罪雖然鑄錢非殺難為巧則不
可得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天下事何得而法乎起今令知民人操邊幣之弊各處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益雖難罪
日報其弊不止更禁鑄錢危至播天下今公鑄錢罪罪積下存數不勝法禁數清銅使之然也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故不如收

之價山亦上... 魏錢當將天子太中大夫鄧通... 以龍章賜蜀嚴道銅山... 使鑄錢財過

丁六年冬十月淮南王長謀廢後復蜀道死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遂漢所置吏請自置相帝曲意從之

關內侯數上書不選帝重自切責之復令簿詔與書引管蔡以為警戒長不悅至是謀反 男子但等與樂或子等謀以事覺召

王長安丞相御史大夫等奏長罪當棄市上不忍置法故長死徙處蜀載以輜車縣次傳之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胃嚴

得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露露病危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王果志憤不食死傅者不敢發

車封至雍 葬於原 葬今發之以死隨上哭甚悲建考諸縣不封封餽侍者皆棄市其長以列侯禮民或歌之曰一尺

布尚啜鹽二也衆尚啜鹽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而病之復二年封長子安等四人皆為列侯安為牟故侯牟為安侯使賈誼知

上必將復王之也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 今奉尊是人之子適足以負誘於天下爾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

弗聽 初劉福漢書請復故約帝報書并遺之繡袿時衣諸物至是賈誼死子福躬立說曰老上單于帝遣宗室女翁

向奴復請和親 主為單于關氏使宦者中行說以計謀其人衆富物遺漢書賈誼及印封皆令長大倍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右疏記謂分送以計謀其人衆富物遺漢書賈誼及印封皆令長大倍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以賈誼為梁王太傅 初上議以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學更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疏之以為長沙王太傅

遺去意不自得復為賦以弔屈原至長沙地久之上思誼微之至入見上方受釐 聖察罪而受之管轄也坐宣室正室

一附之氣息為數事者今夫天下不可不試以臣為國之...

己八年夏長星出東方

庚九年春大旱

十一年冬車騎將軍薄昭有罪自劾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使公病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奏服往哭之乃自

程昭初封侯侯既

十一年匈奴寇秋通漢縣今其所屬時匈奴最為遠漢天子家令李宮漢回程昭以名為氏姓程昭

用兵臨陣合及之急者三一日得地輸二日卒服習三日器用步兵之地山林車騎二不當一車騎之地步騎步兵十不當一

弓弩之地千歲相連山谷短兵百不當一長戟之地百不當一長戟之地百不當一于銳之地車木茂備長戟二不當一劍楯之地道

相伏... 士不進... 不及遠射不能中不能入此種不名之禍也五不當一故曰路域不利以其卒和敵也卒和可勝以其卒和敵也將不知兵

以其子敵也君不擇將以與國為敵也四若君之至要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是上下山坂出入漢國中國之馬弗與

險道傾危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而罷營飲渴不用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大平原易地輕車突騎

則匈奴之眾易掩亂也勁弩長戟射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擊往來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

騶發射官兩材力者失道同的官用失者則匈奴之軍可以度作木為以木作弗能支也下馬地騎劍戟相搏去就相薄則匈奴

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眾以誅數十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

擊十之術也雖然兵以器為事帝王之道出於萬金今降胡義渠見來歸順者其眾數千長技與匈奴固可賜之堅甲累衣

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馬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

為表裏各用其長技此萬金之御也帝善之賜書寵各賜金馬銀印大子受其制

募民徙塞下 龍舖復上言臣聞兵起而不知其說戰則為人奪也則平權死匈奴數轉牧行獵于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

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降敵之變則胡又已去康而不罷為善其太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陸

下屯邊邊境發卒治塞塞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還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郭要害之處調立

城邑每下千家先為室屋具田畜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久夏春康食能自給而止初胡野之能塞下之民利祿不厚不可

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羊子之懸官為贖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敵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令親戚

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戌卒不替地勢而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之無復言陛下下塞下募民以備塞下之民利祿不厚不可

募民徙塞下 龍舖復上言臣聞兵起而不知其說戰則為人奪也則平權死匈奴數轉牧行獵于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

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降敵之變則胡又已去康而不罷為善其太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陸

下屯邊邊境發卒治塞塞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還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郭要害之處調立

城邑每下千家先為室屋具田畜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久夏春康食能自給而止初胡野之能塞下之民利祿不厚不可

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羊子之懸官為贖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敵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令親戚

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戌卒不替地勢而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之無復言陛下下塞下募民以備塞下之民利祿不厚不可

募民徙塞下 龍舖復上言臣聞兵起而不知其說戰則為人奪也則平權死匈奴數轉牧行獵于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

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降敵之變則胡又已去康而不罷為善其太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陸

下屯邊邊境發卒治塞塞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還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郭要害之處調立

城邑每下千家先為室屋具田畜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久夏春康食能自給而止初胡野之能塞下之民利祿不厚不可

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羊子之懸官為贖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敵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令親戚

十二月河決酸棗酸棗故城在河南東清金堤地名全堤一名千里堤在白馬東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國反益

詔民入粟還拜爵免罪賜民今年半租意錦上清重慶縣

漢文皇帝卷十四

故作徒魏尚

復為雲中守

復為雲中守

何自為郡安在何對曰臣父趙人父徙徙上曰吾唐代時吾尚食益高世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於鉅鹿下今吾再登

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對曰尚不如廉頗李壯之為將也上博戰曰嗟嗟吾獲不得廉頗李壯為將豈知趙如唐曰陸

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名唐平復問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壯也唐對曰上古王者之遺將也罷而槍

鏑曰間以內寡人執之聞以外將軍制之軍功歸將軍而歸而報之趙趙也李壯為趙將軍市租皆白刃鑿士賞賜不從

中復委任而責成功故拔得盡其智能而趙趙弱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銳士

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敢近塞唐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多上功首唐差六級

刑其罪從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賞太輕罰太重雖得頗效弗能用也上悅是日令唐待節故魏尚復為雲中守科唐為車騎都

尉

春增諸祀壇場注賜 詔曰朕獲其犧牲珪等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備長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等先王遠

禮不求其禮宜祀神神禮石賢左成先民僕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相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大祀之禮德而免

響獨免其禮百婦不與焉是豈吾不德也其令相官致意無有所祈

祐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注見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注見五帝也五時 初魯人公孫臣上言姑秦得水德漢受之書

為土德應黃龍見宜改正朔色尚黃丞相張敖以漢乃水德公孫臣言非是龍之至是黃龍見成紀帝召公孫臣為博士與諸生

申明土德章改歷服色事注見是正龍下詔禮官議郊祀夏四月帝行幸雍郊見五帝

秋九月魏襄賢良龍直言極諫者以蓋錯為中大夫 詔諸侯王公卿大夫與賢良能極諫者上親乘之時對策者百餘人太子家

令蕭錯最為高第注見共是之五他不及其臣則任使之名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 權為中大夫錯又上言宜制諸侯及法今可更

定者書凡二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訂十六年夏四月郊祀五帝於渭陽以新垣平為上大夫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曰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東北神明之舍

天瑞下宜立祠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廟方之一字而各一殿而五門各如其地也各一殿而五門各如其地也

而使博士諸生刺采也六經中作王制制即議述守封禪事

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為王 齊王則齊王魏無子國釐一乃分齊地立悼惠王肥子將闔為齊王為濟北注見王賢為留川

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為王 安為淮南王注見王賢為衡山王注見王賢為衡山王注見王賢為衡山王注見王賢為衡山王注見王賢為衡山王注見

注見王賢為衡山王注見王賢為衡山王注見王賢為衡山王注見王賢為衡山王注見王賢為衡山王注見王賢為衡山王注見王賢為衡山王注見

注見王賢為衡山王注見王賢為衡山王注見王賢為衡山王注見王賢為衡山王注見王賢為衡山王注見王賢為衡山王注見王賢為衡山王注見

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虛以神性實理知神政正易雖且謹禮未違何以於黃龍之見即諸禮祀後新垣平等之禮擬亦有以象其則乎文帝五代下令主於此不無遺憾

玉杯尚可假到
日歸何以復中
新法年之利無
與文成五利無
與文成早覺高
謀之廢不學
改通年

詔更以明年為元年立汾陰廟。新垣平使人持玉杯詣闕下而入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也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
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刑復吉周鼎在泗水中見今河決通

於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乎於是治汾陰欲祠鼎出
獻復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誅。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上亦急於改正成也鬼神之事
渭陽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極焉

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詔曰聞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將百官之奉養或費
無用之事或多與其民食之寡之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木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吾不足者其咎安在無
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為酒醪以靡財也殺者多六畜之食為者求與相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且與丞相列侯吏二

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車重道思無有所隱
紀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 詔曰聞者累年匈奴並莽邊境多殺吏民朕夙興夜寐為之惻但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
蓋相望結轡如解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興朕優柔相過備之大道路兄弟之義以全

天下元元之命和親以定始於今年上謂匈奴也單于向使官名
秋八月丞相蒼免以中廣為中使中使為中使為丞相 張敖病免中使為中使帝以後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

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不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御史大夫申屠嘉故以材官材官為材官張敖病免中使為中使帝以後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

內信遂以為丞相嘉為人強直門不受私請是時大中大夫郵通方受幸通以能為典通與嘉爭事嘉曰君不見通與嘉爭事嘉曰君不見通與嘉爭事

君勿言吾私之嘉曰范期嘉坐府中為嚴召通不來且執通入言上上曰汝弟佳吾使人召君通語丞相免冠徒既頓

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放當歸史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蓋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

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食

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國亞夫抽太子等屯兵備之 匈奴寇上郡太子等屯兵備之 匈奴寇上郡太子等屯兵備之

匈奴寇上郡太子等屯兵備之 匈奴寇上郡太子等屯兵備之 匈奴寇上郡太子等屯兵備之

曰軍中將軍不聞天子之詔於是上乃使使持節將軍吾欲勞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對軍不備
輒聽於是上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上為改容式東使人稱謝皇帝勞將軍成禮而去
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也業者朝上觀將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製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執哉稱善者久之後月餘
向奴遠塞兵罷拜亞夫為中尉官領西之

夏大旱詔弛利省費振民 今諸侯毋入貢地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在邑曰倉以振貧民得會此

拜七年夏六月帝親遊詔短喪 遺詔曰善始之生廢不殫死也天地之理物之自然美可哀當今之世成而後厚葬以
殮其重服以備生吾意不願且服既不得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又臨哀人父子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

天下何服復保宗廟以珍珍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積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庶有兵革服脫不敏常畏過

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豈懼於不效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其美哀念之有甚今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

釋服殿中當聽者皆以旦又各十五舉音禮畢服大紅初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纓七日釋服大功小功皆以表布古由細

禮心三十六日而布告天下使明知服竟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謂山為墓不復起墳歸夫人以下至少使夫人下子七子

大布仁信之德 當務其大者 若百史臣博採 附會持論矣真 無論持百金以 說中人之產或 理所必無即慎 夫人死不更地 而郭通則哈銅 山鳩信事五有 制謀若此者甚 且以賜上上 杖為正張賜致 武金為止金不 幾孰宋景瑛 幾孰宋景瑛

其備陵在西晉成寧縣東其西 帝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軍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他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史記陳

上有露臺即名詎計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室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差之何以臺為身衣衣第第所所幸慎

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教教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表對寺

謀說雖切皆假借納用之德武等受賜遺金錢恩賜御府錢以愧其心幸於以徒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太子叔即位景帝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秋九月有彗孛於西方

孝景皇帝 元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令郡國立太宗廟 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廣於孝文皇帝高上

帝宜為太宗之廟孝文皇帝宜為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郡國宜各立太宗廟刑曰

復收民田半租 初文帝除民田租解其至是令民出租之半二十而稅一也

身今時的山國
清史唐及之空
以靜書者方今
通商不可不知

減省法 文帝雖除肉刑而五百及三百者率多地至是帝下詔曰加官與吏民無異字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皆五百
引三百管三百曰二百然尚有不全者後更減管三百曰二百管二百曰一百事在中文帝更令一十其管十十皆無罪大當
管者皆舉母得更人謂行管者不自是管者得金
以張歐沛人守熱高相子為廷尉 歐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八長者未嘗言宗人專以誠女者處官官屬亦不敢大欺
成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於西南

春三月立子六人為王 衛為河間王河間王世是開成臨江右江陵王立三年贈為淮陽王現王魏敬相為汝南王王

夏四月太皇太后崩葬南陵後魏封魏相為廣川王王魏敬相為長沙王王魏敬相以其地封

六月丞相故安侯中庶子 許嘉謀為內史春內史掌治數請問言事魏魏龍李傾九德王魏敬相為汝南王王

今多所更定丞相嘉謀之錯以內史門東出不便乃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漢外史少卿是也

錯錯恐夜入宮自賜上治至朝最請上曰錯所穿乃外垣垣故冗宮居其中且我使為之錯無罪嘉謀朝曰吾悔不先斬錯乃

為所責歐血而死以陶青祖曰臣欲封於子為丞相通錯為御史大夫

彗星出東北

秋衡山見雨雹 大者五寸深者二尺

彗星出東北中宮北極五月出北辰間月有九行其行也辰間逆行天廷天廷

三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梁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居天下齊地四十餘城皆大國齊賜不可奪道用金銀且百餘

至是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登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歡慶事皇太后

梁王出西北梁王以此為歸梁王以此為歸在今河南鹿邑縣南梁王以此為歸在今河南鹿邑縣南

春正月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卬諸呂南王辟光楚王戊元王趙王遂廢以條州有南條故漢縣也侯剛亞夫

為太尉將兵討之 初孝文帝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博局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稱疾不朝始有

反謀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秋秋曰文帝責問之使者曰察見將中魚不稀唯上憂前過與之更地於是文帝賜

以俸位重事為觀古數學王妻生說說數其召私即有細之語亦不可比類矣

為太尉將兵討之 初孝文帝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博局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稱疾不朝始有

反謀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秋秋曰文帝責問之使者曰察見將中魚不稀唯上憂前過與之更地於是文帝賜

以俸位重事為觀古數學王妻生說說數其召私即有細之語亦不可比類矣

出之太盛其口為劉家計已安也至事變已成乃成以書元自全則適定以

婚之所在故自中其此論斷不可誅之其賢實從不得為合宜其其欲通明代方實其基連者者既與定計後為聖口所動於謀法以謝送人及和其共謀而又悔之其識見卑鄙不交出其文下手

吳王凡欲老不其謀乃親以此日並修諸錯數言吳過可尚文當寬不若及帝即位錯曰吳王不朝於去帝當誅文帝弗忍德至厚也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即山傳錢者海禽騰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遂今嗣之加反不解亦反刑之其反亦福不諱其反逾而大上命列侯公卿宗室雜議遂故難獨當惡事之錯又言楚趙皆有罪各削一郡膠西以責其事削六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聞膠西王卬好兵使人說之又身至膠西面約吳王使高口說膠西王王初不聽說以兩分天下

帝聞其謀謀王卬今承一帝卬云不為遂發使約齊魯川膠東濟南皆許楚王戊坐削地亦與吳通謀切楚元王與魯申公俱合謀事戊王卬身至王卬下不為遂發使約齊魯川膠東濟南皆許楚王戊坐削地亦與吳通謀切楚元王與魯申公俱合謀事戊王卬身至王卬下不為遂發使約齊魯川膠東濟南皆許楚王戊坐削地亦與吳通謀切楚元王與魯申公俱合謀事

殺御史大夫竟錯 帝與錯議出兵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儂之間吳未下者可以子吳錯與吳相表蓋不善及吳反錯以蓋宜知吳謀欲治之人有告蓋蓋恐夜見實嬰為言六所以及願至上前口對嬰入言上乃召蓋蓋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問蓋曰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蓋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蓋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曰東平得蓋對曰吳楚相違害言賊臣竟錯德過請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共誅錯復故地而罷今獨有新錯發使殺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及而但罷上默然良久口前誠何如吾不安一人以讒天下乃拜蓋為太常密聚治行使吳公丞相廷尉劾奏錯白錯議陛下自出詔兵使錯居守又欲以城邑不與無人臣懼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錯曰電錯殊不知上使中尉

召錯錯或行市錯衣新東市 初錯是謂臣臣欲其父自請以死請曰臣聞何者錯曰不如天子不與錯已死請者僕射鄧公 曰鄧公不為叔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曰道軍所未聞竟錯死吳楚罷蓋鄧公曰吳為反計數十歲矣以錯誅為名意不在錯也夫竟錯忠謀侯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仇臣

二月大尉周亞大大破吳楚軍滅亡之起越人謀之戊自殺 亞夫之將也請於上曰楚兵剽奪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

乃可制也上計之亞夫乘六乘傳故東傳中六乘將會兵發陽谷至霸上趙涉遠說曰吳王素富慷慨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閻人於趙趙院陞之閻里兵事尚神容將軍河不從此右去走益田本漢置以益田山名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東傳至此不意自今今吾據榮陽聚陽以京無足憂者使更投報寇閻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謀軍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壘而守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趙亞夫不許涉於上使告亞夫叔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鑿道梁安國梁安國字長孫張揖見故相張禹為將軍羽力戰安國神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亞夫軍亞夫堅壁不與戰亞夫軍中夜驚擾亂至陳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流亞夫今備西北也而吳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餓叛散乃引而加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亡渡淮走丹徒漢興代國今令保吳越越人欲殺之或具頭馳傳以聞吳王戊軍敗即自殺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於是諸將皆以亞夫謀為是而梁王由北與趙大有傷

齊王將聞太子身為齊王是元王子權為是王子權為膠西王權為中山王立故齊王將聞太子身為齊王是元王子權為是王子權為膠西王權為中山王帝以將聞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召立其太子壽松壽松是太后曰吳王首為亂太后曰吳王首為亂奈何其德不許乃上禮禮是元王後元王後

我四年夏四月王子受為太子王子受是元王子權之子齊東莊子徹王夫人王夫人是元王後王夫人

冬十月戊戌晦日食日食是元王後後衛山王勃為齊北王北王是元王後後衛山王勃為齊北王

齊王將聞太子身為齊王是元王子權為是王子權為膠西王權為中山王立故齊王將聞太子身為齊王是元王子權為是王子權為膠西王權為中山王帝以將聞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召立其太子壽松壽松是太后曰吳王首為亂太后曰吳王首為亂奈何其德不許乃上禮禮是元王後元王後

我四年夏四月王子受為太子王子受是元王子權之子齊東莊子徹王夫人王夫人是元王後王夫人

冬十月戊戌晦日食日食是元王後後衛山王勃為齊北王北王是元王後後衛山王勃為齊北王

齊王將聞太子身為齊王是元王子權為是王子權為膠西王權為中山王立故齊王將聞太子身為齊王是元王子權為是王子權為膠西王權為中山王帝以將聞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召立其太子壽松壽松是太后曰吳王首為亂太后曰吳王首為亂奈何其德不許乃上禮禮是元王後元王後

我四年夏四月王子受為太子王子受是元王子權之子齊東莊子徹王夫人王夫人是元王後王夫人

冬十月戊戌晦日食日食是元王後後衛山王勃為齊北王北王是元王後後衛山王勃為齊北王

齊王將聞太子身為齊王是元王子權為是王子權為膠西王權為中山王立故齊王將聞太子身為齊王是元王子權為是王子權為膠西王權為中山王帝以將聞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召立其太子壽松壽松是太后曰吳王首為亂太后曰吳王首為亂奈何其德不許乃上禮禮是元王後元王後

我四年夏四月王子受為太子王子受是元王子權之子齊東莊子徹王夫人王夫人是元王後王夫人

王王以是怨數通使視王衛山

起五年正月作陽陵邑一作陽陵邑在陽陵故縣西南 善民徙居之賜錢二十萬一作是陽陵邑

漢公王蒙阿奴單

六年冬十二月雷大霖雨

秋九月廢皇后薄氏 上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無寵至是遂廢

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劉丹為臨江王長公主嫫即嫫毐陶公主帝之姊下獄中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桑姬妬以帝後宮諸美人皆國

長公主見得貴女故怒怒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本共宮以王夫人許之由是長公主曰嫫毐妬而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贊之

王夫人知帝愛桑姬陰使人趣大行本共宮以王夫人許之由是長公主曰嫫毐妬而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贊之

王夫人知帝愛桑姬陰使人趣大行本共宮以王夫人許之由是長公主曰嫫毐妬而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贊之

聖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桑姬恚恨而死

春二月丞相別免以周亞夫為丞相罷大尉官

夏四月之夫人王氏為皇后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以郭舉年高時使國復以為為中尉 舉為人勇悍公廉不侵私書問遺無所愛請辭 舉所聽及為中尉獨充嚴酷列侯宗室側目

而魏就曰劉德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填垣為宮徵詣中尉府射薄元在中 王欲得 乃筆 殺師古曰古者著 為書謝上都禁史不

子榮舉使人問予之王既為書因自投太后聞之怒後以免法中都殺之

壬申九年夏地震

衡山原都胡三省注為都 地石並嶺也 雨雹 大者尺八寸

己丑二年夏四月有星孛於西北

立子越為廣川王越祖從越 寄為膠東王 太子

秋九月甲戌晦日食

梁王武使人殺寬也 梁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驛入學寵信羊勝公孫詭二人多奇邪計說王求為漢嗣王遂入朝

帝使使持節與和迎於闕外統朝上疏因留王以太后入財帝同筆出刑同車遊獵梁侍會東太子於太后因置酒謂帝

曰安東書萬用梁王為帝帝臨席舉身曰諸龍酒名諸大臣問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素盡曰

昔宋宣公不立其子而立弟辟其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必亂大義故春秋大辱而請入見太后白之太后議格遂不復立而

田叔素與曹氏
云善處一肉之
相保所以致此
者以君無能也
太地出而諸火
自地矣然使明
李諸臣有一如
田叔者亦何足
三豎紛爭也噫
不已制政亡國
而後已哉

使吳王孫劉濞王由此怨益與勝謀陰使人刺殺益梁刺者十餘皆見刺者聞益名不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益

逐賊依家使之還田叔往梁捕說賊臣王後宮內使強安國見王泣曰大王泣曰大王泣曰大王泣曰大王泣曰大王泣曰

忍曹法太后日夜啼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是駕大王尚誰舉子請未壽王泣數行令說勝自殺出之

上方怨曹法太后日夜啼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是駕大王尚誰舉子請未壽王泣數行令說勝自殺出之

後世行兩宮受之困也昔者梁日以故命為事請立為天子封之有是是時太后要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意之田叔等

還至霸昌原北地志在霸年解東悉燒梁賊勳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子田叔曰上母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謀是漢劫

行幽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故等請太后曰梁王不知也為之者幸臣弟勝公德諫之屬

野謹以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用於闕梁大說東布車從兩時侯奔質於闕下謝罪太

后帝大相泣復如故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蓋與以田叔為特權為丞相

甲三年夏四月地震

立子東為清河治清陽故城在今直立十一年年

秋九月蝗

戊戌晦日食

丞相亞夫免 初上廢東太子亞夫因爭之不得而梁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後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謀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

功不傳信雖后兄無功侯之並約也帝默然而止後匈奴王緡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復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

以欺人臣不望節者乎帝曰丞相讓不可用乃悉侯徐盧等亞夫因謝病免

以劉舍子嗣為侯為丞相

紀四年冬十月戊午日食

軻五年夏立于濟為常山王常山文帝時併

大水

九月詔獄疑者獄之 詔曰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若疑也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不厭也者赦之

地處

西六年冬十一月改諸官名 更命廷尉為大理奉常為太常典客為大行漢改為若梁內史為大農漢改為將作少府本諸官

為非作大匠王爵中尉列侯為都尉後更名長信詹事后宮宮為長信少府將行金后為大長發行為行人是

為尉史建侯丞相

明年又更中大夫丞相

春二月行幸雍五時

夏四月梁王武卒

皆食湯沐邑太后乃說為帝加一餐

六月匈奴寇屬門

亡之乃從上郡

軍之誘不敢擊乃令諸將龍木到匈奴陳二里所皆下馬解鞍以示不危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上馬與十餘騎奔救之

遷解鞍令士皆蹶馬臥會是匈奴終怪之不敢攻而屯

秋七月辛亥晦日食

以竇成為馮中尉

恐成復建內史以竇成已殺成為門尉

成後九年春正月詔治獄者務先寬

考不為失職

夏凡二十二日

丞相舍免

秋七月乙巳晦日食

八月以衛尉丞為丞相直不疑

志念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酒稱病不行文帝且屬屬上曰

同舍郎舍去同舍郎疑不疑不疑

無兄然眾不自明也

下條侯屬大獄亞夫不食

若所

無名是諸國不
特是其官全而
官地情其甚且
於已無兒不
深於日領年錄
秋謂不疑家地
家名

五大為一則有
力為相則守正
有違則可以
之人心之違也
一秋非此主自
二秋非此主自
三秋非此主自
四秋非此主自
五秋非此主自
六秋非此主自
七秋非此主自
八秋非此主自
九秋非此主自
十秋非此主自

帝之曰遠太
之失德之
事辱其孫其
之字其而不失
其業而吾不
主以之正德
康先先先先

尚方尚方之紅甲掘可葬者為人所生事違汚濁夫召請足舒廷引責問曰君侯公反也亞夫曰臣所聞乃非也
何憐何憐八吏曰君侯不發反地也即欲反地下更修之宜急亞夫食五日歿血而死

記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夏四月詔戒二千石二千石太守秋修路事 詔曰雖大封鑄傷農事也錦繡繁細害如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怨之
原也饑饉並至而能亡為非者莫矣朕親親后親是以奉宗廟奉威祭服為天下先不受嚴減太官鈔鑄者雖欲天下務農
實未有蓄積以備災害備無備則災無備者必以壽終幼穉得遂長今歲或不谷民舍厥為其各安或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為
市漁奪百姓侵牟窮民縣水長吏也茲以此道以此道其令二千石各守其職不事官職耗竭耗竭亂者丞
相以聞請其罪

秋大旱

壬三年冬十月日月皆赤凡五

十二月晦雷日如世五星逆行守大銀五帝之在十二路係所也月首天廷注見也

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詔曰履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然不可貪然不可在間歲或不登意為未若取農也其令
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功吏發民若取庸取庸因其資以廉農也宋黃金珠玉志坐厥為每一千石聽者與同罪

帝崩太子徹即位是為考

尊皇太后為大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二月夏陽陰注見 史曰曰漢興始陰始也所以知其也至于孝文加之以恭陰考考

五六十歲之間至于影風馬魯黎民時產風云成唐漢云文

漢

世宗章武皇帝

建元元年 詔曰自古帝王未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重仲舒為江都相

上初即位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策曰臣聞天地之經陰陽之道不可亂也

道者道也德者德也德者下之所歸道者上之所由也

道者道也德者德也德者下之所歸道者上之所由也

道者道也德者德也德者下之所歸道者上之所由也

道者道也德者德也德者下之所歸道者上之所由也

道者道也德者德也德者下之所歸道者上之所由也

道者道也德者德也德者下之所歸道者上之所由也

道者道也德者德也德者下之所歸道者上之所由也

道者道也德者德也德者下之所歸道者上之所由也

道者道也德者德也德者下之所歸道者上之所由也

道者道也德者德也德者下之所歸道者上之所由也

道者道也德者德也德者下之所歸道者上之所由也

道者道也德者德也德者下之所歸道者上之所由也

道者道也德者德也德者下之所歸道者上之所由也

道者道也德者德也德者下之所歸道者上之所由也

道者道也德者德也德者下之所歸道者上之所由也

道者道也德者德也德者下之所歸道者上之所由也

漢武而文學其
中選於經術者
首推董仲舒乃
以為江都王傳
所以用者前
之所用者前
之所用者前
之所用者前

春二月丙戌朔日食

三月以神異高祖四民始至德計為丞相

以衛青為大中大夫初上之為太子館陶大長公主有力焉以其女為太子妃及即位妃為皇后始極寵而無子竟廢上

嘗過羊陽公主太后出也悅詔者衛子夫出繼母口主因奉子夫送入宮日尊寵皇后聞之志恨者數為子夫母弟子中其父與子人以此衛氏為侯家甥故太長公主以子夫故之有上名為也在上

監侍中已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大中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經三年冬十月中山王勝來朝時議官更萬鎰之策路推印諸侯王畏奏其過吹毛求氣端侯王其不志怨兵諸王來朝

春河溢原見大饑人相食古曰河溢之

秋七月有星孛於西北

閼越東使發兵救之遂徙於東於江淮間閼越發兵圍東甌初吳王濞太子騎士夫聞越東甌使人告急上問田

蚡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復自秦時素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以越及越助兵人曰曰小國以窮困來告

為天子不救何以子為國乎春舉威而棄之位何越也上曰太尉不足與對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即

發兵會稽守欲距法不去發助乃新一司馬喻意情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閼越兵亂東甌請舉國內徙乃

悉舉其眾處于江淮之間

九月丙子晦日食

帝始徵行起上林苑二上招遊天下文學材智之士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朱賈臣子請王

吾師專王身王子子請地合司馬相如字長街東方編史師史之後帝出子家生枚舉其出周官與枚氏舉其氏編

子之後以名為氏字請地合司馬相如字長街東方編史師史之後帝出子家生枚舉其出周官與枚氏舉其氏編

子之後以名為氏字請地合司馬相如字長街東方編史師史之後帝出子家生枚舉其出周官與枚氏舉其氏編

子之後以名為氏字請地合司馬相如字長街東方編史師史之後帝出子家生枚舉其出周官與枚氏舉其氏編

子之後以名為氏字請地合司馬相如字長街東方編史師史之後帝出子家生枚舉其出周官與枚氏舉其氏編

子之後以名為氏字請地合司馬相如字長街東方編史師史之後帝出子家生枚舉其出周官與枚氏舉其氏編

子之後以名為氏字請地合司馬相如字長街東方編史師史之後帝出子家生枚舉其出周官與枚氏舉其氏編

子之後以名為氏字請地合司馬相如字長街東方編史師史之後帝出子家生枚舉其出周官與枚氏舉其氏編

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之園用下登農其不可一也威刑禁之林大虎狼之虛墟人家暴發人室暴處其不可二也垣而固之勝
駝車竟有深溝大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保之國則雖不足之富不作亦徒然也言其不可三也帝乃拜劍大中大夫
給事中中書以名號遂起上林苑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五年夏五月五經博士

六年夏五月大皇太后崩

六月丞相呂覽以田蚡為丞相蚡驕侈治宅可謂窮四圍極膏腴多受四方聘遠每入奏善生語移日所言皆聽屬人或起家至

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善亦移除吏嘗謂老上謂蚡也上怒曰君何不遵成武庫吏後乃少退

秋八月有星孛於東方長竟天

閔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郢之將兵擊南越之越人殺郢降兵遂南越遣太子查齊入宿衛閔越王郢與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

約不敢擅舉兵上書以備上多其義道大行王恢郢之將兵出殺郢郢之將兵南越王王

上書漢曰越方外之國所安之文之威不可以威之也南越王王恢郢之將兵出殺郢郢之將兵南越王王

使郢之將兵入越郢之將兵南越王王恢郢之將兵出殺郢郢之將兵南越王王

兵爭要國而使使奉王項郢之將兵與共王無諸郢之將兵南越王王恢郢之將兵出殺郢郢之將兵南越王王

足復興師立為東越王與薛王並處郢之將兵南越王王恢郢之將兵出殺郢郢之將兵南越王王

宿衛助還過淮南王上又使助南淮南王安以討越事郢之將兵南越王王恢郢之將兵出殺郢郢之將兵南越王王

以郢之將兵足復興師立為東越王與薛王並處郢之將兵南越王王恢郢之將兵出殺郢郢之將兵南越王王

然不足郢之將兵以每天子使郢之將兵河內郢之將兵南越王王恢郢之將兵出殺郢郢之將兵南越王王

貧民傷水旱易餘官或父子相食郢之將兵南越王王恢郢之將兵出殺郢郢之將兵南越王王

文學嘗曰吾欲郢之將兵南越王王恢郢之將兵出殺郢郢之將兵南越王王

贈曰天子置公卿郢之將兵南越王王恢郢之將兵出殺郢郢之將兵南越王王

數故不食郢之將兵南越王王恢郢之將兵出殺郢郢之將兵南越王王

數故不食郢之將兵南越王王恢郢之將兵出殺郢郢之將兵南越王王

士午崇字廣之
其而苦程不識
之氣是以李之
時略在後李程
所謂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之若
論行事之業雖
則紀律甚嚴自
當以程為元

王法不主為視
之謀請擊匈奴
論者或以為無
於策者之非也
觀其所言原不
敢發兵深入不
遠數將致軍於
邊塞成功尤已
甚強而計左矣
卒之憂憤不舒
積成各因米斯
如武官惜不能
明正其罪以釋
之罪而自後仍
滿紙甚

去雖貴有皆衡力玉不能奪之為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黜陟之奏難以見大將軍正地無見上或不見不見也可其

打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群臣舉孝廉各一人從重德好其義之言也

以李廣程不識程伯休父封子為將軍將兵屯北邊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
便不學刁斗孟博曰以銅作鐃受一斗當飲飲飯夜擊柝行故曰刁斗韻音德器有柝以白徽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斥廣保也所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
行伍營陳擊刁斗治軍軍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為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秋七月癸未日食

軒三年冬十月始親親臨北夏所祭遣方士求神仙李少君以祠龜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高祖功臣呂尚

人匿其年及所生長善為巧登奇中者從武在侯軍生中有一老人八十餘少君乃言與其大父將斬處老人為少君為數百歲人也其定一空虛及見上上有長髮問少君曰此器商穆公十年陳子伯賢已而卒其言上曰祠龜利殺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龜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瓊瑤時時有蓬萊人言其子崑崙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才計反藥為黃金久之少君病遍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采言神仙事時又有老人傳說秦祠太一曰天神者太一太一曰五帝上太一常居也五帝太極極五帝座也

夏六月遣問請匈奴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先是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到漢請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不如和親安國曰匈奴之與中國相親睦也匈奴之與中國相親睦也匈奴之與中國相親睦也利伏兵擊擊必破之上台問公卿恢及安國更相詰難安國曰匈奴之與中國相親睦也匈奴之與中國相親睦也恢之必擊人以天下為不足不以己私怨天下之公故也安國曰匈奴之與中國相親睦也匈奴之與中國相親睦也恢之必擊人以天下為不足不以己私怨天下之公故也

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直取於單于信之以十萬騎入武州漢縣故城在山西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番而野而無人牧者乃攻亭得鹿門射史漢近郡也尉欲殺之尉史具告單于漢兵所處單于大驚曰我國疑之乃引

兵還軍于以海得射史漢兵追至塞外及乃皆罷兵歸王恢主別從代擊虜頗重及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

廷尉當飯還統當斬成行千金田輸功于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味味是也匈奴能仇也天祐以善若上可前勇大凶令不謀恢恢遂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往往入塞邊不可勝數漢尚食隸閭市嗜漢財物漢不通閭市不絕以中乞

西三年春河使頭師師本春使及決漢陽東魏定王五年後至是再決春河水使從頭師東南通鑑考異以師師東師物

海乃在朔而東北師師入去入海入物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

也夏復決灤陽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

郡十六天子使汲黯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

邑多收因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重木易以人力備塞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

四年冬十二月晦殺其侯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

獨故燕相灌夫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

始有涼粉奏夫家在潁川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

言事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

不直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

諸灌氏支屬皆保業市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

之嬰與粉固互相詭計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

已逐族灌夫使有司案治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

誅論殺之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

后故後灌而王安敢上聞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

夏四月預霜殺草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

五月以諱澤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

地震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

封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

書得書多與漢朝書時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

沈君倫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

儒多從之遊是歲十月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

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師師入海

通南夷置使為郡切治官命明道武南夷置使通南夷置一郡制 初王波之討大越也使春陽

喻南越南越舍家以蜀約誓以一作蜀約地等蜀本而王波家則所說未曰通西北詳河江

五江至南川府合右江而為江江亦海 詳河江度數里出番早紀下家歸國買貴人賈曰

西南龍諸葛古為夜郎蜀置郡 夜郎詔詳河江 魏武以是龍驤夜郎詔詳河江廣百餘步

使廣之然亦不能臣使也家乃上書曰南越東西萬餘里夜長夜夜往水道多絕

此亦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為置吏上乃拜制中郎將將千人從作調 其東北有大

多同其為地厚鵠之喻以威德約為夏更多同貪淨贈帛以為道嚴漢終不常有

萬人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之已蜀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蒙

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已蜀吏帶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益斥

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已蜀吏帶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益斥

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已蜀吏帶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益斥

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已蜀吏帶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益斥

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已蜀吏帶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益斥

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已蜀吏帶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益斥

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已蜀吏帶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益斥

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已蜀吏帶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益斥

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已蜀吏帶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益斥

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已蜀吏帶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益斥

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已蜀吏帶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益斥

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已蜀吏帶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益斥

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已蜀吏帶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益斥

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已蜀吏帶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益斥

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已蜀吏帶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益斥

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已蜀吏帶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益斥

朝以誦行漢 或即其自快亦 不遇從容談笑 遊世全馬門其 乃能重不且體 安但不可河祥 莊即策所及安 得以清精火也

秋七月皇后陳氏廢 后以祠祭厥勝婿道事竟得收置廢退居女門宮實太主 命詔

幸見所幸貴珠兒董憚上使之侍飲 而前口董憚有新罪三妾得入焉上曰何也憚曰

禮陽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精思於六經而憚以廢康身修道淫辭之路乃園家之

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判口不可夫寔室者先帝之正處也淫法度之政

善路置酒此宮在未央 引從使求司馬門入賜朝黃金三十斤德流由是日暮

詔大中大後漢 中大大超禹心定律令 蜀前移在深大相守穢之吏 雖無所以許之竟於是始作見知海

以其罪置也 蜀前移在深大相守穢之吏 雖無所以許之竟於是始作見知海

以其罪置也 蜀前移在深大相守穢之吏 雖無所以許之竟於是始作見知海

以其罪置也 蜀前移在深大相守穢之吏 雖無所以許之竟於是始作見知海

以其罪置也 蜀前移在深大相守穢之吏 雖無所以許之竟於是始作見知海

以其罪置也 蜀前移在深大相守穢之吏 雖無所以許之竟於是始作見知海

以其罪置也 蜀前移在深大相守穢之吏 雖無所以許之竟於是始作見知海

以其罪置也 蜀前移在深大相守穢之吏 雖無所以許之竟於是始作見知海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五

漢史皇帝

下土特憐為第一科博士待詔金吾門
子務正學以言無回學以河世諸儒多疾國遂以老罷歸
任六年冬初昇尚書

春寧濟渠亦曰濟渠在西安府城南水經注漢
向叔選上谷注還軍將軍衛青等擊却之
向叔入上谷還衛青及公孫賀公孫卿將軍李廣四將軍擊之李廣軍敗為向叔

所得置兩馬間路或臥屬伴死脫其旁有一兒騎善馬皆稱而上兒為推置兒奪其子駿馬而馳遂得歸下吏當死贖為庶人
兩將軍亦無功惟青得首虜多賜爵封內侯青雖出於奴虜處善射習材力絕人通士大夫以禮士卒有慶樂學為國故有功

擊元胡元年冬十一月定二千石不舉孝廉津池 詔曰朕漢治故事與廉舉孝廉度風結休聖緒天子室之邑必存忠信三心
並行厥有我純今或至闕郡而不屬一人是化不下室為待行之君子垂於上聞也且遠臨覺上當恭慎守職古之道也其謀

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舉廉不舉任也當免奏可

子據生叔立夫人衛氏為皇后 帝未有子意年衛夫人始生子據立為皇后子據善為立母史東方朔
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為右北平漢書李廣傳匈奴入寇廣在右匈奴奴說曰漢將軍李廣之數歲不入界匈奴所居也

射擊可上應廣騎曰此李將軍也今將軍也李將軍也今將軍也不得夜行何也李將軍也今將軍也下居匈奴所居也李將軍也今將軍也北平將軍也李將軍也今將軍也匈奴之數歲不入界匈奴所居也李將軍也今將軍也匈奴之數歲不入界匈奴所居也李將軍也今將軍也

廣即謂今奉天府臨城東及君隆置海都 歲君南閭也 年辛口二十八萬諸漢東令奉天府建州北內屬詔以其地
置倉海都人從之費擬於南表數年乃罷

以主父偃越武直以武直嚴安徐樂為郎中 主父偃為人始遊秦越官並能厚過乃西入關上書請下朝奏舉召入所吉
凡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謀代向此其子也主父偃為人始遊秦越官並能厚過乃西入關上書請下朝奏舉召入所吉

相見之說也皆拜為郎中 三人皆請曰大德也三人皆請曰大德也主父偃為人始遊秦越官並能厚過乃西入關上書請下朝奏舉召入所吉
相見之說也皆拜為郎中 三人皆請曰大德也三人皆請曰大德也主父偃為人始遊秦越官並能厚過乃西入關上書請下朝奏舉召入所吉

卿二年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為列侯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今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叛則驍騎易
為寇亂急則阻強今欲以遠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遠京師起前日諸侯是地今諸侯子弟五十數而通顯代立餘無尺地之封則

主父偃建議各
國與魯道來
廷諸侯之意
其故世來高
主父偃建議各
國與魯道來
廷諸侯之意
其故世來高

主父偃建議各
國與魯道來
廷諸侯之意
其故世來高

仁孝之道不寬顧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被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用而稱於上從之
向奴入寇邊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內地立朔方郡故城在今鞏陽向奴入上谷漁陽清鄉出漢陽今順道衛青等急知到
出雲中以西擊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內地詔封青為長平漢縣故城在今河南係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城之以逐匈
奴可省轉戍廣中國公卿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懸塞因河為固故城在今河南使匈奴不敢入
州西若而南入府各關既具費數十百餘萬
三月乙亥晦日食

從郡國豪傑于茂陵帝後邑在今茂陵主父偃言茂陵初立天下不樂并兼亂眾之民者可徙置內實京師外銷委積所謂不教而
善除上從之軼人郭解關東大俠也在從中衛青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從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古其家不貧卒從解家
解生子誑說殺人其眾上聞之下吏捕治所殺皆在赦前解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舉郭解生曰解專以好犯公法何謂解客聞
殺此生斷其舌更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更委解無罪公議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譽以誑此故人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
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齊王次昌有罪自益國陰謀齊相王父偃夷其族主父偃嘗欲納女於齊王王不許偃因上言臨淄虛富非親愛子弟不得王今
齊王廢疏又與姊與說請治之於是拜偃為齊相國主齊急治王復宮室者解及王王懼自劫偃始為布衣時通齊及燕趙
告偃多儲財金以故諸侯王彭祖怨上結上聞大怒因偃下吏偃解不服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國陰謀本首惡不誅無
以謝天下乃族誅之

以孔臧孔子後子為大將軍上欲以孔臧為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業乞為太常魯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
十二年世孫以治細紀古訓使水垂獲嗣帝從之
紀三年以張敖漢中為大中大丸初向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漢唐史中後有今祁連山自奴呼天曰祁連山在今甘
北祁連山亦名崑崙山西北連南州安西又西歷于闐馮蓋數千里考祁連山有北之分北為南祁連山南為西祁連山也其
通與匈奴通以至於祁連山中間為僭國向奴攻破之故月氏王以其弱為飲器餘眾逃遁遠去怨向奴無與共擊之上慕龍
周倫蓋與南此兩部連而言之

通月氏者欲圖以祁連山出徙西復向奴中單于得之留十餘歲得間而去數十日至大宛西域國治崑崙山城大宛為發
譯道抵原居西域國治崑崙山城大宛為發大宛西五十里大宛西二十
里大宛西五十里大宛西二十
徙家皆臣之而君之水居此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焉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乃還復為匈奴所得會匈奴亂漢乃述
歸帝拜為大中大丸漢初行時百餘人

居在大宛西反

夏六月皇太后崩

僅萬二千五百里月氏在康唐乃止萬一十六百零五其行常遠其道甚近理所必無至聖宮殿之一證也

秋以張湯為廷尉。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令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恭事仲舒等以元龜見本朝以圖為其為奏獄按以古法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發蓋子虛史以胡顧廷尉前未即上意所欲發子虛史起平者上辭是悅之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甚其造請諸公不避災者是以待聲譽成難數賢責湯於上謂曰公為正繩上不犯衆先帝之功而下不能抑天下之極心何空取高名而粉飾之為難時與湯論湯常在大深小甘對仇厲守高不能屈意發為曰天下謂乃筆也而不可以謂公能果然必湯也令天下動心而側目而視矣

五年十一月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弘在直隸武清丞相封侯節始漢朝以侯侯為有相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相身會一多取法家其性意急外寬內深諸嘗有原無近逸雖湯與查後竟報其通汲黯每面稱之野書與的漢王上前說以明其不知如此相而欲誅之以事請從黯為右內史史部中多貴人宗室雜治黯居數年官事不廢不為乃得黯曰曰黯以明其不知如此相而欲誅之以事請從黯為右內史自匈奴寇朔方邊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遂以青為大將軍自匈奴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

春匈奴寇朔方邊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遂以青為大將軍高闕在陰山而後山將軍領建杜侯人封平今吳州成西北將軍領建杜侯人封平李溫雲中人為公孫賀為大李祭為代相俱出朔方車息大次次公河東人封俱出右北平石賢王以為漢兵遠不能至欲醉青等夜圍之石賢王擊青圍北去得裨王王裨王數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還天子使使者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益封前八千七百戶三子皆為列侯侯為宜春侯不疑為青固謝讓功諸將上乃封諸將校尉侯者七八公孫賀為合戰侯不疑為龍圖侯公孫賀為南郭侯李參為樂青為樂青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元禮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權客反不重邪青聞愈驚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邊疆加於平也

夏六月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廢朕甚懼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平津侯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上常諷民年十八以上以上詔賜諸正者補博士弟子一歲賦課第其高下以補詔中文學掌教漢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掌故有秀才異等補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入吏道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中二千石上從之曰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也

秋六年夏四月衛青率六將軍信嚴建手擊匈奴公孫賀為大將軍率六將軍再出二月定襄城治城樂故城在後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威前將軍信并軍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連盡二具

夏四月立于櫛為皇太子
五月乙巳晦日食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今九百里鎮古曰...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月日...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藍澤東北之水皆入焉...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記又...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河...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去長安可五千里...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安得此曰...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河...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追矣...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地萬里...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非而...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是復...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二年春丞相公孫...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以霍去病為...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西河...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祭天...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地理...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古文...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病所...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益以...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秋匈奴...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依塞特... 漢正西其俗上者相四有善焉山其上有焉不可得焉五其東北則為陽行關與新故關

漢書曰長安今無非穢新巨黠民乃肯出馬且旬奴時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駭動也上致書及漢祚至
數十鍾馬封澤也萬戶為一萬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人略諸問曰亦非其數焉之敢來漢處府庫實賜發良民侍養學若奉
子也民安相和寬長安中而文吏競以為闕出財物於邊境應劭曰漢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及設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既陳民
業而傷其校者竊為陛下不死也上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發其言項之乃分使降者邊五郡關西北地止故塞外因
其故俗為五屬國而金城漢郡治允吾故城在今甘肅蘭州府會同縣西河西之西而南山即南郡也注其前是山自楚蜀而
南一支包青海漢河入東出金關與漢南山漢郡治允吾故城在今甘肅蘭州府會同縣西河西之西而南山即南郡也注其前是山自楚蜀而
入官輸黃門少卿養馬久之上許嘗見日磽馬過殿下其言上異而問之其以本狀對即日拜為侍中以休屠作金人
為祭天主賜日磽姓金氏

西三年春有星孛於東方

秋山東大水徒其民於關西朔方

山東被水民多餓之遣使告唐唐以賑猶不足又募富人假貸尚不能相給乃徙貧民於關以西

及充朔方以南新莽中漢郡治允吾故城在今甘肅蘭州府會同縣西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於縣官歲底貸與生業使者分部預之費以億計

作昆明池在西安府長安縣西十里上將伐昆明池注此池在昆明池以昆明有池方三百里明西有滇池也

昆明池在西安府長安縣西十里上將伐昆明池注此池在昆明池以昆明有池方三百里明西有滇池也

林上林穿昆明池注此池在昆明池以昆明有池方三百里明西有滇池也

得神鳥於灑注注此池在昆明池以昆明有池方三百里明西有滇池也

次以合八音之調及得神鳥注此池在昆明池以昆明有池方三百里明西有滇池也

化兆昆令陛下得馬詩以為注此池在昆明池以昆明有池方三百里明西有滇池也

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注此池在昆明池以昆明有池方三百里明西有滇池也

錢造幣以贖用而推浮淫兼并之徒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錫鑄為皮幣注此池在昆明池以昆明有池方三百里明西有滇池也

幣屬皮幣復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注此池在昆明池以昆明有池方三百里明西有滇池也

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注此池在昆明池以昆明有池方三百里明西有滇池也

鑄之復得行以計算用事三人言利事悉奪注此池在昆明池以昆明有池方三百里明西有滇池也

不可道蓮子

會文錄之所由

錢且道錄又

以其物自... 歲邊一歲沒入... 賦... 賦... 賦...

以式為中郎... 初河南... 賦... 賦... 賦...

田十... 賦... 賦... 賦... 賦...

春有星... 賦... 賦... 賦... 賦...

夏長星... 賦... 賦... 賦... 賦...

遣衛青... 賦... 賦... 賦... 賦...

請將軍... 賦... 賦... 賦... 賦...

度知單... 賦... 賦... 賦... 賦...

居前... 賦... 賦... 賦... 賦...

匈奴... 賦... 賦... 賦... 賦...

而去... 賦... 賦... 賦... 賦...

感失... 賦... 賦... 賦... 賦...

劇部... 賦... 賦... 賦... 賦...

四十... 賦... 賦... 賦... 賦...

老壯... 賦... 賦... 賦... 賦...

于姑... 賦... 賦... 賦... 賦...

為之... 賦... 賦... 賦... 賦...

所殺... 賦... 賦... 賦... 賦...

以... 賦... 賦... 賦... 賦...

以... 賦... 賦... 賦... 賦...

以... 賦... 賦... 賦... 賦...

以... 賦... 賦... 賦... 賦...

以... 賦... 賦... 賦... 賦...

以... 賦... 賦... 賦... 賦...

驢父馬母而生... 驢非塞外所... 有以驢塞外... 所有也今驢... 塞外多倒... 而為則塞外... 長產古以匈奴... 即今之塞外... 驢乃必無之... 即此如史之多... 為

獄中重罪輕罪及私入視者宜切捕鞠曰為免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慄

是歲涇陽免乃以燧為右內史溫舒始為廣平令趙廣都府盜賊不敢近廣平遂守河內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六匹驛

捕郡中豪猾相坐二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獄小者乃死秦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盡十二月郡中無聲會

春溫舒始足嘆曰嗟乎今冬月得益展一月足吾事死上聞之以為能推中尉溫舒所為弗先言燬燬必以氣凌之然廉其治

效即郡時傷可方受告歸時下告歸令人有所告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上以燬為廢格沮事案報市溫舒少又居宅

陪借不辦至中尉則心開故善論有世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故毀音威必侵辱後從右內史復行中尉會發兵大兒詔徵豪吏

溫舒道之人皆溫舒受吏錢乃乞殺利事罪王族自後其時溫舒兩弟及兩婿家亦各自坐之罪而族尤探動

悲夫古有三族而五溫舒罪至刑誅而五族也溫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婿家亦各自坐之罪而族尤探動

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王夫人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說天子自惟中望

馬於是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為臺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殿餘具方士說乃為帛書以飯陽不知言

曰此中腹中邪奇殺使使書言其語天子謂其利動於是謀之

經五年春三月丞相蔡有罪自殺 坐過差京園地也

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 有司以三銖錢輕易作姦詐請鑄五銖錢用郭其曆令不可度也

以涇陽為淮陽太守 於時民盜鑄錢其地尤甚乃召拜涇陽為淮陽太守蠟曰臣自以為涇陽地不復也臣不意復收用之臣

宰相御史大夫桑羊桑羊御史大夫桑羊 宰相御史大夫桑羊桑羊御史大夫桑羊 宰相御史大夫桑羊桑羊御史大夫桑羊

之重臥而治之 期成難行通大行身可謂聖人矣居郡不得與無足議者御史大夫桑羊內讓許以御史大夫桑羊

夏四月以趙青相 趙青相作天子少子也

壬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

夏四月朔立 命曰子嗣為齊王曰為燕王齊為房陵王初作諸弟 三王同日立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

秋九月大司馬秉斯將軍冠軍侯霍去病卒 帝甚悼之命為家像祁連山初去病為秉斯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迎見其父

霍仲孺仲孺自平陽歸家相抱不相識 帝甚悼之命為家像祁連山初去病為秉斯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迎見其父

霍仲孺仲孺自平陽歸家相抱不相識 帝甚悼之命為家像祁連山初去病為秉斯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迎見其父

霍仲孺仲孺自平陽歸家相抱不相識 帝甚悼之命為家像祁連山初去病為秉斯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迎見其父

霍仲孺仲孺自平陽歸家相抱不相識 帝甚悼之命為家像祁連山初去病為秉斯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迎見其父

十萬本末不相稱上不说人有告異也事下張湯治異與客語客言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做反春湯奉與凡歸見今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兒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論說取容者

卷之十六

漢

世宗孝武皇帝

元鼎元年通鑑曰以得寶鼎故故通鑑云其前其國于四年六月而改元則于是年蓋亦如史元光復宋造錢之區其者因故鼎得寶鼎之不問何兩得鼎而一事考漢書武帝紀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冷水上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其書法有得元符以漢符以瑞符元何符並致今仍漢書

元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奏事書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從諸古曰遷安起湯心知謂屠為之陽也曰此殆天故人怨之謂屠為湯親為之厚足趙主素

怒湯告湯大臣乃與史厚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請屠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屠謀共殺告對文事下獄實屬內相窮竟

未奉會盜孫孝文園瘞銀丞相青翟與張湯約俱謝至前湯猶不讓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大丞相見知之罷置丞相

相長史朱買臣王朝唐邊通武武出同皆怒恨湯三長史幸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案捕買人田信

等曰湯且欲奉孫信報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相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瓶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

者湯不謝又湯為曰固宜有減宜亦奏請居事上以湯懷詐面取使趙為切青湯湯乃為書謝曰陷臣者三女史也遂自殺

湯既死家產百不遺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污惡言而死何厚葬哉或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

乃盡棄珠三女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春起柏梁臺在今西安府長安縣故址承露盤在土安縣西北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

可長生云

二月以趙周為丞相

三月大雨雪

夏大水湖東饑

置均輸大農令桑羊為均輸令桑羊曰均輸者均輸于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桑羊郡國鑄錢孔僅為大農令而桑羊為大農中

及稍中均輸以通貨物桑羊郡國無鑄錢者令上林三官鑄錢上林三官鑄錢上林苑中有上林鍾三官錢不得行而民鑄

益計其費不能程當惟真工大姦乃盜為之

西域通置酒泉 治表是令甘肅郡 張嘉謨言為孫王昆其 本為匈奴臣使兵稍強

不肯復朝事匈奴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澤地空無人誠以厚幣賂為孫居故澤郡之地則是斷匈奴右臂也 既連高孫自

其西大夏之屬也 可格采而為外內 上以為蘇拜焉為中 凱將 將二百人 多 齊金幣帛直數千 巨萬 羈王高孫致賜輸將未能得

其法固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 注 見前安急治者 見城去長安第一十六里 其屬身毒 子蘭 注 見前考于蘭

部之知 懸地 河 河 出其南山 即于 備河 北 注 合 案 屬 光 之 城 里 毋 地 方 數 千 里 屬 大 國 也 前 于 蘭 在 懸 城 之 北 今 因

為 孫 多 馬 善 人 隨 駕 報 讞 是 歲 獲 還 復 厥 餘 所 遣 使 通 大 夏 之 屬 者 皆 頗 與 其 人 俱 免 於 是 西 域 始 通 於 漢 矣 西 域 凡 三 十 六 國

五 十 餘 分 南 北 有 大 山 而 山 即 南 山 也 有 河 而 河 即 西 河 也 西 河 東 高 六 十 餘 里 南 北 十 餘 里 來 則 接 漢 玉 關 元 和 志 玉 門 故 關 在 懸 城 而 是 西 域 門

湯 封 注 今 說 疑 傳 南 元 和 志 西 則 限 以 葱 嶺 山 南 大 上 志 生 葱 嶺 名 一 說 志 葱 嶺 高 數 十 丈 俗 名 葱 嶺 石 打 八 十 里 自 玉 門

為 南 道 南 道 西 踰 葱 嶺 則 出 大 月 氏 安 急 自 車 師 南 王 反 德 北 山 循 河 西 行 至 莎 車 十 里 至 王 治 輸 建 谷 去 北 安 八 十 九 百 五 十 里

出 大 宛 康 居 等 界 在 康 居 西 北 可 二 千 里 與 康 居 數 皆 後 屬 匈奴 故 賦 稅 諸 國 辰 富 賂 焉 高 孫 既 不 肯 東 還 乃 於 澤 那 故 地 置

焉 泉 郡 稍 發 徙 民 以 充 實 之 又 置 武 威 郡 以 絕 匈奴 無 通 之 道 漢 使 西 域 者 多 劫 掠 之 乃 分 武 威 焉 泉 地 更 置 休 循

王 康 注 曰 郡 治 焉 泉 大 澤 無 深 乃 北 海 云 云 漢 書 卷 九 十 二 上 親 望 拜 如 上 帝 禮 禮 畢 還

郡 治 焉 泉 大 澤 無 深 乃 北 海 云 云 漢 書 卷 九 十 二 上 親 望 拜 如 上 帝 禮 禮 畢 還

郡 治 焉 泉 大 澤 無 深 乃 北 海 云 云 漢 書 卷 九 十 二 上 親 望 拜 如 上 帝 禮 禮 畢 還

郡 治 焉 泉 大 澤 無 深 乃 北 海 云 云 漢 書 卷 九 十 二 上 親 望 拜 如 上 帝 禮 禮 畢 還

郡 治 焉 泉 大 澤 無 深 乃 北 海 云 云 漢 書 卷 九 十 二 上 親 望 拜 如 上 帝 禮 禮 畢 還

郡 治 焉 泉 大 澤 無 深 乃 北 海 云 云 漢 書 卷 九 十 二 上 親 望 拜 如 上 帝 禮 禮 畢 還

郡 治 焉 泉 大 澤 無 深 乃 北 海 云 云 漢 書 卷 九 十 二 上 親 望 拜 如 上 帝 禮 禮 畢 還

郡 治 焉 泉 大 澤 無 深 乃 北 海 云 云 漢 書 卷 九 十 二 上 親 望 拜 如 上 帝 禮 禮 畢 還

郡 治 焉 泉 大 澤 無 深 乃 北 海 云 云 漢 書 卷 九 十 二 上 親 望 拜 如 上 帝 禮 禮 畢 還

郡 治 焉 泉 大 澤 無 深 乃 北 海 云 云 漢 書 卷 九 十 二 上 親 望 拜 如 上 帝 禮 禮 畢 還

郡 治 焉 泉 大 澤 無 深 乃 北 海 云 云 漢 書 卷 九 十 二 上 親 望 拜 如 上 帝 禮 禮 畢 還

郡 治 焉 泉 大 澤 無 深 乃 北 海 云 云 漢 書 卷 九 十 二 上 親 望 拜 如 上 帝 禮 禮 畢 還

郡 治 焉 泉 大 澤 無 深 乃 北 海 云 云 漢 書 卷 九 十 二 上 親 望 拜 如 上 帝 禮 禮 畢 還

郡 治 焉 泉 大 澤 無 深 乃 北 海 云 云 漢 書 卷 九 十 二 上 親 望 拜 如 上 帝 禮 禮 畢 還

以禮祠迎至甘泉校上行儀之郊廟慶臣皆望

六月得太原后上制書 汾陰產銅 魏晉得大鼎於魏郡地后土晉祠文德地得鼎鼎大異于齊河東太守以聞上

以禮祠迎至甘泉校上行儀之郊廟慶臣皆望

北周書也上曰 是秋齊人公孫順以漢得符鼎與帝時等

符是上曰 符乃拜明為 乃拜明為 乃拜明為

以見躬為左內史 魏為有勳農在魏刑罰理論將在人主擇用仁厚古推清與下不求聲名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開

役與民相假貸 魏三古也 魏三古也 魏三古也

五年又十月帝祠五時遂撤新泰中以勳邊音 上祠五時於羅遠路臨三不記其城凡由上者七日乃散

北出善誠 魏新從數萬騎新泰中以勳邊音 上祠五時於羅遠路臨三不記其城凡由上者七日乃散

立奉一魏 魏及五帝祠壇於甘泉十一月辛巳朔壬子親郊見 魏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皆攝

南越相已崩故其王朝 史立建德為王 登兵及遣將軍路博德 魏等將兵討之 先是上遣使喻而越王入朝

在武帝時 魏武帝太子 魏武帝太子 魏武帝太子

後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魏太后

以石慶為丞相...

六年冬討平西元... 平南越置元郡

城守會是價... 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

平西南夷置五郡... 君逐平南夷為祥柯柯

秋東越王餘善... 越樓僞上書船便引兵擊東越

將軍曰存漢自稱武帝... 寄波舟子海橫出武林

以下式為御史大夫... 不習文章耽太子大信

純元封元龜... 朕將巡邊垂躬東武

五原... 王頭已懸於漢北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六

漢武皇帝

十

相如封禪者虛
謂其說固無足
據也言以經術
見用亦從而附
和之則所謂經
主者何居

錄子之決論二
十年始則雖於
日始而卷之天
事既則於五
利而後之神仙
至此始則經
卷其漢楚之健
著斯已久矣

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河伯曰黃帝已仙上元帝曰黃帝已仙上元帝曰黃帝已仙上元帝曰黃帝已仙

帝自封禪儀成以祀鬼為御史大夫。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泰山會得實意上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

封禪儀數年不就以問兒寬兒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感即也然其儀之儀不著於經非聖臣之所能列唯天子建

中和之極兼條條賞金璧而玉振之以備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

春正月帝東巡祭中嶽會見遼如海上求神仙夏四月封泰山禪梁父泰山在東萊郡博山縣東巡祭中嶽會見遼如海上求神仙夏四月封泰山禪梁父

東幸琅邪琅邪在東萊郡封禪祭中嶽從官在山下聞若有呼萬歲者三言萬歲者曰萬歲上曰此何神也

上石立遼東地海上禮八神見六登船令海中神仙者求蓬萊又言見一大父舉於山郭治家以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取見大

則大以爲仙人也予方士傳車及問使求仙人皆以千數四月還至來高今曰泰安縣泰安府治今侍中儒者行事封泰山

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禪文二尺高九尺其禮華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雲子備法焉上泰山亦有封其事守禁明日下

陰逸山在泰山山下北嶽泰山山下北嶽北嶽如祭后上禮禮碑碑刻夜若有光者有五色上益羅封上還坐明堂明堂在辟雍泰山東北古

臣上壽頌功德治政今年為元封元年大赦天下上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遂度過

之復東至海上望島上曰自海東望蓬萊在東萊郡望蓬萊見仙人亦無從至臣願陛下還宮每歲以頌之仙人將自至上乃大會奉車霍

子侯泰為一日死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碣石在北齊郡北還至北原五月還甘泉

賜桑弘羊爵左丞相先是桑弘羊為治東都尉領大農書弘羊領大農書天下鹽鐵乃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今遠方各以其

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者為賦而相權輸置平遠官名屬大農部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即貴之賤即賤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人

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地將所過皆賦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切羊爵左丞相弘羊領大農書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

秋有星孛於東井又孛於三宿下曰三星而望風王朔言侯獨見堊星堊星曰孛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

禪天其報德星云堊星曰孛明年帝相立時還祠泰一以拜德星

二年春帝如東萊東萊郡治今山東還臨塞決河某空空在孟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於上於是幸

順氏遂至東萊留數日無所見大人跡云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在東萊郡禱萬里沙在東萊郡禱萬里沙

張子營子河決已二十餘年不塞上自臨決河沈白馬玉壘今摩臣發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築決河時東郡旱旱以故薪柴少

而少淇園之竹以為燒薪以燒薪今卒寒張子營宮其上名曰宣茂上初臨河決濟切之實宣茂上初臨河決濟切之實宣茂

臨梁楚之地復無水也初臨河決濟切之實宣茂上初臨河決濟切之實宣茂

夏帝還去書

越人勇之越人言越俗祠皆見鬼有越東越王故鬼得善百六十歲乃命上起祠亦祀天神上帝百靈而用樂

其俗祠以山所也越之越公孫倮後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望樓觀在故長安城中應詢曰甘泉作通天臺

於天若與天通使錦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吏置甘泉前殿及有芝生殿房內中悅定之室也語故天下作之

朝鮮使來使求見都尉遣將軍楊僕前將兵伐之朝鮮在戰國時故屬燕秦為遼東外徼漢與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

故塞至涇水在朝鮮國平壤也為界屬燕王盧瑋及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與瑋相讎瑋服東走出塞度涇水居秦故空地

後降其旁小邑方數千里傳子孫孫右軍所誅漢亡人遊多又未嘗入見依國師曰馬銀鑄有三體教上書見天子又難闕不遠是

慮漢使步何須請誦諭右果終不肯奉詔何去至涇水刺殺送者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以其名美拜何遼東東都尉朝鮮

怨何發兵攻殺殺之上莽天下死罪為兵遣樓船將備發守物海左將軍荀悅出遼東以討朝鮮

早 上以單為臺公孫倮曰黃帝時封則天早死有音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早竟封事倮曰謂天早之意

秋作明堂於汶上汶水之上也水經注汶水東南流逕汶山下上發作明堂未晚其制度高南公玉璣也區俗通高王臣有

公玉璣也上黃帝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有柱而柱下入水曰明堂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遣將軍郭昌發兵擊遼東王餘善益州刺史郭舉初上使王興平將軍王入朝鮮王度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漢唐吳越地也

在朝鮮國與朝鮮同姓相未奇韓家應受殺使使者更受之是上遣將軍郭昌發兵擊遼東王度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漢唐吳越地也

國降請王更入朝乃以為益州郡賜漢王王印復長其國而漢王長以百數

以杜則朝鮮為廷尉周少言重遊而內不次骨其右大抵放其湯而善侯亦上所欲攝者因而臨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

而微見其寬狀若王所見是也金當時是也何古之法

發者

二年冬十二月雷雨害

遣將軍趙破奴擊姑師破奴虜樓蘭王遂破姑師

者一歲多至十餘家樓蘭姑師皆苦之攻奴漢使又數為匈奴耳目上遣趙破奴將虜圍踰及都婁擊姑師王以數為樓蘭所

苦上令依仗破奴將兵破奴以控騎七百今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高孫大宛之虜遂破奴俱俱侍侯

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除買樂混治朝鮮即臨屯屯後書古東地時時今元差古高句麗故城在真番今朝鮮國城西有真番

朝比惡氏通傳得也

鄭 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石每於兵臨檢備將齊兵尤益戰數逃志收散卒復乘前擊朝鮮水西軍亦未能破山國兵戰在嶺南石每領兵時多不入嶺人衆萬計神共方及洙水也破洙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其僕亦往會居城數月未下晁所將使代卒助得乘勝多獲僕皆散亡卒皆恐之心其圍石每領常持和節而副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使人約降於債往來未幾使人落之不從以故與債不相得上以兩將並使齊南大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使宜得以從書遂至國其以書所意告之遂亦以為其乃共執債而升其軍遂還城上謀逐使擊朝鮮臣遂朝鮮尼相黎尼倫朝鮮地名也若使人殺王石每以降朝鮮早以其地為四郡處徵章市僕時為原

神曰年夏大旱 民多嗔死。

匈奴寇邊遣報昌將兵屯朔方 匈奴自衛霍沒幕以來希復為寇遂從北方數使使請和制漢使王富宛之單于伴詐遣太子入漢為質又曰吾欲入漢見天子而相約為兄弟王為歸報漢為單于單非長安會匈奴使至單病死漢使路充國送其喪單于以為漢校吾使者乃留充國而數使部兵侵犯漢邊上遣高辛屯朔方以備之。

五年冬帝南巡江漢春三月至泰山增封祀上帝於明堂祀以高禘 上帝之祭而高禘也 至於極唐虞時曰在內都實中其禮也 山者高也且自江漢而東而南之故為高禘祀上帝于九縣 見 登祚者與故或在江南天柱山嶺之南而在山北則在江北今湖北黃梅縣界是也 浮江祝融致江中腹之神幡千里高禘以祭 漢書曰高禘在江而故而出祭之禮也 遂北至琅邪禮親並海所過禮祀其名山大川還至泰山增封上帝於明堂以高祖配曰謂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 謂古曰受郡夏四月赦天下所幸郡毋出今出租賦還幸甘泉郊奉時。

大司馬大將軍長子侯衡青平 青凡七出於孝文帝再封并二子凡第二子百戶侯建書者前以招遠野者謂謂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者客天子常切萬德御而不得者人之神也人面奉志道讓而如何異也

初置刺史 上既懼卻胡越關地境乃置又北胡方之州及冀幽并 並州 兗州 青州 揚州 豫州 徐州 西州 凡三十郡皆置刺史 安奉詔澤察 多據風制史以報 今行郡州限六條

詔聚茂材異士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心故取如河澗而致千里之士如石之為而主也名大要卿之馬跡德之相亦任德之而已其今州郡家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圜者

元六年春遣都尉將兵擊匈奴 上嘗通大夏遣使皆聞言曰明為所殺奪藥物於是故守師亡命遣報昌將以擊之新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秋大旱地

以宗室女為王公敬為壽 烏孫使者見漢廣大驚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國故也故學之高孫思使使願得漢公主為昆侖

以江都王建女烟君為公主往塞外 昆侖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之以為左夫人 公主自治宮居歲時一再與昆侖莫昆

莫年老言語不通 公主悲愁思歸作怨歌 天子聞而憐之問成使人問遺昆侖莫欲使其得塞故 塞官與向公主不聽

上書言狀 天子方欲與為孫共滅匈奴詔報長其國俗本飯蔬妻公主昆侖莫死代立乃以昆侖莫為塞官與向公主不聽

是時漢使西蜀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馬者之漢使來其會 以天子之德 匈奴之德 匈奴之德 匈奴之德 匈奴之德 匈奴之德 匈奴之德 匈奴之德

丁太初元年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上自泰山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仙者 莫不益其過之 十二月親視高里 在泰山山下 祠后土臨勃海望祀蓬萊

柏梁臺災作建章宮 柏梁臺災作建章宮 柏梁臺災作建章宮 柏梁臺災作建章宮 柏梁臺災作建章宮

有火災覆起屋必有火用廢之乃作建章宮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夏五月造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 大中大夫公孫卿造太初曆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紀曆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秋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宛王不肯漢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兵士以為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關東蝗大起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秋二年春正月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已拜出曰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秋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秋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秋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秋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秋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秋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漢使與昆侖莫通使

七科擬發中和
有惡亡命賊不
來自隨之義然
皆未練之卒也
至者皆貴人市
賂者無罪皆不
與驅市人而戰
耶欲以克敵定
功難矣

連即兵來迎我我即就上乃遣公探報其塞外受降城在今天... 以慮之既而猶以為遠乃遣復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期至... 凌稽山在河北朔三晉注向故有東山凌稽焉從稽山去漢都北二千里當在今省... 既至左大都尉欲發而擊單于謀之... 發兵八萬騎圍破奴後之因急擊其軍單于史長亡將而捷遂沒于匈奴... 明年兒單于死匈奴單于立漢遺光韓彭徐等為五... 紀三年春睢陽作難... 張敖... 有置國除... 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

身失國至是思生為大常乏利... 國除見徒四人之已... 大發兵從手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毋茶出善馬以隨... 時讓者皆弱罷宛兵以越... 上以為兒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 漢而宛善馬宛不來乃審察其罪... 言伐宛尤不便者鄭光等... 大發兵出殺宛... 凡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 益發天下七科... 亡命二科... 宛三萬人四故有市籍五又母... 適戎... 及或捕賂煮粥... 尉... 二人為善馬... 於是武帝復行以兵多所至迎駘不下者... 攻虜之至宛城兵到者二萬... 宛兵迎漢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 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无水氣... 宛貴人相與謀殺王毋寡持其... 項使氣師曰無攻我我盡出善馬... 志所取而給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 康居之救又且至... 貳師許之宛乃出其馬... 今漢自擇... 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 中馬以下三千餘匹... 立宛貴人... 尉... 尉... 為王... 而罷兵... 公復粟都尉上古... 與子... 西... 大夫... 攻破... 解... 成... 王... 走... 康居... 追... 斬之... 明年... 師... 遣... 上... 以... 得... 兒... 善... 馬... 作... 西... 極... 天... 馬... 之... 歌... 波... 波... 四... 天... 馬... 從... 西... 極... 涉... 泉水... 底... 而... 化... 若... 鬼... 天... 馬... 採... 用... 無... 卒... 千... 里... 備... 車... 道... 天... 馬... 保... 越... 時... 將... 封... 廣... 利... 為... 海... 西... 侯... 將... 士... 皆... 論... 功... 封... 莫... 伐... 死... 再... 反... 凡... 四... 歲... 塞... 油... 與... 斯... 天... 馬... 採... 用... 無... 卒... 千... 里... 備... 車... 道... 天... 馬... 保... 越... 時... 將... 封... 廣... 利... 為... 海... 西... 侯... 將... 士... 皆... 論... 功... 封... 莫... 伐... 死... 再... 反... 凡... 四... 歲... 而... 得... 兒... 善... 馬... 十... 餘... 匹... 大... 宛... 貴... 人... 相... 與... 謀... 殺... 王... 毋... 寡... 持... 其... 項... 使... 氣... 師... 曰... 無... 攻... 我... 我... 盡... 出... 善... 馬... 志... 所... 取... 而... 給... 軍... 食... 即... 不... 聽... 我... 我... 盡... 殺... 善... 馬... 康... 居... 之... 救... 又... 且... 至... 貳... 師... 許... 之... 宛... 乃... 出... 其... 馬... 今... 漢... 自... 擇... 之... 而... 多... 出... 食... 食... 漢... 軍... 漢... 軍... 取... 其... 善... 馬... 數... 十... 匹... 中... 馬... 以... 下... 三... 千... 餘... 匹... 立... 宛... 貴... 人... 尉... 尉... 為... 王... 而... 罷... 兵... 公... 復... 粟... 都... 尉... 上... 古... 與... 子... 西... 極... 天... 馬... 之... 歌... 波... 波... 四... 天... 馬... 從... 西... 極... 涉... 泉水... 底... 而... 化... 若... 鬼... 天... 馬... 採... 用... 無... 卒... 千... 里... 備... 車... 道... 天... 馬... 保... 越... 時... 將... 封... 廣... 利... 為... 海... 西... 侯... 將... 士... 皆... 論... 功... 封... 莫... 伐... 死... 再... 反... 凡... 四... 歲... 塞... 油... 與... 斯... 天... 馬... 採... 用... 無... 卒... 千... 里... 備... 車... 道... 天... 馬... 保... 越... 時... 將... 封... 廣... 利... 為... 海... 西... 侯... 將... 士... 皆... 論... 功... 封... 莫... 伐... 死... 再... 反... 凡... 四... 歲... 而... 得... 兒... 善... 馬... 十... 餘... 匹... 大... 宛... 貴... 人... 相... 與... 謀... 殺... 王... 毋... 寡... 持... 其... 項... 使... 氣... 師... 曰... 無... 攻... 我... 我... 盡... 出... 善... 馬... 志... 所... 取... 而... 給... 軍... 食... 即... 不... 聽... 我... 我... 盡... 殺... 善... 馬... 康... 居... 之... 救... 又... 且... 至... 貳... 師... 許... 之... 宛... 乃... 出... 其... 馬... 今... 漢... 自... 擇... 之... 而... 多... 出... 食... 食... 漢... 軍... 漢... 軍... 取... 其... 善... 馬... 數... 十... 匹... 中... 馬... 以... 下... 三... 千... 餘... 匹... 立... 宛... 貴... 人... 尉... 尉... 為... 王... 而... 罷... 兵... 公... 復... 粟... 都... 尉... 上... 古...

天漢元年... 春三月遣中郎將... 武... 使... 匈奴... 先是上欲因伐宛之威... 遣... 擊... 湖... 單... 于... 死... 弟... 且... 裝... 信... 單... 于... 初... 立... 恐... 漢... 襲... 之... 乃... 曰... 我... 兒... 子... 安... 敢... 望... 漢... 天... 子... 漢... 天子... 我... 丈... 人... 行... 也... 因... 盡... 歸... 漢... 使... 之... 不... 降... 者... 路... 充... 國... 等... 使... 使... 來... 獻... 于... 是... 上... 嘉... 單... 于... 之... 義... 遣... 頗... 頗... 送... 匈奴... 使... 留... 在... 漢... 者... 因... 厚... 賜... 單... 于... 答... 其... 善... 意... 式... 與... 制... 中... 不... 同... 既... 至... 置... 帶... 單... 于... 單... 于... 益... 驍... 非... 漢... 所... 望... 也... 會... 嚴... 王... 昆... 邪... 王... 孫... 于... 與... 昆... 邪... 王... 和... 與... 大... 水... 康... 常... 漢... 常... 漢... 亦... 光... 校... 尉... 李... 長... 水... 尉... 等... 謀... 殺... 漢... 降... 人... 衛... 律... 人... 律... 善... 治... 延年... 漢... 律... 使... 于... 匈奴... 聞... 單... 于... 之... 事... 而... 如... 單... 于... 母... 蘭... 氏... 歸... 漢... 人... 告... 單... 于... 時... 律... 為... 丁... 當... 匈奴... 屠... 單... 于... 在... 康... 居... 貴... 寵... 用... 事... 單... 于... 使... 律... 善... 治... 律... 改... 送... 亡... 律... 于... 匈奴... 單... 于... 交... 之... 而... 如... 單... 于... 母... 蘭... 氏... 歸... 漢... 人... 告... 單... 于... 時... 律... 為... 丁... 當... 匈奴... 屠... 單... 于... 在... 康... 居... 貴... 寵... 用... 事... 單... 于... 使... 律... 善... 治... 律... 常... 引... 式... 引... 張... 勝... 知... 其... 謀... 律... 常在... 漢... 與... 律... 相... 和... 律... 單... 于... 怒... 欲... 殺... 漢... 使... 者... 左... 伊... 秩... 等... 刻... 印... 曰... 律... 單... 于... 何以... 復... 加... 之... 其... 罪... 太... 重... 宜... 皆... 降... 之... 單... 于... 使... 律... 律... 名... 式... 受... 辭... 武... 謂... 常... 事... 白... 郎... 單... 命... 羅... 出... 何... 而... 曰... 以... 歸... 漢... 引... 律... 刀... 有... 射... 律... 律... 自... 托... 持... 之... 武... 氣... 絕... 半... 日... 復...

天漢元年... 春三月遣中郎將... 武... 使... 匈奴... 先是上欲因伐宛之威... 遣... 擊... 湖... 單... 于... 死... 弟... 且... 裝... 信... 單... 于... 初... 立... 恐... 漢... 襲... 之... 乃... 曰... 我... 兒... 子... 安... 敢... 望... 漢... 天... 子... 漢... 天子... 我... 丈... 人... 行... 也... 因... 盡... 歸... 漢... 使... 之... 不... 降... 者... 路... 充... 國... 等... 使... 使... 來... 獻... 于... 是... 上... 嘉... 單... 于... 之... 義... 遣... 頗... 頗... 送... 匈奴... 使... 留... 在... 漢... 者... 因... 厚... 賜... 單... 于... 答... 其... 善... 意... 式... 與... 制... 中... 不... 同... 既... 至... 置... 帶... 單... 于... 單... 于... 益... 驍... 非... 漢... 所... 望... 也... 會... 嚴... 王... 昆... 邪... 王... 孫... 于... 與... 昆... 邪... 王... 和... 與... 大... 水... 康... 常... 漢... 常... 漢... 亦... 光... 校... 尉... 李... 長... 水... 尉... 等... 謀... 殺... 漢... 降... 人... 衛... 律... 人... 律... 善... 治... 延年... 漢... 律... 使... 于... 匈奴... 聞... 單... 于... 之... 事... 而... 如... 單... 于... 母... 蘭... 氏... 歸... 漢... 人... 告... 單... 于... 時... 律... 為... 丁... 當... 匈奴... 屠... 單... 于... 在... 康... 居... 貴... 寵... 用... 事... 單... 于... 使... 律... 善... 治... 律... 改... 送... 亡... 律... 于... 匈奴... 單... 于... 交... 之... 而... 如... 單... 于... 母... 蘭... 氏... 歸... 漢... 人... 告... 單... 于... 時... 律... 為... 丁... 當... 匈奴... 屠... 單... 于... 在... 康... 居... 貴... 寵... 用... 事... 單... 于... 使... 律... 善... 治... 律... 常... 引... 式... 引... 張... 勝... 知... 其... 謀... 律... 常在... 漢... 與... 律... 相... 和... 律... 單... 于... 怒... 欲... 殺... 漢... 使... 者... 左... 伊... 秩... 等... 刻... 印... 曰... 律... 單... 于... 何以... 復... 加... 之... 其... 罪... 太... 重... 宜... 皆... 降... 之... 單... 于... 使... 律... 律... 名... 式... 受... 辭... 武... 謂... 常... 事... 白... 郎... 單... 命... 羅... 出... 何... 而... 曰... 以... 歸... 漢... 引... 律... 刀... 有... 射... 律... 律... 自... 托... 持... 之... 武... 氣... 絕... 半... 日... 復...

後者事使北庭
據我皆充焉十
九軍漢既不少
性固足以服世
焉為其中心矣
以等言言於此
為其軍太公是
可謂治法無可
食之斷不能數
日雖以不死是
既味夫於此即
野望望實欲飲
可為運運夕十
九年之入何以
當之則所據武
不食之則之衆
亦飾且且且矣
既既始生于其
得謂非大即之
站豈不不不不
降不若若若若
律之皆若若若
失公與春夫之
李陵記為義師
乃甘以及于散
謂小情情情情
皆記司馬遂以
為不往當能
其漢數乎以是
其漢不其意
其漢從武官正
其漢為武子武

急單于壯其師期夕遣人問武而收擊勝武在會合論廣常飲因此許降武創新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當危降者
故單罪制欲擊之勝請降律謂到曰制有罪當相坐武曰今無漢又非親屬何謂相生律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君因我降與
君為兄弟今不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曰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
也且單于信汝使汝人生死不中心持正反欲圖兩主觀漢取南越故漢使者屠為九郡死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
使者即時誅滅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此始矣律曰單于愈降之武置大器中不飲會天雨雪武
以爲地乃從武曰為二人志氣壯烈可也乃得解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處
武既至海上聞古不降者即前古軍書而食之使法孫數羊卧起探得持節者當者
丙虎白毛之獲地者也

夏大旱

二年夏漢季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虜
黃師出酒泉擊匈奴斬萬餘級許還匈奴大圍之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
多假司馬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清圍臨漢軍師引兵隨之遂得破匈奴身使二十餘騎詣臨行初李廣有孫陵
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備胡至是上欲使充國將騎重
陵曰臣所將皆刑罪勇士奇才劍力扼虎射命屯頓得自當一隊分單于兵毋令專郭載師單于曰將恐相屬耶吾發兵多無
騎子也廣對無所事曉臣願以步兵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治路讓使將兵平道迎軍陶德亦羞為陶德距奏言方
飲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候出上疑陶德而赦博德上書乃治博德擊匈奴於西河龍見詔陵以九月發陵於是出居
延漢無主至延橋山壯見單于相備騎可三萬圍陵軍特我治行村子望今日龍鼓聲而擊金鼓而處虜見漢軍少直府
就營陶德戰于營俱谷德德而倒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名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行南行斬首三千餘級大澤
中飲大風吹散大散步騎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單于曰此漢村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道塞得毋有伏兵者欲去會軍休營
散亡降匈奴其言沒軍無後救夫且盡單于大喜追追意攻陶德中處在山漢軍南行未至殺汗山一日五十萬夫皆盡陵
大息曰兵敗死矣今軍士各散期至遲虜僅漢路將所乘北史外相待虜騎數千追之殺胡或女使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
得脫至死者四百人上聞陵降其罪在特置陵北史外相待虜騎數千追之殺胡或女使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
也上以是問充國充國曰單于未降漢軍之得今夫將生而用又之上何日陵軍得脫者
遺精本直措使者以謂和史古曰發兵擊東方盜賊時郡國二十七多盜賊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
兵糧犯罪殺二千石掠幽州里道不通上使光祿大夫范滂等衣赭衣持節分行於兵以興擊所至得檀新二千石以下誅殺
甚眾一郡多至萬餘人數賊乃願得其罪率散卒亡復聚塞沮山川者往往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
漢武皇帝

漢武皇帝

之拜為直宿備衣使若使督祭者咸道臣歸修者死舉動無所避今身符北軍尋向怒責成子弟叩頭求哀于上願入禁勝罪
戮小罪上以死為忠宜嘗從上甘露太子宜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是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
以教勅亡素此素不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大見信用咸震京師

四年春三月帝東巡祀明堂修封禪夏五月還宮上章不具今山東州府知聖賢上章不具今山東州府知聖賢
有郭生拜者作父門之惑

冬十月甲寅晦日食

配征和元年應和曰一征和四夏大者

冬十一月大禮長安十一日 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輛宗武左海三輪騎士大

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服正道始趨是時方士及諸博士多聚明華殿左右道感聖靈對無所不為女臣從來宮中
惟及大正此其人度心學履相理本人祭祀之因結忌是書也相善計以萬理上無道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有罪下獄死賀其弟以劉在苑中山為左丞相賀夫人君按街皇后姊也子敬聲為太僕監嘗不奉

法擅用此軍錢發覺下獄時詔捕陽陵大使宋安世甚急賀自請捕安世以時激聲罪果得安世安世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
獄中上書告欲解與陽石公主私通視詔上有惡言遂下賀獄八子死獄中家族

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被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衛綰行之據敗走河皇后衛氏及獲皆自殺

初上立太子其愛之及長嫌其才能不類己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嘗使大將軍青貳之上曰是家禍也此謂太子也出師中

天下不安為此者下詔求太子之過太子之過也太子嘗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所平反此謂太子也用法大臣

多不悅衛綰既卒臣下無復外家為據此謂太子也太子嘗與大臣謀欲構太子會坐嘉事起此謂太子也上以疑衛綰太子

以江充為使者治其獄此謂太子也太子嘗與大臣謀欲構太子會坐嘉事起此謂太子也上以疑衛綰太子

諱文等助太子嘗與大臣謀欲構太子會坐嘉事起太子嘗與大臣謀欲構太子會坐嘉事起此謂太子也上以疑衛綰太子

太子嘗與大臣謀欲構太子會坐嘉事起此謂太子也上以疑衛綰太子

丞相賀罪久于兩宮王太子嘗與大臣謀欲構太子會坐嘉事起太子嘗與大臣謀欲構太子會坐嘉事起此謂太子也上以疑衛綰太子

吏請問皆不報存亡未可知而太子嘗與大臣謀欲構太子會坐嘉事起太子嘗與大臣謀欲構太子會坐嘉事起此謂太子也上以疑衛綰太子

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兵辭文仁歸甘泉言狀上大怒賜丞相黃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朕聞城門毋令反者得以太子
 宣言帝病因疑有變上于是從甘泉來章城西北建章宮路發三輔近縣兵丞相解之太子亦福制故長安中郎官因徒命石德及
 省客張光等分解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即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欲誅市人數萬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
 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眾不附太子兵敗南奔臨邛臨邛在蜀司直田仁卻閉城門以為太子父子
 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臨邛臨邛在蜀大將軍之曰司直二千石當共討太子詔收皇后璽綬后自藏上以城在
 有兩心則田仁者當斬太子者當誅上怒甚下受懼不知所出查關查關在蜀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君猶天母
 者猶地子猶物也夫天地安物乃成父母安子乃孝順今太子為漢宗祧承世之業體祖宗之親親則皇天之
 命子也江充布死之禍謂之親臣臣陛下而用之街至重之命以迫處皇太子造飾惡逆奪奪罪歸太子造飾不傳見上
 退則國子亂臣獨寬結而無害不乃逆之起而殺充恐懼逆逆子之兵以沈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非也往者江充獲
 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容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
 書奏上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區泉鳩里湖區在蜀主人家資資僅以給太子八月發覺
 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扉戶自縊皇孫二人皆并遇害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賓客多以異端違
 者故終及于噎

八月地震

三月春三月遣李廣利將軍擊匈奴 向奴庭五原酒泉遠李廣利將軍將兵擊之 李廣利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南

夏六月丞相屈騰奏而李廣利降匈奴詔獲其眾 丞相師之出也丞相劉屈騰為相 遣李廣利曰願君侯早請自巳王為太

子如立為帝君侯大何受者屈騰許謀眾師出塞破匈奴兵于夫羊向山嶺 最勝迤北至危夫人城 會者丞相去人

祝咀上及與眾師共請相欲令呂已王為帝檢驗詔至大逆不道六月屈騰奏東市眾師于亦收眾師聞之憂懼遠漢入安功

北至郵居水在狀上遂左賢王左大將合戰一日殺左大將還于燕然山 今在蒙古 單于自將五萬騎

擊眾師殺漢軍前深數尺後復擊之軍大亂敗眾師遂降單于以女妻之宗族遂滅 單于自將五萬騎

秋以田千秋為大鴻臚族滅江充 秋以田千秋為大鴻臚族滅江充

田千秋上急變太子冤曰子弄人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足哉臣嘗見一白頭有教臣訓上乃大感感各七十

吏民以正當相告者眾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麗郎

田千秋上急變太子冤曰子弄人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足哉臣嘗見一白頭有教臣訓上乃大感感各七十

千秋百二卷之
見老儒伯白明
至其甚甚至此
去書之信贊有
以救之達以為
正相不也可更

秋十月十八日... 鴻臚而旅... 秋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 聲聞四百里...
秋十月十八日... 鴻臚而旅... 秋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 聲聞四百里...

二月帝崩于鉅定... 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 下道有仙人書妖妄且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亡

以田千秋丞相... 散徒去諸田所... 卒田輪臺... 一被走千羊... 聽家又議... 今以補... 富養民也... 根土而若...

秋八月辛酉... 獲元元年夏六月... 獲元元年夏六月... 獲元元年夏六月...

秋七月地... 獲元元年夏六月... 獲元元年夏六月... 獲元元年夏六月...

獲元元年夏六月... 獲元元年夏六月... 獲元元年夏六月... 獲元元年夏六月...

獲元元年夏六月... 獲元元年夏六月... 獲元元年夏六月... 獲元元年夏六月...

獲元元年夏六月... 獲元元年夏六月... 獲元元年夏六月... 獲元元年夏六月...

武帝雖聖品之稱而為此然非有人心者所為能及呂雉之毒其罪有以我之且不思者處預防以除毒其罪惡之甚矣

上官桀以海船光通見逐殺之上桀曰桀其女也桀不有罪其罪如左上官桀之子為帝母上官桀與太子夜受檄謀殺不在其言未半桀下獄行下上曰桀之由是桀也又明日帝病入瘡未央前廢太子刑廢即位時帝姊鄂邑長公主共養名史光曰桀桀共須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相聞其風乘殿中常有怪一夜

燕王請入宿衛不臣之語已甚遂建其謀也書伏官桀之罪乃由桀非治是書光有公旦之說而無公旦之下獄也

李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勳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復數日帝譴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侍去遂掖庭獄夫人還願帝曰施行法不得法平賜元帝問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立子其何去其母乎帝曰然也然則何所也也往西園家所以詔由訓加母姓也女也王擲居獨寒淫亂自恣亂能禁也汝和聞言后臨故不得先去之也

押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宮今西安府臨潼縣東有柞宮立帝為皇太子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上病篤霍光弟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喻前書意輔之少主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乃立帝後為皇太子明日命光曰磾及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與御史大夫桑羊共拜臥內牀下光出入禁門二十餘年出則奉入侍左右心謀謀者有過為人沈沈深光曰磾通見逐殺之上桀曰桀其女也桀不有罪其罪如左上官桀之子為帝母上官桀與太子夜受檄謀殺不在其言未半桀下獄行下上曰桀之由是桀也又明日帝病入瘡未央前廢太子刑廢即位時帝姊鄂邑長公主共養名史光曰桀桀共須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相聞其風乘殿中常有怪一夜

君臣相與光尚符璽詔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所得則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尤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眾庶莫不允光

三月莽茂陵史臣曰漢承霸王之業高祖崩後反正大業務在養民至于修古禮文之事猶多與帝之謀才大器不效文景之恭帝大器不效文景之恭以濟斯民雖詩書所難何以加焉

秋七月追尊鈞弋夫人為皇太后起雲陵在西安府孝昭皇帝
秋七月大禹至於十旬
秋七月大禹至於十旬

燕王旦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誅初武帝時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官求入宿衛帝怒斬其使又出臣亡命刑戮三曰辯慧博學其弟廣後王莽有勇力而昏動作無法復過多失及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喜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大臣之長安問禮儀陰刺候朝廷事及詔賜錢益封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桑羊王孫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更事修武備備非常為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劫動百姓謀謀歸發兵臨邛旦拾椽郡國姦人賊斂銅錢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獄以講士馬須期日莊謀者韓義等凡十五人八月青州刺

史舊不疑收捕澤等以聞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王孫勿治而澤等皆伏誅遂權不疑為京兆尹

九月車騎將軍純東青州南城武縣侯金日磾各封一等侯帝以日磾捕反者功何雁功遠詔封為乾陽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及

病困光白封之臥受印綬一日薨兩人不可使假兩印對曰當自稱父為榮事上笑曰朕不在與將軍爭哉曰失帝之則帝

功乃得封

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明民共著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古曰或博陸侯左將軍純為安陽古曰或安陽侯皆以遺詔前捕反者功與金日磾同封王

始定時衛尉王莽子男忽時中攝攝也常在左右安得還以宗室劉辟疆守少帝之璽元劉長樂為光祿大夫辟疆守長

樂街尉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專攝政權權而皆宗室不與共權是以天下不信乎至咸亡今將軍當威臨帝春秋當

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謀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拜二人皆為光祿大夫辟疆守長樂衛尉時辟疆已八十餘

從宗正數月焉

秋匈奴狐鹿姑單于死子壹衍襲單于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極苦之

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是歲單于病且死請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類渠關氏謀燔單于

令更立其子為壹衍襲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壹望不復肯會龍城匈奴城五月大會匈奴始末

二年冬十月鳳凰集東海漢郡遣使者刺其處

十一月壬辰朔日食

戊四年春三月立使仔上官氏為皇后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蓋母休沐出常代入決事光女為桀子嬰妻生女年十六歲

桀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不聽帝姊鄂邑蓋長公主私近于客丁外人安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

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言于長主長主以為然召安女入為使仔遂立為后

以安為車騎將軍

記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誑謂許顯衛太子伏誅有男子乘黃犢詣北闕詐稱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中二十石雜

識初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使收賜或曰天非木可知且安之不禍曰諸君何患于衛太子昔謝贖運命出焉

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喜之曰公卿地當

相與相攻知地誣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廷尉驗治竟得詐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遊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

太子

太子方選利其言冀以得富貴生証固不道要執伊川程子曰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說事理則不異于古人言

班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諫議大夫杜延年字幼公杜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嘗還宜修孝文時政亦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憂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詔有司問郡國所服賢良文學民間疾苦教化之要皆對稱意武始均輸官與

天下輸利與山牟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于是鹽鐵之議起焉是年秋七月罷榷酤官從賢

良文學之議也有也如明倫之要難能薄賦與民休息

武選自匈奴以為典屬國本莽百條因之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及陵降匈奴單于使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謂曰單于聞陵

與子卿素厚故聽來說足下虛心欲相結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武曰父子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

位列將勇通侯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誠甘樂之臣事者猶知勤心也子卿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

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人矣公欲廢武請畢今日之驩敢死乎前陵見其至為喟然嘆曰嗟子卿士陵與衛律之罪也卿知因

涉下而殺武武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歔血曰又臨數月及是匈奴國內乖離恐漢兵襲之于是與漢

和親乃歸武及馬宏至前使西國為匈奴所逐亦不有降匈奴也此二人欲以通善意先是漢求武等單于疑言武死後使復

之語以誑單于單于大驚即遣武等歸在于是李陵復置酒飲武曰是今復向匈奴也今謂古竹帛所載丹書所載何以過于

之語也合漢書後漢全其老母老妻幾平會何之謂也今謂古竹帛所載丹書所載何以過于

武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塞還漢官屬百餘人至中師武等一太守武等皆封侯武等皆封侯

卷之十七

漢

孝昭皇帝

且元鳳元年元鳳元年春三月徵有行義者賜賜羊酒有不孝者賜衣被一襲相以中帛

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孝者賜衣被一襲相以中帛

秋七月乙亥晦日食

九月郭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等謀反皆伏誅上官桀久子為丁外人求封侯桀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

見又不許長主以是大怨光而桀安亦怨光武帝時桀位在光右及是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桀專制朝裏由是與光爭權

燕王旦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詣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

諸大臣共執退光書桀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畫室中中成王之問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且桀故

諸大臣共執退光書桀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畫室中中成王之問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且桀故

諸大臣共執退光書桀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畫室中中成王之問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且桀故

諸大臣共執退光書桀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畫室中中成王之問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且桀故

諸大臣共執退光書桀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畫室中中成王之問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且桀故

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狀如是書非也將軍無光曰陛下何以知之曰上曰將軍之廣明也

都郎屬耳近日事也詞較射以來未能十日然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射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擊而上書者果

亡捕之其志也等權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洪童與有符光者上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生之

自是不敢復語無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旦旦以揖相平相名較平曰左將軍者輕易車騎少

而陰臣以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耶且不能安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洪會蓋蓋主人久然以國君知其謀

以告大司馬楊敏等敏素謹畏事乃移病卧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招捕梁安安弘羊外人事并宗族志識之蓋主燕王皆

自殺皇后以年少不與聞以權光外伴解下廢後女子建蓋主于文信孫為所弑

冬十月以張安世子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大將軍光以朝無大臣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高乃白用安世為

右將軍兼光樣動以自副武帝本河東人有三子曰問問與昭知昭安以備之具作其事廢後又以延年有忠節權為太僕右

帝給事也上書言便立延年常稱之以相廢後文民

三年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復起生泰山有大石自起高五丈大石自起五丈上林有儂柳自起

生有藟食柳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符即廷孟孟上書言大石自立儂柳復起必有正應為天子當求賢人稱帝位以順天

命坐殿妖言惑眾伏誅五年帝而立

久遠來為桓及遺將軍范明友將兵擊之初口頓破東胡餘眾散保烏桓條曰烏丸地廣遠州有烏丸山今河及鮮

卑山在今為二族世復虜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于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東塞外偵察匈奴動靜重獲

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都尉新強遠反漢得匈奴降者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邀擊之以問護

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于漢使又匈奴命寇遠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整兵要之招寇生

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于光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引去初光戒明友不空出即復

匈奴遠擊烏桓明友來烏桓擊之斬獲其飛匈奴由是恐不敢復出兵明年秋明友

四年春正月帝冠

丞相千秋等曰以王訓為丞相期千秋居丞相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謹厚自守而西千秋年九上備之期見得來

夏五月孝文廟正殿火上及堂臣皆書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前後中五校鑿作治六日成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故之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得立為王漢詔令入朝王辭不至復為匈奴反聞數遣使

漢使轅馬監傳介子此使大宛詔因介子傳關王王謝介子遺謂大將軍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文願往刺之以

使大宛詔因介子傳關王王謝介子遺謂大將軍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文願往刺之以

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齊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會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歸縣北關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者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復遣使士田其國伊備城地以鎮撫之封介子為長陽侯

己五年夏大旱

冬大旱

丞相折英

預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斌為丞相

元平元年春二月減口賦錢十三萬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馬費二十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有用罷不

有流星大如月眾星隨西行

夏四月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六月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帝崩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劉胥在欲立之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光不自安即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子而立王季文王舍伯也考立武王惟在所宜雖

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即日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賀昌邑王賀之去素狂縱動作無

取武帝之衣游獵不止中尉王吉和事廣人切諫吉曰天知不祥而王不知也今昌邑王賀之去素狂縱動作無

以承宗廟傳命與大將軍王吉和事廣人切諫吉曰天知不祥而王不知也今昌邑王賀之去素狂縱動作無

之者如房也交行是破介子不具者于以上則非臣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中尉甚忠數拜通使賜牛肉酒脯而放散自若

郎中令金通山陽心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玉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寒暑亡已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坐起

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王許之數日皆去也去少則在不去則亡者又見大略左右見以謂通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坐起

存心道在臣言也願王內自深慮大王誦詩三百五萬人學法王道備王之所行中將一萬何等也王不聽不聽及徵書至夜漏未

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時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王吉奏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立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

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犬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敬事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王到薊

上大鴻臚邪迎轎奉來與車王使送轎乘至廣明東都門還曰禮無長望負國都苑王曰吾咥痛不能哭坐城門遂復言王曰城

門與郭門等其且至未央宮東閣還曰昌邑已帳在走六王宜下車鄉關西面伏哭哀哀王曰吾咥痛不能哭坐城門遂復言王曰城

算平院在西安府城官署口故後無虛耗之民性有生意昭帝于其可謂善也昌邑王有眾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昌邑王立後無及大將軍光意欲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子子賀本前請選年曰

奉迎昌邑光位
不能領始以
廢立監事
其時廢其
無其其其
皆其其其
何其其其
其之不其
皆其其其
奉之其非辭

非獨聖人之言
不足為據即言
亦屬之持其言
時所廢者豈臣
事後所言會何
律言

將軍為國柱石若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乎古嘗有此石近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
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進年餘事中途與張云世國語不詳其詳亦大抵相與語者其詳亦大抵相與語者
王始時下人有人上書言欲殺光也世大驚以此語與光相語光曰此語亦大抵相與語者其詳亦大抵相與語者
中二千石大夫博亡曾張未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霍光曰臣等欲殺昌邑王未央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霍光曰臣等欲殺昌邑王
軍以幼孫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志慮能安參氏也今幸下鼎沸社稷將軍宜漢之傳議帝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
如漢家飽飽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軍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齊心是也于是議
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命光即與霍光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人皆送兵衛霍光在石壁宿衛年有攝此自
下有殺主獄感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門武士陸陳列殿下李臣以次上殿昌邑王伏竹聽詔尚書令讀奏曰
丞相臣敢誅死言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史展新無恙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食食便從官略女子或衣
車內所居傳舍受寶大行前就次發寶不封從官更期節引內昌邑王與軍官奴與居禁內教教發樂器鼓吹吹作伴侶
召內奏宗廟典人雖人必悉奏與與孝昭皇帝宮人等淫亂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守禮如是邪王雖席伏尚書令復請
曰祖宗廟祠未舉為寶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王王園廟稱制于皇帝受寶以采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諸官署
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恣惑惑夫帝王權制漢制廉臣嚴等數違諫不從上以益甚昌邑王行自終于天臣等謹
與博士議皆曰五辟刑之廢莫大不孝宗廟重子君玉不可以承天庠奉宗廟子為性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台祠高廟
皇太后詔曰可先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篋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就乘輿與到東光遂至細陽王行自終于天臣等負

玉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涕泣而去臣臣奏請從王賀慶陵北陽郡故城在今城
王臣臣在國時不舉王罪過令其何能無辜不職臣臣以王臣臣中之
也至於死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公五霸諸侯以無道者皆得流涕而死
以太后者欲知如病鈎白今復見賜用為書報太后遺賜長信少府賜內使王式東平縣人
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傳 初衛太子納史良婦史子選號史皇孫 史皇孫納玉夫人 昭始須承
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受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郵欲故廷財監丙吉 丙氏出而
國人受詔決獄 心知太子無辜重哀哀皇曾孫無辜擇厚女使胡組郭徵勅令乳養吉日再省視皆言長安獄中有天子
義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 漢書卷三十六 御史中丞張敖者無輕重皆殺之夜到郡邸獄吉開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
親曾孫也使者不得入遠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婦有母貞君及兄卷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
養視上屬詔宋正時掖庭令 張賀奉事衛太子思願舊宮皇曾孫卷春等語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怒曰

王臣臣在國時不舉王罪過令其何能無辜不職臣臣以王臣臣中之
也至於死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公五霸諸侯以無道者皆得流涕而死
以太后者欲知如病鈎白今復見賜用為書報太后遺賜長信少府賜內使王式東平縣人
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傳 初衛太子納史良婦史子選號史皇孫 史皇孫納玉夫人 昭始須承
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受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郵欲故廷財監丙吉 丙氏出而
國人受詔決獄 心知太子無辜重哀哀皇曾孫無辜擇厚女使胡組郭徵勅令乳養吉日再省視皆言長安獄中有天子
義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 漢書卷三十六 御史中丞張敖者無輕重皆殺之夜到郡邸獄吉開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
親曾孫也使者不得入遠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婦有母貞君及兄卷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
養視上屬詔宋正時掖庭令 張賀奉事衛太子思願舊宮皇曾孫卷春等語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怒曰

王臣臣在國時不舉王罪過令其何能無辜不職臣臣以王臣臣中之
也至於死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公五霸諸侯以無道者皆得流涕而死
以太后者欲知如病鈎白今復見賜用為書報太后遺賜長信少府賜內使王式東平縣人
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傳 初衛太子納史良婦史子選號史皇孫 史皇孫納玉夫人 昭始須承
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受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郵欲故廷財監丙吉 丙氏出而
國人受詔決獄 心知太子無辜重哀哀皇曾孫無辜擇厚女使胡組郭徵勅令乳養吉日再省視皆言長安獄中有天子
義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 漢書卷三十六 御史中丞張敖者無輕重皆殺之夜到郡邸獄吉開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
親曾孫也使者不得入遠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婦有母貞君及兄卷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
養視上屬詔宋正時掖庭令 張賀奉事衛太子思願舊宮皇曾孫卷春等語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怒曰

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子女喪時暴室漢書霍光傳暴室注言人善夫許廣漢以罪下獄有女質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侍廣漢兄弟及史氏受持于東海中翁婿性中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難走狗上下諸陵周備三輔以是具知閭里吞郭史治得失及是言奉詔光曰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廢伏聽之衆庶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也而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十八九年勞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著龜先使入侍今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業天下幸甚七月刺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遣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承祖宗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先遣宗正橋宗正橋子曾孫就齊宗正庶明日入承大業見太后封為陽武侯曾孫奏上璽敕即皇帝位謁高廟侍御史嚴延年字次卿奏大將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難寤然朝廷肅然憚

九月大救天下

丞相敞奔敞以奉義討明為丞相敞先是大將軍光與張安世謀廢立議已定遣田延年報敞敞當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敞夫人司馬蓮女也蓮從東廟與延年共持節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而立帝敞先以明經給事大將軍總府昭帝召見說詩悅之擢光祿大夫及是敞卒敞代為丞相時歲旱已八十餘說似老嫗者謂光聖子相苟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

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徵時故劾大成知指白立許使仔為皇后霍光以

后父廢濟刑人不宜君國廢餘乃封為昌成君

皇太后歸長樂宮 長樂宮初置也

中宗孝宣皇帝 本名病已從更名詢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以太子故諱具初居民間

廢昌邑王 王遂迎立也

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書 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功著皆益封光增首飾 上謀讓不受諸事皆先問白

光然後奏光自詔帝以來子焉及兄孫雲山諸甥外孫堂親連體視據朝廷及是權日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歛容禮下之已喜

夏四月地震

五月鳳皇集東 千載罕見 赦天下勿收田租 帝之世鳳皇集者凡八是年以後四年五月集北地地二年四月集

集上林村 三年二月 月集新縣 大年 二年正月集京師 四年十月 杜茂十二月

霍光既廢昌邑王 已有後君之心 論者謂其志 邪謀許者先以 不能大美或說 其善善也耳 或有人更之說 苟不盡通神 大臣代其志而 自謀其說可也 無諸神說之說 霍光年已始冠 霍光善言理 無二議其請 政者已不正說 而弗先其非因

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然廣漢好用世文子孫新進年少者與事風生無所回避卒以此敗先上書言之以私語論殺男子特奇
會丞相有制此物後漢書曰夫人曰廣漢因北齊封相公言亮已多妻相持之怨是廣漢乃所更年入丞相府召其夫竟
人恐丞相下受器故杖相十人夫去相上言自傳事下定封治故實以過疑出至外第死不知廣漢言上為之下廣漢廷射擊
生安和 下獄時使民守關此者效言 命與此百世世也 故也
 四年春三月五大將軍光女為皇后 初許后起廢廢至五月後從官車服甚加意及霍后立舉為侍從益與賜官屬以千
 為計與許后時大憲危焉

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地震 泰山崩水出北海琅邪地祖未崩帝幸服履履諸問經學及察賢良方正之言
 以夏侯禮為諫大夫黃霸為揚州刺史 上以地宮經學制而用之賜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臣相字于上禮上
 亦以是期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曰陛下所言臣致揚之也臣有子天子至矣見論臣以為可傳故停年朝此每
 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微不中 獨為收錄少所遺大子本傳年九十
 封地即元年春有星孛于西方

冬十二月癸亥晦日食
 以于定國亦傳之為廷尉 定國為廷尉乃迎的學春秋傳弟子禮為人談亦雖卑賤皆與約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矜罪狀
 惟輕加番填之仁朝廷稱之曰伯也 定國為廷尉自以不克 有者傳父事公始其後 則平東漢
 三年春二月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 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 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 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
 二年春二月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 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 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 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
 拜光于朝為右將軍光卒賜其兵如來制制軍國也三百家

夏四月以次文古為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 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 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 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
 失大將軍宜昭明功足以填塞國母家大位以塞中後車將軍安世也信謹為國家重臣也宜其位上亦欲用之安世辭
 不能得乃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 上忠報大將軍博陸侯光兄孫山為舉平儀仗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
 相因許廣漢奉封書春秋說世即惡宗三世為相也 大夫 女也禮不臣也 母家以內故言無大夫也及魯季孫之
 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孫去王至政由家家公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兄弟諸塔權勢在兵官夫人顯及諸
 女皆迎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馳奔故縱惡寢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
 者皆為二封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致副封所言不善斥去不奉相復因許伯 白去副封以防壅塞帝善之詔相給事中

史者且非之宣
 帝可謂昧於經

者婦不可庄
 假然三年
 則誰為之且
 年卒春春春
 殺身婦太守
 為未即死而
 民或欲死者
 知其凡與安山
 川有處亦不
 此是理本為
 而起執若欲神
 其非不實也
 誰之錄其食
 方以為美談
 故表而正之
 實是巧機爾未
 如周公成王之
 賜伯當之受論

史者且非之宣
 帝可謂昧於經

者婦不可庄
 假然三年
 則誰為之且
 年卒春春春
 殺身婦太守
 為未即死而
 民或欲死者
 知其凡與安山
 川有處亦不
 此是理本為
 而起執若欲神
 其非不實也
 誰之錄其食
 方以為美談
 故表而正之
 實是巧機爾未
 如周公成王之
 賜伯當之受論

史者且非之宣
 帝可謂昧於經

者婦不可庄
 假然三年
 則誰為之且
 年卒春春春
 殺身婦太守
 為未即死而
 民或欲死者
 知其凡與安山
 川有處亦不
 此是理本為
 而起執若欲神
 其非不實也
 誰之錄其食
 方以為美談
 故表而正之
 實是巧機爾未
 如周公成王之
 賜伯當之受論

術矣
親相封事自正
論不判特國廣
漢以進則足門
戶難施起是官
分別職吏

官者謀吏許請
周然然王或首
以偽增戶口賜
爵則始於行
實本不如王道
之易行也

此策極其其難
倘果得濟人不
大權處運亦不
權何如開於水
運之而然於水
不知權者已
善矣

帝與于問... 詔曰... 數召賜食... 夏四月... 五月丞相... 六月以... 以調廣... 以問廣... 于天下也... 大雨電... 是大臣... 其職以... 二千石... 秋九月... 兵重屯... 公田督... 以張安... 郡將... 冬十二... 深故之... 漢宣皇帝

詔曰... 數召賜食... 夏四月... 五月丞相... 六月以... 以調廣... 以問廣... 于天下也... 大雨電... 是大臣... 其職以... 二千石... 秋九月... 兵重屯... 公田督... 以張安... 郡將... 冬十二... 深故之...

詔曰... 數召賜食... 夏四月... 五月丞相... 六月以... 以調廣... 以問廣... 于天下也... 大雨電... 是大臣... 其職以... 二千石... 秋九月... 兵重屯... 公田督... 以張安... 郡將... 冬十二... 深故之...

詔曰... 數召賜食... 夏四月... 五月丞相... 六月以... 以調廣... 以問廣... 于天下也... 大雨電... 是大臣... 其職以... 二千石... 秋九月... 兵重屯... 公田督... 以張安... 郡將... 冬十二... 深故之...

詔曰... 數召賜食... 夏四月... 五月丞相... 六月以... 以調廣... 以問廣... 于天下也... 大雨電... 是大臣... 其職以... 二千石... 秋九月... 兵重屯... 公田督... 以張安... 郡將... 冬十二... 深故之...

詔曰... 數召賜食... 夏四月... 五月丞相... 六月以... 以調廣... 以問廣... 于天下也... 大雨電... 是大臣... 其職以... 二千石... 秋九月... 兵重屯... 公田督... 以張安... 郡將... 冬十二... 深故之...

扶其崩不... 言者... 子... 亦... 以... 九月... 敬... 以... 立... 祭... 以... 名... 脚... 以... 良... 假... 有... 丙... 以... 記... 待... 托... 命... 將... 年...

九月以米色字什與居為大司馬邑少為桐鄉在今江蘇安慶府桐城縣北春秋桐國皆夫康平不昔以愛利為行未嘗苦辱人存問孤老史民愛

敬之遠北海漢郡治營陵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濰縣大中改治行第一入為大司馬為厚厚為子故道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是處儉節恭賜

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賜其子金百斤以奉也世子孫奉當哉不知桐鄉民及死子從其言桐鄉民未為起家

立祠或詩祭祀不曾以繫遼河水街都尉先是勃海治治海陽故城在今山東天津府海陽縣並越上聖龍治者老相都史聖聖遂拜勃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

名易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河遼遠不常聖他其民困于饑寒而史不恤故使陛下赤子道并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耶今欲使臣
脚之稱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民如御船船不可急也唯緩之能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
以大法得一切便宜登臺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遺乘傳至勃海界都發兵以迎皆遣還移書故屬縣罷還捐吏持符田器者皆為
良民吏毋得助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度虛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其兵皆而持釣鉤于矣悉平民安土樂嘉遂乃閉舍康
假貧民選用良吏盡安故舊為俗者仍好未挾不田作還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及為客以口奉今口糧一擔增百五錢五民
有帶持刀劍者使細物賣力買物曰何為物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街都尉
丙元康元年夏五月追尊悼考為皇考立祔廟有司奏言悼園史聖聖其真朝北道此奉明
以廿有跡字子凡音凡為右扶風治涇陽循跡為人公廉明察初為東海太守郡中吏民服不肖及吞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
記錄自聽其政不委令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少懈解作款彼籍決有前取人必于秋冬謀議大會中及出行行對則收取
罪人以不以其事特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吏以為右職接
待有禮好兵與其之具負翁跡亦必行謀當為三輔最然溫良謀退不以行能輪人故尤得名譽于朝廷第歸之為東海
托也子與論論終日不敢見曰此賢群不任事也又不可于以社後三年始歸
命家無餘財曰有路康平正治民軍等其歸金百斤以奉三年始歸
莎車九十九百五十國叛街侯奉世字子期矯發諸國兵擊破之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于上還可使外國者
將軍蘇瓌字子王之世以術侯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循城見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微與旁國共殺其王焉
年及漢使者自立為王初烏孫公主少子焉呼屠微子王漢許之遣使者焉焉年始立漢惡國人不敢三稱也揚言

此道諸國已屬周天子是攻取南道欽製叛漢從都善以西皆飽不遜奉世計以為不亞擊之則沙車日遠其勢難制必危西
城遂以節輸告諸國發其兵進擊沙車更攻其城沙車王自發偉首女安更立他昆弟子為沙車王諸國悉其威服西域
匈奴宿將其稱沙車王張之異于他使節其名為各屬國而還上其功績封奉世為相將軍當以為引國諸國望之以報世無使有
言而指他制違命雖有功勞不可以為使節法即封奉世為將軍使節到要功諸國望之外為國家生事無不可長乃以為光祿大
大夫

丁二年春二月立使仔王氏為皇后 上欲立皇后徵父霍氏欲害皇太后乃更選使言無子而謹俱老立長陵王使仔為皇后

母春太子封其父奉光為成侯 奉光之先為祖時有地城身期內備自神從長陵奉光封侯

夏五月詔二千石察官屬治獄不平者罷國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糧 詔曰獄者國之命能使死者不復死者不復則國之

弊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求遠深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奏不如實上亡由知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

徭役飾虐侵食作請說稱逼使客備使客之越越賸法以取名譽舉債錢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

災其令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匈奴授車師田者詔鄭吉還也梁習 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戰遣兵擊車師田

者鄭吉將梁犁田卒故之為匈奴所違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爭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石地使不致復漫而邊上固

相持也 匈奴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戰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梁犁田卒故之為匈奴所違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爭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石地使不致復漫而邊上固

相持也 匈奴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戰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梁犁田卒故之為匈奴所違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爭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石地使不致復漫而邊上固

相持也 匈奴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戰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梁犁田卒故之為匈奴所違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爭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石地使不致復漫而邊上固

相持也 匈奴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戰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梁犁田卒故之為匈奴所違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爭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石地使不致復漫而邊上固

相持也 匈奴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戰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梁犁田卒故之為匈奴所違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爭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石地使不致復漫而邊上固

相持也 匈奴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戰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梁犁田卒故之為匈奴所違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爭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石地使不致復漫而邊上固

相持也 匈奴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戰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梁犁田卒故之為匈奴所違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爭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石地使不致復漫而邊上固

相持也 匈奴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戰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梁犁田卒故之為匈奴所違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爭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石地使不致復漫而邊上固

相持也 匈奴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戰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梁犁田卒故之為匈奴所違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爭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石地使不致復漫而邊上固

相持也 匈奴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戰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梁犁田卒故之為匈奴所違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爭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石地使不致復漫而邊上固

相持也 匈奴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戰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梁犁田卒故之為匈奴所違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爭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石地使不致復漫而邊上固

相持也 匈奴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戰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梁犁田卒故之為匈奴所違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爭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石地使不致復漫而邊上固

除暴者宜武
齊財賜賞財
不遠安得如許
仲議為指實更
實平定微其
安樂區名遠達
種種甚上僅宜
者之美明下德
者氏之專遠益
慎自全羅應踐
記之所云大臣
法者若謂是
為區區論道計
矣

充國之子子擊
或其時充國大
擊之也其子則
其勢已盛不可
項兵而定定元
本罪則動動有
大志而乃自化
持重不擊則還
足為養德之惠
早并善且從之
不戰又何能為

仇合約句奴誘誘之與兵擊張掖酒泉地間者句奴困于西方謂本始二年最其史遣使至羌中與相懸臣恐羌變未止宜為之
備後月餘羌候候何句奴果遣使至句奴輸兵欲擊郭善敢煙以絕漢遠充國以為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故句奴使已至羌
中到秋馬肥安必起發宜遣使行邊兵勅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其謀于夏兩宿復白遣安國

神壽元年應助曰前年神壽春遣款大夫王德來金馬碧雅之神山其西有山有神祠漢主
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雅之神可繼祭而致野使使持節來之初帝以褒有俊才益州刺史王象傳中神祠見
使作聖主得賢臣其神祠在益州使使持節來之初帝以褒有俊才益州刺史王象傳中神祠見

帝頗好神仙故策對及之後京兆尹張敞勸上斥遠方士由是惡罷上方持節

諫大夫王吉謝焉歸帝頗修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吉上疏曰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故宜
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是以貧財趨利不畏死亡
薛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也李奇曰不屬而舉卑賤伊尹伊尹今俗吏得任子弟非官驕傲無益于底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
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官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上以其言為近濶者遂謝病歸

先零先楊王夏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義渠安國至先中召先零諸家尤桀者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于
先侯楊王等悉怒皆叛安國失亡車重兵其眾引還以聞時充國年七十餘一老之使西吉問誰可將對曰無踰老臣者先上
問度當用幾人對曰兵難論度願馳至金城充國上方略先戎小夷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天子諾乃發兵遣充國
將之以擊西羌

六月有星于東方

秋七月趙充國擊叛羌羌多降詔復遣將軍辛武賢調大吏田封于其後以擊之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湟中充國至金城
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街枝先渡夜報管陳會明舉遂以次盡渡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傷充國曰擊虜以
鈔攻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而還騎候四望陷中文縣道水城有三堆無當乃引兵進各謂其言如見虜不
兵且得入至西部都尉府日擊士士皆樂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罕見愛廉當兒使弟廉康來告都尉曰先

零欲廢後數日果反都尉遂留難康充國以為無罪乃遣歸告種種豪欲以威信招降罕罕及切略者解散虜謀微其度則乃擊
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酒泉太守尹武賢請以七月分兵出擊罕罕充國以為先零首為叛逆他種劫略故欲捐罕罕開
疎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肯悔邊反善困故其罪還獲是更無術和親此金師保勝之道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先零兵

疎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肯悔邊反善困故其罪還獲是更無術和親此金師保勝之道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先零兵

書調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嚴王太后

世宗元

王教出游豫上書諫太后乃不復出時京兆自趙廣漢後吏苛罰等致

人不稱聽上乃以獄尹京兆獄未得偷盜有長數人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日得數百人窮治行法由是市無偷盜

醉

二年秋九月司隸校尉張芝奏曰臣聞法者國之利器也夫法不嚴則國不治國不治則民不歸

逃然刻深與貴戚人為怨又行言事刺殺奸犯上等時帝方用刑法任中書官竇璽奏封事曰方今聖道衰微儒術不行以刑

為威及以法律為誅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子以傳官官以傳賢聖書帝以為然下其獄執金

吾初中尉史名太議以實錫意欲求釋大逆不道諫大夫鄭高字次與奏上書訟之曰竇璽進有惡圖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

許史之憂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并漢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全日諫直遠而行多仇以此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

臣官以諫為名不數不言帝竟下官詔吏竟引佩刀自刎北闕下殿其不諫之先是太子庶子王生字子真前漢自古之治

以鄭吉為西域都護

匈奴日逐王遷延王通國西或謂居西率其眾降漢匈奴立然立行殺單于始李朝漢聞氏聞氏

歸德儀吉既破車師李陵見陳彭輪駃騠至渠梨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圍五萬人迎日逐王詣京師上封日逐王為

城而立莫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督營康居烏孫等三十六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侯魏相奏曰相明易經有師法教表探易陰陽及明堂月令上之

和古所教以和洽洽上納明易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行事及朕臣貴誼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夏四月以丙吉為丞相

丙吉嘗出逢棠陰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逢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間京兆所當察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

未熟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未和三公調陰陽職當是時人以為知大體

秋八月益小吏俸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廢今小吏皆勤苦而俸祿寡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以韓延壽人為杜林為左馮翊初延壽為河川太守承趙廣漢令民告許之後俗多惡備弛壽教以禮讓

不傳過法百姓遵用其教已而連東郡黃霸代之因其述而大治延壽為吏好古教化所至聘其賢士以禮待用表季弟有

其行勸勉則直

其行勸勉則直

以不遠其善之
人高言樂進
宜定一唯

其前治節不
而功名雖獲則
獲之者雖非
大夫之謂也
廷廷而年其以
鳳凰書心內
不報及相府神
養榮榮收其後
止政出附會足
落於富貴好祥
瑞之失亦足見
一斑

行脩治學宮
行壽至高陵民有兄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保為郡表車不能立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存馮頌因問思馮于
走訟者宗族傳相青謀兄弟深自悔願以田相移贈元不敢復爭郡中貧民傳相勸息信則備二十四縣從以解訟自言
惟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或古屬望之陶春在史即其故實謂下而為官則其德望之隆今并問之連屬解訟全言
先所考望之年無事實也從之為廷壽以比其士日與郡守相善廷壽與廷壽
生所傳不遠其善之說十人送廷壽廷壽不遠其善之說十人送廷壽廷壽

四年夏四月賜賴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凰書心內 後數月漢制為太子太傅
十一月河南太守劉翥年翥字子翥 延至治孝縣則九月傳屠因會論府上流血數呈河南說曰屠伯延年素稱賢能及
比郡為中竟其以鳳凰書心內不認郡果有故府亦為以出行蝗蟲見迫延年曰此蝗星厚鳳凰書心內老素畏迫延年中
儀乃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昭不欺事下按於得望聖詔許聖書坐不道棄市延年從東海到洛陽見鳳凰書心內
自下不聞仁文教化以昭全德延年從東海到洛陽見鳳凰書心內 延年從東海到洛陽見鳳凰書心內

冬十一月河南太守劉翥年翥字子翥 延至治孝縣則九月傳屠因會論府上流血數呈河南說曰屠伯延年素稱賢能及
比郡為中竟其以鳳凰書心內不認郡果有故府亦為以出行蝗蟲見迫延年曰此蝗星厚鳳凰書心內老素畏迫延年中
儀乃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昭不欺事下按於得望聖詔許聖書坐不道棄市延年從東海到洛陽見鳳凰書心內
自下不聞仁文教化以昭全德延年從東海到洛陽見鳳凰書心內 延年從東海到洛陽見鳳凰書心內

冬十二月乙酉朔日
發六西製獲行胸殺賊走自殺其為右賢王少子逐王章書堂為朱書堂于于是呼捕王自立為呼捕王石臭疑三
自立為車製單去為稱都尉亦自立為為稱單去凡五單于時漢書曰匈奴其苦日久可因其壞亂軍兵之備謂之以前軍
于憲化器書請求和親不幸為賊臣所殺今代之是也乳素天也宜遣使而問捕其微弱故其意也如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
之盛也上從其議

冬十二月乙酉朔日
發六西製獲行胸殺賊走自殺其為右賢王少子逐王章書堂為朱書堂于于是呼捕王自立為呼捕王石臭疑三
自立為車製單去為稱都尉亦自立為為稱單去凡五單于時漢書曰匈奴其苦日久可因其壞亂軍兵之備謂之以前軍
于憲化器書請求和親不幸為賊臣所殺今代之是也乳素天也宜遣使而問捕其微弱故其意也如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
之盛也上從其議

居位皆稱職上稱善為知也
二月以黃霸為丞相封侯霸材長于治民為丞相功名相于治顯京兆尹合勢在 霸材長于治民為丞相功名相于治顯京兆尹合勢在
為神在謙欲以閣從知從張敞舍來乃止史高以外屠貴重霸獨高可大尉書使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霸材長于治民為丞相功名相于治顯京兆尹合勢在

紅四年春正月廣漢王何以罪自殺何使女巫祝詛且承為天子書竟故女巫以滅口公由請故 何使女巫祝詛且承為天子書竟故女巫以滅口公由請故
經三輔道郵教供京師初置常平倉自元康以來比年皆於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种昌奏言宜豐穀發農人少利故事廣濟

經三輔道郵教供京師初置常平倉自元康以來比年皆於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种昌奏言宜豐穀發農人少利故事廣濟

開水穀四百萬計用奉六萬人宜禮三輔社稷河東上黨太原郡縣樂京師可為五邊善人自今送都皆莫貪錢賂其價而
羅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羅名曰平倉八使之詔賜嘉善歸納之

夏四月辛丑朔日會

敘故平通侯楊博雲出師反并博子以世襲博好為農無私然伐其行能好於人後世由是名也子期博與大夫魏相奏文

樂上書告博安引七國誦詩世世博子以世襲無人臣禮又以立上為教誨尤許送博又言正月以

不臣河東也博子以世襲上不知加諫免為庶人博子以世襲博既失位家廢以財自給其友令博會宗族博子以世襲

博不當治產或通賓客有稱譽博少明朝廷一朝以賤賤語見廢內懷不悅相會宗族博子以世襲博既失位家廢以財自給其友令博會宗族

博日食之至此所政章下廷尉案博得所子會宗書上見而惡之常懼大逆無道殺所妻子沈溺泉諸在位與博厚善者皆免官

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

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

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

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

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

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

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

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

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

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

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

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

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

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

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

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博子以世襲博上即博子也

時黃病不語
得體而寧帝
望之謂得時
邪以不臣之禮
失威重矣姑息
者幸以望之為
是而欲以詐禮
圖之宜矣

引天中... 使使者遣單于先行宿長平... 子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成稱萬歲單于就郎長安置酒宴饗賜之二月遣歸國發遣郎士馬送出塞又轉邊穀米糶給
之前後三萬單于請居光祿塞... 年春呼韓邪復來朝... 郡遠居... 年春呼韓邪復來朝... 郡遠居... 年春呼韓邪復來朝... 郡遠居...
皆有功位和名當世

丞相...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

則嚴彭祖... 則嚴彭祖... 則嚴彭祖... 則嚴彭祖...
則嚴彭祖... 則嚴彭祖... 則嚴彭祖... 則嚴彭祖...

決為乃立梁邱... 決為乃立梁邱... 決為乃立梁邱... 決為乃立梁邱...
決為乃立梁邱... 決為乃立梁邱... 決為乃立梁邱... 決為乃立梁邱...

王政... 王政... 王政... 王政...
王政... 王政... 王政... 王政...

鳥孫公主... 鳥孫公主... 鳥孫公主... 鳥孫公主...
鳥孫公主... 鳥孫公主... 鳥孫公主... 鳥孫公主...

而自漢欲討之... 而自漢欲討之... 而自漢欲討之... 而自漢欲討之...
而自漢欲討之... 而自漢欲討之... 而自漢欲討之... 而自漢欲討之...

楚主上書言年老... 楚主上書言年老... 楚主上書言年老... 楚主上書言年老...
楚主上書言年老... 楚主上書言年老... 楚主上書言年老... 楚主上書言年老...

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 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 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 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
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 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 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 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

冬十二月帝崩... 冬十二月帝崩... 冬十二月帝崩... 冬十二月帝崩...
冬十二月帝崩... 冬十二月帝崩... 冬十二月帝崩... 冬十二月帝崩...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即此... 即此... 即此... 即此...
即此... 即此... 即此... 即此...

卷十八... 卷十八... 卷十八... 卷十八...
卷十八... 卷十八... 卷十八... 卷十八...

漢宣皇帝... 漢宣皇帝... 漢宣皇帝... 漢宣皇帝...
漢宣皇帝... 漢宣皇帝... 漢宣皇帝... 漢宣皇帝...

...

...

孝元皇帝

漢元帝元年春正月孝元皇帝杜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向考漢書帝本紀凡書其尊曰

大赦 是月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撥業貧民賑貸種食

三月立皇后王氏即王政君 后文景有四女八男后次女也長男屬帝少少受字元

夏六月大疫 詔大官省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

秋九月關東大水饑 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人或相食轉步郡錢穀以相救

以貢禹禹子少翁為諫大夫 上素聞王吉言明經學禹與吉同官

杜博博字少翁高至拜諫大夫博以政事高言古者人君明德什一而積亡德賦役致窮人足則祖文惠宮女不過十餘殿馬百

餘匹故時齊三服官手製日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製夏製秋製輸物不過十萬今工作數千歲費鉅萬既馬食粟將為匹惟陛下

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已也帝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省幸御者勿繕治太僕減殺食馬水衡

省肉食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博為光祿大夫

初置戊己校尉漢古曰申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戊己皆否台今所置校尉亦無使屯田車師故地宣帝元康二年以車師

師傳師傳以前以御史大夫左丞大常任之數置官言治亂陳王事漢宗室明經有行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穰日碑姓安

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道勸導上以古制多所匡正更高亮位而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臣稱曰中書中書者今

中書者黃門諸博士弘羊傳見石顯顯自宣帝又典樞機及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憂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

正顯白顯巧是能深得人主微旨內深賊持純備以中傷人與高衣長望之既患評史欲殺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

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受安復處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官臣願古不近刑人之義帝不聽而出更生為

宗正望之堪數為名儒以備諫官顯朋人皆陰欲射望之上疏言許史罪過堪白令侍詔金馬門顯視後知其聞報絕不與通朋

元帝政作之初 惠在漢任樞機 優柔不斷為所 害恭儉而慎非 知中書特委務 益近輪權臣所 不忌以塞責 其逐其生平交 石顯之屬物對 向之在尤即可 見矣

甲辰二年春三月下漸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李于政傳城侯皆免為庶人時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望之堪劾之二人皆以

師傳師傳以前以御史大夫左丞大常任之數置官言治亂陳王事漢宗室明經有行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穰日碑姓安

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道勸導上以古制多所匡正更高亮位而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臣稱曰中書中書者今

不知其何人
已得傳其
而出之繼文
以之或人可
亦能球成其
之小人節其
是禍甚

怨恨更求入詳究推所言事曰官場與生致特詔華龍欲入堪苦堪苦不納亦與相結卷乃令二人告事焉蓋欲疏遠
史狀事下恭願推問恭願因奉望之堪史生朋黨相執舉毀維親戚欲以專權權勢為臣不忠請召致廷對時上初即位不召
致廷對為送微可其奏復上召堪史生曰擊擄上大驚曰非但廷對耶以責恭願皆叩頭謝上曰今出視事恭願使高說上皆免
為庶人

二月罷西地守 壤太上皇獨敗城郭室屋廢殺人眾是秋七月地復震

夏四月太子參 為皇太子 侍詔親朋奏欲敬先帝名臣宜傳大義 上問蕭望之望之曰敬能更任治繁亂材經非師傳之器上欲

以為左馮翊會赦病者

冬賜蕭望之爵關內侯 詔曰故前將軍望之廉服八年道以經術効功茂焉其賜蕭關內侯會邑朝朔望王次將軍

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更舉微光十二日蕭望之自程以臣者石顯為中書令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願曰以為

中郎上器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願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詔為恭等宜還恭願以彭越言之謂

迎望之等以通督者之路恭願疑史生所為請老慈許解服送擊獄下大傳其病請以大高帝與凡羽籙考由更生前為九

言事免為庶人會望之子 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百言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上曰太傅

素剛安肯就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容乃可其奏顯等皆合詔者名望之因言發執金吾東騎圍其第

望之以開門下生朱雲 少年少壯即不稍懈等而與雲相結 陳咸字子慎揚州 無不好即士勸望之自裁望之歎曰吾嘗

備位將軍年踰六十矣老入字微尚求生活不亦鄙乎欲獨自殺帝聞之驚將手曰曷固疑其不就乎獲果然殺督傳錄食涕

泣名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然於長子後嗣其內憂死遂以顯為中書令

紀三年春罷珠崖郡 珠崖諸縣 珠崖郡民為郡數紀史自武帝元鼎六年置郡至昭帝始元元年凡六反五年昭帝年 殺兵

擊之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侍詣實損之詔曰臣聞秦興兵連攻食外虛內而天下潰散孝武皇帝當兵馬以攘四夷

賦繁役重寇賊並起是官靡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此社稷之憂也願遂棄珠崖

專用阻關東為憂奏上上以謂之二相御史大夫大將軍以帝當此相平定國以今前日興兵擊之連年未得解郡及以十

從之詔罷珠崖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徙

以周堪為光祿勳保攝堪 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紅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 詔記帝時堪 為周承休 城在今河南汝州漢 係

夏四月有星孛于參 漢書天文志參為白虎三星直者為衡石下有 參星說曰簡父事其外四星五百餘星

六月以高為御史大夫。劉由光祿大夫連長信少府常用惠言詔大官母日殺所具各減半罪用收倉三服官北徵田官北名

在吳門武西北史記中即漢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子毋真員以廣學者刑罰七十餘事時御史大夫陳萬年卒以高代之焉

任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帝嘉之十二月年以長信少府薛廣德字長卿為御史大夫

越承元元年春正月郊奉時。上郊奉時禮畢因射獵薛廣德曰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

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陛下也反宮思與民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宮宗廟出使門欲加刑薛廣德曰陛下不聽臣

諫余知危就危安主不取危御史大夫言不可聽上曰人臣不當如是薛乃受印

丞相大國御史大夫廣德罷以韋元成為御史大夫。上自即位連年災害言者歸咎大臣于是上以朝日引見丞相責以職事定

國事惶恐上書自劾乞骸骨乃賜安車駟馬黃金車罷就第

城門校尉諸葛豐字伯之居琅邪諸人謂之諸有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見令石闕障堪猛等數言毀

之劉更生價其傾危上封事諫曰臣聞古者聖人將建國必先立其本本立則國固國固則民安民安則上下同心上下同心則

國無事矣今陛下即位以來未嘗聽納忠諫而欲求天下之安不可得也臣聞古者聖人將建國必先立其本本立則國固國固則民安民安則上下同心上下同心則

國無事矣今陛下即位以來未嘗聽納忠諫而欲求天下之安不可得也臣聞古者聖人將建國必先立其本本立則國固國固則民安民安則上下同心上下同心則

國無事矣今陛下即位以來未嘗聽納忠諫而欲求天下之安不可得也臣聞古者聖人將建國必先立其本本立則國固國固則民安民安則上下同心上下同心則

國無事矣今陛下即位以來未嘗聽納忠諫而欲求天下之安不可得也臣聞古者聖人將建國必先立其本本立則國固國固則民安民安則上下同心上下同心則

國無事矣今陛下即位以來未嘗聽納忠諫而欲求天下之安不可得也臣聞古者聖人將建國必先立其本本立則國固國固則民安民安則上下同心上下同心則

國無事矣今陛下即位以來未嘗聽納忠諫而欲求天下之安不可得也臣聞古者聖人將建國必先立其本本立則國固國固則民安民安則上下同心上下同心則

國無事矣今陛下即位以來未嘗聽納忠諫而欲求天下之安不可得也臣聞古者聖人將建國必先立其本本立則國固國固則民安民安則上下同心上下同心則

國無事矣今陛下即位以來未嘗聽納忠諫而欲求天下之安不可得也臣聞古者聖人將建國必先立其本本立則國固國固則民安民安則上下同心上下同心則

國無事矣今陛下即位以來未嘗聽納忠諫而欲求天下之安不可得也臣聞古者聖人將建國必先立其本本立則國固國固則民安民安則上下同心上下同心則

國無事矣今陛下即位以來未嘗聽納忠諫而欲求天下之安不可得也臣聞古者聖人將建國必先立其本本立則國固國固則民安民安則上下同心上下同心則

國無事矣今陛下即位以來未嘗聽納忠諫而欲求天下之安不可得也臣聞古者聖人將建國必先立其本本立則國固國固則民安民安則上下同心上下同心則

捐之類比為好
自始伊成類
蕭願尤所請受
人以之不智之
其童子與此所
幾於小有才高
非其比與亦傾
小人熱中燥
違其後雖建封
王氏實不足蓋

三月壬戌朔日會

本世所謀的為
劫去至司其
之數必計破的
倍之數以兩人
制一人下此一
隊白登之謂百
損精兵四十萬
法當用八十萬
老卒可也而得

夏六月以匡衡直主東海衛合 衡為給事中
上問以地震日食之變衛上疏曰陛下閣意良福法抵基比年大赦使自得新天下幸甚臣獲見大赦之獲亦非不為哀止此殆

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官財賄者庸之而澤淫辟之意莫苟矣微躬以躬設者也種不改其常雖歲歲之冊猶難使錯而不

耶也臣愚以為宜燻然大變其俗夫朝建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相與循循焉則民不爭奸仁樂施則下不慕尚尊高而則民

興行實稱忠厚則梁相愛四者明王所以不廢而成化也今長安天子之親視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者都國米者無所

法則或見侈靡而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直光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神氣也有以相靈善惡存以相推事作邪

下者家歸于上陰陽則靜若陽陽則動若水旱之災隨積而至陛下於長門成衣闔元元宜自察聖考制度近中選連巧便

以察聖仁巨天深道德濟於京師故問樵夫樵然僕大他可成禮議可歸也上悅其言遣衡為光祿大夫

秋七月隴西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兵擊破之 老及上詔丞相成等入議右將軍馮奉世曰西羌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

無以誅遠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封曰臣聞古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師不久暴而天誅必決今叛羌無慮三萬人

法當信用六萬人然羌或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滅丞相御史皆以為民方收放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

可以萬人分屯三度戰則挫兵病餽守則百姓不致如此怯弱之形見無人乘利諸種並和將相角而起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

舉而直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八還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設軍都尉韓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為所破殺

制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為發六萬人以奉世任之遂於十月大破羌屬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

塞閉于界世也 將軍將五校並進於十月大破羌屬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

三年春二月立子康為濟陽郡城在河南開 王領山陽侯侯定
冬十一月地震雨水

四年夏六月戊寅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為大中大夫堪卒猛自殺 上以日食召詰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

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微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大中大夫夫給事中石顯尚書尚書五人 漢書石顯尚書四人為四尚書

是時尚書員止四人朝三日尚書與宰相俱上 尚書主典尚書五人有三公尚書主典尚書五人也 世 常因竊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暗不能言高年顯經路堪令自殺于公也 凡八區以律之吏其亦主典十餘人

冬十月罷相宗廟在鄧國也 初高惠來言孝惠帝宗廟皆親近宜親父親國立廟不應方信宜正定 上皇帝尊至惠帝高帝宗廟

凡祖宗廟在鄧國六十八廟合百六十七所而宗廟各五大廟下宜宣帝與大上皇降聖考各自居位宗廟而昭室后武長王昭

之 昭室后高祖神武長王昭也 昭室后高祖神武長王昭也 昭室后高祖神武長王昭也 昭室后高祖神武長王昭也

此卷之通鑑博覽 漢元皇帝 卷十八

孝惠帝廢廟園事在元帝後又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廢廟園事在元帝後五年秋復太上皇帝廟園使廟園後武帝與王昭君石月復志毀之至成帝河平元年
以無繼嗣又復太上皇帝廟園

壬五年秋潁川大水

以匡衡為太子少傅。上好俳術，文臚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迫見，又傳其儀，儀傳其說，及為陽王康愛，卒適于皇后太子。

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當所用。傳曰：富奸恣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存，餘而備其所以不足。

聰明疏通者，成于太察；蒙蔽火見者，成于聖蔽。後者，明強者，成于太慈；仁愛過良者，成于無斷。清穆安靜者，成于復時；厲心樹大。

者，成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而齊之以義。然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道區。又聞宣帝之遺條，而天下之理，傳故聖心必慮。

后婚之際，別嫡長之從，卑不辭尊，新不夫故，嫡于宗子，作臬子不得與，所以貴正體而辨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如當純。

者，疏當尊者，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預防其端，基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河卷。初武帝既塞宣防二祀，河復北決，館陶分為屯氏河。漢書地理志：館陶，清河出焉。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

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

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

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

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

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

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

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

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

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

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

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

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

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

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屯氏河，東出也。

不考其法不
可沒其法不
德以教已不
正矣萬能進人
雖執石顯亦足
亡身其法亦先
見之官是備於
學易之書法在
父與子法在
平且明云大妻
教治此法外傳
者其美成其且
臣予請定亦考
子

考先冠顯首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曰陛下視今為治報
亂禍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適勞曰今所任者誰顯上曰然幸其忿于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勞曰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
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地曰今為亂者誰勞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知何故用之勞曰上所最信任與國事
視之中進退天下之王者皆是矣勞指石顯上亦知之謂勞曰已論後卒不能退顯顯與五鹿充宗疾勞欲遠之建言以勞為魏都
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勞去月餘顯知勞與顯相為淮陽王求朝奏鳥謂顯與五鹿充宗疾勞欲遠之建言以勞為魏都
為王求朝奏鳥告勞等泄漏省中語誰諉政治遂誣諸侯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謂顯與五鹿充宗疾勞欲遠之建言以勞為魏都
官將以與焉

下御史中丞陳威獄兒為城邑初威以父厲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敢言事謂顯與五鹿充宗疾勞欲遠之建言以勞為魏都
及遭御史中丞戴銀石麟坐與魏皇全朱雲等泄漏省中語自司考察出顯勞上上書治罪相與成奏下獄兒為城邑嘗
亦登顯謂顯與五鹿充宗疾勞欲遠之建言以勞為魏都

亦登顯謂顯與五鹿充宗疾勞欲遠之建言以勞為魏都

亦登顯謂顯與五鹿充宗疾勞欲遠之建言以勞為魏都

亦登顯謂顯與五鹿充宗疾勞欲遠之建言以勞為魏都

亦登顯謂顯與五鹿充宗疾勞欲遠之建言以勞為魏都

亦登顯謂顯與五鹿充宗疾勞欲遠之建言以勞為魏都

亦登顯謂顯與五鹿充宗疾勞欲遠之建言以勞為魏都

亦登顯謂顯與五鹿充宗疾勞欲遠之建言以勞為魏都

亦登顯謂顯與五鹿充宗疾勞欲遠之建言以勞為魏都

亦登顯謂顯與五鹿充宗疾勞欲遠之建言以勞為魏都

閏八月大皇太后崩

冬十一月杳是地震大雨雪樹折屋壞

三年夏六月丞相成卒

西西域制討陳湯字子公山始制發兵與都尉甘延壽地每部此襲擊匈奴支單于于康居斬之 郅支單于自徙居堅昆

西西域制討陳湯字子公山始制發兵與都尉甘延壽地每部此襲擊匈奴支單于于康居斬之 郅支單于自徙居堅昆

西西域制討陳湯字子公山始制發兵與都尉甘延壽地每部此襲擊匈奴支單于于康居斬之 郅支單于自徙居堅昆

西西域制討陳湯字子公山始制發兵與都尉甘延壽地每部此襲擊匈奴支單于于康居斬之 郅支單于自徙居堅昆

西西域制討陳湯字子公山始制發兵與都尉甘延壽地每部此襲擊匈奴支單于于康居斬之 郅支單于自徙居堅昆

西西域制討陳湯字子公山始制發兵與都尉甘延壽地每部此襲擊匈奴支單于于康居斬之 郅支單于自徙居堅昆

西西域制討陳湯字子公山始制發兵與都尉甘延壽地每部此襲擊匈奴支單于于康居斬之 郅支單于自徙居堅昆

漢元皇帝

十

告臣王倫故天下

紅五年夏六月壬申晦日

城竟靈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蘇且喜且懼八朝自言願增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

嬌歸人王昭君之宮賜之單于書願保塞為罷邊備以休天子民人樂者皆以為使郎中侯覽曾遺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

以十事對 定塞徵起事能作外城七尺以守之建壇拜天祝願多食鹽本前朝侯相其中治作子夫來出典漢李武世所無此地

示其秋之大制不可一也前已罷外城守守逐逐定漢望邊城安不忘危如八分山之後邊之末當不笑也如罷得及八年

必不犯也三也中國設城守置屯戍非無備也匈奴亦多諸當國時進士之西見漢家深史官利後漢以此想也而前朝

罷外城則生交易分爭之禍五也城非無備也匈奴亦多諸當國時進士之西見漢家深史官利後漢以此想也而前朝

盡無犯法也走北出八也起塞以來平共勞苦功高久且不深常其始始以一切百餘城守地受其害城守者皆苦也

起塞復可平復九也單于自以深宮守禦深於城已平夫其意地不易數十十里漢邊以爲東西十餘里亦亦苦之也

上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許嘉 將軍封中郎將 論單于曰單于上書懇求禮意所以為民計言甚厚朕甚喜之中國四方皆有

關保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亦以防中國故邪故縱出為寇害也故論單于之意朕無疑焉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討天子幸使大臣

告治其厚 宣朝此 三月以張嬪為御史大夫 初石顯見此本世父子為公卿者名女又為昭儀相親比諸侯王命始顯心欲附之為昭儀兄選

子于修教宜待帷幄帝召見遂遠因言顯專權帝怒罷遠及御史大夫張嬪 二月時在位多舉遠兄大鴻臚野王 行能第一帝

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主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乃以太子少傅張嬪為御史大夫

以召信臣 江蘇新九為少府 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營第一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殖有安各邊清濁起水門提開

剽劫以以廣道漸禁止舍虛務于儉約棄其不法以示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史民親愛號曰召父徵為少府請諸離宮輪幸

者勿復治省樂府踏戲及大官不時非法之物厥者數十萬 夏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 初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而陳湯亦自所國復財物入塞多不法司諫校

射擊吏士案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却支萬里懷德且有使者勞迎今司諫反收擊案感是為郭支報讎也帝立出史士

令歸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顯與匡衡以為廷壽湯與師精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乎 成帝危微幸為國招

難帝內廷延壽湯功而重道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對向上疏訟其現 廷壽承聖信節當正百死入地無新罪支之道諸谷去之

不取不取大其若不取 廷壽承聖信節當正百死入地無新罪支之道諸谷去之

秋 封 廷 壽 湯 功 帝 以 先 帝 時 事 不 復 也

五月帝崩

世延壽等之深 康居臨即支可 謂得臨款機宜 彼雖歸則朕亦 前此一疏自初 後亦未嘗食功 奏師其事固當 築九乃一時口 說委後世皆 而不察往往於 流時之端詔發 莫則傳為美言 於此則流為美 先矣此在昔者

史并述秦末
其能全禍則狀
故帝雖而新莽
之策定矣所謂
去劉適足以滅
劉且不止與不
奉大相這庶元
帝博博以教言
而歸置之不問
蓋天放中庶漢
實有非人力所
能為耳

王莽數言所謂
謀衛謀之心故
故疎疎衛乃明
雖者不大有所
意也

新繼上謂... 帝數稱之對馬... 追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故知新皇大于是也

若乃器人于... 鼓擊之... 則... 帝數稱之對馬... 追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故知新皇大于是也

長立天下莫不歸... 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 帝數稱之對馬... 追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故知新皇大于是也

無有此議且皇后... 帝數稱之對馬... 追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故知新皇大于是也

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 帝數稱之對馬... 追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故知新皇大于是也

秋七月... 帝數稱之對馬... 追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故知新皇大于是也

李成望會... 帝數稱之對馬... 追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故知新皇大于是也

此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 帝數稱之對馬... 追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故知新皇大于是也

道絕左邊少府... 帝數稱之對馬... 追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故知新皇大于是也

衛御史大夫... 帝數稱之對馬... 追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故知新皇大于是也

後衛將軍... 帝數稱之對馬... 追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故知新皇大于是也

即位重傷大臣... 帝數稱之對馬... 追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故知新皇大于是也

有星于營室... 帝數稱之對馬... 追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故知新皇大于是也

封舅光祿大夫... 帝數稱之對馬... 追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故知新皇大于是也

夏四月... 帝數稱之對馬... 追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故知新皇大于是也

后諸弟皆以無功... 帝數稱之對馬... 追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故知新皇大于是也

秋八月有兩月相... 帝數稱之對馬... 追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故知新皇大于是也

九月流星光燭地... 帝數稱之對馬... 追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故知新皇大于是也

及十二月作東... 帝數稱之對馬... 追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故知新皇大于是也

帝于雲陽... 帝數稱之對馬... 追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故知新皇大于是也

一既定術又言... 帝數稱之對馬... 追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故知新皇大于是也

晉多仇又雍御審上下時本春所立不當邊上皆從焉明年復委寵陳寶朝 祠在今陝西鳳州府留隍縣文記封爵書秦文公
御制若瑞龍其骨成
云以一字同命口陳寶

二年春正月始親祠南郊 赦奉郊臘長安南郊減天下賦算錢四七

三月始祠后土于北郊

立皇后許氏 后車騎將軍肅之女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遭霍氏之毒故選嘉女以配太子至是立為后帝自為太子時以
太后恭哀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主上當于春秋求有德嗣方御斯人孝昭帝宜建九女之制許氏
義之家求池女之賢母必有賢色世能為萬世大法風不能扇 公羊傳諸侯一娶九女故說曰九女之制

夏大旱 解三年秋大雨京師民說言大水至 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長安中大臣王鳳以為太后與上
及後宮可御船令民上城避水王商宣帝弟昌孫曰此必說言不宜重驚百姓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說言上于是美壯

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慚傷

八月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許氏 欽專任王鳳故免也

冬十二月戊申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諸詔書極諫之士 杜欽延年子字子夏茂陵杜輔與欽同姓字與以博能稱欽目
欽小冠冠子夏冠 谷永字子常 上對首以為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丞相樂安侯匡衡有罪免為庶人 初衡于官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獄昌弟謀殺衡昌事發覺衡徙既侍罪帝優禮之至是司
隸校尉劾衡多取封邑四百頃免為庶人終于家

三年春正月關石于惠注見四子肥豐于職 四子肥豐注見四子

罷中書官官初置上官百員注見法已

三月以王商為丞相

夏四月雨雪復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官有白虎殿對事 時上委政王鳳謀者多歸咎馬谷水以鳳方柄陰欲自托乃
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無重谷何何事見前安陽上官望博陸見前事之亂竊以陛下歸咎無辜
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誠宜深察愆言解偏蔽之患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于婦人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
健怒杜欽亦微此意上以水為光祿大夫

秋桃李實

河決 先是清河郡射陽縣通海由長樂七節 泰云 即承河上流土壞性脆易傷頃所以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高川分流也今屯氏

山水社故傳也 可貴乎心為社 之老弱而巧於 以觀後指亦官 性法直諫之為 雖明雖明中 街之罪人耳

匡衡諫罷昌言 治道乃始以外 處者高而進味 已擊邑而進味 退在後斯人之 情矣

所飲備在九河而大水之流... 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于是遂止不塞朝臣教言百姓可哀上遣使告報贈之

冬以趙護嗣時為廣漢太守討賊郭躬子平之 先是廣漢郭躬等墓因徒遺孽兵自稱山君... 王璋卒詔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 證卒上海前廢之不輔政而覺也乃優詔成都侯商以持進領城門兵

宜承聖意加異任時每議必與及之音由是與商親密

乙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為成陽侯下諫大夫劉輔... 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難之太后

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黎庶為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况于李世不家

繼嗣之福屢受感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妙運有德之世考卜筮究之女以永宗廟順神祇子子之祥猶恐晚暮今

乃屬情縱欲傾于年職之女欲以母天下焉莫大焉書奏詔擊掖庭秘獄... 廉褒師丹 師以官為氏丹字谷永順上書救掖庭曰臣聞聖王坐窮容之德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世無疆不謂後世見劉輔

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 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時五侯侈靡子弟以與馬聲色使遊相高

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甚孤兄子行善教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風且死以莽託太

后及帝拜黃門郎久之成都侯商又請分戶邑封莽至是封新都侯連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護救爵位益尊即操愈謙振

苑賓客家無所餘收贖名士交結將相故在位史推薦之虛譽隆洽傾具諸文矣

六月立婕妤趙氏為皇后 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焉為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馬后

居別館多通侍即宮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于是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

家及尊娶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又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因嘉其言常嗟

嘆之

秋七月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史氏 初元帝徵約消陵不復徙民起邑至帝以渭城延陵亭部在今西安府為初陵數年復樂霸

陵曲予向史起昌陵營之樂作大匠解萬年自詭三年可成請徙都國豪傑于昌陵帝從之制度泰奢功久不就劉向上書諫略

御此... 漢成皇帝

本房名詳以前... 公王其真誠必... 於軍法始見乃... 世皆以此為之... 向者有封反其... 竟上商公不具... 論其色色取行... 建即處舉後治... 時其請一可... 注何得華後故

御此... 漢成皇帝

按四年夏四月雨雪

以王駿詰之為京兆尹 駿經明行修以陳威巨術屬遺諫大夫歷官至少行帝欲大用之出為京兆京兆典京師子三輔尤為劇

唯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及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鴻嘉元年春二月帝始微行 上從期門郎或私奴或承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空縣關隴走馬當自稱富平侯家人

富平侯者侍中張敖也 故安世元孫元帝妹威武公主之子徽皇后孫平恩侯許嘉女裝 寵幸無匹故假稱之

三月丞相禹罷夏四月以薛宣為丞相 禹以老病罷朝朔望位持道嘗賜其厚宣為相宣以左馬相遺以府谷水言宣廢時

史大夫官屬議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

宣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 博士行大射禮朝三有注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 有飛雉集于庭宣堂

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符又集未央宮承明殿王音言曰天地之氣以類相應雉告人君其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

雷聲故雉集高宗雖雉之異事見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聚聚會飛雉于庭庶幾宣堂三三公之府典宗廟

貴肉之官然後入宮留宿其曉人備具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 後帝欲出宮門問諸雉雉七羽處雉所集皆得無人為

而巳如有不然高祖天下當以 帝當于賢知克已備懼以求天啓則雖可立矣 天啓則雖可立矣 其言得死命在朝者

三年夏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謝赦不誅 王氏五侯爭以舍弟相尚高堂病從上借明光宮後又守城引水注第中大波以行船

立羽蓋張周惟上幸商第見而銜之後微行出遇曲陽侯弟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于是怒以讓卓騎將軍音高根欲自

統刺以謝太后上大怒使尚書問司隸京兆知高亨奪爵不執阿縱不舉奏又賜音書曰外家宗族操上一身沒弱日久今

將一施之行明罰君其各諸侯令侍府舍 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詔將軍等昭故事言藉善議罪而立根皆負奔質射上言亡已深

久十一月廢皇后許氏 初許皇后與班婕妤 班婕妤是班固之孫以名貴 皆有寵上嘗與後廢故與婕妤同筆辭曰觀古圖蓋聖等

之君皆有各臣在側二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筆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笑姬 列女傳明姬笑姬

數諫聽乃不食肉 今有班婕妤復帝微行過賜阿王家悅歌舞者起飛燕入宮大幸女弟復召入 太后安明漢人 等事 班婕妤 班婕妤

大怒下吏考 此許后廢處昭臺宮老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罪欲以何望 欲鬼神有知不受不

臣之想如其無知怨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使仔久恐見危乃求共養太后于長信宮上許之 班婕妤傳

四年秋河水溢 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滎滎也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 亭民舍四萬餘所 亭民舍四萬餘所 亭民舍四萬餘所

九河故道而守之 時河堤崩斷許尚相水相史相共行開闢方築以為可決平聲金堤開闢大河今入海

用事上說讀無所聽立言剛直敢言蓋為屬所察莊嚴專權不親計慮乃奉對事言曰會之營營引見廷趨上謂曰卿等所
上水先帝遺天書誓師之不違歸德也夕侍上見其狀則曰卿等不親計慮乃奉對事言曰會之營營引見廷趨上謂曰卿等所
屬王當參議在國宗室得在加正非常故天兒宜道之禮所不歸已歸之王解法上與水立兵書字因封曰陛下未有繼嗣
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奉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也大臣為政者也今陛下內有夷狄歸咎于定
陶王建遠之國欲使天子孤立于上頓據朝事以便其私且風說固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商守正不諂為屬所罷身以憂死屬
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通入託以為宜于內之後宮以私其弟此三者皆大害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屬不可令典事其直道忠
賢以代之上雖意言感籍謂章曰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章薦琅邪太守河野王鳳以王賢出情大為所賞鳳下書吏廷對致其大逆罪章多死徵中
后聞之垂涕不食上乃驚起鳳而使之書劾章後漢書王鳳以王賢出情大為所賞鳳下書吏廷對致其大逆罪章多死徵中
利道為者生獨與妻皆棄疾病無幾子後漢書王鳳以王賢出情大為所賞鳳下書吏廷對致其大逆罪章多死徵中
章曰必君子所知也書上果下即也子後漢書王鳳以王賢出情大為所賞鳳下書吏廷對致其大逆罪章多死徵中
元者必君子所知也書上果下即也子後漢書王鳳以王賢出情大為所賞鳳下書吏廷對致其大逆罪章多死徵中
國大果死也書上果下即也子後漢書王鳳以王賢出情大為所賞鳳下書吏廷對致其大逆罪章多死徵中
以蘇宣字後漢書王鳳以王賢出情大為所賞鳳下書吏廷對致其大逆罪章多死徵中
改過之效乃密書曉之游自以大儒極宣獨移書願責之一人得微皆解印綬去宮得史民罪名即古具職長史使自行罰曰不
欲代職治奪賢令長名也

秋二年夏四月以王音為御史大夫。于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五侯七貴爭為舍後。路過珍寶四面而至。然
皆好士。養賢傾財。苑子賓客競為之。聲譽劉向上封事。極諫曰。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溢。帷內大將軍。
東市用權。五侯七貴。威儀依東宮。前古曰。東宮之尊。敬聘舅之親。以為成重。愛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受連件。恨者。誅傷。排擯。
宗室孤弱。公族外戚。備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威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王氏先祖墳墓在壽南者。具梓柱生枝葉。狀
疏上出屋椽。雷地中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作
移于外。親縱焉。不身祭宗廟。何足發明詔。接近宗室。疏遠外戚。于子孫孫無繼之計也。書奏帝召見。向嘆息。悲其意。曰。君且休。
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秋闕東大水

紀三年春三月陷石東郡八

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詔王諱位特進領城門兵 王鳳疾上臨闕之執手弟泣曰將軍病
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諱次將軍鳳頓首泣曰諱字難至親行皆營備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教臣敢以死保之初諱倦不肯事鳳
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卒上以音代鳳而詔聽領城門兵由是諱音相與不平

按四年夏四月雨雪

以王殿詰之為京兆尹 殿經明行修以陳威巨衛處遺諫大夫歷官至少行帝欲大用之出為京兆尹與京師于三輔充為制

唯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及張登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二王

三月丞相高鳳夏四月以慈皇為丞相慈皇元帝孫元帝妹嚴武公主之子取皇后名子思孫許嘉女嚴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富平侯者侍中張敞也封富平侯為侍中郎將監長樂七兵殿此將軍與上同出也 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史大夫官屬議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

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三輔黃圖未央殿有承明殿 博士行大射禮三輔注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飛雉集于庭登堂

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王有言曰天地之氣以類相應應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

雷聲故經載高宮雉之異事見以明轉偏為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眾聚會飛集于庭應借登堂三公之府與宗廟

骨肉之宮然後入宮留宿其曉人備具深切雖入道相或何以過是後帝使詔音曰獨備借雉毛羽飛而鳴均欲者得無人之

骨肉之宮然後入宮留宿其曉人備具深切雖入道相或何以過是後帝使詔音曰獨備借雉毛羽飛而鳴均欲者得無人之

而巳如不然而高祖天下當以論當宜知多已復當以求天意則雖利可立矣其尚可謂也

三年夏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謝赦不誅 王氏五侯爭以舍侈相尚高宮病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

立羽蓋張周惟上幸商弟見而銜之後微行出過曲陽侯弟又見園中土山新臺象白虎殿于足怒以讓卓騎將軍卓高叔欲自

蠅刺以謝太后上大怒使尚書責問司隸京兆知商等奢僭不執阿縱不舉奏又賜音策書曰外家宗族雖上一才沒躬日久今

將一施之行師古曰君其各諸侯侍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諫將軍薄昭故事告藉善諫諸商立根皆負斧鉞謝去言不見深

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 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班婕妤趙婕妤之類以名女皆有寵上嘗居後庭故班婕妤同筆辭曰觀古圖畫聖賢

之君皆有各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筆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笑姬王太后笑姬其類

之君皆有各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筆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笑姬王太后笑姬其類

大怒下史考許后廢處昭臺宮老尚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木家信為邪欲以何望欲鬼神有知不受不

臣之怨如其無知怨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婕妤久思見危乃求共養太后于長信宮上許之班婕妤傳先帝

四年秋河水溢 物海有河信都河水溢流着燕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至夏平陸人守于長台等表于議者當欲索

凡河道通而穿之時可視編制許高祖也相史也等共行便國亦累累以為可決平陸金堤開闢大河今人故為也

為即為河九河南水之流不可斷也
州道德平樂陳至海暨入海成十萬里
漢魏注見海家光今無直隸河開府
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于是遂止不塞
冬以趙護綱錄為廣漢太守封做郵躬
為太守發鄧中及蜀兵合三萬人入
王繡卒詔王高台特進領城門兵
宜承聖意加異往時每議必與及之
乙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為成陽侯
婦子淳于長魏元初八少名往來通語
稿天之所遣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
繡嗣之福僅受威怒之異者斗與辰夜
乃觸情縱欲傾于年賤之女欲以母天
廣襄師丹師以官為氏丹字谷水限上書
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野之太后
莽因折節為恭儉動身博學後服如儒
後及帝拜黃門郎久之成都侯商又請分
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聽名士交結將相
六月立使仔趙氏為皇后后既立寵少而
居別館多通待即宮奴多子者然卒無
家及孽孽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又
嘆之

秋七月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
陵曲字南史起昌陵營之將作大匠解
漢成皇帝

初元帝儉約消陵不復徙民起邑至帝
以渭城延陵亭部在長安西北為初陵數
年復樂霸

漢成皇帝

漢成皇帝

漢成皇帝

漢成皇帝

漢成皇帝

山居品詩以前
公玉其真德乃
世傳以慈之論
向書者時及其
意上庸公不具
論其非色取行
建即虛舉陸陸
神其蹟一一可
按何博著後款

李太皇太后... 封蕭何六世孫... 八月太皇太后崩... 九月黑龍見東萊... 丁巳晦日食... 二月星隕如雨... 晏乃使水因天變... 三氏所以... 而守空宮... 大怒王商密... 三月以王商... 侍中張放... 侍中張放... 式呼大雅... 因罷出後... 望雲欲罷... 為天水... 冬十一月... 平史賦... 李太皇太后崩... 封蕭何六世孫... 八月太皇太后崩... 九月黑龍見東萊... 丁巳晦日食... 二月星隕如雨... 晏乃使水因天變... 三氏所以... 而守空宮... 大怒王商密... 三月以王商... 侍中張放... 侍中張放... 式呼大雅... 因罷出後... 望雲欲罷... 為天水... 冬十一月... 平史賦...

九月黑龍見東萊

丁巳晦日食

二月星隕如雨是月乙酉晦日食

晏乃使水因天變切諫而物上納用之永亦知有內應

三氏所以... 而守空宮... 大怒王商密...

三月以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王立位持道領城門兵

侍中張放以罪左遷北地都尉

侍中張放... 式呼大雅... 因罷出後...

望雲欲罷... 為天水... 冬十一月...

平史賦... 李太皇太后崩... 封蕭何六世孫...

八月太皇太后崩... 九月黑龍見東萊... 丁巳晦日食...

二月星隕如雨... 晏乃使水因天變... 三氏所以...

而守空宮... 大怒王商密... 三月以王商...

侍中張放... 侍中張放... 式呼大雅...

因罷出後... 望雲欲罷... 為天水...

冬十一月... 平史賦... 李太皇太后崩...

封蕭何六世孫... 八月太皇太后崩... 九月黑龍見東萊...

丁巳晦日食... 二月星隕如雨... 晏乃使水因天變...

三氏所以... 而守空宮... 大怒王商密...

謂方違為丞相以尤為御史大夫方違公黨為記不行持法制任勢主威中備其多陳其罪所舉愚科不以為非也尤謂尚書與無幾十餘年上有所謂廢法以心所失而對不稱旨苟合如或不從不從強爭以先久而安時有所言制制事等以為守主之過以村忠直入臣大罪也有所謂廢法以心所失而對不稱旨苟合如或不從不從強爭以先久而及事或謂尤溫室樹宮河水也尤

不思史容以他語其不如此是

打三年春正月乙卯晦日食

冬十月復秦時汾陰五時陳寶祠 初帝嘗甘泉泰畤時其在建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儀禮志武帝嘗問事甘泉園丘至夜常有神光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章曰日以竹為宮天子

竹宮去墜三里折板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常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于國之神寶舊時且其始立嘗

有神祇感應誠未易動上意恨疑神方之又以久無繼嗣今詔有司復甘泉泰畤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陳寶祠是時

上頗好鬼神方術祠祭費用多谷水上書曰臣聞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回以非類諸仁義之正

道不通五經之法言而咸稱奇怪鬼神及有仙人服食不熟之藥黃白變化之術者皆詐偽欺罔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

求之甚盛如繫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所隔闕上書言後帝

南此年後帝如故歲會紀平二年又復甘泉泰畤後帝

故南昌尉梅福九次為春人明高書殺罪後帝上書不報 福數因縣道上變事後帝報罷至是復上書曰士者國之重

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後帝桓公不逆今臣所言莽持九九也自陽朔以來羣臣皆

承順上指莫有執正故京兆尹王章面引廷爭戮及妻子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苦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往者不可

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顯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三倍春秋水災亡與

此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勢凌于主然然防之亦亡及

已上不納時上未嘗日食

軼四年秋七月辛未晦日食

以何武字君公蜀人為京兆尹武為史守法盡公迎善退惡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其為刺史時一千石有罪應時軼奏行部

必先即學宮見諸生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整田美惡已見一千石內史又禮傳師太守段入為廷尉

卷之十九

漢

孝成皇帝

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漢成皇帝

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如兩白晡及昏止

秋七月有星于井東 上以災變博謀舊臣中書校尉武帝星事此等劉向上書曰臣聞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有變其大小

希稠占有舒疾緩急今日食尤屢星于東井攝提漢書天文志大角兩旁各 災及紫宮五行志是年七月星中流井大角攝提

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雖一 二記臣雖圖上猶須口說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上狀版入之謂君向具言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

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國復嗣也其言多痛切上終不能周漢書永新曰定始以來二十餘國有災夫災

對時故內則為深宮復直輪臣等奉酒酒在侍中起之故苑園街甚巨多之家漢書永新曰定始以來二十餘國有災夫災

之禍下有其備德德復見若上可不發憤水實于王氏事攻上身與復宮上亦知之不甚疑信也漢書永新曰定始以來二十餘國有災夫災

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漢書 以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 商卒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於南郡占擊旱田數百

頃以入縣官而貴販其直一萬萬以上為丞相司直探賈漢書 人所發上由是廢立而用根

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 故丞相安昌侯張禹罷家居以帝師位特進甚尊漢書 天子賞賜前後數十萬兩內雖財賄

堂日理轉竹管雖人自出家整潔肥牛車地王根 王根害其寵數毀惡之上愈益敬厚禹漢書 禹多至四百頃皆嘗身居大第

門部 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發上意頗然之乃至為第踰左右觀以吏民所言示禹禹為亡

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根有隙恐為所害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新學小

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因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孔子所

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方新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

怒曰小臣居下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堂擊履權極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

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者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

意乃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漢書 元帝時王鳳克宗方貴中為御史大夫與諸家論先宗制對曰諸儒

居郭殿後使不復仕者漢書 居郭殿後使不復仕者

三年春岷山注見 崩 江三日江水竭 劉向曰周岐山注見 崩 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于蜀今所起之

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注見 至辰注見 殆必亡矣

元和中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漢書 為皇太子 先是中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中山王獨從傳定陶王盡從傳相中尉上

問定陶王對曰今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今攝提逼習能說問中山王獨從傳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

帝由是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二王子帝為至親定陶傳太后漢書 隨王朱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王

張禹新大惠矣 雲言足以盡之 然元成時權貴 姑故倒持王河 為有目所共觀 乃歸歸如刻而 擊不遠而歸矣 莫莫故納端之 助是以明者推 往和來之說元 帝既用以推責 房而高且得利 天變深連不竭 神祿斥正人為 亂漢兵是則執 六藝以文好言 本漢時腐儒高 故雖辨者有以 曉成之耳

根三人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帝以為嗣帝為加元服而違之

陶王立為太子時見先王以為宜立中山王上不從左建元為北討十一月十一日天子命陶王立為太子

封孔子孔子世孫為監絕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俱皆進爵為公初元帝時詔求穀後分敬為十餘姓推求其嫡不能得臣獨以

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議廢不行至是梅福言之上乃下詔封吉與周承休侯俱進爵為公地各百里

夏四月建三公官御史大夫何武言木俗事煩宰相才不及古而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不治宜建三公官上從之以王根為大司

馬罷驛騎將軍官武帝置大驛馬以通驛傳之設無伊官屬以武為大司空封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馬

冬十月大司馬根病免

衛尉湛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莽為大司馬初趙皇后之立長有力焉故上德之大見信用貴傾公卿許后姊嬀

音唐后姊嬀為元后後居長與私通因要為小妻許后時使居長定宮三國其國林元因嬀厚貽長求復為使仔長受許后

為上自立以為左皇后輒與嬀書戲侮許后嬀易無不言王莽心害長寵白之嬀以此言其罪報怨故由東宮莽求見太后其言

怒命壯而帝上以太后故免長官不治罪遣就國會紅陽侯立上疏為長求留上疑之速長繫詔獄治長具服皇至大逆死獄

中初嬀自立故與長有怨且當此國立嬀子嬰與長謀事嬀長以珍寶遺立上疑之長氣憤上疑之下文指立上故自使廷

尉孔光得賜許后後自自殺廷文上以王莽首發大奸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遂以莽為大司馬今名譽過前人使廷

聖良以為漢史實昭邑惡忠以享士愈為他物所與公卿列侯道人人間咸

聖良避之衣不實地布蔽時見之者以為佳例知夫人皆驚其結名如

罷列史置州牧二丞相大司空吉吞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列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列史更置

州牧以應古制從之武帝平二年以李博古

詔立辟雍注見未作而罷被為郡注見于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吉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投序陳禮樂以風化

天下或曰不能具禮為難者曰此何也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有司定法準則

準刑則刑至於禮樂則曰不敬是敬于殺人不敬于養人也夫教化所恃以為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

非所以愛太平也帝以其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時人有言孔子布衣著屨三千

弟子員三千人嚴禁復

如故本集對向亦年

甲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卒時憂感守心注見丞相府議曹李奉奏記方進言今災變迫切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哉園府

三百餘人丞相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貴記麗善為星古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

變丞相以堂文

變故後世無其

變言乃立持節

賜牛酒使者未

白事以病不赴

聞者為令典其

謀若此適足居

失况得文字

引典上遂賜冊貴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如滿日北來二千養牛一方遺即日自殺如滿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皇帝皆持

三月帝崩 帝素強無疾病時梁王名 楚王名 來朝明且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拜

夏四月太子欣即位是為孝 帝初立躬行儉約罷樂府官及宮織綺繡除任子令應劭曰任子令者漢儀注更二十石以上視事滿

排譴詆毀法出宮人免官奴婢益小更休政皆由己出朝廷愈然望至治焉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尊定陶共王為定陶共皇 太皇太后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孔光曰定陶太后宜何居孔光素

聞傳太后剛暴長子權謀恐其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宜改築宮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

道通未央宮傳太后累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稱尊號貴寵其親屬高昌故城在今山東 侯董宏反封侯官制 希指言秦莊襄

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復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尊太后事下有司王莽師丹丹為太子時丹為太子太

太后今下詔尊定陶共王為共皇

五月立皇后傳氏 傳太后從弟嬰之子也

尊定陶太后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封丁明共皇太后后傳氏之子皆為列侯 共皇太后共皇后各立左

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皇太后中宮皇

詔劉歆字子駿 領五經 王莽屬劉歆有才行為侍中稍進光祿大夫貴幸上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歆於是德重書而奏其

七尊有綱謂六藝 六藝各六書之文書詩書禮樂春秋 六書之文書詩書禮樂春秋 六書之文書詩書禮樂春秋

略謂六書 術數略又文選略是行小學凡九種 諸子略謂諸子 詩賦略謂詩賦 兵書

六月詔限民名田不果行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遺所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

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贖不足塞兼并之路津賦歛者倍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至是師丹復建言帝下其議

民名田漢書三十 限民名田漢書三十 限民名田漢書三十 限民名田漢書三十

限田之制其高 似益實不可行 且一州一邑中 田滿三十頃者 本不多見即分 其所餘何以典 貧民亦且難 處給使法者 姓名寄戶貧者 訴告始幸而已 是直遠法體者 之所為

秋七月罷大司馬岑洪第以師丹為大司馬初太皇太后詔岑洪第避帝外家莽即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之又遣

孔光等白太皇太后復令岑視事至是置酒未央宮內者今為傅太后張嬪坐于太皇太后坐旁莽按行責內者今日定陶太

后薄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尊並微去更設坐傅太后大怒不肯坐莽乞骸骨罷就第時右將軍傳喜傳喜太后好學問有志行既罷

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遣歸養病何武居林人皆上書言善行義脩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日遣歸眾庶失望忠

臣社稷之衛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慶與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遣曲陽侯王根就國免成都侯王况高子為庶人帝少聞王氏驕盛心不能善司諫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三世據權五將秉政

天下輻湊威震巨萬大治第宅殿上赤墀戶青瑱游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步兵止宿離宮水衡供帳發民治道百

姓苦其役推親近更張業為尚書嚴上墜下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數輩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成都侯况亦聘取

故掖庭貴人以為妾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以上以根當建社稷之榮遣就國而况免為庶人

九月地震 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地震城郭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侍詔李尋對曰日者泉陽之長君之夜也問

者光明侵奪天色邪氣瑛瑛音耳瑛瑛數作惟陛下執乾剛之德諸侯阿乳母甘言卑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

不忍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月者泉陽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問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惟陛

下求親賢士以崇社稷五行以水為本今汝顯澤涌並為民官咎在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少抑外親大臣地道柔靜陰之常

義也問者地震震宜悉崇陽抑陰以殺其咎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生君之明者善養生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如近世貴為以言事

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屬身立名者多及京兆尹王章生言事諫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顯命女官作亂此行事之敗往

者不可及來者猶可也也官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以輔聖德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大

雅者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上雖不能從然頗采其語尋遣黃門侍郎

求能浚川疏河者 騎都尉平當平以邑為氏當以經明為貴使領河堤奏言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預防壅塞之文宜博

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遠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新開古曰

也者川澤波激之處皆積而置之必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

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預防之作近起戰國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趙

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適今隄防隘者去水數百步或者數里民起慮舍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

河內黎陽注詳前至魏郡陽城陽城在今河南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渠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徒

備以救河使

北入渠為上策 然西海大山開 河不致汎溢也 求能金堤此堤 將以何地為隄 且既有堤又置 有久而不潰者 居今之世雖大 無復生焉如其 無善策亦不過 備以救河使

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運宮亭在今滑縣西北故河使入海河西薄大山謂太行東薄金陔勢之能遠汎濫暮月自定此功

一立河定民安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厥術也可從漢口謂水之

今河由制以東為石段多強水門冀州諸渠皆股引販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下隴

填淤加肥禾麥更為秬稻轉漕舟船使此三利也民田遠治河隈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

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違其害此最下策也

詔定世宗為不毀之廟 孔光何武奏言本始二年劉書孝武皇帝為世宗造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皆以為孝武皇

帝雖有功德烈觀盡宜毀王舟劉敬曰禮天子七廟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苟有功德則宗之故殿大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

武丁為高宗宗無數也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

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制曰可

冬十月榮免大司空武遣救國以師丹為大司空 左右或議武事親不為帝亦欲改易大臣乃榮免武就國以丹為大司空丹上

書言古者諒闇不言前大行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共龍變動政事卒莫無新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

貴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 傳太后從弟子選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傳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選

孔光與丹奏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請歸還故郡上通於傳太后卒不得遣復為侍中

孝哀皇帝

建平元年春正月新城侯越欽越太后弟以罪免徙邊西漢制邊西司隸校尉解光解氏晉解揚之奏言臣聞許

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曹姓宮女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史閻皆得其狀其他般雜傷墮者無數越越後親

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請窮竟議正法於是免欽及欽兄子威揚使新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邊西郡

新郡故司上謂明帝父之美歸滅親姓之過古今通著也事不當時因爭各臨臨何從以東谷細要駕之權乃

抄攝幽昧之過之使德儀上及山峻臣所深痛也帝亦以為太子無得臨太后力遂不竟其事 歿氏周敬國之從

夏四月以傅喜為大司馬武侯

秋榮免大司空高樂侯丹為庶人復賜爵關內侯冷復周有冷州中領段熲黃門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

陶藩國之言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以平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臣

皆以為宜丹曰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

亡二上之義也禮父為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

而降其父母莽明尊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為共皇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

上制軍... 正之... 代... 此... 者

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天... 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 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 奏封事不及深思使主簿... 經為世宗常德為國貴者... 冬十月以朱博為大司空

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 後自養親數禱祠解帝... 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 日無所得更遣中謁者...

太后無服辭立曰然之上... 召詣廷對亦自殺... 者十七人司隸孫寶奏... 諫大夫龔勝

二年春三月蒙免大司馬... 稱尊號喜與孔光師丹共... 博又奏言故事選郡國守... 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

榮免丞相博山侯光為庶... 臨廷登受榮有大聲如鐘... 曰此洪範所謂敷教... 遲期年其人自震其管...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 中山王箕子與之幼有...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帝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侍太后既尊位尤驕與太皇太后每至謂之姬丁傅為公卿列侯侍中諸曹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免關內侯師丹為庶人遣新都侯王莽就國 丞相御史言師丹王莽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誅帝蒙教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詔免丹遣莽就國諫大夫楊宣人部言孝成皇帝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豈不微以陛下自代承奉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歲更憂傷教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陛下登高望遠獨不憚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商子邑為成都侯門中守

春秋七十歲更憂傷教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陛下登高望遠獨不憚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商子邑為成都侯門中守 中子獲殺叔母如夫獲今日殺在國三歲天氏上當埋骨者以百 載元壽反得實其周漢宗室等封賞尋得改封是足繼承道志師

大赦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聖劉之德也 太子皇帝尊罷特詔夏賀良等伏誅 侍詔黃門夏賀良等許通天官應包元太平經

命宜急改元易號可得延年益壽上久廢夜遂從其議改號月餘寢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進退大臣上以其言無驗詔罷改元易號事下賀良等吏皆伏誅等及周元

秋八月丞相博有罪自殺御史大夫趙元滅死論 傅太后怒傅喜不已使傅晏風丞相博令奏免喜使博與趙元議之元許可博獨斥奏喜以何武前就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皆請免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嘗怒喜疑博元承指即召元問狀元辭服詔減元死罪三等削葬戶四分之一假賜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冬十二月通鑑作冬十月考漢書表以平當為丞相封關內侯李奇曰冬月封 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 上欲召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強起受命為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死有餘罪不起所以為子孫也至是卒

有星孛于河鼓北三星在牽牛 夏四月以王嘉字公仲為丞相封新

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變易數更政事舉劾苛細中材苟容求全下材

懷內顧壹切營私者多惟陛下神擇賢記善忘過勿責以備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也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

無鹽東平國治 危山在今東平 土起孤山在泰山 石立東平王雲字子平 坐祠祭祀詎自殺以孫

寵人妻為南陽太守息夫躬息夫躬字子微河陽人 為光祿大夫 無鹽危山上自起覆草如軌道狀又孤山石特立晉灼曰

自地至其奉好 言涉湯更其而 備漢武帝之說 與漢劉向谷水 之倫卑有以故 之天制至甘中 可也賀良等謀 之折辱漢情以 甚漢左道之謀 其可貴耶

六寸者行一丈廣四尺雲及后歸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晉孫寤相與謀曰此風封侯之計也乃國中常侍宋弘上覽事時上被

疾多所逼違謁治言使臣科舉詔視上為宮某為天子以為而雲自殺揚臺布覆麗為南陽太守弘躬皆光耀大夫建初

戊四年春正月關東民說言行著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索不得或振善一教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張揖曰收如人約善或

髮徒跣或在拆關踰城或車特善馳經恩臨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鼓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西王

二月封博高博太后之子為汝昌侯 上欲封高尚書僕射鄭崇平陵人字子真博高為之數諫中

昏日中有黑氣今無故封高壞亂制度逆天人心臣願以身命當國固持詔書案起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

類制郎上遂下詔封高又封傳太后同母弟子鄭業鄭太后父平中時更始為陽信侯追尊業父憚為陽信節侯

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實為庶人 侍中董賢潁川人父某為御史任賢美麗自善性和柔便辟得會於上嘗與上卧

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為昭儀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皆

選上第而舉與所服乃其副也至東園秘器秘器古曰棺也名珠襪玉押也屬少府字為棺也珠襪玉押為棺也下至為棺也

具下至僮僕皆受上賜又為賢起家義陵建平二年以水灌陵也也在今陵西也為初陵也旁周垣數里鄭崇切諫上由是殿以職事見責尚

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逼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布門如布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布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

下崇獄司隸孫實上書曰崇獄覆治持掠將死幸無一辭道路稱疑疑呂與崇內有讎芥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眾心詔曰司

隸實附下得上國之賊也免為庶人崇死獄中昌復為河內太守王莽東攻

夏六月尊帝太后傅氏為皇太后

秋八月封董賢為高安侯孫寤為方陽侯息夫躬為宜陵侯 初上欲使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因東平王宇以封賢上於

是定息夫躬告東平王本曾去宋弘更言因賢以聞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持詔示丞相御

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宜暴賢等本奏謬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必有言賢當封者天下雖不悅皆有分臣知陛下

指不逆可得容身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止數月遂下詔切責公卿曰東平王雲固弑天子公卿股肱其能銷厥末

萌顯宗廟之靈侍中賢等發覺伏辜其封賢賜爵皆為列侯躬數進見恩誅公卿大臣家畏其口見之側目明年

左邊執金吾毋將隆字居庸人為海都都尉 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毋將隆奏言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

漢家邊吏距寇賜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使僻弄臣私恩微婁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架設國

威器共其家備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悅頃之傅太后賤買執金吾官婢隆奏請更平直詔隆與承信

宮中貴賤之貴傷化失俗左遺為沛郡都尉武帝末隆為大夫當其官定始王居國嗣道上官之王第少甚與有交不

諫大夫鮑宣字子都時丁傅子弟並並董賢貴幸宣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戚持權濁亂天下是以日蝕且十慧

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復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饑渴者數外親小童及

幸臣董賢等在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民有七亡水旱為災一也重責賦稅二也貪吏取受三也豪強

盜賊橫發四也怨讎相殘五也詔落鼓鳴六也盜賊超畧七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嚴殺一也治獄深刻二也冤陷無辜三也

何獨私養外親幸臣實賜大也萬使從奴賓客宴酒管內說酒如粟非天意也得寬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

退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說師得急徵傳善使領外親何武餽丹孔光彭宣漢昭帝人因親為萬善縣可大委任治

天下者常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其名儒優容之

紀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以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罷第 初晏與息夫躬謀欲

求居位輔政躬因言災異屢見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郡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問丞相王嘉嘉對曰臣聞動民以

行不以言應天以定不以文下臣細從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乎天之見異所以教戒人若被令覺悟反正權議行

善民心悅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豈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上不聽因拜傅晏丁明皆為大司馬會日食之變詔舉直言嘉復

奏封事其曰元壽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以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罷第

初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躬因言災異屢見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郡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問丞相王嘉嘉對曰臣聞動民以

行不以言應天以定不以文下臣細從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乎天之見異所以教戒人若被令覺悟反正權議行

善民心悅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豈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上不聽因拜傅晏丁明皆為大司馬會日食之變詔舉直言嘉復

奏封事其曰元壽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以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罷第

初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躬因言災異屢見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郡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問丞相王嘉嘉對曰臣聞動民以

行不以言應天以定不以文下臣細從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乎天之見異所以教戒人若被令覺悟反正權議行

善民心悅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豈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上不聽因拜傅晏丁明皆為大司馬會日食之變詔舉直言嘉復

奏封事其曰元壽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以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罷第

初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躬因言災異屢見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郡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問丞相王嘉嘉對曰臣聞動民以

行不以言應天以定不以文下臣細從猶不可許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乎天之見異所以教戒人若被令覺悟反正權議行

乃收晏印綬罷歸第

皇太后后傳氏崩

孫寵息夫躬以罪就國

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母明震動于說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陛下深

內自責禮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微拜孔光發學寵躬過居眾庶諫然其不說善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

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並賢以今色改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並天意與民意順厚之如

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母明震動于說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陛下深

內自責禮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微拜孔光發學寵躬過居眾庶諫然其不說善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

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並賢以今色改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並天意與民意順厚之如

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母明震動于說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陛下深

內自責禮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微拜孔光發學寵躬過居眾庶諫然其不說善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

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並賢以今色改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並天意與民意順厚之如

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母明震動于說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陛下深

內自責禮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微拜孔光發學寵躬過居眾庶諫然其不說善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

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並賢以今色改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並天意與民意順厚之如

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母明震動于說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陛下深

內自責禮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微拜孔光發學寵躬過居眾庶諫然其不說善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

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並賢以今色改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並天意與民意順厚之如

心尤若如王嘉
各降以尤為賢
此則嘉光之政
甘苦為使人至
死不濟安得不
謂之大奸耶

丞相官屬不法
司謀街止職也
乃不問孔文反
攝提事衡已
極在孔文固不
有自劫以充宣
罪也彭宣素稱
賢者又為御史
大夫而有寵
少以剛直使
曲為用都與
制致慶地亦
催如發案當時
之政尚可問矣

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使賢宜為謝過天地解離海內免遠託國收樂與器物還之將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復何武節

并彭宣傳善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與太平之端上乃微何武彭宣而拜宣為司隸

三月下丞相新南侯王嘉殺之 上託言傳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

至尊以寵之四方同怨陛下寢疾久不瘳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哉初

足尉梁相以請覆治東平王徽免為庶人前見已而更赦嘉之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怒怒嘉嘉尚書奏所以相事

下將軍中朝也者孔光等劾嘉固上道請召詣廷尉信少府猛等以為聖王之於大臣進以禮退以義關極受苦非所以

重國家褒宗廟也上從光議召嘉詣廷尉世說則御史注其相與嘉引故聖王曰也相中得備廷尉收嘉丞相新南侯印

綬戴至都相後全吾屬吏稱使辱嘉嘉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盡賢退不肯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

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後行嘉子亦為御史大夫

秋七月以孔光為丞相八月以何武為前將軍彭宣為御史大夫 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尤復故爵

下司隸鮑宣微髡鉗之 丞相充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攔辱丞相而下御史中丞侍御從事宣閉

戶不納遂以距削使者人不敬不道下獄博士弟子王成南人等舉幡大學下曰欲長絕司隸者會此者千人遮丞相自言又

守關上書上竟抵宣罪

冬十二月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 大司馬丁明素重王嘉以其死傷之上方欲極董賢位恨明遂策免其第以文相大夫事賢

以賢為大司馬衛將軍明曰定國子公以為漢繼往志國心臣正也事九族其中時年二十二歲為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光聞

賢來營成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光入問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敬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

子為諫大夫常侍復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上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免禪舜何如時王閔子平侯為中常侍進曰天下

乃高皇帝天下陛下承宗廟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謂其父成望之子也賢父恭某之孫為子某或為婦使問者之

其不心謂此宣家人之所不能堪也謂其父成望之子也賢父恭某之孫為子某或為婦使問者之咸自深濟之意若曰我家何負天子而為人所更如此急不悅

庚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 先是匈奴單于上書請朝在正平四年初成帝河平中匈奴微聞若親單于入

大司馬王鳳以匈奴有牛入漢地直強強即得之於漢甚疑乃白帝以給曉諭令其之遠去漢地單于上書復欲使使此謂匈奴使也

漢書地理志
卷之九十四
為何時通會
編內雖偶出入
類自以為然不
亦都故

匈奴從此陸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陳明甚故前世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供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

忍百萬之師運府庫之財而不悔今單于歸義願朝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者也夫百年夢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

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留意於未亂未戰以息邊萌一作也之禍書奏上召這匈奴使者而許之至是來朝賞賜如河平時宴見

單于在前單于後董射年少以騎上合稱曰大鳥孫自分立兩昆彌事見當帝漢用憂勞且無空歲武帝元元昆彌

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管臣甘露元年漢用憂勞且無空歲武帝元元昆彌

神路以帝宗立安日弟木根歸為小昆彌時大昆彌始貴勇健未嘗思為所并使人刈殺之漢發討之而未罷遣會宗立公

主拜伊秩為大昆彌木根之細故亦收木根將使日華唐代為小昆彌於是漢遣會宗誅死木根將子焉始來收將弟拜

且定兩昆彌八萬餘口共所唐唐以收領及是大昆彌伊秩唐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時西域凡五十國本三十六國今為百十餘國唐在大月氏安也

夏四月壬辰晦日食

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封侯平侯

六月帝崩 太皇太后問帝崩即日之未央宮收取璽綬

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 太后召賢問以喪事調度賢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奉送先帝大行晚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

首幸甚莽以建平二年造賢乃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焉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勅

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即闕下冊收賢印綬罷歸第賢即日與妻皆自殺家性惡莽莽疑詐死發其棺至獄於視因

埋獄中收沒入家財四十三萬萬父莽與家屬徒合浦

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何武何武公孫祿本所以為意

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如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親疎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祿祿亦舉武太皇

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秋七月迎中王山箕子為嗣 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

八月昭皇太后為孝成皇后 莽曰太皇太后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專寵細廢殘滅繼嗣朕為孝成皇帝徒居北宮五行志成

徙孝哀皇后於桂宮長安城北宮北宮 後月餘與孝成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皆自殺

追敗傅太后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為丁姬 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傅妾將妻子徒合浦觀下詔褒揚傅善繼位特進奉

朝請莽雖外見受賞詔立受 以甄邯邯河東後以為氏為侍中策免何武公孫祿還紅陽後立就園 莽以孔光名儒惡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威尊

事見引光女塔與昭為待中諸案所不悅者皆傳以其罪為請奏令即持與光光從不遂不上茶白太后無可與參乃勸奏何武
公孫孫互相稱舉免官就國董宏子武以父罪任春青紅陽侯立茶諸父內敬節之令光奏立罪惡白官始結字子為父子使
太后不聽茶曰漢家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君臣師都亂從
此起太后不得已建立託國何善清父何倫仁善明君從今天或以此成仁成仁則於是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盧壹甄邯主擊斷平廷尉之領機事劉秀
名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茶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徵見風承雲與承其指意而應奏之茶涕泣固讓上感太后下示信于眾庶
焉

八月榮免大司空宣遣就國 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恨宣求退白太后榮免宣宣四年

以王棠為大司空王傳

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明年更名時年九歲明年立太子忠王莽攝政

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奏改百官總已以聽

以孔光為大傅馬宮為大司馬馬宮字叔孫為氏云為大司徒 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使光為大傅

於中領宿衛侍養行內禁也禁門戶者服御食物

又十月莽茂陵為氏曰曰莽門戶者也服御食物

孝平皇帝

元年始元二年正月五州塞外蠻夷獻白雉王莽自為大傅號安漢公復賞宗室大臣 莽威蓋州今塞外蠻夷自稱延蒙氏重譯

獻白雉莽白太后以為宗廟於是聖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益爵邑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邯共定策令願

歸將光等功因讓數四稱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為大傅舜為大保豐為少傅都封承陽侯莽尚木起聖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元

功然復有塞元元失皇太后乃以莽為大傅於四朝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益封二萬八千戶莽為皇

恐不料已起受大傅安漢公號讓還封事復建言立承平王閻明太子封宣帝耳孫三十六人為列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

關內侯撫子而有孫若無子者皆得以為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吏以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

下及庶民默容恩澤無所不施又風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有小事令太后詔曰自今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

平州州牧二千石及茂才更初除奏事者引入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議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

送其不合積愆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二月置羲和官司自為一官反莽位改大

此等事有甚心
知之以心為事
不得與之為王
色而歸之心之
列五事及八事
修科得在八
實欲使人
公地存功德
詳華九家

夏五月丁巳朔日食

六月拜帝母衛姬中山唐為中山孝王后 帝母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夜帝立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今當以幼年復奉大

宗宜或前事為後代法乃遣甄豐拜為姬為中山孝王后帝舅寶元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申屠剛字曰始為風俗人以

直言對策曰聖主始能親親分親分宜使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今時朝見又召馮衍二成使導執朝觀春霜露以稱德惠之

端莽令太后詔剛歸經安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封公孫相如周公後為魯侯孔均為魯侯侯孔均為魯侯侯以奉周公孔子之祠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公

二年春黃支國處也口黃支在南海獻犀牛黃支色一黃黑黃支在南海中於嶺南成德厚遺其王金遣

使獻貢

越蕩郡上黃龍海江中 孔光為宮等稱恭功德光周公大司農買曰周公上宣召公大賢山猶有不相悅見前今有一書摩摩

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引罷議者會宣道文迎母弟弟家獨迎妻子司直陳崇劾奏貢坐免終

於家

三月大司空崇免夏四月以甄豐為大司空

詔封宗室反功臣微 為王侯者百餘人

郡國大旱蝗 莽白太后宜蠶繅蠶絲以示天下莽亦素食上書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令物皆助莽

為凡舉田七者

六月限石於鉅鹿二

大夫龔勝字仲和罷歸 勝漢以恭厚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依照帝時韓福故事事見加優禮而還之是又有龔舍

十八年漢兒于授官官者不為過六百石其官過六百石其官過六百石

秋九月戊申晦日食

匈奴單于遣女入侍太皇太后 莽欲說太后以威德至感異于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居次云其各入侍太

后賞賜之甚厚時匈奴單于匈奴凡中國亡入匈奴者賜厚禮匈奴若西域諸國使臣

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為皇后 莽欲以女配帝以固其權奏請太后禮定取后禮禮定取后禮

采二王禮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眾女名王氏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己女爭上言子持下不宜采

太后詔王氏服外家其父采庶民諸生節支守關上書公卿大夫伏青戶下感言願得公女為天下母太后從之其父采庶民

莽之始也
莽之始也
莽之始也
莽之始也
莽之始也
莽之始也
莽之始也
莽之始也
莽之始也
莽之始也

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皇后家殺敬武公上及泥解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 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私與衛實

通書殺衛后上書求至京 莽不聽宇與師丹奇及婦兄呂寬謀章以莽好鬼神可為變怪驚懼之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

內廷之宇即使寬夜持血酒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蓋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腰斬 初莽為帝世名號數

人皆謂其不祥任衛門人書史名也 平復云 莽因是獄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棣武長公主素非議莽紅陽

侯立莽尊屬平阿侯仁素剛直嘗以太皇太后詔迫令自殺郡國豪傑及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鮑宣等皆坐死凡數百人北

海逢萌 字子慶北 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帝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夏安漢公莽自加號宰衡 初陳崇張堪奏稱莽功德以為宜板圖如周公至是太保尚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復請益封公

以新息 漢郡汝墳在今 召陵 見 二縣及黃郵 聚 在今河南 新野 郡 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 莽位

起明堂辟雍 見前 靈臺 應劭曰大 聖曰靈臺 立樂經 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祭舍 為立樂

經 益博士員經各五人 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書 或新 曰圖書 虛安 成 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

字 十五篇 古文 書 也 通知其意者皆為公車 綱羅天下異能之士 前後至者千數

徵能治河者 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關平 關氏 見 大夫 言 河決率常於平原東 鄒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 惡聞為治河

時本空 關氏 見 大夫 言 河決率常於平原東 鄒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 惡聞為治河

海地高於轉收所礙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定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 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東北去周譜 世 咸 謂

也云定王五年河徙 上 見 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 又秦攻魏決河灌之 事 見 決 處 遂 大 不 可 覆 補 宜 更 開 空 使 緣 西 山 足 鍾 鼎

橫所云 西 山 足 鍾 鼎 齊 口 在 今 濟 寧 之 西 乘 高 地 而 東 北 入 海 乃 無 水 災 時 莽 但 崇 空 語 無 施 行 者

冬置西海郡 東 自 河 曲 通 西 海 郡 而 西 莽 自 以 北 化 匈 奴 果 致 海 外 王 莽 傳 東 夷 王 南 懷 黃 父 唯 西 方 未 有 加 乃 遣 中 郎 將

平憲等 多持金幣誘塞外羌豪 良 願 等 獻 鮮 水 海 注 見 上 允 谷 在 西 寧 通 慶 大 年 本 國 珍 地 莽 奏 以 為 西 海 郡 增 法 五 十 條 犯 者 徒

之以千萬 數 民 始 怨 矣

吏定官名及十二州界 分京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 更公卿大夫元士 官 名 位 次 及 十 二 州 名 分 界 郡 國 所 屬 罷 置 改 易 吏 不

能紀

漢平皇帝

漢平皇帝

五年春正月復南北郊 三十年間天地之祠凡五徙自武帝建始元年休始永始二年罷成帝

夏四月孔光卒以爲官爲太師光自莽稱掌衛愈思圖稱疾辭位太后詔令十日一朝賜靈壽杖

坐置凡及是卒以宮代之

五月安漢公莽自加九錫何休曰一虎爲二衣履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女虎黃七弓矢八轎旗九柱也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餘人及

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吉宜亟加賞於安漢公乃策命莽以九錫

封王憚等八人爲列侯 先是莽遣憚等八人行天下觀風俗及憚等還詐造歌謠頌功德莽以詔皆封列侯時廣平相班固不上

嘉瑞琅邪太守公孫闓言災言甄豐劾闓造不祥攝絕嘉應皆不道攝班使仔弟也太后曰班攝後官賢家我所衷也於是因

獨下獄誅莽又奏爲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捨遺男女異路之制違者象刑刑也犯者象中犯刑者

發定陶共王母及丁姬家取其豐饒 莽奏共王母丁姬懷帝太后皇太后豐饒以莽請發家取其豐饒太后不許莽固爭太后

起因故棺改葬之莽又奏共王母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薄妾服請更之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室遺子莽及諸生

秋八月爲宮罷 宮嘗與議傳太后謚及莽造誅前議者宮爲所厚獨不及宮怨懼言書自言詔以候就第

冬十二月王莽弑帝 帝益壯以衛后款怒不悅莽因懼日漢以大夫東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秦時願以身化

藏策金麟數諸公勿敢言帝崩莽令做加元服更皆服喪三年

莽廢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謂曰于平帝不書莽徐璜文以爲莽款不書莽以爲無臣子也日即此意考足時元 史臣曰

世也出莽出魏其文辭方外百變無思不厭休也 願聲述莽于變其見於上見思于下莽亦不能文也

以平妻爲大司徒

太皇太后詔徵宣帝元孫莽居攝踐阼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以陽王城中山王成帝弟王列

侯四十八人莽等莽惡其長大曰弟不得相爲後乃悉徵宣帝元孫選立之先是泉陵侯劉慶上言皇帝當于春秋宣帝安

漢公攝行天子如成王周公故事羣臣皆以爲宜至是前輝光謝焉奏莽并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太后曰此

詭聞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莽但欲稱屬以填服天下耳太后不能制乃下詔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禮

儀皆如天子如見太皇太后宣帝皇后皆在焉

諸子嬰

居攝元年春正月王休犯南郊劉氏子嬰自是以後

三月立皇帝王孫嬰為皇太子說曰諸子

嬰廣成侯陽城侯在江侯顯之子也成侯成顯之子也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之

尊皇后曰皇太后

夏四月安眾侯劉聖與諸侯謀起兵討秦不克死之

安眾侯劉聖與相張昭謀曰秦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

先舉此乃宗室之耻也吾宗室族為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宛陽關不得入而敗昭從弟承祖劉氏子也

五月林胡見攝假皇帝 秦臣白劉聖等謀逆者以秦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

太后乃詔莽朝見稱假皇帝

新一年秋九月東郡太子崔參起兵討自立劉信謀王為太子三輔豪傑應之莽遣兵拒擊參戰不克死之信止走 崔參公相

方進之子也與弟子陳豐謀自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故攝宗室初解者以為孫子且以觀望必代漢家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強

藩天下傾背厥從莫能亢杆國難吾久子受漢厚惠最當為國討賊欲舉兵西誅不肖攝者吳宗室子孫輔而立之汝肯從我乎

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都尉劉子嚴鄉侯劉信弟弟瑛結謀勒具車騎材官士聚散部署將帥立信

為天子我自號大司馬柱天將軍移檄郡國言莽執敬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自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

陽眾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自是危莽乃拜孫建等七人為將

軍建為諸將軍王邑為前將軍王匡為後將軍王鳳為左將軍王宇為右將軍王尋為中將軍王邑為前將軍王匡為後將軍王鳳為左將軍

王宇為右將軍王尋為中將軍王邑為前將軍王匡為後將軍王鳳為左將軍王宇為右將軍王尋為中將軍王邑為前將軍

王匡為後將軍王鳳為左將軍王宇為右將軍王尋為中將軍王邑為前將軍王匡為後將軍王鳳為左將軍王宇為右將軍

王尋為中將軍王邑為前將軍王匡為後將軍王鳳為左將軍王宇為右將軍王尋為中將軍王邑為前將軍王匡為後將軍

王鳳為左將軍王宇為右將軍王尋為中將軍王邑為前將軍王匡為後將軍王鳳為左將軍王宇為右將軍王尋為中將軍

王宇為右將軍王尋為中將軍王邑為前將軍王匡為後將軍王鳳為左將軍王宇為右將軍王尋為中將軍王邑為前將軍

王匡為後將軍王鳳為左將軍王宇為右將軍王尋為中將軍王邑為前將軍王匡為後將軍王鳳為左將軍王宇為右將軍

王尋為中將軍王邑為前將軍王匡為後將軍王鳳為左將軍王宇為右將軍王尋為中將軍王邑為前將軍王匡為後將軍

王邑為前將軍王匡為後將軍王鳳為左將軍王宇為右將軍王尋為中將軍王邑為前將軍王匡為後將軍王鳳為左將軍

王匡為後將軍王鳳為左將軍王宇為右將軍王尋為中將軍王邑為前將軍王匡為後將軍王鳳為左將軍王宇為右將軍

王鳳為左將軍王宇為右將軍王尋為中將軍王邑為前將軍王匡為後將軍王鳳為左將軍王宇為右將軍王尋為中將軍

王宇為右將軍王尋為中將軍王邑為前將軍王匡為後將軍王鳳為左將軍王宇為右將軍王尋為中將軍王邑為前將軍

號令天下天下奉事母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用應天命

期門郎張光等謀誅林不克死之 張光等六人謀共殺林立楚王事竟被殺

十二月林自稱新皇帝號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梓潼今屬四川州人哀章姓字名曰表學問長安素無行作銅匱為

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銅匱傳子劫曰皇帝金匱書 書言王莽為真天子拜者莽九十八人皆

為前殿即真天子位建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宮拜請之太后不肯授林使安陽侯舜指太后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家漢家力富貴累世無以報受人孫者必便利時

奪取其國不復顧思我人如此者約請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亦當自更作璽書能終不

與耶此亡國不祥為我漢家老婦婦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因涕泣旁側長御以上皆垂涕淚亦不能自止度

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林必欲得璽書能終不與耶太后忍林欲奪之乃出漢傳璽書授之地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

疎戚也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書授子之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從之

莽命孺子為定安公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置門衛使者監領勒阿乳母不得與嬰誘常在四壁中

至長大不能名六

改諸官名降漢諸侯王及王子侯爵 莽按金匱封拜其策與 莽按金匱封拜其策與 莽按金匱封拜其策與

立九廟以漢高廟為文祖廟 莽陋小漢家制度欲更為疎闊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至漢王莽建德廟以黃帝為初祖

虞舜為始祖祖廟公為陳朝王國 立祖廟五祀廟四 王以漢高廟為文祖廟 王以漢高廟為文祖廟

祠厲如故

禁剛卯金刀 莽以劉之為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刑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 漢代口刑卯以正月卯日卯辰之長三十身一寸四方

一曰口正月刑卯金刀 卯士會曰天人同應昭著明其去剛卯其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 五百大錢一五五五錢一五

莽之篡位之後 實錄成之其 堂新室文母之 號恬不為怪也 可謂見是是乃 莽一置是亦 掩人耳目之 其進趨諸婦人 之仁德下克為 其所惡

夏四月餘輝魏州刺史... 時改為扶崇公... 故無田令當受田者如制度...

久雷桐華大雨雹... 吏外及蠻夷皆授新室印... 立五均唐虞... 之民咸過千一... 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

冬十一月莽罷漢廟及諸劉為史者... 御史定安太后曰... 之威飾將營往問疾太后大怒...

十二月高更作寶貨... 六品錢貨... 安漢五銖錢多以之市買...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將軍甄豐...

莽世托... 審民非... 史好而... 五石... 政擊... 隨有... 相折者...

端確自始著述
而夫其任其名
教法地其去刻
者之類有五經
古言傳述者幾
矣其類傳者
多者人論者
多者論者非與
於不仁之甚者
乎

轉元始即已
轉者不可見其
而作不傳終日
是非使徒其
志終不可意
日以或守死善
遠誠非淺鮮耳

自免乃從閣上旬長下發死春闈之以雄不知清高勿問謀食晏及隆等死者凡數百人子則山陽郡東吳長傳徵云初成帝
之世雄以奉賦為郎與莽及秀並列哀帝時又與黃門官莽賢為三公權傾人主以庶莫不振擢而雄三世不從官及莽篡位
稱功德護封爵者甚眾雄獨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賜子勞利好古學道欲以文章成名于後世故作太元經法言論諷用
子內不求于外人皆忽之唯劉秀及范滂為大夫賜子勞利好古學道欲以文章成名于後世故作太元經法言論諷用
惟寂寞自投閑處書符命君子病為上元元始口黃書稱雄傳事雄任符命役周年七十一人元五年年乃雄至南
十餘已得雄年時雄年七十七上者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
十而高帝至平帝末五其後五年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
是而高帝至平帝末五其後五年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
自雄作書後大為揚雄也及雄死後其子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
七十者史記不見其年時今其後五年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雄年七十上者
結世建西 匈奴諸部分道入塞州郡其起 符狩府庶之高欲立威匈奴年子字單于解故匈奴王

降叔服于遺發建等分道並出塞卒三女萬人先至者之遺原單其乃同時出塞匈奴奴分其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呼韓邪
子孫十五人皆為單于匈奴單于

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建兵 雲中塞 大殺吏民原告左右部請邊王入塞故太守都尉略吏民富產不可勝數是
時諸將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單于匈奴單于

邊尤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莫之 莽不聽轉兵故如故吏士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郡起于徵發民卒城郭始流亡為盜
賊莽遣中郎繡衣執法分督之皆求便為莽提亂州郡此是匈奴之跡也

莽迎魏勝為太子師大祭酒勝不食而平 莽遣使者奉書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魏勝即拜為太子師友祭酒勝稱病為使者要說至
以印綬就加勝身勝推不受謂門人高卿等曰吾父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安矣且暮入地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
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是時時之士又有疑魏勝者以明理為行顯名遠而兩帝皆制其言
不謂然也其後魏勝之子魏宇亦為太子師宇亦為太子師

溯河郡蝗生河決 河決魏郡之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谷恐河決為元故此是河決之始也

家害害及決吏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限
自周定王五年後至元乃東之故也

註四年定東西都及諸侯員數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如之以俟有功諸公一同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令民食王田皆得賣之然他政誇亂刑罰深創賦斂重數納如故焉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西南夷殺解河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侯王邯怒怨莽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兵擊匈奴高句驪不欲行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事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為文母墓祠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壞之且使鬼神無知何用廟為如今有知我乃人之祀豈宜尊母帝之堂以陳饋食哉飲酒不樂而罷莽更漢家黑貂者黃貂又

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朔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至是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漢絕之

曰莽子用馬門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者先叛殺致西域遂九解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冬十一月彗星出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夏四月漢高教草木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六月黃霧四塞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秋七月大風雨雹 風拔木飛北闕直城門屋瓦電殺牛羊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置萬國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又做古為六服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北邊大儼林與匈奴和親 匈奴馬珠留單于死焉 莽若鞭單于立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匈奴馬珠留單于死焉 莽若鞭單于立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匈奴馬珠留單于死焉 莽若鞭單于立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匈奴馬珠留單于死焉 莽若鞭單于立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匈奴馬珠留單于死焉 莽若鞭單于立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匈奴馬珠留單于死焉 莽若鞭單于立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莽改長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製會緣邊大饑人相食... 從起不能得

五原代郡兵起 莽以制定則天下自平故說思于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有欲訟寃

結民之急務縣宰缺有數年守官相如不卸鞋一切貪殘日甚繡衣教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傳心相舉奏又十一公士

十一公使四士 分布勸農桑時令按諸章冠蓋相望郡縣賦政過相賂賂白黑紛然并自見前顯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眾

事又奸變改制度政令煩多前後相乘憤耗不深清之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存察事上書侍報者連年不得

去拘繫郡縣者逢所而後出衛卒不交代書至三歲殺罪常責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

十人為軍新入旁郡莽遣兵與郡縣擊賊餘乃定

邯鄲以北大雨 水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

丙辰春二月地震大雨雪 雪深一丈竹柏為枯

夏五月莽始賦吏祿 先是莽以制作未定自上公卿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祿至是始賦吏祿以十五等符符一歲六十六符 又曰

古者歲稔則充其禮災害則有所損上計數若戶口計賦之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大官膳養備品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

而損膳焉以十為率能受者 公卿以下各分州郡邑國保其災害亦以什率多少而損其祿中都官吏謂也食祿者以大

官膳養備損為常恭刺皮項碎如此謀計不可理更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養受取祿賂以自共給焉

長平岸 廟壘淫水莽發兵擊匈奴 莽群臣以岸崩上壽曰河關所謂以土填水匈奴滅亡之祥也莽乃遣將擊匈奴至

邊上屯

秋七月戊子晦日食

丁卯夏六月莽投諸侯守土 古者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凡社皆侯 子明堂 莽好空言莽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當託以地

理未定故且先賦養莽 古者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凡社皆侯 子明堂 莽好空言莽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當託以地

臨淮 漢郡治臨淮城 郡都江見 及荆州綠林山名在荆州界 莽發六突 四五均 五均治六 莽之令用富貴有之

存于是並起為盜賊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臨淮瓜田儀 等依阻會稽 長州

存于是並起為盜賊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臨淮瓜田儀 等依阻會稽 長州

琅邪呂母蒙冤數千人入海中其益其害多至萬數
州汎淫民家入野澤於荒苑
論道推為渠仰眾數百人于是論亡命者焉武將時
十人又南陽張霸江夏
羊叔俱起眾皆萬人
琅邪樊崇東海牙
琅邪樊崇起兵于魯
琅邪人逢者安東海人徐宣譙籍揚音志起兵合數萬人從崇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刁子都亦發兵餘眾遣使者發
兵擊之不能克
琅邪樊崇起兵于魯
琅邪人逢者安東海人徐宣譙籍揚音志起兵合數萬人從崇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刁子都亦發兵餘眾遣使者發
兵擊之不能克

琅邪樊崇東海牙
琅邪樊崇起兵于魯
琅邪人逢者安東海人徐宣譙籍揚音志起兵合數萬人從崇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刁子都亦發兵餘眾遣使者發
兵擊之不能克
琅邪樊崇起兵于魯
琅邪人逢者安東海人徐宣譙籍揚音志起兵合數萬人從崇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刁子都亦發兵餘眾遣使者發
兵擊之不能克

琅邪樊崇起兵于魯
琅邪人逢者安東海人徐宣譙籍揚音志起兵合數萬人從崇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刁子都亦發兵餘眾遣使者發
兵擊之不能克
琅邪樊崇起兵于魯
琅邪人逢者安東海人徐宣譙籍揚音志起兵合數萬人從崇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刁子都亦發兵餘眾遣使者發
兵擊之不能克

琅邪樊崇起兵于魯
琅邪人逢者安東海人徐宣譙籍揚音志起兵合數萬人從崇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刁子都亦發兵餘眾遣使者發
兵擊之不能克
琅邪樊崇起兵于魯
琅邪人逢者安東海人徐宣譙籍揚音志起兵合數萬人從崇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刁子都亦發兵餘眾遣使者發
兵擊之不能克

琅邪樊崇起兵于魯
琅邪人逢者安東海人徐宣譙籍揚音志起兵合數萬人從崇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刁子都亦發兵餘眾遣使者發
兵擊之不能克
琅邪樊崇起兵于魯
琅邪人逢者安東海人徐宣譙籍揚音志起兵合數萬人從崇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刁子都亦發兵餘眾遣使者發
兵擊之不能克

馬春奉侍者原碧春幸之臨亦通言馬恩事世遂謀共殺春會春甚病死事覺故原碧考問具服春欲殺之故業事使者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

秋陽劫殺我朝東大賊寇
茶毀漢高廟 茶登馬前神靈靈虎賁武士入廟四面殺殺各壞戶廟劫劫殺漢屋屋令獲車校討居其中

南郡春豐兵起 世擊萬萬人平原女子避路平 嗣城者人亦擊數十人在河阻中春問群臣禽戰方略皆曰此天因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休徵來與謀曰太史公宗宣曰 嗣師劉秀劉五經後師法最耶孫陽進并田使民棄土棄棄魯臣設六兜以窮工而催發阿設取容令下情不上適宜謀此數于以慰天下又言句奴不可攻常與和親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春怒使虎賁扶孫出

莽以田兒為青徐二州牧既而罷之 况素累故於民平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檢與庫兵與刺石為約與莽等聞之不敢入界後兒自請出界擊賊所等皆破莽令兗州青徐二州牧事時莽多出將帥遣使者傳相監郡縣若之反甚于賊况因上言請盡徵還東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况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况况遣使者賜况青書因令代監其兵遣兒西詣長安况去齊地遂敗

壬戌年春二月朔東人相食

夏四月春遣其大師王匡將軍廉丹擊赤眉與宗巨敗走丹死 樊崇等聚眾反漢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及開太師

王匡更始將軍廉丹討之恩其眾與春兵亂乃皆求其盾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巨具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甯逢赤眉不逢太師大師尚可更始殺我時亦盾別殺意慮為等眾數萬人在梁郡匡引兵進戰兵敗匡走丹戰死 匡以赤眉丹子其謀馮衍之計曰海內亂賊起于時人思君公人所共憤天必從之為得宜耳

綠林兵分為下江秋七月新市兵荊州平林 漢中諸將皆起兵起應之 先是荊州秋討綠林王匡等連擊大破將軍遂攻板陵 漢中諸將皆起兵起應之 先是荊州秋討綠林王匡等連擊大破將軍

號下江兵王匡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匡等進攻隨 平林人陳牧等連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春陵 漢中諸將皆起兵起應之 先是荊州秋討綠林王匡等連擊大破將軍

流民數十萬入關 莽春春聽官莽入之使者監節與小吏共盜其百金賊兇者計七

以計不足一之
去車先數者特
士無不一以當
百者備帝王有
真亦曰兵以義
動耳

王邑大營州郡兵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為壘射妙性又驅諸猛獸豹群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兵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萬程縱輜重千里不絕五月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兵威皆反走入昆陽懼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數既少而外寇強大兵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今不同心勝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矜物邪諸將恣會佞騎還言大兵且至城下諸將迫急復為圖畫成敗乃皆曰諾時城中唯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于外收兵初秀為長安軍守地極于昆陽尤見而奇之及昆陽中出得尤者邑散兵圍昆陽軍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衝撞城謂以木柱積弩亂發天下如雨城中多戶而及鳳等乞降不許邑自以功在渴劇不以軍事為憂秀至鄧元陵悉發諸營兵請將食惜財物故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物之有乃悉發之秀自將步騎十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厚邑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遣卓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敵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卓邑陳亂漢兵乘銳奔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蹈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塵天皆飛雨下如注潁川出潁川山在潁川縣東南盛威猛虎豹守戰賊士卒渴死以萬數水為不流邑大茂勝獨能入漢水也其軍更于海內豪傑奮然響應皆散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偏于天下

劉秀狗潁川馮異潁川人以五縣降 秀狗潁川屯兵巾車鄉今河南許都郡據馮異五縣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

城潁川願歸據五城以報德秀許之異歸潁川人其母與異俱歸軍異母也新市平林諸將以兄弟戚名益威陰動更始除之更始

更始最大司從願以劉秀為破虜大將軍願曰願與劉秀同起兵以應漢崔兄子嘉者有名好經營共推為上將軍嘉嘉

部將劉獲勇冠三軍聞更始立起曰本起兵圖大業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以為將軍又不肯拜更始乃陳兵收獲將

謀之願固爭李穀朱鮪固勸更始拜殺獲秀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代昆陽之功又不敢為頌服長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愈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秋七月莽將軍王涉圖師劉秀自殺 道士西門君惠謂涉曰識文劉氏當復興與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秀謀叔莽降漢謀世皆

自殺涉以軍師外破大臣內亡左右亡所歸遂不能自立 成紀寇崔暹同起兵以應漢崔兄子嘉者有名好經營共推為上將軍嘉嘉

成紀寇是魏器魏器出於秦起兵應漢 成紀寇崔暹同起兵以應漢崔兄子嘉者有名好經營共推為上將軍嘉嘉

以為魏器方望以為軍師望魏器以立廟祀高祖大皇帝宗稱巨擘事殺馬同盟移檄郡國數在罪心嘉嘉

書以段國賊莽起天德地德人之大罪 勳兵十萬擊殺莽荏州故安定大尹分遣諸將徇關而武都金城武成張掖酒泉敦煌

皆以段國賊莽起天德地德人之大罪 勳兵十萬擊殺莽荏州故安定大尹分遣諸將徇關而武都金城武成張掖酒泉敦煌

先武平王即魏
書謂其以為
意高祖封
中俱結以強
之策而後得
先武則不固
勳出於幾先
視高祖雖大
不倫而精實
間矣

擊邯鄲况以邯鄲方城力不能獨拒危洵曰果約漁陽同心合眾邯鄲不足圍也况道洵約彭寵更吳漢蓋延王
字詔臨人方勸寵從秀會洵至寵乃發騎步三千人使漢廷梁將之攻邯鄲將趙國向自漁陽連與長史景丹
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以下三萬級定縣二十有二前及廣河間城中車騎甚眾景丹問何兵曰大司馬對
公也諸將喜即進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為邯鄲來秀自勒兵登城間之耿食拜于城下具言發兵狀秀乃志召入笑曰邯鄲將帥
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即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丹等為偏將軍加况寵大將軍
謝列會更始遣高言令謝躬討邯鄲不能下秀與合軍圍鉅鹿邯鄲太守王貲城守月餘連攻不克耿况曰久守王
貲士眾疲敝不如及大兵稍解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四月進軍邯鄲連戰破之即遣杜威討降威稱
郎實威常遣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許子與乎威求萬戶僕為曰願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連拔邯鄲
郎亡走王闢追斬之秀收文書得使人與郎交關誘殺者數十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今反側子自安

更始立大司馬秀為蕭王 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令罷兵 蕭王居邯鄲宮蓋卧温明殿
耿弇入請歸上谷益兵王曰河北略平益兵何為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單方始聖公不能辦也賊必不久王起坐曰卿失言吾
新卿奔曰大王哀房奔如父子故敢披赤心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
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于山東貴戚縱橫于都內元元叩心更始奔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
征伐天下可俾然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東方來從罷兵不可從也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于更

秋蕭王擊許銅馬諸賊南下河內 是時諸賊銅馬大形高湖重連鐵腰大槍元來上江青橫五校檀鄉五囀五樓富平護索等或
以山川土地為名或以軍容體威為號各領部曲眾數十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將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為大將軍持節發
幽州突騎苗曼不從漢收斬之奔亦斬韋順祭充悉發其眾秋王擊銅馬于鄴 吳漢將突騎求
會王擊營自守紀賊覆道賊夜過去王追擊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眾合王復與大戰悉破降之封
其軍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各歸營勒兵乃自率輕騎率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
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分配諸將眾數十萬于關西號蕭王曰銅馬帝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形鐵腰十餘萬眾在射

大破賊在河南王擊破之南徇河南太守韓歆降 耿弇入擊彭寵共起趙國守宛城之用
官制在河南王擊破之南徇河南太守韓歆降 耿弇入擊彭寵共起趙國守宛城之用
官制在河南王擊破之南徇河南太守韓歆降 耿弇入擊彭寵共起趙國守宛城之用

有在總合... 謝躬數欲殺王未發發兵數萬屯邯鄲

遺撤尤率躬兵大敗王使吳漢岑彭襲鄴郡遂漢等斬之其眾悉降漢書卷九十四

冬赤眉西攻長安赤眉雖數戰勝而疲散愁泣思欲東歸樊崇等慮眾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于是崇遣安自武關徐宣謝祿

楊音從陸渾見前南道俱入更始遣樓茂等拒之軍敗赤眉遂進至湖湖見前

秦豐據黎陽黎陽在今河南自稱楚黎王黎陽是地故魏郡黎陽豐自谷水起兵攻得十有餘縣遂自稱為王時汝南田戎攻陷

夷陵見前自稱掃地大將軍與豐合豐以女妻之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為前將軍將兵

蕭王遣鄧禹將兵入關寇恂守河高馮異拒洛陽自引兵徇燕趙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為前將軍將兵

西入關時朱鮪李軻守洛陽水字若鮪軻守河東田邑為杜豐在升州王以河內險要高實欲據守者而難其人問

于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眾之才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河內當給足軍糧卒厲士

馬防逼他兵勿令北渡拜馮異為孟津將軍統兵河上以拒洛陽王乃引兵而兵恂調發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

之方望度更始必敗更始微罵異為將行望止之不聽遂辭異而去與安陵人弓林弓林以夫林等求得安定公嬰于長安

將至臨涇立之聚眾數千人望為更始將更始遣李松擊破皆斬之大破走之遂遂自立為蜀

夏四月公孫述稱帝于蜀先是更始遣李寶徇蜀漢漢公孫述遣其弟恢迎擊于餘竹述遣其弟恢迎擊于餘竹述遣其弟恢迎擊于餘竹

王民夷皆附至是功曹李熊說述宜稱天子述遂即帝位號成家改元龍興大司馬為大司馬

朱鮪殺李軻攻溫平陰鮪軻在馮異寇恂擊破之馮異遣李軻書為陳福勸令歸附馮異遣李軻書為陳福勸令歸附馮異遣李軻書為陳福勸令歸附

不自安乃報異書而不復與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在今山西馮異遣李軻書為陳福勸令歸附馮異遣李軻書為陳福勸令歸附

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曰季文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乃故宣露其書令朱鮪知之鮪怒使人刺殺軻由是城中

乘離多有降者鮪遣其將攻溫自將攻平陰以繼異寇恂關之勅兵馳出移告屬縣發兵會溫軍史諫曰宜持製軍畢集乃出向

曰溫郡之薄敵夫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將戰會異遣枚諸縣兵皆至恂今士卒乘城鼓譟大呼劉公兵到奮擊破之異亦渡

河擊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

卷之二十一
後漢光武皇帝
後漢光武皇帝建武元年乙酉至建武二十六年
後漢光武皇帝建武元年乙酉至建武二十六年

吳

世祖光武帝皇帝 帝名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也
北襄陽縣東南也 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子長沙定王前
見前 生之歲有嘉禾一連九

總之瑞故名 時有怪氣者王莽欲未起兵為白水賊人復言兒白以謀事後與漢室乃即位

乙未武元年夏六月前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 王自謂遠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
見前 武曰諸將盡然王出師之至是後諸王不許到南平棘今直隸州諸將復固請王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遠欲正位哉乎

諸將且出歎純進曰士大夫謂取棄土壞從大王于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欲繫龍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進象

不正號位士大夫望絕計願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誰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鄴州高邑縣

問四方動靜異曰史始必敗宗廟之憂在于大王會儒生履華 漢風俗通作履華 自關中奉赤伏符 此說之書曰符漢尚來

誦王 其文曰劉秀行其德不通四裔其德開辟四七之曆 羣臣因復奏請乃即位于鄴南改元曰建武大赦天下

高邑曰

長安亂 張印與諸將謀曰赤眉且至見滅不久不如掠長安而歸南陽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入說史始怒使王匡陳

牧成舟越萌屯新豐至松軍振 志新豐有萌即 以拒赤眉印與申屠建陳 史始 合謀欲共劫更始成前計更

始知之新建使兵圍營弟印等勒兵燒門入戰史始大敗奔新豐復被王匡等與印合謀乃並召入牧舟先王斬之匡入長安與

印等入更始支之連戰月餘匡等敗走史始乃復入 關天水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赤眉進至華陰方留弟廣陽怨更始殺其兄乃說英宗等曰將軍擁百萬之眾西向帝城而名為羣賊不可以久

不如立宗室拔義誅伐以此就合謀敢不從葉等以為然乃于軍中求城陽景王章之後 時赤眉軍中有齊正郭王王匡

人以為陽言得七十餘人唯盆子最親 盆子者拔氏俱備之子赤眉將盆子與其二兄恭亮俱在軍中更始始陽細奴侯

乃更舉王後得七十餘人唯盆子最親 盆子者拔氏俱備之子赤眉將盆子與其二兄恭亮俱在軍中更始始陽細奴侯

遂其立為天子 盆子者拔氏俱備之子赤眉將盆子與其二兄恭亮俱在軍中更始始陽細奴侯

秋七月以鄧禹為大司徒王梁為大司空吳漢為大司馬伏惠 伏惠出伏義之 為尚書令 帝使侍持節拜禹大司徒

更始以伏湛為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善撫撫百姓一境以全帝徵為尚書使定舊制又以高西征拜湛為司直行尚書

事 漢三注史記之詞從西郡 之丞相也司直即丞相司直

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南陽 詔封更始為淮陽王 王匡張印迎降赤眉連兵而進遂入長安更始單騎逃走定武侯奉以赤

眉立其弟自擊詔獄問成乃出從更始于滎陽至高城將相皆降唯丞相曹竟不降手劍格死帝愾更始破詔封為淮陽王

世以光武傷國
蓋為強能時承
夜氣寒寒未盡
出險者難不自
得不假神道以
茲嚴耳此不足
為區區之業難
漢書卷一百一
知向亦足論及
之

力斤好民以具
使得去回來肉
不問其行若宜
按據歷年書民
又可則此等
長亦予以兼誅
為至

之... 說之... 歸上即位... 朱顯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 帝遣吳漢軍朱祐字仲先等十一將軍圍朱顯于洛陽數月不下帝以岑彭嘗為顯校尉令往... 說之... 官... 淮陽王降... 約... 鄧禹引軍屯桐邑... 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 不感悅... 方... 觀其... 十一月... 十二月... 王元... 此... 實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朱顯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 帝遣吳漢軍朱祐字仲先等十一將軍圍朱顯于洛陽數月不下帝以岑彭嘗為顯校尉令往

說之... 官... 淮陽王降... 約... 鄧禹引軍屯桐邑... 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 不感悅... 方... 觀其... 十一月... 十二月... 王元... 此... 實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官... 淮陽王降... 約... 鄧禹引軍屯桐邑... 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 不感悅... 方... 觀其... 十一月... 十二月... 王元... 此... 實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淮陽王降... 約... 鄧禹引軍屯桐邑... 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 不感悅... 方... 觀其... 十一月... 十二月... 王元... 此... 實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約... 鄧禹引軍屯桐邑... 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 不感悅... 方... 觀其... 十一月... 十二月... 王元... 此... 實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鄧禹引軍屯桐邑... 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 不感悅... 方... 觀其... 十一月... 十二月... 王元... 此... 實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 不感悅... 方... 觀其... 十一月... 十二月... 王元... 此... 實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不感悅... 方... 觀其... 十一月... 十二月... 王元... 此... 實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方... 觀其... 十一月... 十二月... 王元... 此... 實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觀其... 十一月... 十二月... 王元... 此... 實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一月... 十二月... 王元... 此... 實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二月... 王元... 此... 實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王元... 此... 實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此... 實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實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安民可和河西版圖學河為國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柱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道極處也

萌求為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謀朝美廢得真歡心與酒泉太守建統定見其人等全威太守

史始敗方自立為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以漢中絕劉氏來歸當如漢立呼韓邪令其事我乃使尉延等入匈

奴立為漢帝四年五原人李興等誘方入塞居九原馮博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

高承制以魏器為西州人將軍西命之也後之文則始此馮博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

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見前馮博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

置錄官而為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滿賢怒心欲殺盆子以塞青者無所難死因涕泣

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遣長安吉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

悉封諸功臣為列侯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薄而不溢之戒之傳簡子孫長為漢高祖

立宗廟郊社于洛陽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社于城南

赤眉西掠安定北地鄯高入長安長安城中食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眾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女

定北地于足鄯高南至長安高祖收十一帝神主于洛陽洛陽城除國器皆焚之奉守天統九月赤眉欲上關

擊之反為所敗乃出之長安赤眉入長安楊造記楊造記楊造記楊造記

真定王楊謀反伏誅楊造記楊造記楊造記楊造記楊造記

楊姓至真定能楊相見楊造記楊造記楊造記楊造記楊造記

二月帝幸休天楊造記楊造記楊造記楊造記楊造記

先是史始上蒙太守田邑知史始敗舉郡來降帝因遣使者持節徵鮑水

賊交通帝遣將軍耿純持節即行幽冀密收

賊交通帝遣將軍耿純持節即行幽冀密收

賊交通帝遣將軍耿純持節即行幽冀密收

賊交通帝遣將軍耿純持節即行幽冀密收

賊交通帝遣將軍耿純持節即行幽冀密收

賊交通帝遣將軍耿純持節即行幽冀密收

賊交通帝遣將軍耿純持節即行幽冀密收

賊交通帝遣將軍耿純持節即行幽冀密收

賊交通帝遣將軍耿純持節即行幽冀密收

賊交通帝遣將軍耿純持節即行幽冀密收

水與其軍滿行行自說非下故乃亡命 雖不肯降或曰史始 故使使者遣使至長安詢問在事至是不行帝知史始

己亡乃發使出使封上印綬老罷兵備中 河南帝見水問曰卿眾安在水叩項曰臣事史始不能令全誠願以其眾奉帝

貴故老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朕而水以立功見用行遠應善史始行前 史始聞之功今遺其王

大司空梁龍以宋私字仲子 為大司空封空 孤萬權史始通朝 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堂其聲弘聞之不悅伺諫

出朝服坐府上遣使召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謝良久乃已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諫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

免冠謝曰所以為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今朝廷既罷琴臣之罪也帝怒各謝之湖陽公主 謝曰臣嘗聞其

免冠謝曰所以為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今朝廷既罷琴臣之罪也帝怒各謝之湖陽公主 謝曰臣嘗聞其

湖陽太守彭寵及 帝之封王郎也彭寵發倉儲饋餉食前後不絕及帝遣領馬至則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帝

位吳漢王良為三公寵怨怏怏幽州賊朱浮元 年少欲厲風騎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多發倉積粟將之寵以為師旅方

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遂數譖寵上緘滿池令寵聞以帝意定至是獲寵寵益自疑帝遣使從 弟子

后帝 帝寵留之遂發兵反攻于平制入數道使使

延岑反據漢中公孫述擊取之 延岑復反漢中王嘉敗走岑遂還漢中為史始將軍實所破走天水公孫述遂取南鄭嘉擊之

不利岑引北入穀關在今秋而漢北 嘉追擊破之遂遣將從關中今縣本漢置 下江州見前 東據扞關注明 于是益有益州

之地

遣叔金吾復發于師大司馬吳漢擊之完皆降之 史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曰郾最難完為次誰當擊之帝復

舉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叔金吾擊于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之遂遣復擊郾破之尹尊降漢擊于宛宛王賜奉史始妻于諸洽

陽降帝封賜為侯侯見史始 帝曰吾聞之謂卿人子孫太 帝聞之以為 利也史始 侯知之不 帝聞之以為 利也史始 侯知之不

封宗室為王侯或徒置不一今不其法 王侯之制見 帝收父良子 帝兄弟少孤見推其真其及兵字 然其子史始

入關封飲元族 兄祉字 伯昇族 侯史始 皆自上安來于是封良為屠陽王史始 飲為西水王祉 為城陽王飲 為淄川

王又封兄續于章續 大為太原王續 與于為 曹王元 仲史始三子承飲史始 皆為列侯帝 以伯升之 弟史始 弟史始 弟史始

夏六月立貴人郭氏為皇后于彊為皇太子 初帝從史始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史始 弟史始 弟史始

初帝從史始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史始 弟史始 弟史始

史始

卷二十一

後漢光武皇帝

年

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降之

帝幸內黃今屬河南自幸諸將大破五校于第元

其部山今屬河南五校比年大破城衆因逃討歸帝幸至海陽

平復帝于平復五年春漢大破城衆因逃討歸帝幸至海陽

將軍蓋延走唯陽劉永走湖陵今屬河南帝遣蓋延督馬

于沛西大破之茂余遣廣樂建從永走保湖陵

漢中王嘉降 故更始將廉湛以赤眉十萬衆擊于嘉

子也亦勸嘉乃詣高降至湖陽帝封

將軍鄧奉反 吳漢擣南陽多僭奉鄧奉請射新野恐漢探其鄉里遂及以破漢軍屯清陽

自鄧奉歸為鄧三帝慰勞之甚歡及奉及帝于大會中指常謂奉曰其家奉下江諸軍輔翼漢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

拜漢忠將軍使與岑彭討奉時諸將曰請御在方城縣方城今河南府臨汝是堅壁守之計是堵與鄧不合堵音

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馮還京師 鄧高數戰不利歸附者日散帝乃遣馮異代之故異曰三輔道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

之酷元元遂苦民無所依訴將軍奉解討諸不軌登從降者遣其渠帥諸京帥散其小民今就寬息秦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亦必

略地屠城要在乎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使願然好虜掠御本能御吏士令自修教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所至布威信屠

盜多降又詔徵鄧馮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亦肩無救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善台之非諸將愛也無得復奪兵

詔復宗室列侯為莽所絕者

三輔大饑赤眉東出馮異與戰破之 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道民往往聚為營壁各取腐肉清野亦屠掠無所得

乃引而東帝遣程璜屯新安見前取奔屯宜陽見前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

遇於華陰戰數十合降五千餘人

紅三年春正月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

鄧禹馮異與赤眉戰賊績 鄧禹懈于受任無功數以飢卒撤赤眉戰輒不利及與馮異遇乃要異共攻之異曰賊衆高多可以思

信傾誠難卒用兵破也高不從遂戰軍潰既而復戰又大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走上回谿坂與麾下數人歸營收

其散卒收得亡守鄧禹上大司馬

其散卒收得亡守鄧禹上大司馬

夏五月帝還宮

己卯晦日食

秋七月劉永將慶吾齊大夫慶父之斬永降蔡茂等復立承子紆為漢王 雖陽人反城迎永蓋延圍之百日永與蘇茂謝建突出

將走注見諸將遂逐承永將慶吾斬承首以降劉吾為蘇茂周建奔惠惠州前案城縣共立水子紆為漢王侯德命保西防明

秋帝遣馬武王鳳圍劉縯周建于垂惠又明年二月蘇茂叛為武為茂所破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劉縯擊之不相援擊

承臨前道謝建亦率兵出武合戰良久久乃閉營後出稍擊其營及是前後受賊賊走霸武各歸營及建復聚兵挑戰縯擊

冬十一月帝如春陵祠園廟十月還宮

李雲請帝都許令應州置百官權尤城聚十餘萬

遣天中大夫來歙使鴻嘉 帝為來歙曰今西州未平于陽稱帝道里阻遠西州方略未知所知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通長

安其人始起以隗為臣願得奉命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迷自之亡執不足圖也帝乃令歙使囂囂腹心謀者多勸

囂通使京師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

詔四年秋八月帝如春陵以侯霸字君房為尚書令 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微會尋春拜尚書令時

朝廷無典故又少舊臣霸明為故事收錄遺文徐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冬十月帝還宮

隗囂遣高後來善人見 善使為後仲觀保公逃後與述善同里開相善以為既至當推手歙如平生而述感陳陸衛見援交拜禮

畢廷拔其客館備威儀會古官為後立舊交之位述磨折而入禮樂甚盛欲留後後謂其客曰天下雖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

士與國成敗乃後歸邊福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留乎因辭歸謂其曰子陽丹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勇乃使援奉書

洛陽初到良又中黃門引入帝在宮德殿南廡下袒情坐迎文謂後曰卿遠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歡後頓首辭謝因曰當今

之世非但君得臣臣亦擇君若臣與公孫述同歸少相善臣前至可述陸戰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如非刺客毒人而簡易

若是帝復笑曰卿深察客類說令身後曰天下反覆盛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已

遣來歙使歸隗囂右是久公孫述遣兵屯陳留將圖二輔漢與迎擊大破之乃遣兵性思有功帝賴以手書是後每與合謀權

大漢時後漢傳史記年

十二月帝如春陵遣使奉命囂囂亦遣使奉命 初帝征鄧奉遣道彭彭南擊奉豐豐推彭于鄧 彭擊破之其大

彭擊破之其大 彭擊破之其大 彭擊破之其大 彭擊破之其大 彭擊破之其大 彭擊破之其大 彭擊破之其大 彭擊破之其大

二月彭寵怒斬龐參封奴為不義侯 寵妻數為巨富人多見怪愛寵以子后關卿管漢解不信之使將兵居外寵齊在使室嘗
頭子亦等三人因寵臥床共得之收取金玉寶物夜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關門書成斬寵及妻頭馳以詣關明且言屬始
覺其尚書轉立等共立寵子于為王國師禮封斬于首詣禁邊降其宗族帝封于為不義侯 惟德無道曰仇通之與命于
名臣釋以不義侯可也此而可釋其德不義侯

遣將軍耿种封張步 先是耿种從容于帝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于滎陽取張豐于滎陽遂收諸賊東攻張步以平釋地帶
壯其音許之至是余與兵漢擊張豐于平原因說帝討張步余率騎都尉劉宗子細思信泰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
遣將軍龐參封張步 龐參為八世國帝信定之地歸之乃將中常侍曰可以說六尺之孫寄
百里之命者龐參是也拜平秋將軍使與參共擊張豐于滎陽下之不及前將以延壽已自前遂及張豐軍破之與寬
憲連和帝聞之上大怒自將討張豐與參皆曰吾當為社稷之臣將軍得毋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屬六月明陽

夏四月旱蝗 初帝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為涼州牧 初帝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為涼州牧 初帝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為涼州牧
將軍印綬於其內懷異心使辯士張元說融等曰白始事已成奉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與之故也方今當各據土宇與隴南合從
高可為六國下不失肘腋等融召張元問之曰白始事已成奉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與之故也方今當各據土宇與隴南合從
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親符命而察人事他姓始未能當也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洛陽時帝亦發使遺書逼鈞
于道與俱還見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嵩天水有隗將軍方蜀吳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
厚且有量哉欲立桓文輔國當勉率功業欲三分鼎足連橫合從亦且以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其殺戮討伐制七郡之計王
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道已事而已因授融涼州牧璽書至河西以嵩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六月春豐隆斬之 豐弟困降于朱祐祐送洛陽斬之
董憲劉衍遣蘇茂校獲救應前帝自將擊破之 董憲憲下邳關帝自討破乃以劉衍連關陵道蘇茂校獲助諸合兵圍桃城
南帝遣使慰其弟歸洛陽帝時帝幸南陽城在許昌因自將征之先理兵任城帝遣軍州是

董憲劉衍遣蘇茂校獲救應前帝自將擊破之 董憲憲下邳關帝自討破乃以劉衍連關陵道蘇茂校獲助諸合兵圍桃城
南帝遣使慰其弟歸洛陽帝時帝幸南陽城在許昌因自將征之先理兵任城帝遣軍州是

董憲劉衍遣蘇茂校獲救應前帝自將擊破之 董憲憲下邳關帝自討破乃以劉衍連關陵道蘇茂校獲助諸合兵圍桃城
南帝遣使慰其弟歸洛陽帝時帝幸南陽城在許昌因自將征之先理兵任城帝遣軍州是

董憲劉衍遣蘇茂校獲救應前帝自將擊破之 董憲憲下邳關帝自討破乃以劉衍連關陵道蘇茂校獲助諸合兵圍桃城
南帝遣使慰其弟歸洛陽帝時帝幸南陽城在許昌因自將征之先理兵任城帝遣軍州是

董憲劉衍遣蘇茂校獲救應前帝自將擊破之 董憲憲下邳關帝自討破乃以劉衍連關陵道蘇茂校獲助諸合兵圍桃城
南帝遣使慰其弟歸洛陽帝時帝幸南陽城在許昌因自將征之先理兵任城帝遣軍州是

董憲劉衍遣蘇茂校獲救應前帝自將擊破之 董憲憲下邳關帝自討破乃以劉衍連關陵道蘇茂校獲助諸合兵圍桃城
南帝遣使慰其弟歸洛陽帝時帝幸南陽城在許昌因自將征之先理兵任城帝遣軍州是

董憲劉衍遣蘇茂校獲救應前帝自將擊破之 董憲憲下邳關帝自討破乃以劉衍連關陵道蘇茂校獲助諸合兵圍桃城
南帝遣使慰其弟歸洛陽帝時帝幸南陽城在許昌因自將征之先理兵任城帝遣軍州是

董憲劉衍遣蘇茂校獲救應前帝自將擊破之 董憲憲下邳關帝自討破乃以劉衍連關陵道蘇茂校獲助諸合兵圍桃城
南帝遣使慰其弟歸洛陽帝時帝幸南陽城在許昌因自將征之先理兵任城帝遣軍州是

衆進救桃城帝親自持戰大破之

秋七月帝如湖陵依饒降敵茂余張步善意應明奔胸今在湖南岳陽縣帝自浦進幸湖陵依饒與劉好悉其兵數萬人迎距帝湖陵四面攻三日大破之依饒率其衆降蘇茂余張步善明走保劉劉好不知所歸其軍士高麗斬其首降其漢

進圍朔

冬十月帝如魯使大司空弘祠孔子

耿弇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志平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將費邑軍廕下又令兵屯祝阿注見別子泰山鍾城在今濟南府高城縣清時地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拔祝阿今在臨淄縣使其弟延津將精兵二

萬守西安漢屬長城在今諸郡太守令高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居二城之間視西安城小而堅蓋兵入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揚言欲攻西安而出不意以臨淄平日拔之入據其城蓋蓋西安歸劉于是步軍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攻

弇弇故示弱以風其氣使都尉劉歆與戰弇引精兵橫突步陔丁東城下大破之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于當擊牛驪酒以待百官敢以賊虜連君父耶乃出兵大戰復大破之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數去數日車馬至臨淄自營軍臺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

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兩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蓋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弇復遣步蘇茂浮萬金救之步曰大王奈何就攻今營既破不能勝即步曰前日無可告者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新降者封列侯步遂斬茂以降其弟藍等自營所在祇詔皆赦之封步

為安東青州府侯弇能遣步兵各歸鄉里葬地志平後步逃奔臨淄初起太學帝遣如視之帝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亂兵

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為大司徒霸聞太原閔仲叔名貴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曰始蒙君命且言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聞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徵召遺子入侍為自比西伯儀欲稱王郭興諫阻又欲廣置職位郭興復諫昌白之而止世始定者擬之事復起于今日

乃作王命論以救之昌不聽關中將帥數上書言宜司廢之狀帝以書示竟因使擊蜀以救其信昌上書盛言三稱聖弱劉文伯

在邊仲叔不入昌本宜擊劉帝知昌意不願天下統一于是稍屈其禮正君臣之儀以昌與馬援來敘相善數使欲復奉使往來勸

合入朝可令上始使事制如前帝又不意飲酒墜下帝已復遣來敘敘遺子入侍昌聞劉水彭寵皆已

破滅乃遣太子恂隨敘詣關帝以為胡粉使射封為羌侯或欲以為封號昌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既欲專制方面其將王元入

不以賊寇君又非偏忠臣劉亦足以據三軍之眾明王守仁

相類然王德宜以賊為君之宜宜從不可以臨滿為比也

手賊賊屬昌又傳時方難

乃作王命論以救之昌不聽關中將帥數上書言宜司廢之狀帝以書示竟因使擊蜀以救其信昌上書盛言三稱聖弱劉文伯

在邊仲叔不入昌本宜擊劉帝知昌意不願天下統一于是稍屈其禮正君臣之儀以昌與馬援來敘相善數使欲復奉使往來勸

合入朝可令上始使事制如前帝又不意飲酒墜下帝已復遣來敘敘遺子入侍昌聞劉水彭寵皆已

破滅乃遣太子恂隨敘詣關帝以為胡粉使射封為羌侯或欲以為封號昌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既欲專制方面其將王元入

展光以故人，不
交實露即得各
行其志一成其
高一足其大本
情乃破球球舞
如足知帝道雲
星上子乾雲去
云雖覺說証失
實

勳焉專心內事 元曰天不寬士馬最強元端以一凡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 歸身欲與將軍共吉凶布衣相與尚有不負然諾之信况于萬來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此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願及覆計之為不納于是道士長者稍稍去之 謝與因向承歸其父母與妻子俱

江南班行詔命于是讓與江厦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宋陵太守田翁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 陽光者漢人也在交趾最民愛以禮表帝復以兩陽任廷茂九廟太

檄處士周黨 字伯文汝南人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王良字子東至京師黨先不屈以良為謀議大夫 願守所志博士范升 字仲華汝南人 奏曰伏見周黨王良等受厚恩重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陸見帝其意不以禮屈伏而不認便塞膺

得同時俱進黨等又不能讓表武不能死君釣名名幾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坐臺之下考說國圖之遺書表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省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其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于齊國黨後乃至拜諫大夫不肯受去耕釣于小春山 在星州府相嶺縣西一名嚴陵山前 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棺妻子不令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梁陽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肯見曰不有忠者奇母而取大位何其性來屑屑不嫌也良曰後徵不應卒于家 時太后居北宮連南宮居養志復徵不許到尚書拜

將軍馬援等拔舒舒人新李雲降 考是詳通鑑及綱目假道 先皇帝在壽春遣馬援等擊雲雲圍舒四年至是始拔之惠亡走其軍士高意 惠名新之以降

二月將軍吳漢等拔胸斬董憲應明 憲明字傳自洛陽于是江淮山東志平 馮異入朝 異字潁川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 異曰兵上人有上章言其威權太重自姓歸心號為威陽王帝以章下其異懼懼上書

陳謝怡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是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我拔刺林定嗣中既能賜珍饈錢帛詔曰食卒無量幸宜躬海河參飯厚意公不報異報自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鈞臣無忘權重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 異在巾車中 之慰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夏四月帝如長安謁園陵 謁園陵 遣取食等七將軍從關道伐蜀 此是帝以關東志平 廣書嚴勸告示禍福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行命其以表來 與與說書曰

子宜帝也代漢者繼其為君宜高之身解乃以爲王莽何足道乎若其諸國入聽荆邯之說荆邯者東成四分天子宜帝時人皆欲爲君事身天下神者不可力爭也荆邯曰公孫皇帝不答水則九分而有其八漢州之地將有自貴之變臣之計也以此時諸國內權兵合田成捕江陵江南之會德德者長沙以南又從風而靡今足者出漢中定三天水龍西拱手自服如此諸內諸侯其有大別遂其言欲悉發兵使延岑田茂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擊蜀人及其兄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于一舉國爭之遂乃止延岑田茂亦數請兵立功遂疑不聽已而述遣兵寇南郡帝乃詔魏延欲從天水伐蜀蜀人言述性嚴酷上下相惡須臾不決魏延欲從天水伐蜀蜀人言述性嚴酷上下相惡須臾不決而攻之帝知其終不爲用乃謀討之遣耿种蓋延等七將軍從關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敏水蜀蜀人皆不決欲王漢曰段之無備于漢而魏以爲漢人有人信表西州士大夫皆重之多爲其言也信表西州士大夫皆重之多爲其言也

五月帝還宮

魏延及使其將王元據龍城注見諸將與戰賊將爲遣兵下龍焉吳孫權破之寶器蜀

諸將與戰天破蜀吳應使王元行進注見諸將與戰賊將爲遣兵下龍焉吳孫權破之寶器蜀

攻者不足守者有餘注見諸將與戰賊將爲遣兵下龍焉吳孫權破之寶器蜀

蒙長秋定等悉呼注見諸將與戰賊將爲遣兵下龍焉吳孫權破之寶器蜀

之投具言謀畫當因使將突騎五千往來遊說注見諸將與戰賊將爲遣兵下龍焉吳孫權破之寶器蜀

大兵卒至臣不能禁止注見諸將與戰賊將爲遣兵下龍焉吳孫權破之寶器蜀

陽注見諸將與戰賊將爲遣兵下龍焉吳孫權破之寶器蜀

詳遠遣使梅臣子公孫述以爲注見諸將與戰賊將爲遣兵下龍焉吳孫權破之寶器蜀

竊由竊能臣與無難知利害注見諸將與戰賊將爲遣兵下龍焉吳孫權破之寶器蜀

之利得過注見諸將與戰賊將爲遣兵下龍焉吳孫權破之寶器蜀

軍論區區會之注見諸將與戰賊將爲遣兵下龍焉吳孫權破之寶器蜀

而繼述注見諸將與戰賊將爲遣兵下龍焉吳孫權破之寶器蜀

六月并省縣國減損吏員注見諸將與戰賊將爲遣兵下龍焉吳孫權破之寶器蜀

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吏者并之注見諸將與戰賊將爲遣兵下龍焉吳孫權破之寶器蜀

秋九月丙寅晦日食注見諸將與戰賊將爲遣兵下龍焉吳孫權破之寶器蜀

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注見諸將與戰賊將爲遣兵下龍焉吳孫權破之寶器蜀

致日月失行之應也注見諸將與戰賊將爲遣兵下龍焉吳孫權破之寶器蜀

久十二月大司空弘免注見諸將與戰賊將爲遣兵下龍焉吳孫權破之寶器蜀

使學久任於魏注見諸將與戰賊將爲遣兵下龍焉吳孫權破之寶器蜀

魏因循舊制注見諸將與戰賊將爲遣兵下龍焉吳孫權破之寶器蜀

自以對值休養
為先此政與者
與史後由臣同
為採時切務

數如木不與功
但往來醫其以
則教不每命旬
見耳及墨陽之
投進擊其時
哈卒世不在部
為敢下親其
也長安至周是
力打其春至是
不與十萬下種
有云云

復田租制 詔曰頃者布帛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穀價差情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漢武之制一石
為年種五年以限田賦少納賦益豐

七年春三月癸亥晦日食詔百官各上封事不得言聖 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譏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傳

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燕陽太守郭俊先世為燕陽太守後漢書郭俊傳俊字叔元後漢書郭俊傳俊字叔元陛下屈已從眾必將者古讓善之功頃年日食晦多在每先時而合日月行疾也日君憂全而月臣憂君元急則臣下促迫故月

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位位宜留思若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書春多有所納帝嘗問與以類神對曰臣以類對曰臣所未學無所損也帝乃

解曰書一不當若是耶 以李通為大司空

以杜詩為南陽太守 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復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以宣殷是時人方于名信臣南陽為之喜曰

前有名人後有杜母

壬午年春遣中郎將朱轍伐僕單取略陽略陽在今甘肅秦州秦州在秦州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秦州在秦州

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三十一

後漢書

五

御說不乎天下
何能能一豈不
得不足也云云
御說之詞甚多
德星可半失

緜川盜起秋九月帝還自上郡六日自將討平之還軍

緜川盜起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後不用郭子橫之

言八月帝自上郡晨夜東馳賜彭等書言曰兩賊若可使可將兵南擊劉虜人苦不知足既平虜復望窮每一發兵頭項為白九

月車駕還宮帝謂欽全吾危何曰緜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能平之耳復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緜川關隘下有

事難變則故狂狡乘間相往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緜川盜賊悉降帝悅奇不拜耶

百姓渡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怕長社今河南許州長葛縣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時東郡南陽縣亦起帝遣李通王

守賊信著于野地遣使拜大中大火使與大將軍東郡太守初八日

冬十一月公孫述遣兵救漢蓋是引兵下隴校尉溫序溫氏蜀郡至貧其後以死之楊廣死漢軍窮困水彭壘合水水橋

西谷冰春今秦州灌西城城木沒大餘會三元行周宗將軍兵五千餘乘高卒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木及陳元等

決圍殊死戰連得入城迎軍歸其今甘肅鞏昌府瓦城吳漢軍合盡乃燒鎗重引兵下隴諸將亦相隨而退諸將及漢

校尉溫序為別將為守所執欲降之序大怒 曰何敢迫脅漢將因以印搗殺數人于衆爭欲殺之序曰此表古死節可賜以

劍序又劍街頰于口頰左右曰既為賊所殺毋令須汚血遂投劍而死漢書王充拜其後

癸元年春正月征虜將軍項湯漢縣在侯奉遵奉于軍諸馮異福其營 遵為人庶約小心克己奉公嘗賜金與士卒約束嚴

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自用儒術對酒以樂必雅歌投書賦道戎薄義聞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患悼之尤甚後母朝會輒

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漢書此諸將立其子純 賢病且賊志憤而死王元周宗立其子純為王主帥兵據其公孫述將趙匡田丹助純帝使馮異擊之

異與匡各關且遣來欽為後漢諸將守長安欽上書高公孫述以關西兵本為區區二郡平陽則述如許也吳今西州新 秋八月

秋八月帝如長安還至汧陽漢郡在高峻降冬十月來欽等以城降今在汧陽門河隗純於王元奔高峻右丞平 初漢書將高峻

封陰就為宣惠侯 盜賊陰貴人母郗氏及弟訢帝甚傷之封貴人弟就為宣惠侯復召就兄侍中與就意 欲封之置印綬于前與國

讓曰臣未有先登臨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服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與曰夫外戚家苦不

知誰是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盼晚公主惠心實不安也貴人有極人當知足誇奢益為勸懲所讓貴人感其言深自降絕驕悍卒

不為守親求位 仲十年是征西大將軍馮異 韓三官法名姓曰馮異馮異本不知是侯馮異立子軍 初漢書將高峻

初漢書將高峻 初漢書將高峻

其如... 神速... 亦善... 亦善...

遣... 告峻曰... 皇南文峻之腹... 冬十月... 帝遣... 十一月... 先是... 山以... 凡六... 流而... 岑彭... 掠百... 江... 公孫... 領軍... 大懼... 兒女... 羞夫... 帝自... 岑彭... 及資... 重慶... 倍道... 故道... 蜀地... 食少...

十一月... 先是... 山以... 凡六... 流而... 岑彭... 掠百... 江... 公孫... 領軍... 大懼... 兒女... 羞夫... 帝自... 岑彭... 及資... 重慶... 倍道... 故道... 蜀地... 食少...

十一月... 先是... 山以... 凡六... 流而... 岑彭... 掠百... 江... 公孫... 領軍... 大懼... 兒女... 羞夫... 帝自... 岑彭... 及資... 重慶... 倍道... 故道... 蜀地... 食少...

十一月... 先是... 山以... 凡六... 流而... 岑彭... 掠百... 江... 公孫... 領軍... 大懼... 兒女... 羞夫... 帝自... 岑彭... 及資... 重慶... 倍道... 故道... 蜀地... 食少...

十一月... 先是... 山以... 凡六... 流而... 岑彭... 掠百... 江... 公孫... 領軍... 大懼... 兒女... 羞夫... 帝自... 岑彭... 及資... 重慶... 倍道... 故道... 蜀地... 食少...

十一月... 先是... 山以... 凡六... 流而... 岑彭... 掠百... 江... 公孫... 領軍... 大懼... 兒女... 羞夫... 帝自... 岑彭... 及資... 重慶... 倍道... 故道... 蜀地... 食少...

十一月... 先是... 山以... 凡六... 流而... 岑彭... 掠百... 江... 公孫... 領軍... 大懼... 兒女... 羞夫... 帝自... 岑彭... 及資... 重慶... 倍道... 故道... 蜀地... 食少...

聲動山谷岑望之大空營因擊大破之岑亦成都宮東勝道北軍之平陽鄉

舉眾降帝與還幸陳宮備以示丹黃之信世有書言又以示所部岑少張隆

帝還宮

入十月公孫述使劉毅征南大將軍陰漢陽故城在今侯岑彭 彭所營地名彭亡

使會日暮公孫述使劉毅征南大將軍陰漢陽故城在今侯岑彭 彭所營地名彭亡

先零羌叛隴西太守馬援及將軍馬援擊破之 諸羌自土莽不入居室內金張屬縣多為所有

眾與漢相拒劉毅以明成帝從之以并屠殺附隨右既平來欲擊破先零之

隴西太守援擊先零先于臨洮破之既而增種數萬中家廷鈔告堂

置子天水隴西扶風三郡 則見臣謹查金城破後以西漢表曰破先之西田土肥壤

後王君新即帝命之從之 破乃龍馬成軍 後二年多無寇

丙十二年秋七月大馬司吳漢遣岑成郡久十一月八日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

大破蜀兵 蜀破述將魏延公孫述 述攻廣都 述攻廣都 述攻廣都

輕敵深入不與高別擊 若出共戰 公以兵攻高 高破公 公以兵攻高

注戰于廣都成郡之間八戰八克 述軍于其郭中 破竹破竹破竹

與吳漢會于成都 述因是悉殺金帛 最死士五千餘人 以配延岑

是船欲過去蜀郡太守張遵 遵與吳漢 遵與吳漢 遵與吳漢

軍威陽門城 述自行攻萬人 攻漢使延岑 延岑三合二勝 自是日中

魏卒數萬人 攻漢兵大亂 高午奔涼州 述謂胸膈 高左右與入城

公孫氏并族延岑 放兵大掠 楚廷宮室 索聞之怒 以譙漢又讓劉高

索子孫當更職 何忍行此 殊失新行 吊民之義也 帝既平蜀 詔贈常

述 謂已辭 述元元不識 述使者以毒藥 述元元不識 述使者以毒藥

為此 故也 述元元不識 述使者以毒藥 述元元不識 述使者以毒藥

實融及五郡太守入朝 以融為建州牧 上君融與五郡太守入朝 既至

五帝之治也
不知如世之不
治其有治也
如君國象其德
政之隆和而至
於聖世也則
不可耳蓋予知
伯之期謂言

降之故生疑
而後反大約無
定見而遂其不
決斷無有能
大事者

聖皇既子與天
下位也至
去天子不對
聖皇使天子
不知攻戰之事
者其若如死武
於不出此語
則則書言話反
此則列在子
史之卷則安能
出中與三三
大史也

京師之賦實州收入以爲保就為太中大夫姑蘇州曰武為大札營字營人為武都郡丞姑蘇在河內西為高城天下未
方行齊州刺史人所共知為太中大夫姑蘇州曰武為大札營字營人為武都郡丞姑蘇在河內西為高城天下未
老憐為武都太守劉旦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曰臣聞忠臣不和私或不忠臣不與小人交不與小人交不與小人交
始者變色曰
雍奴縣天府是清縣侯施恂卒
十一月以行軍馬成行大司空事

詔曰郡國獻與味其令大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為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
百十三年春正月詔大官勿受郡國具味

詔曰郡國獻與味其令大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為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
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值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上雅不喜聽音樂子不持珠玉嘗出車駕為夜還上東門侯賜賜
二月漢十二月上東門侯方門 鄂懼拒關不關上令從者見面于門問憚曰大明燈遠連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門方入明旦
也厚門侯一人看東門校尉 鄂懼拒關不關上令從者見面于門問憚曰大明燈遠連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門方入明旦
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如社稷宗廟何善奏賜憚布百疋賤東中門侯

盧芳奔匈奴 先是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邊詔將軍杜茂 芳之子不充至是芳攻雲中 郡先為芳所據後久不下其將
使留留守 芳欲背芳降者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眾盡屬于豆且乃詣關降詔以豆為五原太守封胡侯 後四年芳復
乃復反匈奴寇邊迎之出塞芳留匈奴中久之病死 高祖漢書載其在今天大同府陽高縣 入居高柳故

招降王元帥降為公侯 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詔大沙王銀真定王得 故王楊之子楊威 帝時
王元帥降後王 蘇時國降帝封官降爵為侯趙王良太原王章魯王顯皆為公 時宗室及獻國封侯 其謀為未發乃復封得 河間王郡中山王茂
以昭嘉公孔安為宋公承休 注見公姓常為衛公 者凡一百三十七人

以韓故字南陽人為大司徒 侯爵 吳漢自劉振旅而還于是大將軍將士功臣皆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
夏四月吳漢軍還大將軍將士功臣皆邑更封 吳漢自劉振旅而還于是大將軍將士功臣皆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
以深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侯 侯食邑縣李通為固始 本漢書載其在河南固始 侯嘗復為膠東
注見 侯食邑六縣餘各有差矣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備蜀車後非警急
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次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備所及鄧禹嘗復知帝懼于戈修文德不效功臣難
象宗師乃去甲兵數徵學書忠孝元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漢左右將軍官欲奔等亦上大將軍印縱皆以列侯就第
解內內行將軍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其守門門將軍皆守 朱祐子為復其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
以為後世世世貴為萬人則數方且多大公則世世私第門將軍皆守 朱祐子為復其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
是特別侯在富室商始賜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思還其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省與小夫遠寶珍甘必先備賜

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誅者 上謂諸功臣曰朕聞曰君不君臣不臣臣不臣則國亂國亂則君危君危則國亡國亡則君亡
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誅者 上謂諸功臣曰朕聞曰君不君臣不臣臣不臣則國亂國亂則君危君危則國亡國亡則君亡

後漢光武皇帝 卷三十一

刑罰世世
要以刑教為本
深曉刑言固未
乃以刑林端
注五刑天刑
刑之重至
刑之重至
刑之重至
刑之重至
刑之重至

高祖至古者蓋
固知刑罰之
而風厲文世
皆權在上故
清刑先以以
太平既久臣
而風厲文世
皆權在上故
清刑先以以
太平既久臣

是去其刑也
刑罰一切刑
不可謂之刑
不知行一二
刑之重至

日且自不...
以言獄為大...
臣無有子...
十四年夏...
大中大夫...
輕犯法吏...
海內歡欣...
如舊制...
建寧上...
紀十五年...
歸田里...
有是子...
以歐陽...
實下獄...
封子輔...
五環邪...
六月詔...
名并度...
今河南...
年十二...
鄉多近...
不平者

統上疏曰...
下宣詔有...
公卿先...
杜林奏...
曰大漢...
初與...
政

時匈奴寇...
郡太守...
八年匈奴...
不敢犯...
民耕稼...
以致...
而...
不可...
而...
不可...
而...
不可...

明書其盜以
不逆理之事
之君子以為不
足信

此正亦一時
難宜大氣之
去可承平之時
於之必致哀

可為訓也

十六年三月辛丑晦日食

秋九月李孟起詔許相新除其逆自解散 郡國奉盛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奪蓋自相糾據五人共斬五人者降其罪更甚

當回故賊者勿勿問聽以為討為效其狀守令表生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慢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有但取復

殿多少為殿最難唯殿最者乃罪之子是史相連捕賊並解散使其魁帥于他郡賊田公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散不收邑門不

冬十二月復行五銖錢 自古平時五銖錢廢不用至是以馬復舊復行之天下賴其便

七年春正月以趙充之為平原太守 初善為懷令以所募有獲與之官爵善反善官署者皆為善切實之政

二月乙未晦日食

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郭氏寵衰數怨廢懷上怒之廢而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詔曰吳常之事非國休福不

進王胡公輔為中山王 郭博言于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之于子況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

合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儀杜撰者帝曰博善也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乃進郭后子右胡公輔為中山

王郭氏為中山太后其餘九國公官道爵為王 三公亦亦王

帝知意陵 帝幸章陵修園廟祠其宅觀園盛置酒作樂賓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大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欺曲惟真未

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任十八年夏四月以馬援為伏波將軍討交趾 援漢書光武紀十八年夏四月遣伏波將軍馬援討交趾馬援得十

隨山列木 餘皇至浪治在今安南交州府 與微制爭戰大破之賊敗走明年新微制復取交趾餘皇降之帝南悉平交趾

世祖光武皇帝

光武皇帝漢野已
建武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為宗中始祠元帝以上于太廟成帝以下于長安徙四親廟于章陵

五宮中即梓欽統

字伯仁杜陵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堂祭今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涉等涉為大司徒奏立

元帝廟于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遂置宣帝曰中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廟成帝東帝平帝于長安春陵即侯

以下于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官祠昭帝元帝廟成帝東帝平帝廟皆在長安以是

始於宣帝宣帝廟不歸于當年大禮之隆不生於後代以是始於宣帝

妖賊于臣爭據元武廟謂宣帝廟也夏四月滅宮破新之妖賊軍臣傳集于相聚八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嚴光持兵圍

之攻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策皆曰宜重其賜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煽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

不付走耳宜小就也謂嚴光也遂令得逃亡則一事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官撤圍嚴賊眾分散遂後原武斬臣錄等

夏六月廢皇太子禮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王太子改名莊郭后既廢太子禮意不自安却憚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

道下近危殆不如廢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難誠願傷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

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立東海王陽太子禮崇統讓退願滿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封疆為東海王立陽

為太子改名莊帝以極孝為德即使太子親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經于前帝以禮讓相厭不以婦女

賜唯陽令董宣宣字少平錢三十萬董宣為淮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罷王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駮東宣侯

之駮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宮欲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

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垂請自斂即以頭擊楯流血被面而帝令小黄門持

之使叩頭謝主宣不從禮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識主臣死吏不敢至而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

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驛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志以班諸吏由是能操筆不索錢師莫不震懼數之日將數不

秋九月帝如南陽賜後二嚴上幸南陽逢李汝南南頓縣令宣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後十年帝曰

天下重謂汝南也汝南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遂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後漢光武皇帝

甲子年四月大司徒步下獄死大司空融坐免 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入獄涉罪下獄死帝以三公連職免多責融

五月大司馬子居子為光祿勳今在自請廢去上付錄 侯景漢卒漢病為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願陛下慎

無教而及竟 大將軍霍光故事漢性權力每欲征伐帝未安常制足而主諸將見國陳不利或多懼懼漢者自

斤斤於 大司徒朱浮為大司空 太子太傅張湛字子若子陵人為人所厭其子湛常與

朝帝繼起之欲以為大司徒漢國解莊為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而用茂淳

冬十二月遣馬援屯冀州冀州在今之直隸 馬援自交趾還軍陵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高祖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勇

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河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風上

黨復自請擊帝使出塞圖詔百官但道援謂黃門郎東松字伯榮之子實固之子曰凡人當貴當可復使賤也如卿等欲不

可復賤居高堅自持知可 詔言

二十一年秋鮮卑也 寇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 自臨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 自臨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

餘騎寇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 自臨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 自臨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

師不復復也

冬西城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遣不許 先是沙車王賢遣使奉獻願屬漢後賢都欲帝不許旋復遣使為請因賜賢西域都護印

綬及車旗黃金錦繡鞍炮太守莫連上言戎狄不可假以大權且今諸國失望因詔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漢大將軍印綬賢

由此始恨王是沒以驢播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諸國懼車師前王鄯善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

北邊未服皆遣其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遣不出而侍子皆還大妻怒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沙車王言侍子見留

都獲尊至冀且息其兵莫道以聞帝許之既而侍子久留敦煌皆思亡歸沙車王賢知都遣不出擊之破鄯善攻破龜茲音

冬十月大司空浮見以杜林為大司空

以劉昆字伯公為光祿勳 初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遂滅後為弘農太守虎賁自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為

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及承火後守弘農虎賁渡河行何德故而致是帝對曰偶然耳左右曰皇帝欲以此乃女者之言

秋九月地震

冬十月大司空浮見以杜林為大司空

以劉昆字伯公為光祿勳 初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遂滅後為弘農太守虎賁自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為

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及承火後守弘農虎賁渡河行何德故而致是帝對曰偶然耳左右曰皇帝欲以此乃女者之言

匈奴和親許之 匈奴單于與死子滿奴立時匈奴連年早蝗赤地數千里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于與漢乘其釅乃遣使詣

漢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烏桓與匈奴之結契從之匈奴以此使數千里而南地宜昭昭漢使後更卒以營帛招降匈奴

二十三年夏五月大司徒茂卒以王況姓名王音肅況為大司徒字文伯家地人為大司徒

秋八月大司空林卒冬十月以張純為大司空

武陵漢郡今河南蠻蠻之俗也反遣將軍劉高擊之賊沒南沂沅水出貴州於平南地連潯陽之沅水入武略

武山人沅水蠻人入蠻界故要之高一軍志沒

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為南單于於塞內附 初匈奴呼韓邪單于約諸子皆立以次至單于與有弟

曰知牙師王瑀名為右谷蠡王以次當為左賢王次即當為單于與復傳其子遠殺知牙師故烏珠留單于之子比為

其後六親日逐王領南邊八部見知牙師死內邊積懼多出怨言庭會稀濶單于疑之乃遣西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及與

死子滿奴立比益恨曾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西骨都侯覺其意勸單于誅比比弟斬將王匈奴

王溫馬王新王王新在單于將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西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

單于遠驚駭擊之見比舉國不敢進而還八部大人乃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誓下公卿

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天子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種字初獨以為且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并鮮卑北拒匈奴車屬

四夷允復遣郡帝從之是冬十月比遂立為南單于漢稱臣于比是分為南北匈奴

秋七月遣馬援征武陵蠻 武陵蠻寇臨沅漢縣今曰辰溪遣諸將率高中山太守馬援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慰其老未許援

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賢哉援是翁遂遣率中郎將馬武耿种等將四萬餘

人征五溪水經注或謂南五溪謂維沅澧沅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延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

畏長者家兒謂援也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己二十五年春正月朔人鮮卑烏桓並入朝貢 遼東徵外貊人寇遼太守於形招降之形又以財利撫釣鮮卑大都獲偏何使招致

異種絡繹以塞形曰審欲立功當擊匈奴新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斬土千餘級持首詣郡其後嚴嚴相攻輒送首

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八十一年後居塞內解連隨郡以司隸歸德志置為郡後附以類

之歲時 三月戊申晦日食

有不運文前者
至其月餘後
以死節事屬
盡其之甚苦焉
無從的實乃謂
馬革裹屍於
馮婦若然則願
降者皆其將
明皆學身予不
謂則物是者皆
謀

操松與馬後
陳此軍宜知之
乃以兵兵兵
遺於其前使
宗均平奪之
雖無事如國
事何當直志之
恩耶

新息 漢縣後漢州縣城 侯馬援卒于軍詔收其印綬 援軍至臨鮮水絕注云兩縣城馬援討貊所築 擊方攻縣迎擊破
之斬獲三千餘人餘皆散走先是軍次下烏 漢縣城在今湖南長沙府沅陽縣考元和志 有兩道可入從壺頭 山名在沅
關注壺頭 四百里則路近而水險從克 漢縣城在今湖南長沙府沅陽縣考元和志 有兩道可入從壺頭 山名在沅
頭搃其咽 漢縣城在今湖南長沙府沅陽縣考元和志 有兩道可入從壺頭 山名在沅
空以避氣賊每升險為謀拔輒要足以觀之左右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歎舒與兄舍書曰前經言當先擊克獲難運而
兵馬得用今壺頭盡不得進大眾拂鬱行死誠可痛惜當賊在臨鄉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城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
失利余得書奏之帝乃使中郎將松與嚴實同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宿恨遂搆陷松父在平松意不平松兄嚴
雖其謙讓通德惟在文法遭者戒之日自嚴汝曹屬人愚夫如爾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謂高言也德備則性
口無擇言吾後之望之類汝曹戒之杜日自嚴汝曹屬人愚夫如爾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謂高言也德備則性
司馬士所謂則不成高類者也故李良不得陷為天下釋者子所謂至吾受之重之重也德備則性
之壯固也固仇人乃得上書此保親李嚴官開拜太守將軍里經書以兄子石渠松實固與之交勉弟君松固以松書及獲
之松固也固仇人乃得上書此保親李嚴官開拜太守將軍里經書以兄子石渠松實固與之交勉弟君松固以松書及獲
載述其將陵太守松由此恨及是上書請之帝大怒遂收殺新息侯印綬初松在交趾常佩著黃龍親身騰產還軍載
之一車及卒後有謂之者以為昔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懼詣關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方知所生實害故人莫
敢弔者前雲陽令朱勃 字叔陽 詣關上書訟之帝意稍解

冬十月監軍諸帝宗均矯制告諭軍警降之 在均范書列傳作宗均監軍諸帝宗均 均范書列傳作宗均監軍諸帝宗均
自有傳胡三亦有引題明金石鈕及宗實 均范書列傳作宗均監軍諸帝宗均 均范書列傳作宗均監軍諸帝宗均
也據此則從家時書處作官但范書本紀得世已久通鑑兩載亦存疑之意今依之而具其說于 馬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大
半譬亦繼困均均議將議欲權杖刺降之將其最應均均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象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以
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李嚴實怖遂降均均為置吏更而還 均不至先自勒制之罪
上嘉其功遂賜以金帛

初作善後 帝曰古者帝王之墓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遺孝道遺天下反
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故池裁令流水而已使速興之後與邱隴同體
本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 漢多斯城在今 先是遣中郎將段熲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單于庭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
置使匈奴中郎將以領之至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樞都留西河樞波之令西河長史嚴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
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厚龍自後以為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屬門代郡皆
合郡眾為郡縣偵邏耳目

二十七年夏四月大司徒免

二十七年夏四月大司徒免

二十七年夏四月大司徒免

二十七年夏四月大司徒免

二十七年夏四月大司徒免

五月詔三公去大司馬曰太尉

以趙壹為太尉馮勤為司徒

北匈奴求和親不許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人和親帝詔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曰匈奴子新附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多受其使賜官馬武上書曰今虜人畜養既久其地疲困乏力不啻中國一郡今命將臨塞厚賜購賞北虜之誠不過數年詔報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流離人不肯保而後欲遠事遠外乎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壬二十八年夏六月沛太后郭氏薨

郭氏薨於中山太后以中山王徙封沛遂復為沛太后

復為沛太后

沛太后薨於沛

秋八月遣諸王就國

先是諸王在京師統皆名譽相游士馬援九子皆王官

出入王侯邸第復謂呂种曰國家諸子處社交通賓客大獄起矣卿曹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諸王受採之家為諸王賓客處

因事生亂

謂諸王受採之家為諸王賓客處

軍其神人也于是諸王侯遠就國

以張儉為太子太傅桓榮為少傅

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抑為陰氏則陰氏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

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韜正朕况天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北匈奴復乞和親許之

北匈奴遣使言為及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平西域諸國胡客俱欲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且司徒據班彪曰北匈奴見南單于東附懼謀其國故乞和親又遣使與馬鹿漢合帝遣使王多所貢獻臣見其獻益重其國益盛歸余意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為厚之義禮在不答則可願加賞賜昭昭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今必有途

必有益也

彪因立董單並上帝芝仙從之

癸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食

癸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食

甲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食

甲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食

如林故乎何事汗七十二代

如林故乎何事汗七十二代

知元

知元

卷三十一

後漢光武皇帝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閏月帝遣宮

有星字于宮宮

膠東侯復復十

勳諸將每備功伐復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癸酉晦日食

丙建武中元元年春三月以第五倫為會稽太守

補淮陽王醫工長王入朝備官屬代命見光帝崩以政事大統明日後特召入與語至夕倫為扶義

未到宮道拜會稽太守為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二月帝東巡封泰山禪祿陰

雲河洛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于是張純善後奏請封禪上乃拜純為

三月司空純卒

夏四月帝遣宮赦改元

六月以馮勳字

司徒勳卒

京師醴泉出赤草生郡國言甘露降 李巨奏言靈符乃降宜令太史撰錄以傳後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

不實故史官罕得而記之

冬十月以李新人為司徒

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后于園後后配食地祇呂后四時上祭

十一月甲子晦日食

起明堂禮器建武三十二年作明堂於南宮下六十二堂凡堂八十一堂

宣布圖讖于天下 初以上亦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人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忽于見讖事而貴于

異聞觀先王之所統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其有奇怪虛誕之書今諸小慧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其事雖有時合管

猶卜數筮滿之類陛下宜無用也然世多信之者小人之曲說生五經之

正光文以為非

丁二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祠后上

二月帝崩 帝崩于南宮前殿年六十三帝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歎引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求

間諒曰陛下有高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難以征謀大業及天下既

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時太尉趙主典喪事會經王莽之

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坐同席諸官屬出入宮者與百僚無別表芭櫻劍殿階狀下諸王以尊卑差違鴻者將渡

官屬分止也懸諸王並令就師唯銅鑪入臨登禮儀殿門衛內外肅然山陽王明許精書合若顯詐稱大鴻臚郭况嘗與東海

天下且曰寧為秋霜無為夏暍羊雖得書性怖即扶其使上之太子王權言其無常慮及郭后與皇太子歸舉兵以

太子莊即位明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恭原陵在河南孟津縣而有恭賢曰世祖即仙之初首以恭為太傅封侯德而當時多儀吏天下畧定即起大舉

之舉皇太子注國無先事封拜此二者不能不為也德

夏四月以鄧禹為太傅東平王蒼為驍騎將軍 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禹乘至重而壯者慮輕

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竈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實博有謀其以高為太傅蒼為驍騎將軍

顯宗孝明皇帝

永平元年春正月朝原陵 帝幸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兼興拜神坐進坐東兩侍衛官皆在神坐後太官上食太常

奉樂郡國上封更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敬禮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為常

夏五月太傅高竈侯鄧禹卒元

東海王疆卒劉及孟書法府太子書 帝從太后出幸津門一名津陽門治 帝發哀使司空持節護喪事贈送以殊禮詔諸及王

京師親戚皆會葬

秋七月將軍馬武擊燒當羌是白無戈兒師之後五世至研最奇健自後以破之 初燒當妻填良元 名擊破先零擊屠其

地漢良卒十漢吾與弟漢岸卒眾寇隴西于是守塞諸先代官叛詔諸者張鴻擊之鴻軍賊沒乃遣馬武將四萬人討之事在地

至是武擊破燒當餘羌皆散走

遣東太守蔡形討烏桓大破之寇緣邊屯兵

形使偏裨討赤山

從漢書烏桓傳赤山

在遼東西北數千里烏桓大破之斬其魁帥塞外夷孽悉西自武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二

後漢孝明皇帝

四

咸東盡元氣皆來內附野無慮乃悉罷歸邊屯兵

起二年春正月宗祀宗祀也祀武皇帝于明堂 東平王蒼以為中興三十餘年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

冕章服制度三有法也及先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至是宗祀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五佩以行事

始與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講究見宗祀之制禮畢登靈臺望雲物

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

季十月行養老禮 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老人如天地桓榮為五更老人如五行代更者三老服都鈞鈞對以為其

冠進賢古冠布冠也扶玉杖杖長九尺刻玉為首五更亦如之不杖東與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達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

于太學講堂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階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位天子親袒割

牲執醬而饋數爵而齋祝嘏其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司為下說說而講也諸

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綰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于是下詔賜祭齋閣內外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棊養終厥身

賜天下三老酒八石肉四十斤百官及學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爵飲謂諸生及諸位後漢書曰太師在是殿觀禮以三公供

前禮文書家用每歲向帝親進從者存門太師太傅太監相望于道及上諸淵思謀還歸土家幸其家問起居入向卜筮

臨喪送奠賜家坐于首山之隅子都嘗制其兄子況亦不許都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解衣下堂幸者親自安臥

相入與之舍以解為侍中首山即首陽山在河南有雖難而此雖有相若某

中三年春二月太尉臺司徒折免以郭丹字少卿南陽人為司徒虞延字子太僕為太尉

立貴人馬后為皇后子煇為皇太子 后授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進見寵異

及帝即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坦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

于是盡心撫育勞悴過于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為讎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虞薦連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

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

宮闈自愈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朝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疎冕以為綺數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素色故

用之耳羣臣奏書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敘無衰焉

圖畫中興功臣于靈臺在河南南陽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于南宮靈臺以鄧禹為首次焉成漢漢王景貴復陳佐

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馬援王霸朱祐任光樂進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邢彭純期劉祐耿純成宮馬武劉隆又益以上

常李通寶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夏六月有星于天船天官書天船有九星北

是也世定以不

是也世定以不

是也世定以不

大起北宮... 時天旱... 自古非苦宮室小狹... 減省不急詔... 秋八月壬申... 冬十月帝奉皇太后如章陵... 穆惟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四年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 春十月司徒丹司空劾免以范逵... 梁松以罪下獄死... 五年春正月... 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驂駟將軍... 安帝信實融卒... 六年春二月王維山... 象三公... 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過子也... 十七年春正月皇太后崩... 以宋均... 江革... 非憂恤之本也... 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久乃可言耳... 後漢孝明皇帝

大起北宮... 時天旱尚書僕射... 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 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 秋八月壬申晦日食... 冬十月帝奉皇太后如章陵... 穆惟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四年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 春十月司徒丹司空劾免以范逵... 梁松以罪下獄死... 五年春正月... 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驂駟將軍... 安帝信實融卒... 六年春二月王維山... 象三公... 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過子也... 十七年春正月皇太后崩... 以宋均... 江革... 非憂恤之本也... 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久乃可言耳... 後漢孝明皇帝

初均為九江守五日一聽事... 江革多虎暴常著... 非憂恤之本也其務... 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久乃可言耳... 後漢孝明皇帝

初均為九江守五日一聽事... 江革多虎暴常著... 非憂恤之本也其務... 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久乃可言耳... 後漢孝明皇帝

初均為九江守五日一聽事... 江革多虎暴常著... 非憂恤之本也其務... 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久乃可言耳... 後漢孝明皇帝

初均為九江守五日一聽事... 江革多虎暴常著... 非憂恤之本也其務... 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久乃可言耳... 後漢孝明皇帝

初均為九江守五日一聽事... 江革多虎暴常著... 非憂恤之本也其務... 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久乃可言耳... 後漢孝明皇帝

初均為九江守五日一聽事... 江革多虎暴常著... 非憂恤之本也其務... 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久乃可言耳... 後漢孝明皇帝

八年春正月司徒遠卒三月以虞廷為司徒趙憲行太尉事

始置度遠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將軍事 北單于求合帝帝許之遠越騎司馬蘇蒙往報命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知漢與北虜交使

內懷嫌怨欲叛密使人詣北庭令遣兵迎之蘇蒙出塞疑有異詞侯蒙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先是

大司農耿種請置度遠新軍屯五原朔方不從至是乃置度遠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

故于朔方屯五原 朔方北使時單于欲合眾拜棠不許單于責之棠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遣使通和

賜立營屯五原 棠能之棠因上言臣若奉使不拜單于恐今僕命必見殺斷帝不聽棠不得已既行道上書謂爭之始遠

秋郡國十四雨水

始遣使之天竺 注見前 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至京師 注見前考異漢明帝始求佛法綱目謂不言 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

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言大抵以慈悲無為宗旨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

行善惡定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潤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稱于其道者號曰沙門于是中國所傳其術

圖其形像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袁宏曰浮屠者佛也佛者漢言覺言淨覺淨覺生也沙門者漢言獨息意去欲而歸

流通之州在赤元車元年漢士子去學西天大天王說伊存口授浮屠經中綱問之未盡了也後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

光通行能通乃請僧自譯經以佛制始帝遣中郎將等使天竺求浮屠經乃得沙門編摩騰三法蘭東還洛陽中府有白

門編摩之法自此始始史以白馬負經而至因立白馬寺于洛陽西

冬十月壬寅晦日食既詔羣臣極言復以示百官 詔羣司勉守職事極言無諱于是任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羣臣自

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 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 注見前 為長吏皆銅印墨綬 視事三歲以上

九年夏四月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殿最以聞 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 注見前 為長吏皆銅印墨綬 視事三歲以上

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佾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

大有年 注見前 大有年始此

匈奴遣子入學 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于

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十年夏閏四月帝如南陽 上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雜樂奏鹿鳴帝自御壇 注見前 荒音法音樂器孔簡道 和之以娛賓客

以下 注見前 為侍中 初陵陽 注見前 南池州前石壁縣 注見前 下 注見前 卒于鴻臚對封上書稱病讓國于弟敏不報脫衣乃挂衰經

于家廬而逝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于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伸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之基

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奉朝 蒼與諸王俱奉朝月發還國帝臨送歸宮懷然懷思乃遣使子詔賜東平國中傳曰辭別之後
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轍而吟瞻望水濱寄考我心誦及采菽小雅詩篇名詩序列幽王子使使來朝不能錫命以禮也以增歎息曰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

最樂王言為善最樂莫言甚大副是要讀矣 腹矣今送到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己十二年春正月袁牢今實南水昌內附 袁牢者九隆種也後漢書南蠻傳袁牢之先有婦人曰沙壹居岸山捕魚水中觸沉
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戲之其母為婦誦誦為九龍生為陸因名之曰沙壹後有山下有一絕域荒外山川阻深未嘗通中國至

夫一婦生十女九龍兄弟娶之其後世謂為九龍山今九龍山在今永昌縣南 絕域荒外山川阻深未嘗通中國至

是其王柳覽車史五萬餘戶內屬以其地置哀牢故城在今隴南 故城在今隴南故城在今永昌縣南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廣南不實後漢書南蠻傳

州郡受深及考崇文何附坐死使者以千數人擊獄者尚數十人
兵部太守等與州下諸生等被誅其考備受五
賜治者問其故曰每來不待見故是問何以知之曰母殺肉刺者不方
則思以寸為成故知之使者以狀問亦曰故與李崇文同母也
無敢以情恕者待御史寒朝
寒朝字伯奇西華人
心傷其冤言之于帝帝怒曰臣見考因在事者成言故怒大故臣子
所宜同度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當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
大恩截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語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
遣朝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穀日使理出千餘人時天早即下而為后亦以楚獄多溫泉問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
彷徨由是多所降宥
詔有司察諸獄以重安為楚獄太守到獄不入刑先刑所理其刑明論者雖上出之府公孫史
皆叩頭爭以列朝反與法與國罪不可安曰如有不今天子自當安之以不以刑及也遂令別其奏帝感
帝安年許出者四百餘人

封于六人為王
封于太恭為鉅鹿王臺為樂成
封于六人為王
封于太恭為鉅鹿王臺為樂成
封于六人為王
封于太恭為鉅鹿王臺為樂成

帝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至魯詣孔子宅
帝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十六年春二月遠大僕祭彤都尉雲固等伐北匈奴固取伊五彙地
今哈密是處于北
置伊州為伊吾郡彤不見虜而還下獄免還卒
先是詩

者僕射耿种
字伯初數上言請擊匈奴帝令種視實固太僕祭彤擊之乃以東為附馬都尉固為本車都尉以騎都尉奉
彭字伯平為京副耿忠字高為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
至是諸將分四道出塞
出居延東
出居延北伐北匈奴雲固破呼衍王
呼衍王于天山北
匈奴王
呼衍王于天山北
匈奴王
呼衍王于天山北
匈奴王

信有嫌于彤出塞九百里得小山以為不祥不見虜而還彤生還留下獄免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歃血死
見
信有嫌于彤出塞九百里得小山以為不祥不見虜而還彤生還留下獄免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歃血死
見
信有嫌于彤出塞九百里得小山以為不祥不見虜而還彤生還留下獄免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歃血死
見

夏五月司徒穉有罪下獄死
淮陽王延性驕奢而遇下嚴
有上書告足與姪兒謝會及姊婿韓光紹各指作圖讎祠祭祝诅事
下案驗會光及司徒穉皆坐死所遺及死徙者甚眾

秋七月使灌陽王延為車陵
有司奏請錄廷上以廷為子茂王英使封車陵食二縣

馬台圖不立請
不抄石刻皆之
對亦有矣矣何
劉封己亦善
政多治吏為
時婦人不得
刻政以是作
難軍治可也
云不宜與生
子善此尤失
帝王之實圖
其善世水融
至萬世便世
皆行此言必
于無子者年
立雖之地而
可此則明帝
名德柱過五
登不自知其
於不可備無
日雖小道有

可勝者... 北匈奴

北匈奴... 北匈奴大入雲中太守廉范率士卒拒之虜眾敗范兵不敵會日暮範令軍士各交鋒

兩拒三頭... 大驚待且將退范令軍中煮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與自相犒藉死者千餘人由

是不敢向雲中... 上當謂虜使夜夢先令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惡不能寐即于明旦車百官上陵其日甘露降于陵樹

上令百官... 二月司徒敕卒三月以鮑昱字元乘為司徒

白狼等國入貢... 益州刺史宋輔... 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今四川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檠水皆西南連等

西域諸國... 到鄯善王廣本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北虜使來疑未可知所從故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

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謂侍胡恚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超曰卿等與我俱在

乃召鄯善王... 是時于闐王廣德攻破莎車... 魏張南道... 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而立其臣光題為王侍侍虜

威儀有北道... 其首以示廣德且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謀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之因鎮撫焉已從問道至疏勒

遣人田... 遂前超轉光題左右出不意見驚走虜駝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 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國王王子忠釋光題而

冬十一月... 實固取東擊西域定車師... 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歐恭遣其司

是也... 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歐恭遣其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三十一 後漢孝明皇帝

七

馬救之軍盡沒匈奴遂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傳夫語匈奴曰漢家管仲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弩射之虜應泣而倒視劍若沸大驚相謂曰漢兵神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城在車師後部非疏勒國城也仍留閩水可圍引兵據之己而匈奴復來攻擁絕閩水悉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恭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倚身自斃羣有頃飛泉湧出恭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益大驚復引去

夏六月有星孛于太微注見前

秋八月帝崩 帝崩于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陵廟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室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即不許而賜錢十萬請羣臣曰詔官上應列宿出室百里而游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文大綱注反支日明月朔日為正寢室則一日反支中節則二日反支午未期三日反支未未期四日反支未期五日反支未期六日反支未不交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業連歲詣闕而復拘以禁之意皇為政之意乎于是遂厲其制以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連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太子但即位太子名

尊皇后曰皇太后

蘇繭節陵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南 史曰明帝法分分明日暴生蠶繭在必達內外無繭曲之蠶在上無於大之色繭冬十月以趙婕妤為太傅車融為太尉並錄高書事趙婕妤事也尚書有錄名趙子此錄家所總已之義

十一月以第五倫為司空 倫 少尉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

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己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 焉耆居南河城東去洛陽

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己校尉關寵于柳中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卒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狸食其筋羊革與士卒權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稱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遣使招恭恭誘其使上城手

擊殺之單于怒益兵圍恭不能下窺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為不宜救司徒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書之匈奴

如獲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便將帝乃遣段彭將兵救之

以馬廖字季長為御射防守江 為中郎將先為越騎校尉三人 太后兄弟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先為

越騎校尉廖等輕身交結寇蓋之士爭赴趨之第倫上疏曰臣聞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未修之績教 竊聞衛尉私聽

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卑給臣惶恐不敢以聞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漢宗立章皇帝

漢宗立元平皇帝于昭陵應陽氏 時京師及兗豫徐三州大旱詔以見穀賑給實數其无實者計所貸并與之上開司徒顯呈何 以清使早到日

如坐若處... 德化... 德化... 德化...

警山者警... 警山者警... 警山者警...

免失其... 免失其... 免失其...

我子也... 我子也... 我子也...

詔二千石勸農桑慎選... 時承永平故事... 德不灌... 全廣至德帝深納寵言... 化又聞諸王主責成... 車師復降罷郡... 更范是時在軍中... 十六人隨路死... 數百千計卒... 詔聖賢良方正直言... 秋七月詔以上林池... 八月有星... 夏四月大旱... 上欲封諸... 朕先中... 心願... 詔忠... 中興... 價數倍... 闕政... 政事... 十二月有星...

詔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秋七月詔以上林池繫田賦與貧人
八月有星于天市
夏四月大旱 上欲封諸將勇太后不能曾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下詔...
朕先中... 心願... 詔忠... 中興... 價數倍... 闕政... 政事... 十二月有星...

朕先中... 心願... 詔忠... 中興... 價數倍... 闕政... 政事... 十二月有星...

御批... 卷三十二

後漢皇帝

三年春三月立貴人實氏為皇后 后轍之女也

馬防耿恭擊燒當先大破之詔徵防還下恭徵 燒當先反遣將軍馬防校尉耿恭擊之

詔馬防令書而征平有 遂降燒當先防還京師拜車騎將軍留恭擊諸未服者新降九十三種數萬人恭書以言事件防

言屬實因難論治 監營謁者李諱承旨恭恭不娶東事被詔怨望坐獄下獄免官

夏四月罷治濤沱 石白河 亦曰流河 自直隸正定府 初顯宗之世治濤沱石白河從都慮

其事訓考量隱括 始嚴其要也知其難成具以上言詔罷其役史用筆筆此者費億萬計全活數千人

五月封馬廖等為列侯 有司連錄舊典請封諸馬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遂封三舅廖防先為列侯

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 今雖已老猶我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

共同斯志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去靡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皆以特進詔第

六月皇太后馬氏崩 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買責人不允極位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遺策書

加費貴人王赤般 安車一駟宮人二百 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十萬而已

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校書郎楊終 言古之徒破壞大體宜如宣帝石渠故事

于是下詔大常侍大夫博士議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 承制問侍中子春

帝親親制臨決作白虎議奏 丁詒 日中無雙丁孝公 魏應 承制問侍中子春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食舉直言極諫夏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 詔曰上天降災憂心慘切公卿以下各舉直言極諫能指朕

過失者其以嚴六為先勿取浮華夏五月復詔曰朕思遠直士側席其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逆略聞于大夫之志矣皆欲置

于左右傾問者納其武詔言曰又奏試臣以職不盡以言語掌扎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道池刑後也 義從 胡三省注白虎觀從說班超平西域 初超平疏勒康居于其拘彌 兵一萬人攻姑墨

去長安八千 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巨 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西域諸國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未服從今宜

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盡在可當以兵攻攻之喜者也莎車疏勒田地肥

廣草不說何不比敦煌鄯善閩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結恩恩宿 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更相厭仇

之更得而已

之更得而已

之更得而已

非其稅若其營必有降者若二國東降則疆域自破顧下臣章考考行事臣趙區區特蒙神靈護持未使備仆自見西域平定
陛下舉萬年之慶薦敷祖廟布大喜于天下書奏帝知其功成議欲給兵會平陵人徐幹與趙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起遂以
幹為假司馬將池刑及義從千人起就欲進攻趙趙以為孫兵強宜固其力乃上書為孫大國當能守之孫可獲使趙趙與共合力
之始

己未年夏六月辛未晦日食

壬午七年春正月沛王輔等來朝 帝以諸王將入朝遣謁者賜幣衣食物給果又使大鴻臚行即郊迎帝親自循行第設帷帳
錢幣器物無不充備既至詔沛王輔海南名康東平名著中山名王 王皆拜不名升殿乃拜上親答之每入宮輒以筆迎

至省閣乃下上為之與席改容皇后親拜于內皆鞠躬辭謝不自安 帝曰王輔國諸帝王王誓于宗廟已而有司復奏迎
輔色情重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置大鴻臚春不悉下事
輔授小黃門中心恩然不能言于是事其親送法事而別

夏六月齊太子慶烏清河王立子登為皇太子 初帝納扶風宋楊 抱皇后之外祖母也 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殊
宋之弟 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榮實皇后無子養榮為子宋貴人有寵于馬太后太后崩實皇后居宮中臨宋氏誕言欲

為厭勝之術乃廢慶為清河王以榮為皇太子出宋貴人使小黃門於偷祖傳按之皆承風言傳致其事一貴人皆飲藥自殺
舉幼亦如避嫌異國古不載及宋或帝備之物皇太后治承風與太子奔等太子亦說受慶入朝共室出此
太子榮立孫氏和相慶皇后以是忌得貴人寵 烈之臨時以息逐元觀中家脫九貴人皆以憂死

秋九月帝如偃師遂至河內 詔曰車駕行杖檠觀收投因涉郡界皆積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道離城郭違吏迎刺
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勸務省約但行不能脫粟飲耳所過欲令貧約有利無匿詔書 是冬十月帝幸長安封蕭何

冬八年春正月東平王香卒 今休通語從食紀 初帝欲為厚後斷爵故 注便 起縣呂若上疏切諫以為園邑之興始自禮泰古
者邱隴且不欲其著明况築郭邑建都郭哉虛費園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使

詔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至是亮詔告中傳封上王自建武以來章奏並集覽焉

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 馬廖護萬自守而性寬緩不能教劾子弟皆驕奢不謹 賜與書戒之日門即牛幼血氣方成脫
窠前世可為 防光大起第觀食客常數百人防入多牧為畜賦效美胡帝數加譴勅禁遏甚備由是權勢少損賓客亦衰廖子祿

投書怨譏于是有司并奏防兄弟悉免就國光比防稍為謹密帝特留之後復有詔還廖京師 諸葛亮既死費氏貴蓋五倫上
曰費蓋執券之說與司兵出入省門年歲志美其妻孥悉然出入資貨者多明費蓋之為人元少守的安貨之節更相嚴

貴蓋其門蓋始使所從生也三輔編者至云以費蓋為富當世之貴也蓋之妻曰費氏蓋之妻曰費氏蓋之妻曰費氏蓋之妻曰費氏
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過士大夫防其未滿令蓋承福福祿此之謂也蓋之妻曰費氏蓋之妻曰費氏蓋之妻曰費氏蓋之妻曰費氏

乃防解使以田置主雖不絕其罪蓋不受以重仕防得令封下車先大姓主名走避防強以對防慶日日本問費
氏若其貴蓋置田如費蓋者乎是費蓋置田如費蓋者乎是費蓋置田如費蓋者乎是費蓋置田如費蓋者乎是費蓋置田如費蓋者乎

甲乙卷之八 後漢章帝

詳書諸道賊士收討還民財詔數日出之黃
燕字伯慶公公主明帝女與新守大進下野徑人

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 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色護送烏孫使者色到于寘值龜茲攻疏勒

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成超越權受惠控受于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

謬惑見疑于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意乃切責色令詣超受命度超即遣色將烏孫使者還京師幹謂超曰色前毀君欲敗

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色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鮮人言快意留之非忠

臣也

以鄭弘字巨翁會稽山陰人為大司農 舊交趾貢獻皆從東治本國越地漢置治縣漢口東侯官故城在今福建福州府閩縣 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繼弘奏關

塞陸柱陽山陰人為大司農 道自是夷遠遂為常路在職二年所省以億萬計遣天下早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警藏穀積弘又奏宜

省貢獻減僦費以利饑民帝從之

卷之二十三

後漢

肅宗孝章皇帝

甲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言舉法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史事浸疎特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

大鴻臚章字孟平陵上議 曰夫國以所簡為務簡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

行為先不可說以開闢其要謂千選二十石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孝之人精心近得厥神之吏精心近得士宜以才

秋七月詔禁治獄慘酷者

八月帝南巡 詔所經道上州縣毋得設儲時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違便奉迎檄知起居二十石當坐

冬十月至宛以朱暉字叔文南陽宛人為尚書僕射 九月幸章陵十月進幸宛召前臨淮太守宛人朱暉拜尚書僕射暉在臨淮有善

政民歌之曰強貞自遂南陽朱李更其威民懷有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從尚書張林上言暉雖用不足宜自也

天子不吉有無諸侯不吉多言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舊異其益利歸于民窮怨歸于主所宜行也

曰行年八十家所得在機密當以三日始知之之時始知之不可而兩省者同官由于之義遂閉口不

十一月還宮

以孔德為尚書令史秩六百石字彙 魯國孔德字仲源郡淮朔人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稱文景及後志已忘其

前善郡房生上書告綱備誹謗先帝總刺當世事下有司綱詣吏受訊德以書自訟魯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加虛誣之

長吏存問賜羊酒
詔除妖惡某綱者
詔者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如有賢才沒齒無用朕甚憐之請以前妖惡某綱者

配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假成俗更矯飾者
詔曰諸懷姙者賜胎養假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為令又詔三六曰俗史

矯飾外貌似是而非俸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服甚誠之甚者受靜之史禍備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

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各安在勉思舊令請嚴為

行四分歷 太初應苑行百餘年應稍後天
二月帝東巡 耕于定陶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
三月至魯祠孔子 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湖里作六代之樂

至東平祠獻王陵 帝至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霑襟遂

幸獻王陵祠以太牢 幸獻王陵祠以太牢

夏四月還宮 秋七月詔定律母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因

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

帝北巡三月還宮 帝耕于懷勤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代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駝馬可輟解輟解之還幸中山

還幸元氏復幸趙賜從行者各有差
夏四月收太尉鄭弘印綬弘為太尉 弘自擊徽出之卒以宋田
弘數陳實憲極勢太盛言甚切至憲因奏弘泄漏密事

弘數陳實憲極勢太盛言甚切至憲因奏弘泄漏密事
弘數陳實憲極勢太盛言甚切至憲因奏弘泄漏密事

倫此言直令人
喻而史氏方
以為直時亦
奇矣
越林越降供備
介子均斬獲
其功相物與破
其及信此乃喝
計者為嘆之

司空倫罷以袁安為司空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十石俸終其身

倫為者台顯不受每三公有所逆舉心不能也而非常不用也告見于倫一
後十位述而後安者子有高顯不者視而後夕不眠者是者亦可謂私私子

疏勒王忠詐降班超斬之

先是超發疏勒于真兵擊莎車莎車以幣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焉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
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焉即城遂降至是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賴中地名密

與龜茲謀遣使詐降于超超知其姦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

詔侍中曹褒字叔通魯人定漢禮 博士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詭言作舍道

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能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朕聞此乃拜夜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

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禮今宜依條修正使可施行褒乃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推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

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訂章和元年見前漢紀元夏六月以袁安為司徒德安字仲和任德光之子為司空 隗囂靜意欲帝素稱其行及是拜司空

以沈正見重于時

秋七月護羌校尉張紆擊羌斬其帥迷吾迷吾 先是燒當羌迷吾及其弟號吾寇隴西郡督烽李章追獲之號吾曰誠得生

歸必承麗兵不復犯塞太守張紆遣之羌即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已而護羌校尉傅育北地募人聞諸羌胡

見使之自臨羌胡不肯遂叛出塞更依迷吾裔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走未及會育獨進軍迷吾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

餘人會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張紆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漢縣故城在今西寧府西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紆遣從事司馬防與戰

迷吾敗走欲降紆約之迷吾舉家至臨羌紆設兵大會燒毒酒中伏兵殺其首家八百餘人斬迷吾頭以祭傅育家復放兵擊

其餘家斬獲數十迷吾子迷當與迷種與燒當諸大羌也

八月乙未晦日食

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 北匈奴衰耗黨衆離叛南郡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遂引而去南郡

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 超發于真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合五萬人救之超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去

須夜鼓聲而發陰賊所得生口生口 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于西界追超溫宿王將八千騎于東界徵于宜超知

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雜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十二年春正月丙寅王康中山王高朱朝 上為子親親故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兄弟不遵就國當賜過度舍幣為虛故

王康中山王高朱朝 上為子親親故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兄弟不遵就國當賜過度舍幣為虛故

齊王... 尚書宋意... 帝廟... 年三十一... 道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太子... 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 太后臨朝

實憲以侍中... 以郵彪... 二千石... 而仁厚... 去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為... 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止

夏四月以遺詔罷益鐵之禁

五月京師旱

冬十月侍中實憲...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實憲懼... 太后...

不問... 唯... 此...

孝和皇帝

元永元年春下尚書僕射鄧肅伯孝自殺 肅嘗便門生齋書詣尚書僕射鄧肅有所請托肅送詔獄上書陳肅志

引王莽以誠國家又因朝會厲音正色譏肅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詔肅以買公田誅榜下更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言之

其私部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故不望聖朝行誅之誅以杜塞忠臣之口也臣聞尚書奏書得減死徒合浦未行自殺時肅已行

免廷尉爭前陳十上家皆足履安魂正色自若侍御史書卷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也夫民者天之所生也夫民者天之所生也夫民者天之所生也

夏六月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前見刻石勒功而還 竇憲取東出朔方塞即單于出塞各處與北單于戰于

稽落山在漠北朔方塞北大破之單于遁走斬獲其眾降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前見命屯軍班固刻石勒功

紀漢威德而還蓋又通司馬史北春金帛通北單于于海上海上以海為限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前見命屯軍班固刻石勒功

秋九月以竇憲為大將軍 封憲武陽侯此南其屬故城在今山東武陽縣封高詔許之大將軍

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在太傅下三公上高詔許之大將軍

大水凡九

二年春二月壬午日食東觀漢記史官不

月氏遣使貢獻 初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遠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

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請罪由是歲奉貢獻

秋七月竇憲出屯涼州

三年春正月帝冠 始用曹褒新禮擬擬監羽林左騎

二月竇憲遣兵擊匈奴于金微山在漠北大破之單于走死 先是北單于遣使款塞欲入朝見憲遣班固迎之會

南單于求滅北庭憲復遣中郎將耿种將騎出塞擊北單于單于被創僅而得免事至是憲以北匈奴欲逐滅之遣

左校尉耿种字文松圍北單于金微山大破之復其母閼氏名王以下五千餘級單于逃走不知所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

漢出師所未嘗至也更

射擊帳主疏曰陛下富于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示天下之私若上能以義自割下能以讓自引則四舅可保爵土之榮而皇太后永無虧貨字嗣之憂矣書奏不省愆乞骸骨歸老風州郡迎會飲樂死天子始將外戚攝權每物究其

冬十月帝如長安實惠來會 帝幸長安詔惠與車駕會至尚宮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被正色曰夫上交不詭下交不贖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暫然而止尚書左丞王範私奏記上干

以班超為西域都護 麗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以班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

十二月帝還宮

四年春正月立北匈奴于除鞬為單于 初北單于既亡其弟于除鞬自立遣使款塞實惠請立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為可許袁安任隗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打禦北狄故也今

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奉未以時定安懼惠計遂行又獨上封事言之書曰高單于七世

戴涉故事事俱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惠策初廣江州樂府表安有安舉奉高帝及自立北單于事皆安所具單于官前等曰

三月司徒安卒以丁鴻為司徒 安卒朝野咸為痛惜後數月實氏竟歿

夏六月戊戌朔日食 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擅權統嗣廢移哀平之間廟不血食今大將軍雖欲勒身自約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背王室向私門人道悖于下效驗見于天去事之微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

地震郡國凡

旱蝗

大將軍實惠伏誅 實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鄧疊及弟姦母元與憲場郭舉拳文瑁共相交睦舉得幸太后遂謀為

逆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釣盾令典諸逆也實氏為之鄭眾由人謹敬有心幾不事眾遂與定議誅惠會實自涼州還

京師帝將發其謀使清河王慶私從于乘王阮阮也求得外戚傳事俱注前書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眾求索故事謂是中外

知北廷氏通鑑得覽 卷三十三 後漢如皇帝 十三

昏就國遂嚴能相迫令自殺初魏為河南尹魏以正法總及晉兵賊魏上疏曰方當急圖奇策臣聞魏不及今滅而臣言當死不復能其而後伏見魏侯每有之甚幸當此去宜加寬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遂令赦歸國此魏中國書者漢書永魏魏國女弟魯焉其魏魏成之
 以官者卿眾為大長秋 帝策勳班賞眾每辭多就寡帝由是賢之常與謀事中官用權自此始
 秋七月太尉由以罪策免自殺 以黨于賈氏也

八月司空隗卒以尹睦河南為太尉錄尚書事劉方初前秦為司空 初議立北單于惟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表安任隗議及賈氏敗帝遣思前議故策免宋由會隗病卒以睦為太尉方為司空薛彪以老病上還攝機職詔以睦代之睦等乞歸田自職
 護羌校尉鄧訓卒遂唐復反 鄧訓卒史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前為桓史士初隗時為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偁偁數曰此為義也乃釋之遂家家居為訓立祠高祖時代訓為校尉故以恩懷諸羌乃招遂唐使遷居大小榆谷遂唐之室下今鄧訓遺之遂唐逐與諸種屠譯其有以盟復寇金城塞尚生免明年秋隗騎兵大破遂唐于大小榆谷失遂唐

五年春二月隴西地震
 秋九月北單于叛遣兵追新滅之 於除鞬聞賈憲誅自遁還北詔討斬之破滅其眾先是耿曼既破北匈奴鮮卑遂從據其地至是匈奴餘種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由此斯滅

 鄧訓字君舉南安人其先本鮮卑也年八歲隨父徙居涼州訓少孤養母至孝及長能讀傳記每有羌戎寇掠則慨然嘆曰此吾仇也遂入太學受學有司以問訓曰吾聞匈奴之俗其先皆逐水草居無城郭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橐橐逐水草而居其俗與吾同故吾每感之也
 初隗騎兵大破遂唐于大小榆谷失遂唐遂唐之室下今鄧訓遺之遂唐逐與諸種屠譯其有以盟復寇金城塞尚生免明年秋隗騎兵大破遂唐于大小榆谷失遂唐遂唐之室下今鄧訓遺之遂唐逐與諸種屠譯其有以盟復寇金城塞尚生免

以張酺為太尉 酺與尚書張敞前幽州等奏曹褒制漢禮亂聖術宜加刑誅帝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甲六年春正月便匈奴中郎將杜崇等殺南單于安國立左賢王師子為單于 單于屯唐何死弟安國立安國初為左賢王所滅之子左賢王師子以次將為左賢王師子是時多智數能兵擊北庭安國國中安國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斷其章因與度遼將軍朱徽上言安國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起兵背叛下公卿議皆以為宜遣方某討之崇等

方某子罪錄不從命令為備時 于是徽崇遂發兵遣其庭安國奔走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落入曼柏城城在漢

 酺字叔節南陽人其先本鮮卑也年八歲隨父徙居涼州酺少孤養母至孝及長能讀傳記每有羌戎寇掠則慨然嘆曰此吾仇也遂入太學受學有司以問酺曰吾聞匈奴之俗其先皆逐水草居無城郭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橐橐逐水草而居其俗與吾同故吾每感之也
 初隗騎兵大破遂唐于大小榆谷失遂唐遂唐之室下今鄧訓遺之遂唐逐與諸種屠譯其有以盟復寇金城塞尚生免明年秋隗騎兵大破遂唐于大小榆谷失遂唐遂唐之室下今鄧訓遺之遂唐逐與諸種屠譯其有以盟復寇金城塞尚生免

秋京師旱
 班超發八國兵討焉者斬其王厥 初德茲諸國既降焉者猶懷二心至是討之斬廣及射擊王汎于陳睦攻破傳首京師更立兀

孟孟為焉者上于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建武二十九年

鄧訓字君舉南安人其先本鮮卑也年八歲隨父徙居涼州訓少孤養母至孝及長能讀傳記每有羌戎寇掠則慨然嘆曰此吾仇也遂入太學受學有司以問訓曰吾聞匈奴之俗其先皆逐水草居無城郭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橐橐逐水草而居其俗與吾同故吾每感之也
 初隗騎兵大破遂唐于大小榆谷失遂唐遂唐之室下今鄧訓遺之遂唐逐與諸種屠譯其有以盟復寇金城塞尚生免明年秋隗騎兵大破遂唐于大小榆谷失遂唐遂唐之室下今鄧訓遺之遂唐逐與諸種屠譯其有以盟復寇金城塞尚生免

以... 寵性仁裕... 每附... 務從寬恕

紀七年夏四月辛亥朔日食

秋七月易陽今河北城地震

九月京師地震

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陸氏為皇后

夏蝗

九年春三月龍西地震

夏六月京師旱蝗 詔除田租及山澤稅

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

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至是每陰公主子梁扈奏記三府太尉張

尊上之文其勿復議

追尊梁貴人為恭懷皇太后葬西陵 封梁殊子三人為侯

成十年夏五月京師大水

冬十月雨水

十二月以劉遵字伯章為郎 侯劉般字伯興 是子愷當嗣稱久適音領其第富通逃十餘年有司奏請絕其國賈逵

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繼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宏之化也詔聽憲嗣爵

徵愷為郎

紀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察貸 令郡國被災害不能自存者得漁采山林池澤不收假稅尋又詔吏曰吏民踰階是以舊令制

之節度頃者貴戚近親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息板日甚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在位犯者當先舉正申明憲綱

十二年夏四月神歸今湖北崩

秋七月辛亥朔日食

十三年春正月帝幸東觀 帝覽書林閭篇籍召見諸儒魯丕字叔遵 費逢黃香字文舉 江陵費曄字叔仁 等相難數

事帝善柔說特賜衣冠不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

漢和皇帝

浮華無用之言不陳于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幽遠獨有遺失也

迷唐復叛寇金城郡兵擊破之 初迷唐既入朝其後唐以其餘種人不滿二十誠審不立帝令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故地不可復居

辭不肯出校尉吳祉等促使出塞迷唐復叛寇鈔而去至是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金城太守侯霸等擊之種

人瓦解迷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別見杜居久之病死其子求降

冬詔遣郡舉孝廉 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東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

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以魯恭為司徒 初恭為中年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恭雖行刑而所推止務有寬重據曰兒阿不捕雖兒曰難方難據置

徒七十六年其地皇子有仁心三異也遂還府台安女同上書言恭與之微拜侍御史累遷光祿勳遷舉清平貴戚不能枉其正至是為司徒

注十四年春安定羌反郡兵擊滅之復置西海郡 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自是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隋

常從此起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周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過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者支輸之役

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乃繕修故西海郡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其功增廣也同州也參河合三十四年

皇后陰氏廢元 陰皇后多妬忌寵過寔衰數懷恚恨有言后與外祖鄧朱扶坐蠱道者后坐廢以憂死中

大水州三

儼班超還京師 班超久在絕域起自永平十六年此年年老上言乞歸書言臣不殺望到酒泉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請在上書

為起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雒陽陽封九月卒起之說也在西代為都尉起曰小人憐承君後任重處宜有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畏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娥性孝友好書傳常書修

婦業善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遂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水事陰后接換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恤

帝深嘉焉帝有疾帝婦令其母兄入視醫藥帝人謂曰帝至重而使母兄入在內尚上合陛下有私幸之誠下使醫藥

時帝思則不能正坐帝立每有不便帝必起及是立為皇后帝國貢獻帝令某絕歲時但供蠶墨而已

以徐防字叔節為司空 防上疏以為漢立博士十有四家了官以曰元武中興城宏治古易有絕孟康師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

情良自善蓋致薄理越境兒童不備難地未竟其地皇子有仁心三異也遂還府台安女同上書言恭與之微拜侍御史累遷光祿勳遷舉清平貴戚不能枉其正至是為司徒

帝深嘉焉帝有疾帝婦令其母兄入視醫藥帝人謂曰帝至重而使母兄入在內尚上合陛下有私幸之誠下使醫藥

時帝思則不能正坐帝立每有不便帝必起及是立為皇后帝國貢獻帝令某絕歲時但供蠶墨而已

以徐防字叔節為司空 防上疏以為漢立博士十有四家了官以曰元武中興城宏治古易有絕孟康師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

凡十四設甲乙之科前書說理甲科四十八為中乙科二十以勸學者今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不依章句委
博士生牙鑿較傳道術漫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故薄從也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
開五十難以試之解得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上從之
封宦者鄒康為鄒鄉鄒康注在河內今河南府鄒縣也侯 宦者封侯自此始

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食 時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
王幼穉早離顧復常有憂哉時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

秋九月雨水州 冬十月帝如章陵十一月還宮 章陵祠舊宅祠周廟會宗室于舊廡勞賜作樂進幸雲夢臨漢水進幸江陵時太尉張禹字伯

賞賜 國留守禹字伯 附之以為不官官險遠遊驛馬上詔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今得君奏臨漢同興及還禹特蒙

詔大官勿受逸國珍羞 嶺南舊賈生龍眼故州記樹高五六丈子荔枝人如桂樹實如龍于近日異 一置為五里一候望

烏鴛風發南州土地交熱惡猛獸不絕于路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可救也詔曰逸國珍羞本以為奉

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救大官勿復受獻

甲十六年秋七月早

乙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年七皇后迎于隆即位初帝失皇子十數復生者輒隱秘養于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

皇后乃收皇子于民間長于勝有烟疾少于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太子即位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雖陽令王漢字 卒 漢居身乎正能以明察發擿姦伏外徇內起人皆悅服至是卒官百姓莫不流涕為立祠作詩弦歌

祭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洛陽令王漢東清修之節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其以漢子石

為郎中以勸勞動

孝殤皇帝

年延平元年春正月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

府每朝見侍贊與三公絕席

封兄賜為平原王

三月葬慎陵在洛陽東南 帝善後曰和帝早發英斷欲繼捕賊而人專請納

清河王慶戲國特加殊禮 慶于祐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詔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在洛陽也

夏四月罷祠官不在典禮者 太后以鬼神雜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之又詔城東武以宋諸祀禁錮者皆罷亭人祠大官

求不將舉擇朝夕一肉飯而已郡國所費皆減過半斤者上封或大無官司

以節儉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官志儀同三司三公也

五月河東垣山在今山西垣州垣山也垣縣故郡

雨水詔實農傷害除其田租 郡國三十七大水詔曰問者水災害校朝及憂懼而郡國欲復虛譽遂多張墾田墾墾增戶口掩匿

盜賊奸惡無德暑用非次選舉非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連頭塞耳河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自今以後糾糾其罰二

十石長吏其各實農所傷害為除田租

秋八月帝崩 太后迎清河王子祐入即位 太后猶臨朝 后與兄厲定策禁中迎祐拜長安侯立以為和帝嗣

詔檢勅鄧氏賓客 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當前代外戚賓客濁亂奉公為民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執行其罰故也

今宗門廣大網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憲禁其明加檢勅勿相容護自是親戚犯罪無所假貸

九月大水州六

葬康陵 以連遭大水百姓苦役方中中祕藏及諸工作減十之九

隕石于陳留

冬十月大雨雹州四

清河王慶卒 清河王病篤上書求葬宋貴人家旁遂薨年二十九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左姬名小娥喪與王合葬使司空持節

弔琴車騎將軍鄧騭喪事

詔舉逸選博士 尚書郎舉單字幼微南陽郡人以儒學陵替乃上疏曰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興不遠啟處實捕投

戈講藝高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幾無不前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化自聖躬流及蠻荒今學者益

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宜博求幽隱罷遣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

舉逸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孝安皇帝

都護於后族中
尚調養者數後
大將軍本無
大功王公以下
休置子遺此輩
都鄙又何為者
則此新復亦不
過堪情好名之
舉耳不可謂真
賢也

諸老皆臺右儒
役是安插也
夫宜至無器
甲而都野方長
愧不前漢家之
政可知矣欲不
亡得乎

既乃三公於宣
成續續口口
職非不能實
而河三年以災
異其之則城
學表既既水
清河之五屬太
后之私無尊為
大皇帝之可也
爭之不徒台外

丁永初元年春正月蜀郡徵外羌內屬 徵外羌龍橋等六種義降附於是分犍為南部為屬國都尉時永昌郡屬國都尉及凡
三月癸酉日合

夏四月封鄧騭及弟暉弘圖皆為列侯騭辭不受 先是騭兄弟常居禁中騭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乃許之至是封騭及諸
弟皆為列侯騭辭不受遂逃避使者上疏自陳至于五六乃許之 騭性險素治嚴尚者皆中復早有司奏騭
五月以魯恭為司徒 恭奉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以來改用孟夏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按月令孟夏斷薄刑者
謂輕罪以上不欲久繫故時斷之也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業考皆以立秋為斷恭又奏章帝定令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而
小吏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從之

六月封太后母陰氏為新野君

罷西域都護及伊吾廬柳中注見前屯田 先是西域諸國叛攻都護任尚于疏勒尚上書事發會如以管恠為西域副校尉即數
此地也 詔徵尚還以段禧為都護保麗茲禧先守之北城王白當而以兵擊賊其家遂解麗茲道隔塞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為西域阻
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于是罷之

諸羌復叛詔將軍鄧騭校尉任尚討之 騭聞任尚討羌是也書安帝紀載在永初元年六月用是傳載在是冬通地從西
布在郡縣皆為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會罷西域都護發羌數千騎迎之郡縣迫便發遣羣羌頗有散叛諸郡發兵邀進或
覆其廬落于是諸種物當而大愈驚同時奔潰是燒當東號于麻奴得居安定及麻奴兄弟此者大為寇掠斷麗道賊

之時羌歸附已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棄以為柄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懼不能制詔遣車騎將軍鄧
騭征西校尉任尚將五營校尉及諸郡兵討之 騭至漢陽諸郡兵未至明年春騭羌數千人擊破漢軍于莫大營騭自西域

騭征西校尉任尚將五營校尉及諸郡兵討之 騭至漢陽諸郡兵未至明年春騭羌數千人擊破漢軍于莫大營騭自西域
漢陽並懸營還漢地漢陽漢郡治

秋九月以寇賊雨水災免太尉防司空勤防勤 三公以災異免自此始仲長統言曰凡此備數世之失非應強在之故今騭騭

冬十一月司空周章騭弟人自殺騭弟人 鄭眾祭倫等皆來勢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勝

有痼疾而貪穢帝珍抱養為己子故立焉及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病意咸歸之太后以前不立勝恐後為怨乃迎帝而立之周
章以衆心不附密謀誅騭兄弟及眾倫等廢太后及帝而立勝事覺自殺

此則其死風雨竟 是或即西十八也 西四十一 大火二十八日

此則其死風雨竟 是或即西十八也 西四十一 大火二十八日

可也無罪謀謀人及府后之埋其心雖忠其跡實為亂非人正通到反益其九自取害

太后專政日久其心既歸則後或同國體史臣乃以河內高降歸美一河之平雷射常史其夫

可也無罪謀謀人及府后之埋其心雖忠其跡實為亂非人正通到反益其九自取害

太后專政日久其心既歸則後或同國體史臣乃以河內高降歸美一河之平雷射常史其夫

可也無罪謀謀人及府后之埋其心雖忠其跡實為亂非人正通到反益其九自取害

太后專政日久其心既歸則後或同國體史臣乃以河內高降歸美一河之平雷射常史其夫

可也無罪謀謀人及府后之埋其心雖忠其跡實為亂非人正通到反益其九自取害

太后專政日久其心既歸則後或同國體史臣乃以河內高降歸美一河之平雷射常史其夫

可也無罪謀謀人及府后之埋其心雖忠其跡實為亂非人正通到反益其九自取害

太后專政日久其心既歸則後或同國體史臣乃以河內高降歸美一河之平雷射常史其夫

可也無罪謀謀人及府后之埋其心雖忠其跡實為亂非人正通到反益其九自取害

賊二年春遣使累質冀光派民 御史中丞樊豐上疏請減無事之物省官更作者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贖可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徒置刑揚執 郡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民即擢豐為光祿大夫使冀州遣議郎呂倉使交州冀貸流民咸得蘇息

夏五月旱太后親錄囚徒 太后幸雒陽寺官物及若盧獄 錄囚徒雒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與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雒陽令抵罪行未還宮對雨大降

六月大水大風雨雹 京師及郡國凡四十

秋七月太白入北斗

冬任尚與光零羌滇零戰大敗詔遣謁者龐參字仲道督諸軍屯 鄧騭使任尚與滇零等戰于平襄 滇零為關西郡治城在尚軍大敗羌眾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滇中舉石萬錢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制故左校令 當名掌左二廩參先學注輸作若盧使童子俊上書 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屯兵養家以待其成 鄧騭宜且休罷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二輔休養使

使童子俊上書 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屯兵養家以待其成 鄧騭宜且休罷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二輔休養使 使童子俊上書 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屯兵養家以待其成 鄧騭宜且休罷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二輔休養使

使童子俊上書 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屯兵養家以待其成 鄧騭宜且休罷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二輔休養使

使童子俊上書 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屯兵養家以待其成 鄧騭宜且休罷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二輔休養使

使童子俊上書 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屯兵養家以待其成 鄧騭宜且休罷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二輔休養使

使童子俊上書 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屯兵養家以待其成 鄧騭宜且休罷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二輔休養使

使童子俊上書 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屯兵養家以待其成 鄧騭宜且休罷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二輔休養使

司徒恭罷 恭再在公位選辟高弟 恭注此至列卿郡守而門下者生或不蒙薦舉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諸生不有鄉舉者乎 魯注注信自有公之辭終無所言亦不借之議論

夏四月令吏入錢穀拜爵有差 以國用不足從三公之請也 郡及五官大夫有差

冬十月南匈奴 匈奴保于六月

十二月地震 九

有星孛于天苑 天苑十六星

雨水守涼大賊人相食

京師大饑民相食

配三年春正月帝冠

地震 郡國凡十二

京師大饑民相食

京師大饑民相食

虞翻三不可者
蓋逢至論古朱
結點皆蓋皆選
情無端若地息
雖成之

遺御史中丞王宗青州刺史法雄子也

三年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黨眾浸盛至是詔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討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

徵法雄為青州刺史并力討之宗雄與伯路連戰破走之

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龐參說伯路後遣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焉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議曰譬若衣

敗壞一以相輔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郡中虞翻曰

此三輔為心腹之官若以涼州在邊境也

東郡土重難以引諸郡而西郡中虞翻曰

謂固說焉

辟西川豪傑為掾屬科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討安之

以虞翻為朝歌長討野境厚盜平之

為朝歌長

歌其為君憂之謂曰此賊大羊相聚以求溫飽耳

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

三月初旬奴降

何照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為副將

將軍事

先零羌寇漢中太守鄧勤戰死

原虞以身扞及與勤俱死

地震

夏蝗

秋七月大水

九

三

漢中太守鄧勤欲擊之主簿段熲諫不聽出脫大敗段熲與門下史王宗

漢中太守鄧勤欲擊之主簿段熲諫不聽出脫大敗段熲與門下史王宗

漢中太守鄧勤欲擊之主簿段熲諫不聽出脫大敗段熲與門下史王宗

漢中太守鄧勤欲擊之主簿段熲諫不聽出脫大敗段熲與門下史王宗

九月地震

太后母新野君卒

新野君病太后幸其第連日宿止三公上表固爭乃還宮及免使司空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

太后母也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食

地震

九月

孟冠河內三月詔徙膠東郡縣遷侍御史高擊孟破之

孟冠河東至河內百姓多南奔渡河使北軍中候兵長杜純督朱

寵將五營士七孟津

孟既轉盛而緣邊二十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

詔並從之

孟士不樂去竟逐刈其禾稼發屋室焚燒聚時遠草煙飢荒而驅蹙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

妾妾其大半時任尚坐無功徵免詔復以為侍御史擊孟于上黨羊頭山

漢陽人杜琦及弟李貢同郡王信等與孟通謀聚眾據上邽城

漢陽賊杜奉奔上邽

孟既破之乃罷孟津屯

蝗九州雨水

壬六年春正月省為新物二十三種 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蓄強熟或穿城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

三月蝗

詔封建武功臣

夏五月旱

六月豫章黃谿原山

七年春正月太后季大臣命婦謁宗廟

二月地震

夏四月丙申晦日食

秋蝗

元初元年春二月日南地

三月癸酉日食
夏旱蝗
六月河東地陷

六月河東地陷

羌豪號多掠漢中校尉侯霸與戰破之

羌豪號多與諸種鈔掠武都漢中已郡板橋蠻後漢書而蠻情高祖為王符老人以定

冬十月戊子明日食

十一月地震

二年春零昌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

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

夏四月立責人閻氏為皇后后母弟也

五月旱蝗

秋九月壬午晦日食

校尉班雄起之等擊零昌大敗遣中郎將任尚屯三輔

勇士後漢書今歸州府全縣在東為杜季育所敗引遠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季育率眾偽送鈞令右扶風仲光等收羌未稼光等遠鈞即

度散兵深入羌設伏要擊之光等共敗並沒鈞遠還嚴參失期歸路以任尚為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

其之勢也今當皆為騎日行數百里未和風雨去如萬騎之眾遠鈞于之廣途尾掩其進自窮便民利事大矣使君計

以虞翻為武都太守擊羌破之 太后聞虞翻有將帥之略以為武都太守羌眾數千遠鈞于陳倉囓谷

大數謂在今風調即停車不進而官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關之乃分鈔旁縣因具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更

士各作兩窻日增倍之羌不敢進

示解送我地見吾今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

明年度連將軍即遣平南軍于零雲子雲州任尚又遣兵擊羌于雲道

門出北郡入簡在衣領州人于水以不知其更更然如調

計賊當逃乃准五百餘人于水以不知其更更然如調

連破之新獲甚眾賊由是散散

連破之新獲甚眾賊由是散散

事與注法同况
委德使非神而
明之皆超法之
請父書耳

冬十一月地震凡十

丙三年春地震凡十

三月辛亥日食

夏四月京師旱

初聽大臣行三年喪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司徒劉愷以為非所以師表百姓實美風俗乃詔聽大臣行三年喪

地震凡九

丁卯年春二月乙巳朔日食

武庫災

夏四月策免司空袁敞字叔安之子敞自殺 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尚書郎張俊有私書與敞于怨家封上之敞坐策免自殺

五月以李邵字孟節為司空 邵初為郡戶曹時黃憲時袁敞皆為郡守有禮愛中亦當選吏時謂太守曰賢明舉相房之稱不

之稱不能止國語人謂之邵述所在遺留物至其尋辟孝廉屢遷至太常及是代表袁敞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大臣節免廷免未

六月雨雹凡三

秋七月雨水凡十

任尚募羌殺零昌 先是任尚遣兵擊零昌殺其妻子又遣羌榆鬼等判殺杜季貢破羌魁 至是尚募効功種羌號封判殺零昌

封號封為羌王尚復將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諸羌大破之于是西河度人種羌萬人詣鄧遵降隴右平

地震凡三

秋五年春旱凡五

秋八月丙申朔日食

鄧遵募羌殺狼莫封遵為武陽侯徵任尚乘市 自羌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

州遂至虛耗及零昌狼莫死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鄧遵為武陽侯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後人任尚與遵爭功權

車徵乘市

地震凡四

徵馬防而蕃狀
春封鄧遵為侯
任尚事同一轍
何以任將

紀六年春二月地震京師及并州

夏四月大風雨雹并州

五月京師旱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既

地震凡八

益州夷降 初越蕩夷封離等反永昌益州蜀郡夷皆叛應封離象至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交掠百姓益州刺史依喬遣從事楊棟將兵進擊大破之封離等乞降棟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棟因奏長史最得倣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

死論 永宣元年春三月北匈奴車師後王共殺漢使詔復置都護屯兵 初西域諸國既絕于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虜之與共為邊寇敦煌太守曹宗忠之乃上遣行長史上謂上奏遣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于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至是

北匈奴車師後王軍就共殺索班擊走前王畧有北道曹宗請出兵擊匈奴以報之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太

后開軍司馬班勇起之乃有父風名問之事班勇起之乃有父風名問之事班勇起之乃有父風名問之事

地得安問者羌亂西域後此有邊遠諸國備兵一或兵通西域所以期會善車師皆地險然其地不遠今當遣使安問之乃有父風名問之事

夏四月立子保為皇太子 秋七月乙酉朔日食 大水郡國凡三十三

冬十二月以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為司徒 震孤貧好學通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教授二十餘年不荅州郡禮命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大風之來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鄧鴻聞其賢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餘累遷

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也密曰暮夜無

知者實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已微入為太常至是代劉禮為司徒

實性公廉于膳長諸食奉行敬謹成欲令為開皇喪日使復世稱為清

白史子孫以此

遺之不亦厚乎

地震三十四

免越騎校尉鄧康官遣就國康謝太后從兒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感滿數上書諫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朝太后

使內侍者問之

康先拜亦自道中大人非奴詎之神志忽遣白康詐疾而言不避太后大怒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

皇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鄧氏崩

合封鄧氏為上蔡侯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饑或

違旦不寐躬自減撤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仍豐穰太后嘗謂清河問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

之家不食肉食肉則民而哺哺學不識城否斯城國所從來也然每已長久不運故中世而上書言太后食

之以珍羞後世之世出城外而歸

字字明明乎原即受使忠孝節始家之子宜誠漢新今屬湖北長陽也

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宣批曰孝德后祖妣太貴人白敬應后

初長樂太僕蔡倫受賞后諷旨誣陷宋貴人帝敕使自致廷尉

倫飲藥死

高句驪鮮卑寇遼東太守蔡瀾戰歿

功曹掾龍端兵馬孫福以身扞諷俱歿于陳

尊母耿姬為甘陵

高句驪鮮卑寇遼東太守蔡瀾戰歿功曹掾龍端兵馬孫福以身扞諷俱歿于陳

詔舉有道之士 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詠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豫廣帝意

且之言今明詔引咎免刑詔詔訪有史言者見杜根或謂世有新象長端輪列二臺必次風警應爭為切直處諱矣宜輸相書

如其言穴必有礙刺龜苦口廷身不得事賢且後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

管穴謂言事者所見不遠大而官或妄誕也書

御選也 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廷

御選也 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廷 子為侍中

以薛巴守廷前人為侍中不拜

初汝南薛巴少有至行以娶後妻而薛巴分出之巴日後號泣不忍去至被頭針不得已處于外旦

亡者子孫分財更辱也

亡者子孫分財更辱也 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

如毛義

徙封鄧禹為羅

徙封鄧禹為羅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

后意太后徵清北河

后意太后徵清北河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

平原王帝怒令有司奏理等

平原王帝怒令有司奏理等 大逆無道遂廢其子西平侯廣宗等為庶人禹以不與謀徙封羅侯遣還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

皆產廣宗等皆自殺

皆產廣宗等皆自殺 禹與子鳳皆不食而死徵鄧康為太僕賤平原王翼為都鄉侯

皆產廣宗等皆自殺禹與子鳳皆不食而死徵鄧康為太僕賤平原王翼為都鄉侯

皆產廣宗等皆自殺禹與子鳳皆不食而死徵鄧康為太僕賤平原王翼為都鄉侯

知者實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已微入為太常至是代劉禮為司徒
實性公廉于膳長諸食奉行敬謹成欲令為開皇喪日使復世稱為清

口抄... 國家... 以取賢人兄監羽林車騎封宋揚人兄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閔皆為列侯 帝以耿貴人兄竇監羽林車騎宋氏封侯為卿校侍中

者十餘人閔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江京李閔皆封列侯與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孔母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親為修

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賜過報勞苦而外交屬托損奪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

美奏御帝以示聖等內侍皆懷悉忿伯榮驕淫尤甚過于故制賜錢數萬以賜伯榮伯榮受之而喜伯榮驕淫尤甚過于故制賜錢數萬以賜伯榮

秋八月燒當羌麻奴入寇馬賢追擊破之 燒當羌惡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校尉馬賢撫師不至常有怨心遂寇湟中

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擊之不利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于令居因寇武威賢追到當鳥 招之諸

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 居延都尉范滂犯賊罪吏議欲增錮二世 劉愷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于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

以劉愷為太尉 于善也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之意詔從之

鮮卑寇居庸關 鮮卑寇居庸關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功曹楊穆以身扞嚴與俱戰歿

帝幸衝尉馮石府留飲十日 賞賜甚厚拜其子世為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為郎中 石福邑侯封之持文輕尚節安女禮嘉公主

久十一月地震 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尚書令段熲等奏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官 告曰休通之名之與貽則萬世不可改宜

復斷大臣行三年喪從之 官不能之免職也

卷之二十四 後漢

御比惡八通蓋得覽 卷之二十四 後漢安皇帝 六

九月雨水既五

以楊震為太尉 耿寶為李膺兄子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勅寶大恨而

去嗣顯亦為所親震又不從司空劉放問之即拜此時諸使者大為王聖脩第樊豐周廣謝暉等傾插朝廷震上疏曰方今災

患之熾甚百姓空虛三邊受役幣費之而為阿母起第為費巨億廉暉兄弟依倚近侍與之分威屬託州郡傾動大臣招徠貪

汙之人受其貨賂復得顯用白黑濁清天下謹詳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

上不聽

冬十二月地震陳中書為汝南周突而陽馮良思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美幣聘之良宗族勸之曰夫

聘處士周突字子安馮良字子昭不至 陳中書為汝南周突而陽馮良思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美幣聘之良宗族勸之曰夫

聘三年春正月班勇擊走匈奴奴田車師者西域復通 班勇至樓蘭以郵書歸附特加三級爵班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聞以恩

信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于伊和谷于夏前部始復聞通運屯田柳中兵三軍班勇

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策取太尉震印璽還歸故郡震自殺 樊豐等見楊震事不從無所顧忌豐等作詔書調發司農錢

殺大匠見徒見徒何故材木各起家會園池震復上疏疏曰臣聞古物不能與時俱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震用田成表

詔自菲薄宮殿地宜傾覆材木各起家會園池震復上疏疏曰臣聞古物不能與時俱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震用田成表

遂共潛震云自趨虜死後深懷怨怒且鄧氏故吏有怨恨之心帝然之及還京師使臨大學即其像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璽震

于是禁門禁門也絕賓客堂等復惡焉路之令耿寶奏震堂有詔還歸故郡震行受執西夕陽郭乃神其子門人曰

子是禁門禁門也絕賓客堂等復惡焉路之令耿寶奏震堂有詔還歸故郡震行受執西夕陽郭乃神其子門人曰

以節本為節本節本也因致醜而卒震子代行書代其行書震子代

夏四月關中關中以耿寶為大將軍

秋九月廢太子保為濟陰王 王聖江京典曹等得太子乳母王男尉監主做誦吉等殺之太子歎息京豐懼乃與關后荒太子帝

怒召公卿議廢太子耿寶等皆以為當廢大僕來應好與太常桓王符和阮廷尉張皓字叔期與馬武議曰應說年未

胡亥以楊震自取殺身在於不能與自保身在小臣不與國政者或以口腹私去亦當在

未為太尉時召則國之三公編不知家室勇男之義可少哉謂之不能行則其之者則了謂家不能行則其之者則了謂家不能行則其之者則了謂家

不能行則其之者則了謂家不能行則其之者則了謂家不能行則其之者則了謂家不能行則其之者則了謂家不能行則其之者則了謂家

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得輔以禮蓋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不從遂廢太子為濟陰王居德陽殿西鍾下宋應乃世世光祿卿杜嗣宗王劉崇將作大匠薛昭博中郎呼弘謀光緒代施延大中大夫天下日思謂如明昭昭然也而共為諛辭外則為過事而內希復禍則已足為國事固行無所不為若或遂不決雷鳴則思過日不自去者宋史謂德陽殿西鍾下西山下德陽殿之西也德陽門北宮門名開新禮在神廟有開聖堂

庚申晦日食
地震深淵及溝渠大水雨色德陽門北宮門名開新禮在神廟有開聖堂

四年春二月帝如兗

三月戊午朔日食

帝崩于某流月還宮發喪 帝崩于乘輿十二年二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以濟陰王在內恐公卿立之乃偽云帝疾甚從御臥車所在居灶突間馳歸四至洛陽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閻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迎北鄉侯懿入即位 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迎

濟北惠王名壽子北鄉侯懿侯懿為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拜宮悲泣不食舉餘莫不哀之

樊豐等下獄死取寶自殺王聖伯榮徙厲門 閻顯忌樊豐取寶風有司奏貶寶為亭侯請就國寶自殺豐及謝惲周廣下獄死

聖母子徙厲門子是顯以弟景為尉尉羅支城門校尉晏為執金吾並處權要威福自由

莽篡位在洛陽 昭泉南 寶善里 曰安帝 即位 病 甚 光 復 盛 世 道 可知 後 漢 御 使 臣 厚 保 母 戚 忠 賢 望 其 興 災 禍 象 尚 可 得 乎

冬十月越嵩山崩

北鄉侯懿表也不成于君而者懿懿也 閻顯白太后秘不發喪更徵諸王子閉宮門七兵自守

十一月地震京師

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程程為孝謀閻顯等遣太后于華宮封宦者程程等十九人為列侯 初北鄉侯病篤

孫程等十九人王王國與中黃門程程等謀立濟陰王至是夜入省門過江京劉安陳達

斬之以李閎積為省內所服賜與俱迎濟陰王即皇帝位命以下從筆幸南宮登雲臺召公卿百寮使虎賁羽林

士屯南北宮諸門程程等不知所為小黃門樊豐勸顯以大后程程等謀立濟陰王至是夜入省門過江京劉安陳達

外有兵兵程程等程程等不知所為小黃門樊豐勸顯以大后程程等謀立濟陰王至是夜入省門過江京劉安陳達

明日開門程程等不知所為小黃門樊豐勸顯以大后程程等謀立濟陰王至是夜入省門過江京劉安陳達

程程等不知所為小黃門樊豐勸顯以大后程程等謀立濟陰王至是夜入省門過江京劉安陳達

程程等不知所為小黃門樊豐勸顯以大后程程等謀立濟陰王至是夜入省門過江京劉安陳達

漢京師如實賜初賜頭牌在後史以杜將生不以正知爾則服欲說令收江京歲少帝而立濟強王而即日地將不得見乃告長史陳輝與共承見言之碑頭陳幸從從會商難疑生行門人將紙致上書言欲頃頃止之碑頭曰家前紙上書碑頭為

英北婚侯 以諸王禮

改廷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 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于華陰潼亭

孝順皇帝 漢順帝 帝威震也宜宜以中具祠之則人立石祠為弟子墓所

初漢高帝禪以為關太后與帝無母子固宜從列絕朝見周恭謂司徒李邯

後曰警蹕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郭莊公奏始皇賜願怨母隔絕後感願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闕新謀大

后幽在華宮若悲慈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于天下如從禪讓殺世歸咎明公宜密表率羣臣朝覲以厭天心以答人望

仰即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皇太后閼氏崩

隴西鍾羌反馬賢擊破之 賢將七千餘人戰于臨洮斬于餘級羌請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

秋八月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為尚書僕射左雄駁詡人為尚書 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

秉阿黨權貴免之又勅中常侍程璜陳東孟生李閔等百官側目三公劾奏謝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

禁將俗之深防刑罰者民之街嚮臣所發舉賊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元即以尸諫耳

子曰朕這謹願王賢不聽遂屬子職不司不司理用 又京中常侍張防慶寢不報詔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

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其成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表生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孫

程張賢等乞見曰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罪明正反構忠良令客星守羽林

阿詡請捕十六日入禁宮詔詔十七日復過文昌殿 其占宮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防下

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家執事 求請帝問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于是詡子顯與門生百餘人候中

常侍高梵車訴言枉梵入言之防坐徙邊即赦出詡徵拜議郎數日遣僕射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

賢盡節為愚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寒寒之節宜權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遣程等十九侯就國 程等坐價表上殿爭功徒封遠縣詔封因畫十九侯就國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謂司徒朱依

春人疑年二月 曰朝廷非程等不立今忘大德錄小過如道路天折使上有殺功臣名宜急表之依乃諫帝從之復故爵土

周舉說朱依以功臣大德不可忘也曹林人之

如此歷代通鑑輯覽 卷三十一 後漢順皇帝

則時雖學為也
雖者亦可見矣

召征遼京師
陽嘉元年

丁卯二年夏六月遼尊母李氏為恭愍皇后 初帝母李氏為閼太后所害詳見 廢洛陽城北至是左右白之帝發哀親到瘞所更

以禮饋恭陵

遣徵理太守張朗與班勇擊焉耆降之徵勇下獄免 先是班勇誅斬東且彌西域國去洛陽九王更立其種人為王又發諸國

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徙居枯梧河上西域皆服惟焉耆王元孟未降勇請攻之于是遣朗將河西四郡兵與勇兩道

擊之朗先有罪欲邀功自贖遂先期至焉耆詳見 山西域國 元孟乞降朗入受降而還勇以後期後下獄免詳見 朗亦

免官

秋七月甲戌朔日食

以許敬字敬與人為司徒詳見 敬仕于安和之間當嘗鄧閼氏之盛無所屈視三家既敗士大夫多慕汗者獨不及敬當世以

此重之

聘樊英字季博人為五官中郎將英善星算推步災異隱于空山詳見 之陽州顧禮請公卿舉賢良有

道皆不行安帝初徵為博士建光元年與孔僞字子松李高字子然郎宗字仲安楊倫字仲理王輔字公勝等同徵不赴至是

帝復以策書元禮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為不聽英不得已到京稱疾還與入殿猶不能屈乃設壇席賜几杖侍以師傅之禮廷

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所在送穀以歲時致牛酒英初被詔命眾皆以為必不降

志及從就聘應對無奇謀深家談者失望

以處士楊厚字仲宣黃瓊字世英為議郎 時又徵楊厚黃瓊厚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危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

字子暹以書遺之曰語云峴峴者易缺嶮嶮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是故倍倫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謀令

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亦拜議郎稍還尚書僕射數上言事帝頗採用之固少時季以父事為司徒固故姓名杖策

定省不合國章諸
生如其為師子也

魏三年春正月京師地震漢陽地陷裂

巳四年春正月帝寇

夏五月桂陽獻大珠還之 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鵬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翬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以還之

秋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安帝詔初五 虞州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澆灌頃遭羌亂郡縣兵

荒二十餘年矣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軍外結驛宜開壁

自古求才必見
行賢者有其
處名相高處以
高而致之者眾
漢自嚴光後卿
相無幾說以流
遷者何因而中
之充史其其
入方技不入
遷者何因而中

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 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又封梁高子莫為夏邑侯左雄上書諫曰臣案南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惟先帝時王聖為野王君聖造孽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懼於臣請歲以錢千萬給河母內可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以不為吏民怪案翼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存于是商讓遂覽封

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劾之士左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京師地震專政在陰其災尤

大臣前後皆言封爵至重夏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卒封之

京師地坼詔引波樓對策 洛陽宮舊亭地坼八十五文帝引公卿所舉士對策李固對曰漢興三百餘年宜無阿乳之恩

兼加水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還居舊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

孝廉者以其秉威權乞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制於尊震天下子弟操仕皆無限極禍偽之徒望風進奉今可為故常

禁同之中臣尚書為陛下喉舌出納王命權重勢重其擇其人以配聖政則吏二千石外絕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

源清者流必潔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減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

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欲異昇平可致也

舍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美而阿母官者皆疾之詐為飛章以隔其罪大司農黃尚

救之乃得釋出為稚令棄官居漢中阿母後竟坐搆奸誣囚收印綬還家舍

秋七月太尉胤參免 參在三公中最高名也直數為左右所毀目歸乘風案之段恭

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人以謗佞傷毀惡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也國以賢治君以忠文躬卒寵任以安社稷

書奏詔還小黃門視參疾致手酒會參夫人疾前妻子殺之

熒三年夏五月旱 時春夏連旱上露坐德陽殿東相請雨問清愛之術周舉對曰陰陽閉隔則水旱成災宜推信革政崇道變

也張衡亦曰前年京師地震上裂裂者或分定者或散也願陛下稽古幸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

至矣

也張衡亦曰前年京師地震上裂裂者或分定者或散也願陛下稽古幸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

至矣

也張衡亦曰前年京師地震上裂裂者或分定者或散也願陛下稽古幸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

純四年春二月初中官得必養子養爵 御史故調文到上書曰竊守大明二年化允其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幸貴賜

歲滿數金指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安民重官而承天順道也書奏不省

以后父商為大將軍 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使太常桓為奉養第拜拜商乃詣闕受命高少過經傳讓奉好士倖巨覽漢陽
陳龜野賦賦人為莽庸周舉李固為從事中郎固以商和柔守不能有所舉裁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大道無親可為
祇畏城令王綱一登道行忠之明公踐伯成之高莊子天地為虛為實天下俯成子端立為虛為實全不朽之譽官與外戚又革就榮
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答

秋閏八月丁亥朔日食

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永和元年冬十二月以王粲為大尉 龔深疾惡官權上書極言其奸請黃門使客誣奏龔深帝命龔深自實李

固奏乞上策而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為惡使所攝眾人聞知其不欺深夫三公尊重無論理訖之義王公卒有他變則朝廷獲
言賢之名群臣無救覆之節矣詔云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事乃得釋

以后兄冀為河南尹 冀嗜酒佚遊居職縱恣商各呂放以告商謀之冀遣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請以放弔禹
為洛陽令使捕之至誅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武陵蠻反 初武陵太守言蠻半服可增租賦彥謂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嘗與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
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帝不從至是蠻果爭貢布非為約遂殺彥吏舉種反明年春以李遂為武陵太守討平之進簡良

吏撫循蠻夷郡境遂安

丁二年夏四月地震

冬十月帝如長安後處士法真字子真不至 直博通內外學為關西大儒會帝西巡田羽為之前後四微終不降屈友人郭正

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可謂百世之師矣

十一月京師地震

十二月帝還宮

鹹三年春二月京師地震金城隴西山崩

夏閏四月京師地震

必視良游遊人為尤真太守張喬南為交趾刺史招降蠻寇嶺外悉平 先是象林蠻區姓也區俱反憐奪攻嚴寺最長史

百世師非聖人不足當之如大儒通內外學亦難得此况未見其賢乎可謂不
可更其何處來相博其上以名
在下以名處難
或可知已

交趾刺史與演發交趾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彈連後反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蠻將轉盛待御史賈昌討之咸餘不克
 二年百官皆遣大將發刑場充塚四萬人赴之李固駁其七不可而請任祝良張喬因曰刑場宜撤難結不散長沙桂陽數
 遠赴廣里詔書道銀必致施之不可二也南州溫知有津氣致死亡者十之四五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卒無功也
 食致費若此不可五也設使軍到死之者不計封賞益州刺史張光益州刺史張光
 其將吏旬月之間破城陷郡此發將無益州郡可在之數也宜更選有勇畧不處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使日南吏民依
 有破者之功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爲九真太守喬爲交趾刺州喬至關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舉車入賊中設方略格
 以威信降者數萬人嶺外復平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初左雄爲周舉爲尚書督益州司隸校尉舉馮直州任將帥直督生賊罪舉以此勅雄雄曰進君
 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贊我矣韓厥曰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
 不敢阿君以爲君虛不賂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時官者競青恩勢惟大長秋良賀虛秋
 公子爲良後清儉遠厚無所爲舉亦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于宮禁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知文士類皆銜鞅因景監以
 見有識者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冬十二月戊戌朔日食

紀四年春正月申常侍張遵等伏謀 梁商以黃門曹節節等用事遵子曼及不疑與父違等忌其恣亂反共譖商及曹騰
 孟貴圖廢之帝曰必無是但當共妒之耳遂灌塢曹收騰貴帝聞震怒收遵等下獄悉伏誅辭所連某延及大臣商上疏
 曰春秋之義罪止首惡大獄一起無辜者眾非所以順迎和氣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

三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馬賢擊燒當羌那離等斬之 先是鍾元良封等寇隴西漢陽校尉馬續擊破之續在蜀時詔拜馬賢爲謁者鎮撫諸羌
 賢復發隴西史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又進擊鍾元且昌等諸種俱誅涼州降嘉四年已而燒當那離等寇金城塞賢將兵赴
 擊斬首四百餘級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和三年至是賢將湟中義從兵拒擊那離斬之破賢爲弘農太守

隸五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吾斯車紐等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注見殺長史
 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兵掩擊破之帝遣使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
 不能制下直令自殺降者遂更狐疑龜坐免梁面上表曰馬續素有謀謀與連日人深勝兵安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

舉朝諸公連舉
 無敢者或于之
 不知商者今其
 于焉曾節等文
 好漢死中官必
 有及乙之惠故
 欲建章其故不
 得謂之保金吾
 類也

宣示購賞明為約期如此則曉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乃詔續招降叛虜
所長以特其與中國之所及而或飲之所短也宜為先于是右賢王都抑殺等萬三千口皆詣降
城將降虜兵擊降之

五月己丑晦日食

己六年春正月馬賢與羌戰敗沒東西羌
承西羌安定北地七郡西河郡為東羌
遂大合閭月擊唐亮寇三輔燒圍陵 初那難等

既平朝廷以來機劉表為并涼刺史
羅南謂之曰成敗無常而能備之道亦無常法
機等度刻多所損發羌遂復反 帝命馬賢討西羌
羅南謂之曰成敗無常而能備之道亦無常法
機等度刻多所損發羌遂復反 帝命馬賢討西羌

大轡上疏曰今雖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賢等處處留帶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必從寇三

輔為民大害臣又聞吳起為將著不張蓋度不披裘今賢野次番幕珍有羅遠兒子倚其事與古反臣懼其將士將不謀命必

有烏克潰叛之變也皇甫現定制安亦見賢不恤軍事者其以敗上書言狀帝皆不從至是果敗賢與二子騎破到三月武都

太守趙冲擊破唐亮詔冲督河西四郡兵趙冲將以望前却有其略乃命為功曹使千甲士八百與亮交戰亮遂退却上嚴

軍備首領軍賊則隱匿不言軍士分地困于糈食不約供餉則軍將大子受命常守安則如後累年能小則也故大官將則

賊則不能用焉唯命張橋行車則則軍將亮也三城明將軍亮從漢安定居

秋八月大將軍梁商卒 商病為救董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以耗費帑藏衣食飯含王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宜皆

辭之卒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

以梁冀為大將軍不疑冀之為河南尹

以周舉為議大夫 初舉商疾篤帝親臨幸問必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

九月辛亥晦日食

冬十一月徙荊州刺史李固為泰山太守 荊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為刺史固到滎陽問境內故寇盜前舉與之更始于

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散間餘類悉悉因泰南陽太守高賜等賊械賜等重賂舉冀冀為之千里移檄而固

持之愈急冀遂從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已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省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

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解散

輕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 時盜賊並起殺長吏二千石橫行州郡帝以周舉言遣舉及杜喬等相相馮美

張綱樂巴 字叔元 魏郡南皮人 舉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 時盜賊並起殺長吏二千石橫行州郡帝以周舉言遣舉及杜喬等相相馮美

張綱樂巴 字叔元 魏郡南皮人 舉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 時盜賊並起殺長吏二千石橫行州郡帝以周舉言遣舉及杜喬等相相馮美

張綱樂巴 字叔元 魏郡南皮人 舉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 時盜賊並起殺長吏二千石橫行州郡帝以周舉言遣舉及杜喬等相相馮美

景帝甫及皇其
不賦代起此即
五風台旋景漢
之不為景漢
者景帝即始大
德新之為非由
突漢新之計也

劉劄會目翼莫曰此既危將軍也翼深惡之使左右置毒于考餅以進帝苦煩甚名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黃餅腹悶得水尚
可活莫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翼當正事泄大惡之議立劄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成字伯
人先與翼書曰先帝廢立未嘗不論訪公卿廣求聲議今上應天心下合眾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至憂至重
可不慮慮莫乃名百官入議固廣成及大鴻臚杜喬皆以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翼尊親宜立為嗣而中常侍曹騰常謁蒜
蒜不為禮由是惡之夜往說翼曰將軍軍世椒房之親東攝萬機賓客環橫多有過差清河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矣不如
立蓋吾依當貴可長保也帝生河間王閼閼生平原王豐豐生翼翼生翼翼以女弟妻之因說對及門爭翼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翼意氣凶
凶廣成備憚曰惟大將軍令獨固為守本議翼厲聲罷會說太后策免固為翼使志入南宮即位時年十五太后獨臨朝政大
將軍掾朱穆呼翼曰翼莫曰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官得小心忠厚之士與之
參勸講授翼房中習學翼亦不能屈

秋七月翼歸漢在柳陽

九月遣清河間孝王為老穉翼蓋先侯曰孝王

冬十月尊母區氏張氏為博園貴人

孝經皇帝

訂建元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食

六月以杜喬為太尉 自李固之廢中外委氣舉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不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論定策功益封翼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官者劉廣等皆為列侯 杜喬諫曰陛下即位不當尊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
榮氏一門宦者微功並帶無功之號翼受臣之土其為乖亂胡可勝言乃遂斯道宜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

奏不省

八月立皇后梁氏 初永昌太守劉君世鑄前金為文蛇以獻翼翼益州刺史種蒨為發其奸翼恨蒨高因以他事隔之李固上疏伸

理太后赦翼免官以金蛇贖官翼從大司農杜喬借觀喬不與翼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翼又屬喬舉汜官為尚書喬

以官職罪不用至言定左右翼欲以厚禮迎之喬又據舊典不聽由是日許翼

九月京師地震策免太尉喬

冬十一月徙清河王蒜為尉氏縣徙陽恭自殺名茂為廿陵下李固杜喬獄殺之 宦者唐衡左倌等共搆杜喬

曰陛下前當即位為與李固謀言上不堪奏漢宗祀帝亦怨之會刻文者茂劉勳勳謀共立清河王蒜劫其相謝高毅之孫

坐殿桂陽自殺果其因說國倚云與文交通收固下獄門生王訓... 太后昭教之京師市里皆稱萬歲莫聞之畏固名德然為己宮乃更據奏前事長史吳祐爭之不從時馬融為其作奏祐謂

曰字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若吟吟何面目視天下人莫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獄中公等由從漢室更從從此始矣公等

受主學強而不扶教之良史立有解私歸身已翼使人骨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獄中如其罪固榮子即亮年始

成卓治同上書乞救國尸不報與重地俱往臨天守尸十日不去喬故排場區池星行至洛陽馬夏門守史守護尸積十二

日始歸上書并乞二公救背太后許之匡廷為夜守墓終行難避與虎相觸履履身不往趙承與固弟于七十二人始聞吉

直為改行入董吳祐亦自絕歸卒于家陳留人

三月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夏五月北宮火帝徙居南宮明帝三月

配三年夏四月丁卯晦日食

六月東廟度夜室

秋七月廉縣縣平政府四縣二十四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天市在房星東

九月地再震山崩

當時亂政自是以召天變災而南之事則失於奇怪觀者慮志引事禍由於社稷事由社會云云可知

前郎陵漢國故城在今侯相前酌淑辛 淑少傳學有高行李膺等皆師宗之安帝時復拜郎中再遷當塗長後舉賢良

之謂也 淑少傳學有高行李膺等皆師宗之安帝時復拜郎中再遷當塗長後舉賢良

時太史奏五百里聖人聚 傳字仲字子通 頤陰令苑康 字仲字子通 命其里曰高陽里淑卒年六十七歲子膺時為尚書

自表師長二縣皆為立祠 淑兄子中為沛相聖為 漢故太守皆正身疾惡志操純實呈後共貴

三月初元年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初 善善作妖態 身作怒眉呻雜陸馬 莫龍潭之莫愛監奴秦宮出入毒所 見宮中與此判

史二千石皆詔辭之 莫身對馬也 宅師極土才起 死豆數十 賢用壽言多斥奪 諸果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孫氏宗親為侍

中卿枝郡守者十餘人皆貪暴凶淫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奏記于冀曰將相大臣均體元首豈可去明即昧履危自安宜時

易望守非其人者誠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奏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則將軍身尊事顯德權無窮矣冀不納冀還專

御七卷元通五卷元 卷三二白 後漢明皇帝

朝而猶交結宦官任其子弟以為要職欲以自固穆又表記極諫莫終不寤

夏五月尊博園唐貴人曰孝太后

辟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等劾勸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 尋臣劾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數羽林虎

貴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勸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尋條肅然河南尹不疑官廢改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

陵曰明府不以改才不換見權序令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夏四月帝微行至河南尹梁暲不與行時府舍是日大風拔樹盡昏 尚書楊東震甲子上疏曰臣聞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

誠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聖遊降亂軍單等威無序侍衛守宮峻望妻女妄投有非常之變任享之謀

京師早任城舉國饑民相食

冬十一月地震獨舉獨行之士 承祿在寬行元始好名治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遂而論世事名曰政論

詔加大將軍其殊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 帝欲榮崇冀使議其禮朝唐等咸稱冀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空黃

瓊獨曰可比鄒魯合食四縣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賜終不名禮比蕭何增封四縣比鄒魯賞賜金錢奴婢珠帛

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尤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天平尚書事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夏四年孝崇后廢氏崩 帝哀哀洛陽西鄉以弟平原王石為喪主王侯以下皆會哀禮儀制度比恭懷皇后

秋七月庚辰朔日食

冬十月京師地震

不疑本傳冀為
是書卷之二十四
又謂乃時時
不與冀和足有
相于府其且字
國下微乃為
防軍其符與焉
自國之計若巧
皇寶有小特其
竟即不免冀
者當時其意
不得謂之信

冬十月京師地震

魏承元年秋七月河溢民饑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尋復下獄輸作左校 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為刺史令大開

釋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獄貧汗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官署趙忠喪父歸葬得為玉璽穆下獄案驗吏發墓

劍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涓子前朝年數千人詣闕上書公穆曰中宮近習竊持國柄子極王爵

口含天憲運寶則使鉞隸富子李孫呼雷則令尹顏化為祭路而穆獨抗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悲生而好死也徒成王明

之不報懼天細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原計臣願願首繫趾代穆文作帝乃赦之 謝安上疏曰魏末穆手明極正清平與高亮各

補王定書 奏不存

二年春二月復據判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京師地震

東海胸山在今江南海州南上有雙崩

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

秋九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泰山琅邪盜起

時盜賊四起陳留李登自稱皇帝事在建和元年長平陳景白號廣帝子君宜官屬南頓管伯錡具人圖舉

兵事俱在建和二年扶風裴俊裴氏非子交洛封邑此因亦稱皇帝事在建和元年和俱伏謀至是泰山琅邪賊公孫舉東郭寬等復反叛殺長吏

紀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畿人相食

巴郡益州郡山崩

秋南匈奴左賢提臺考等反屬國都尉張奐字然明擊破降之南匈奴左賢提臺考者且渠伯德等反東羌復舉魏應之安定

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壁中惟有二百許人間之即勒兵出軍更爭止之不聽遂進屯長城收兵遣將王衛指誘東羌使匈奴

不得交通東羌諸臺遂相率與奐共擊其難等破之伯德將其眾降并殺其馬二十四匹入城使金如粟不以入德意謂之前此八都尉皆好

好射時高老所若及兵正身深已無不悅服

二年秋解卓檀石槐寇雲中以李膺為度遼將軍 初解卓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弛法禁平田直無敢犯者遂權以

為大人立庭于彈汗山去高柳見北三百餘里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注見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

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至是入寇以故高桓校尉李膺為度遼將軍膺為校尉則解卓此蓋膺嘗擊女石每破走之屬甚憚膺到邊羌胡空風畏服

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還之

以韓韶字仲真人為冀州刺史治長 公孫舉等嘗克徐州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刺者以韶為冀州刺史其賢相

戒不入境流民萬餘戶歸隸界詔問倉賑之主者爭不可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詔與同郡荀淑鍾皓
字季明陳實皆嘗為縣長時人謂之頽川四長諱前少以篤行稱公府辟林慮長不就與荀淑並為士大夫所矜慕李膺嘗歎
曰前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鍾見子鍾好學甚古有過謙風與膺俱稱名士鍾母崩之始也膺祖太尉鍾有子好組
人過以致怨本深寔為太邱諱顯故膺在今河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自欲禁之竟曰訟以求直禁
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人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徵違法乃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

遣中郎將段熲討匈奴擊泰山琅邪蓋益平之帝以東方盜賊昌熲命公卿選將帥有文武才者司徒伊頊子公孫為議郎
段熲乃拜中郎將擊公孫舉東郭黃等大破斬之餘黨皆散

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丁三年夏四月九真蠻夷反討破之居風漢時屬人來達誘蠻夷反太守史弢討之戰破遣九真都尉魏朗討之朗字少卿會稽山陰人

閏月庚辰晦日食

京師蝗 或言民貧宜鑄大錢事下四府舉劾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劉陶曰當今之憂不在于貨在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
不可一朝有饑饉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雖以陰陽為度萬物為銅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
復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今地廣而不得耕民眾而無所食羸小競進吞啜無厭誠恐卒有後夫窮民投斤嗚呼使怨怒之民
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能救其危也遂不改錢

熲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食 太史公陳投陳日食之變答在果冀冀其收考授死于獄中帝由是怒冀

京師蝗

秋七月雲陽地震

冬十二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入寇以陳龜馬度世將軍降并涼一年租賦 龜茲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舉吏不恭拔
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奉鷹揚之任雖履軀體無所云補西州地瘠民貧數吏登房坐被災荒雖舍生氣實同枯朽陛下以百
姓為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收守不良招致災言胡虜凶淫因良緣隙而將帥不忠聚奸玩忽使倉庫單竭功業無功宜改
任牧守去斥奸殘吏選將牧簡練文武除并涼今年租更更曰幹更曰地更曰時更曰 寬整非謀掃除吏始則善吏知奉公之法
惡者營營私之禍胡馬可不規天威天下無侯望之患矣帝乃更寬并刺史太守下詔除并涼一年租賦龜到嶺州郡實深
者息稅用歲以意計淺者息半歲日甚且世世應奉行禮徵還意上疏請詳冀不省空不食而卒

以張英為北中郎將 匈奴馬桓燒軍門七赤坑煙火相望其眾大恐為安坐惟中講誦自若洛陽為杜使斬匈奴屠各匈奴
御製破其眾諸胡悉降

以神高為度遠將軍 高到營所先宣恩信不服然後加討老虜質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因是羌胡皆來順服乃
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

紀三年春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矣

秋七月皇后梁氏崩 梁氏恃姊兄勢奢虐姑忌寵衰無子官人卒有解得全者帝益球之憂志而崩

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 太尉胡廣司徒韓演司空孫朗皆以非免為庶人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
冀擅威柄凶恣子積官衛近侍並樹所親禁者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款皆先輸上第子與梁冀乃其次焉百官選召皆先

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尚書 梁冀為多此五人非冀所親也則冀所親者必十人後冀死冀之子不與今大將軍出
偏袒不與冀並以他事被誅之則中東若年十九歲上書曰臣聞四時之運成功則退高爵尊位之出死事上又遠東太守

功成宜尊車之禮若不與神相稱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害遂其地皆殺之太原胡某胡氏與若友善後與武家死者六
十餘人冀知不免仰祈而死帝命母弟貴人從冀成行內外百僚莫敢違命帝頗不平詔吞

香卒宜吏適孫壽冀舉紀身引其女入掖庭為貴人冀欲謀殺為已女時猛姊婿等為其耶冀或專沮害乃使刺各殺等
而及欲殺皇遣客登堂冀覺之馳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書侍單趙人具

成謀謀冀其疑之乃使黃門張譚入宿以防變張收譚謂帝前殿使尚書令尹勳前守 持節勒丞相以下皆操兵守省
閣敕諸行節送省中使張將鹿野貴羽林都侯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身皆自裁收梁氏

孫氏無長少皆棄市 胡廣韓續陳朗皆生河附滅死免為庶人故吏貧家免死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百姓稱慶冀時實合三十
餘萬萬以充王府周歲天下租稅之半散其園園以業居民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趙及徐璜具瑗左宿唐衡五人同日受封故世謂之五侯

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為列侯 超及徐璜具瑗左宿唐衡五人同日受封故世謂之五侯

以黃瓊為太尉 時新謀梁冀天下想望冀或瓊首居公位乃舉秦州燕食汚死徒十餘人辟汝南范滂

高清詔使按察冀州登車攬轡冀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賊汚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及為太尉掾時詔三府掾屬展議言

冀曰三公體承長史職若人所奏權憂之憂二十餘人深為民害者

冀苦還條去之冀曰冀亦言也

徵處士徐穉 穉字叔子 汝南人 年二十 州郡皆不至 尚書令陳蕃薦為五處士以安車元

纓徵之不至稱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禮讓所居服其德屋辟不起蕃為太守以禮請若功曹穉此竭而退蕃性方

何能事權臣

後漢桓皇帝

去數百七於外散而後亡於官官可不死

朱衣數十所出僅至五百左右無功降封侯焉

峻不接賓客得米待放一榻去則整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
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聞同被而嚴嘗詣
肱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愛戮以代兄命
盜兩釋焉至暮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托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悟就肱叩頭謝罪遂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
運之舉有道方正皆不就若隱居講受不脩世務闕家世貴盛苦身守節以耕學為事其少喪父繼母酷烈事之彌謹身耕農
以奉供養得四時珍味必先以進母鄉里宗其孝行帝及熈安屬肱知其節人勸之行經曰夫于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
肱曰欲行此志死守不出
肱子何有肱遂隱身不出

封皇后兄子鄧康宦者侯覽山陽人等為列侯殺白馬南郡府有郡縣

帝既謀篡翼故舊恩私多受封爵封后親屬皆為列侯侯覽上練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謀翼翼功遂封高鄉侯又封小

首門劉善趙忠安干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勢全歸宦官五侯尤貪穢傾動內外白馬令李雲布上書移劾三府曰翼翼雖恃

權專擅今以罪行罪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殺封謀臣萬戶以上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者諱也今官位錯亂小人端違財貨公

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誅乎帝震怒遂遣送獄使中常侍管霸考之弘農據杜果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命怒并

下獄大鴻臚陳蕃大常楊東洛陽市長漆茂郎中上官資并上疏請皆坐免罪帝怒曰卿等亦言雲求狂讎不足加罪帝

曰帝欲不誅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耶遂皆死獄中

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為典將軍

以陳蕃為光祿勳 時封賞賚割肉寵服益著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下象萬民上國而左右以無功博賞至乃一門之內

侯者數人故尊象失度陰陽謬序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人不聊生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貨不可貨計且聚而不御

必生憂悲之感以致水旱之困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封侯者皆為鄉侯

以楊秉為河南尹尋生論作左枝 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勢貪欺兗州刺史第五種字典悅使從事獨持案之得贓五

六千萬奏并劾超匡賜客任方利羽竟之捕繫洛陽匡密令突獄亡走南書詰東對曰方等無罪蒙田單匡乞檻單徵匡考

叢其事則奸惡職緒必可立得東竟坐論作左枝種亦以他罪徙朔方

以爰延字季平為五官中郎將 帝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懷著任事則治

中常侍當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以為善可以為非帝曰故聞闕天拜五官中郎將會客星經帝座帝密以問延延曰天子

動靜以覆則星辰順序意有和祥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素尹節萬世有龍潛之舊封侯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埋殯有鶴舉

見

見

見

見

卷之二十五

孝桓皇帝

延壽三年春正月詔求故太尉李固後 初固自知不免遣三子歸鄉里幼子嬰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基

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災乘江東入徐州界廣姓名為酒家傭而成

悲感旁人姊成愛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王上禍重至矣成從

其誨後成卒與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河內平陽人

單超卒河內平陽人賜超東園秘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家坐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

回天具獨坐徐則虎辱兩隣而任任皆執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兄弟姻戚宰州臨郡專執其勢權傾通也言百

姓與盜無異俗偷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焉左傳為河東太守成氏其鳴呼之即日登官其勢權傾通也言百

其之義與俱歸誠於境壁中及諸書先通款乃敢出趙呼字明卿京

閏月西羌寇被段熲破降之 先是境當等八種羌叛寇隴石獲羌校尉段熲擊破之至是餘眾復與境何大豪寇張被晨薄頰

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頰追之且關且行晝夜相攻剽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雪山注見出塞二十餘里新境

何大帥降其餘眾而還是年冬見新境又破之見街漢

夏五月漢中崩山

泰山賊殺都尉以皇甫規為太守討平之 時泰山賊勞內等復叛其黨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遂中即將宗資注見人討之

未服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賊悉平

四年春二月武庫火

夏四月以劉矩字叔方為大尉注見初矩為雍邱令以禮化民民皆感悟自是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忠志

可忠跡官不可入使歸更忠訟者感之各罷去

五月有星孛於心

六月地懷山山... 及博... 秋七月... 九月以... 王侯...

九月以... 王侯... 自扶奉送... 冬諸元復...

冬諸元復... 涼州判史... 冬十月...

冬十月... 充艾縣... 守之...

以折耗... 以折耗... 乞假...

乞假... 下皇甫... 文降...

文降... 規得... 規得... 規得...

規得... 規得... 規得... 規得...

規得... 規得... 規得... 規得...

規得... 規得... 規得... 規得...

規得... 規得... 規得... 規得...

規得... 規得... 規得... 規得...

十一月以周景王... 許宜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請旨

斥罷帝從之于是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肅然

以張奐為度遼將軍皇甫規為使匈奴中郎將 初奐生梁冀故吏免官景鋼規薦之前後七上乃拜武威太守至是規復為度

遼將軍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略兼備宜正元帥自乞元官以為奐副從之

尚書朱穆卒 朱穆疾官宮恐橫上疏曰景漢政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威權傾海內

寵者無極放濫賂溢漁食百姓臣以為可惡罷自吏遠海內清高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不納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

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

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采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者儒信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傅出良久乃

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詔毀之穆素剛慎悉發瘋卒 州太守蔡邕無門人臨為文忠光生 蔡邕字季野也清遠剛直

甲子年春二月邕鄉 邕字季野也清遠剛直 邕字季野也清遠剛直

理青棟絕不復交至是往吊進解哀哭而去 邕字季野也清遠剛直

士曰必徐孺子也于是選能言者茅容 孺子性輕騎連及為沽酒市肉樽為飲食容問國家事不答更問稼穡乃答之容還以語

諸人郭泰曰孺子為人清潔高唐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李偉飲食此為已知李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

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避洛陽行融 融字季野也清遠剛直

諸儒送之河上車數千兩唐惟與泰同舟而濟泉省望之以為神仙焉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

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我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畫祭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

而已然猶周亮京師徐棟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栢栢不違甯處泰感悟曰敢拜斯言以為師表泰性明知

人好箕訓士類因以成名者甚眾 泰字季野也清遠剛直

吾天也勸令笑李矩處孟敏字叔孫食母雞半置自以早是與客同飯本日孫林宗謂敏曰三春見而異之慎高爾爾曰日

當世偉而伏者子李智至行地歷年四十為滄亭長敏之子敏字叔孫食母雞半置自以早是與客同飯本日孫林宗謂敏曰三春見而異之慎高爾爾曰日

元不李固到元家為智人滿行履以不履履之言元為信平考敏之子敏字叔孫食母雞半置自以早是與客同飯本日孫林宗謂敏曰三春見而異之慎高爾爾曰日

得無少覺說之志耶智曰以為履履之言元為信平考敏之子敏字叔孫食母雞半置自以早是與客同飯本日孫林宗謂敏曰三春見而異之慎高爾爾曰日

子敏曰天子設太學宜但使人講說其中事既既分而之嘆歎拜林下曰君泰之德非泰之德也德則名

三月隕石于郭 隕石今屬陝 隕石今屬陝

夏五月雨雹 秋九月荆州刺史度尚 先足陳奉破桂陽賊李研而餘黨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至是合

又縣賊復叛尚募諸蠻夷連擊之破其三屯多獲珠玉而士卒驕富其有鬪志高乃宣言兵少未可連當須諸郡所發志至乃
兵力攻之申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善皆出尚乃密使人焚其營獵者還營莫不涕泣尚人人愁勞深自督責因曰陽等財寶足富
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感憤踊尚歎令秣馬善食明旦徑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復欲衛更士乘銳逐
破平之尚出兵三年虜寇悉平封右鄉侯

冬十月帝如章陵十二月時公卿貴戚車騎駑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獲駕從事胡騰字子升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為京

師臣請以荆州刺史叱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蕭然莫干擾詔書多除人為郎太尉楊東上疏曰太微積星
名為郎位太微星五帝坐也入奉宿衛出牧百姓宜到不忍之恩以斷水放之路于是乃止

乙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官之苦縣縣在今河南歸德府鹿邑縣桐老子老子姓地之丙申晦日食

中常侍侯覽免左官自殺既具瑗為都鄉侯 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錢景安景賊德計楊東奏檻車徵參于道自殺東因奏

曰臣按舊典宣官本任給使者聞而今執政操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免忠自取禍滅覽知覺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
覽宜急屏斥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東據屬詰之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與漢制何所依據東使對曰春秋

曰除君之惡惟力是沈鄧通懈慢申屠嘉名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免覽官司隸韓續
因奏左官罪惡及其凡太僕稱皆自殺又奏具瑗凡恭職罪瑗貶都鄉侯

廢皇后鄧氏幽殺之 帝多內寵鄧氏驕虐送暴室以憂死

詔李膺馮緄劉祐字細中輸作左校 宛陵今河南開封府新鄉縣在羊元章罷北海郡賊汚狼籍郡舍園軒有奇巧亦載以

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章行賄宦官膺竟反主單超弟邊為山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緄考政其死中官飛章誣毀以
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字也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三人俱坐輸作左校

夏五月太尉楊東卒以劉瑜字季陵為議郎 東為人清白寡欲嘗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既沒所舉賢良劉瑜上書言中官

不得提土傳鳥嬖女兒貪傷生州郡兩略公行民愁鬱結去入賊黨貧民或賣官級以要賞陛下又好徵行近習暴縱惟遠斥
邪佞政才火弭災拜為議郎

桂陽賊攻零陵人向擊斬之 時荆州兵朱蓋等徵伐後久財賞不飽志作亂與桂陽賊胡蘭善復反攻零陵太守陳球拒之

引相持引相持郡將討擊斬之郡將討擊斬之

陳球力守老婦
皇然可觀至老
大木為子幼子
為夫乃法會兒

東晉之世右
稱五百多舉
以勃利為用後
飲器其大始
巧於引登不知
何以用之文士
謂言不世之
甚者

陸月陸氏西元破之

段續擊破西元其窮追展轉山谷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封頭都

秋七月以陳善為大尉

善讓曰不冠不志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奮蓋七政訓在典臣不如議郎王暢

八月初飲田畝稅錢

九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采女田聖有寵帝將立以為后時竇武

微竇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立竇氏拜武為特選城門校尉封提里侯

以李膺為司隸校尉 膺嘗數言李膺為司隸校尉之任請加原有誠解恩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

免其刑久之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許王令脅無道畏膺

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宦官皆拘窮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頓廢

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云

以劉寬字文舉人為尚書令 寬田東海州徵拜尚書令未幾出為南陽太守

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知苦有功善推之下下有災異則引躬自責

人皆悅而化之

初九年春正月辛亥朔日食詔舉主孝

太常趙典所舉至孝劉典對策曰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

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齊樂節宣其氣故能聖子孫之祥

致老壽之福也臣竊聞後宮采女六十侍使復在其

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于外墜陽隔塞于內政愆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

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夏四月河水清

帝親祠老子于濯龍宮

以文廟在布也為壇飾清室金鉅器以金飾器設善蓋之生用詔大樂

般南陽太守成瑨

帝為姦吾侯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房預有名當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三十五

後漢桓帝帝

三十五

為功曹皆使之獲善糾違志心聽政二

人林為功曹皆使之獲善糾違志心聽政二

數年為新恩小民實歸安在太子彭

王以于是中外承風鏡以臧否相向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

捕脫而遇赦增竟誅之後乃奉聞小黃明普陽趙津會橫放恣大原太守劉瓚亦於故後殺之子是使覽使況妻上書訟寬官

因絲踏訴瑯瑯帝大怒徵下獄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賀超以張儉

州所全 殘暴百姓大起聲家儉奉覽破其宅籍沒資財徐瑣凡子宣為下

截其女歸射殺之東海相黃浮收富家屬無少長悉棄棄市

共諫請四人罪帝不悅茂不敢復言蕃乃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

漸積外難方深劉瓚成瑁誠心去惡而令伏斃刀履趨黃停奉公不

之士斥黜邪佞則天扣于上地洽于下天帝不納宦官由此疾普滿

瑯成瑁志除姦邪而遠加考運三公乞哀而嚴被誣故漢興以來未有

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受符魚信常寵寵嗣未死豈不為此又聞宮中

貴老清虛好生惡殺省然去翁浮者不三宿余下

極天下之冤甘肥飲美彈天下之味嗜欲不去殺罰過理奈何飲如

書奏楷違經誣上冠論刑瑁瑯竟元獄中岑哇逃竄獲免

河內張成者善風角推占當教教子殺人李膺為司獄收捕違有竟

膺等奏太學遊士共為部黨誦詔延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

者皆海內人舉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府十世實也豈有罪名不章而

僕社盜盜素與李膺名相相次明人謂之李社盜嘗為北海相去官

賢內密達之遠道夫節之士而密州之使明所及陳寔范滂之徒二

實明得中令聞外節不亦其分之一乎是乃服及陳寔范滂之徒二

之十帝如其有罪於之何直于是諸人皆不刑陳寔范滂之徒二

僕恥不得與乃自言臣前為大司農張奐是相黨也臣昔論

立校太學生張奐等論臣是為實人所附也臣直生之相從不

匈奴為桓降鮮卑走出塞 時徵張奐為大司農鮮卑聞張奐格結南

張掖乃復拜奐為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出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一

營匈奴烏桓間與是皆降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懼石槐不

張掖乃復拜奐為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出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一

營匈奴烏桓間與是皆降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懼石槐不

張掖乃復拜奐為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出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一

營匈奴烏桓間與是皆降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懼石槐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之禍至此不倍

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掠甚目分其地為三部石北半以東至遼東大將或相而東歸

為西師各置大人領之

紅水慶元年夏五月地裂亦時及

士子晦日食

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既免朝臣實來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各場說賈武霍璜

郡人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近者奸民半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謀校尉李膺等連及數百人幾年拘獄事無改驗膺等建忠

執節志經王室此陛下履高軌矣伊呂之位而虛為姦臣賊子所誣任惟陛下留神察育時時見理出以歡人免囁囁之心書

奏因以為上還印綬請亦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貫頭繫于階下甫曰卿等更相殺遂為

骨萬其意如何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讓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身死之日願埋于首陽山側上不負皇

天下不愧夷齊甫愆然為改容乃得並解性恬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豐饒常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

人皆歸田里書者三府禁錮終身 滂與同不歸或議之滂曰昔叔向不歸則其國亡今河漢為宗解故所解士大夫從之者車數

多至百數皆平原相史弼無嫌上趙書迎切郡縣皆得行旁應制宿客皆曰是合局也 趙書迎切郡縣皆得行旁應制宿客皆曰是合局也

雖理天下不得分曉水土異俗風俗不同地雖自有五原自無相可相此若水望上可 雖理天下不得分曉水土異俗風俗不同地雖自有五原自無相可相此若水望上可

會歸鴻命各懷遠志敢言事身受其不悅故也 會歸鴻命各懷遠志敢言事身受其不悅故也

秋八月己卯言黃龍見 初郡人破就池浴見池水濁因相戲曰此中有黃龍語遂流行太子欲上之郡吏傅堅諫曰此走卒戲

語耳不聽 時代民起郡國多言瑞應是年八月起郡言瑞

大水初海溢 水主甘露降十一月西河言白龍見皆災祥也

冬十二月帝崩 太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初皇后即立御見甚稀惟未女田聖等有寵后素忌惡帝特宮尚在

前做遂遣使迎解濟清亭 在今直隸保定府侯宏道子于河間孝王觀之曾說 詣京師 嘗武名侍御史河間劉儉同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儉稱

宏武曰太后以儉侍節奉迎宏時年十二

孝宣皇帝 是時國嗣未立諸尚書多託病不朝帝病甚

帳建甯元年春正月以嘗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與司徒胡廣參謀尚書事 是時國嗣未立諸尚書多託病不朝帝病甚

責之曰今帝梓未立諸君奈何委茶葉之苦息德在牀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解濟亭侯宏至入即位 是時國嗣未立諸尚書多託病不朝帝病甚

解濟亭侯宏至入即位 是時國嗣未立諸尚書多託病不朝帝病甚

二月拜宣陵在魏陽城北史臣曰世帝神孫承宣德天下歸金鳳恩有海五顏
 追尊祖為孝元皇夫人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尊母董氏為愜國收城在今直隸河間府故縣人

夏五月丁未朔日食

六月京師大水

錄定策功封賞武為開喜漢縣今屬侯 盧植子子幹承 說武宜解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一寸音響如鐘性敏

封陳蕃為高陽鄉侯注見前 侯不受 太后以蕃為德特封之蕃固讓不受

秋九月太后傳陳蕃大將軍宮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遂遷太后于南宮 初實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為及臨朝政無大

小賢委于曹者與宮武同心戮力以共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字季雅 劉瑜等列於朝廷共秉政事於是天下延頸想

望太平而帝礼母超悅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則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誦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

善武疾之會有日食之憂曹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况今石顯數十輩子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奉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

黃門常侍但當給書省內門戶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宜急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

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官曹節有才智專制省內武先白收曹及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節等太

后死時與 豫也 未思曹上疏言侯覽曹節公乘前王甫鄭璜等與趙夫人姓 諸高書誣亂天下今不急誅必生變亂

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也 天下諸兵知臣疾之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宮亦曰微也第一星上將也太微天子居

也 劉瑜急之上書太后曰果占善宮門當閉祈相不利惡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勸武番連斷大計于是武奏免黃門令魏彪

以所親小黃門山子孫以為氏 水代之收鄭璜送北寺獄曹曰此曹子使當收放何復考為武令水與數雜考解連曹節王

甫數水即奏收節等使到瑜內謂 曰 奏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朱瑛瑛盜發奏屬曰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

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嘗武奏曰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所親共也 同誅侯之 曹等十七人歃血共盟而

請帝御前殿後殿踰殿趨燒等擁衛左右閉諸祭門台尚書官屬皆以白父使作詔版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斂

水殺之出城使持節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十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有封侯重賞若

聞雖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刀突入尚書門撲髻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逆送何云宮氏不道邪甫使假士收曹送

北寺獄殺之時張奐欲還節等以兵斬至不知本謀略制使其率五營士討武甫等十餘人出與奐合使其士大呼武軍曰曹

武反攻皆果兵當節官曹何敢隨反者于營府素畏服中官于是武軍稍歸節甫自曰至食時兵降略曹武自執其首都承

世宗以武武並

功如父案封

有法於案錄上

者所見相古

述其當身

者既還府此

曹子等當

之歸然所以

坐失曹城

禍散不得

斷之誤矣

節之誤矣

節之誤矣

節之誤矣

節之誤矣

節之誤矣

節之誤矣

節之誤矣

收補宗親等志錄之及劉琦為廷皆夷其族遠皇太后于南宮從武家屬於日南門生政吏皆免官禁錮等語
乃和而收之新到我前縣令解州城與俱去盡曰身人官部連長樂街與南等六人皆封列侯其子遠等亦皆封侯
考據皆不遠由是遠等皆封侯其子遠等亦皆封侯
二歲賜葬以為己子與令文張張其後之亦得免 朱雲子伯倫留人 張真遠大司農封侯真深病為等節所費固解不受
冬十月甲辰晦日食

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雪雷詔公卿言事 張真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蓋忠貞木被明有妖青之采皆

為此也宜息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忌禮不接宜思大義領復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為

宦者所制不得從也其言遂下詔切責之與子旨自因是日數日得出以解所居郎中謝弼字輔堂

空宮如有露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台重器國命所繫今

之四公并太傅為四公惟劉寵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皆罷黜王暢字廣並居政

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之以他罪收賜死於獄尤粒熟賜賜字伯欽之 曰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

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恐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

權割髮之愛則蛇變可消柏梓立應

五月以劉寬子重為司空 賢素附諸常侍致位公輔

秋七月段熲大破象見平之封熲新豐 初熲既定西羌 熲在始帝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 永康元年春九零圍悅涇

外復相 漢陽漢陽故城在今陝西西安府耀州府丁皇甫規張奭之連年既降又叛 永康元年張奭遣司馬交牟擊之

桓帝詔以問熲頭上疏具對 熲曰東羌強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若令所餘三萬餘羌近居塞內路無險折久散

用八十餘萬若此猶不足以定其謀復起中強見及假十餘年則二百四十餘萬矣 熲曰若此猶不足以定其謀復起中強見及假十餘年則二百四十餘萬矣

於是將兵萬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漢陽故城在今甘肅直隸高平注見 與光零諸種戰 熲將兵屯漢陽故城今軍士長城

大破之於達義山 熲山或以為即達義山 廣眾奔濟新首八十餘級太后下詔褒美

以熲破羌將軍 事在熲當元年七月 熲乘勝展夜魚行連破之見餘寇四千善志欲入漢陽山谷關 熲與上言象見屬城難圍宜以恩

說虜臣象見用器得象見明象信命皆宜臣願得行與計不用遠使使惟知解意了見一氣解生不可詳言也 熲言宜以恩

兵勢必殄滅乃進營去見所屯四五十里遣司馬田晏夏育先將兵進擊象見泉濟東奔顯遣十人於西縣 結木為備遠之分

兵勢必殄滅乃進營去見所屯四五十里遣司馬田晏夏育先將兵進擊象見泉濟東奔顯遣十人於西縣 結木為備遠之分

遣姜育等將七十人卸仗夜上山山結營穿壁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恒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煩因與恒等挾東西山
 賊兵奮擊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召降四千人於是東羌悉平更封頭為斬豐縣侯尋徵
 為侍中功凡百八十餘萬三萬八千餘級者四十四萬餘人死者四百餘人

冬十月復治鉤黨赦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更相標榜為之搆號上曰三君
 膺宗世 劉叔奇 三君者君也 膺宗世 劉叔奇 三君者君也 膺宗世 劉叔奇 三君者君也

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園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自節因諷有司奏請鉤黨者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間節等曰黨人
 何用為是而欲誅之邪對曰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

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 此未有味理不及於此
 曰名謂可安而巳遂自表其辭 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无後漢侯國城縣 今抱詔書聞傳舍伏林而泣一縣不知

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子其母就
 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善考可兼得子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

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
 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睡毗之忿悉入黨中或有未實又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

為之惻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夫何知曉焉爰止於誰之屋小相正耳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為危言
 數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此門門為引欲使 此門門為引欲使 此門門為引欲使

下論滂與郭泰有足下如何郭泰承仁義為曰今汝之明足氣士去矣欲飲思而遂此人所出塞民所感也
 郭泰承我非郭之過夫郭母曰家事任長安當其年十六歲之事也後相繼而遂此人所出塞民所感也

乃系生曰則於土室 凡泉子又體承融子文學當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來門注也 初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
 以下皆折節下之大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行禮處士復用申屠蟠子八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君至為

張衡亡命路跡 張衡亡命路跡 張衡亡命路跡 張衡亡命路跡 張衡亡命路跡

由漢始入仕
本可以資姑
全備備陳漢
賢者時否位
小人之實所
處非由虛比
乃亦國子清
庶孽以拘
生失實機
青賢之能不可
徒錄之遺會
然也

於討論
亦思乎夫
增見幾面
庚子晦日食

三年春三月丙寅晦日食

四年春正月帝親政唯黨人不赦

二月地震海溢

三月辛酉朔日食大疫

立貴人宋氏為皇后

帝朝太后于南宮 帝以太后有撥立之功遂羣臣朝南宮親饋上壽貴門令董明因此數為太后所訶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于前曾節玉甫疾之誣明以謗仙永樂宮下獄死

士喜平元年春正月帝謁康陵注見 司徒掾蔡邕曰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祭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制德不易奪也禮有頃而不可者考此之謂也

三月胡廣年 廣固流四公一廢司徒再拜司徒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 永嘗滿遠故事明解朝章京師謬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始字 天下中層有胡公然溫未諳常進言泰色以取媚于時無忠直之風天下薄之

宦者侯覽有罪自殺 覽為長樂太僕詔生事 會策枚印綬自殺

夏六月大水

皇太后嘗氏崩秋七月葬桓思皇后 竇太后母卒于此景太后憂思感疾崩于雲臺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宜宜以貴人終乎于是發長成禮即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附詔公卿大會朝堂太尉李咸解白解白 時病扶輿而起持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配食惟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瞻望中宮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威德良家母臨天下遭時不道後立聖明因遇大獄遠居空宮家難難罪事非太后令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功子國何宜上配至尊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公卿以下皆從球議節甫猶爭之咸復上疏曰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點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從之葬桓思皇后于宣陵

詔司隸校尉劉猛論輪左校 有書人朱雀閣南司馬門 言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詔司隸劉猛遂捕猛以其言直不肯急捕月

御紀卷之通鑑得覽

卷三十五 後漢靈帝

三

餘王名不立詔以段頊代之頊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十餘人又以他事奏猛論輸左校

殺渤海王懼王亮孫子以懼為嗣懼桓帝之弟也初渤海王懼以不道貶為婁陶魏郡城在今日王國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

十萬既而桓帝遣詔復之懼知非南功不與甫以中常侍鄭蠲等與懼交通乃使段頊收蠲等而養蠲等謀迎立懼詔冀州刺

史收懼迫令自殺王亮孫子王博相以下百餘人皆

二年春正月大疫

夏六月地震海水溢

秋七月以唐珍補川為司空 珍中常侍衡之弟故得拜

冬十二月癸酉晦日食

癸卯三月冬十一月兵部注見司馬孫堅字文臺兵討會稽賊許生三國志新之先是會稽妖賊許生起句章復漢書故城在今松江

詔四年春三月立石經于太學門外注見是至聖召募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生破斬之

日十餘雨

夏四月大水

鮮卑寇幽州 鮮卑慮寇幽州大為邊患是時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昏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已復立三

互法謂婚嫁之家及兩州人禁忌將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幽冀舊壤雖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

者閭閻經時萬里蕭條無所管繫臣願闕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不從

六月說文

炳五年夏被水昌太守曹寶更考黨人蔡邕五服內 永昌太守曹寶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年滿德或衣冠英賢皆宜收脰

玉室左右火獸者也而又被舉為尊在堂泥所以災兵屢見本早存錄宜加沛沛以副天心帝大怒遣車收寶送獄掠殺之子是

詔州郡吏考黨人門生故交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姻及五族元和二年上據長和海上言黨人綱及五族有條例與

廷尉帝以球前討賊有功九江山賊徒馬元正特赦之拜執節

丁六年夏四月大旱蝗 以旱蝗詔令三公條奏長吏苛酷貪汙者罷免之平原相陽球陽球字方正陽球州人坐嚴酷徵詣

廷尉帝以球前討賊有功九江山賊徒馬元正特赦之拜執節

廷尉帝以球前討賊有功九江山賊徒馬元正特赦之拜執節

廷尉帝以球前討賊有功九江山賊徒馬元正特赦之拜執節

漢書卷之六
宣陵李于為太子舍人

以宣陵李于為太子舍人 市賈小民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初帝好文學自造皇義易五十卷引諸生能為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復諸為尺牘林檎以書賦也及工書鳥篆六體之一也者皆加召至數十人侍中李膺等亦在焉護多引無行趣裁之徒置其間甚多也後漢書李膺曰古者士必使法於學而後入官今膺等皆無學而能書尺牘者皆引膺等入官膺等皆無學而能書尺牘者皆引膺等入官膺等皆無學而能書尺牘者皆引膺等入官

秋八月遣校尉夏育等擊鮮卑敗績 護馬桓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

春必能禽滅先是護先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贖因請王甫求得為將乃拜晏破鮮卑中郎將大員多不阿者乃名百

八月遣育出高柳晏出塞中各將萬騎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逆戰育等大敗長其節傳輻重各以數十騎奔還死

者什七八下

冬十月癸丑朔日食

地震

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子威妻甘陵人 殺之 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今熱河縣 在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

及妻子遂為所劫贊賢以擊耶苞出戰射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音為母

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遂謂曰賊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進賊賊

悉摧破其母妻為賊所害苞歸葬託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于天下遂飲血而死

程子曰以君威得賊而求主其母固不可失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緘而進賊子此蓋得之矣

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惟鮮卑者多而不可以計取性命而可以刑誘若賜之而以母為請使樂得吾之則未必不從賊

全賊與金母而與其心吾則可以計取之奈何不此之圖而使母死子死十夫義者合于道而宜于人心之謂也

程元和元年春二月辛亥朔日食

地震

置鴻都門學 鴻都門學諸生皆秋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恥與為列既

而詔為樂松等圖像立誓以勸學者尚書令楊球諫曰松等皆出於微賤年笄小人僥倖承襲徽進明時而形圖丹青有違掩

口願眾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誇書奏不者

母則其高有可
儀備而不可見
以不知美非之
矣

以張顛字智明為太尉 顛為中常侍奉弟因永樂宮門史霍王以進木幾罷

夏四月地震

侍中寺雖雖化為雄

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

非又有異氣

上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光祿大夫楊賜對曰今委賤關戶共專國朝鴻都

羣小並各後權而令婦帥之使委伏賦故口誦免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委捐溝壑不見遠及冠復例易陵谷代處卒賴皇天聖

象謹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唯陛下遠佞巧抑止禦遊冀上天還威泉變可弭祭豈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恠也天

子大漢殿勤不已故屢出從換狀變以當謹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規雖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婕妤諛

驕臨門史霍王本霍門史城杜為姦今道路紛紜復云有程大人霍中大人者將為國患宜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

聖朝既自約厲左右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于後竊視之惡言語

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豈私事下維陽獄劫大不敬棄市中常侍呂強或集惡言無罪力為伸請詔赦死一等與家屬免

鉗徒朔方姓女大得孫又與意叔又有得孫各別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冬十月廢皇后宋氏幽殺之 后無寵而渤海王理妃即后之姑也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扶左道祝詛帝信之乘收重殿后自盡

暴室以憂死父鄧及兄弟並被誅

以袁逢好鬪鬪為司空 初太尉袁安子敞為司空 見前孫湯字仲復為太尉湯三子長成早卒次逢次隗字次逢以三公子著

稱于時至是為司空隗亦顯官袁子元先時中常侍袁敞用事以違隗相家與之同性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于世成子

紹字季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編絡于街路 亦以俠氣聞先是道從于闕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貴紹到家歡口

丙子晦日食 尚書盧植上言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宥宋后家屬無辜不得欲弄宜救收拾以安遊魂郡守刺史一月數違縱不

九載可滿三歲請馮布求亦宜禁塞違舉之事責成主者天子無私宜宏大務蠲略細微帝不省

以橋元黃帝孫橋山子為太尉 元幼子十歲遊門次為人所劫登升求貨元不與司隸校尉河南尹園守元家不敢

迎元頓首呼曰姦人無狀元是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元子亦死元因上言天下凡有奴質者皆并殺不得贖以財

實開張姦路由是奴皆逐絕元佑數

初開西邸賣官 開邸舍于西園賣官一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好醜事約有

曹貴者先入錢者到官然後倍輸入私今左右曹公卿公千萬兩五百萬世會之制亦如曹貴所擬曰或上為元孫通公為天子
曹氏以錢為主空為堂石上供張春黃泉供下有龜或欲擊之至相起及曹即年矣時不能帝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
昨夜曹氏欲月量太后乃使曹氏官保官保以爲私私後亦自納金與富萬金主于其曹氏始發人帝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
桓帝對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雲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大鳥事見前所

地震

夏四月甲戌朔日食

官者王甫伏誅太尉段熲有罪自殺 王甫曹節等悉虐弄權段熲以輸貨得太尉阿附之節甫入兄弟弟為卿校牧守者布滿

天下所在貪暴曹泰子士吉為沛相尤殘酷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持辭發情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

既而果違司隸甫使門生于京兆界奪權與曹校同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子文先發之球奏甫頗等罪惡悉收送雒陽

獄及甫于朗吉曰臨考之五毒備極父子悉死杖下頗亦自殺乃磔甫尸于夏城門南門名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

妻子皆徙比景球遂欲以次表誅節等乃執中都官從事曰且先誅貴大猾若公卿臺石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節等聞

之不敢出沐會送處貴人順帝尊即見磔甫尸既焚杖沒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不宜使在司隸以誘毒虐帝乃徙球

為衛尉字是曹節水竭等權勢據賊人密忠上書極言其

封中常侍呂強為都鄉侯不受 強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為都鄉侯強固辭不受因上疏曰宦官品卑人賤女校茅土闔國承家

小人是用陰陽乖利罔不誅茲蔡邕對問殿刺責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令羣邪咀嚙致是刑罪今羣臣皆以邕為成臣知

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宜徵邕更加授任則忠貞路開衆怒可弭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叔司徒劉郃字季承河間人吳少府陳球尚書劉納衛尉陽球 初郃兄愷死于陳實之難至是陳球說郃曰曹節等跋扈為害可

表從陽球為司隸以次收節等誅之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交其禍劉納曰公為國棟梁傾危不待為用彼相郃郃許諾

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聞知共白帝曰郃等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郃及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秋地寒

冬有星孛于狼嶽漢書天文志秋一星在狼

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為皇后 徵后兄進封為侍中后本南陽會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故立之後王人生皇子辯而後徵

作單于靈昆范滂字元平 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國裁足以修三驅之禮新莽窮牧皆恣性為

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當欲治非若保赤子之義帝故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文王之圖百里人以為小今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

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當欲治非若保赤子之義帝故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文王之圖百里人以為小今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

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當欲治非若保赤子之義帝故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文王之圖百里人以為小今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

疑漢平定兩元
漢支將村所謂
轉錄校後考乃
亦何時開覽晚
節云錄時都
所名其家
志云
校商為引錄物
錄之必以雙號
擊鳴若三錄謂
之利甚史臣列
之簡更身保王
志尚傳可讀無
誤

遼萬二年... 遼萬二年... 遼萬二年...

四年夏六月雨雹

秋九月庚寅朔日食

鮮卑檀石槐死

子和連代立才力不及久而會注出攻北地人射殺之子零曼幼兄子魁頭立後奮曼與魁頭爭國眾遂離散

帝作列肆于後宮

帝作列肆于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著高曹服從之飲宴為樂又于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

駕四驢躬自操轡宗師轉相做驢價逆與馬齊好為私播與善收天下珍貨每郡國公獻先輸中著名為導行費所入以為所

引也呂強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今中尚方欲諸郡之貨中御府積天下之贖中尚方中御府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敗又阿

媚之臣好欲其私谷論姑息自此而進善奏不首

壬戌五年春正月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太尉許儼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宦者各職皆不

秋問而虛糾連逐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軌東海人上言公卿所舉率實其私所謂故鳴焉而囚

驚鳳帝以讓儼濟由是諸生誦言儼者忠拜諫郎

二月大疫

夏四月旱

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注見前

以桓典之元孫為侍御史典為御史官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癸六年夏大旱

秋金城河溢

五原山岸崩

押中平元年春一月黃巾賊張角等起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

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舉楊賜上言宜拔州郡隨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謀其

添帥可不移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帝殊不為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

各立渠帥說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府官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別

史記官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史記官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主是角弟子唐周告之子是收元善軍製器三公司謀案驗
宮省直街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十餘人角等知事已露脫杖諸方一時俱起督署黃巾為議軍樂有人公府軍時人謂之黃巾
為賊本名所在墟劫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以何進為大將軍屯都亭 自山谷秦故關在今河南開封府開封府東至太谷在今河南開封府開封府東成元伊陽
在今河南開封府開封府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府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府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府東
即春秋周開封府開封府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府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府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府東
鄭制以在河南開封府開封府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府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府東今河南開封府開封府東皆置都守官是為

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字真真與中郎將朱雋字公偉討張角字孟博安平縣漢郡治甘陵注見前人各執其王安平王瓌字

賊京師震動召名宦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做馬以班軍士呂強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
不赦宥與角合謀為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舍濁大赦黨人料爾收守能否則益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發天下精兵遣植討張角
嵩雋討張角黃巾

殺中常侍呂強侍中何相字而卿郎中張鈞中山時趙忠張讓等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懼

第宅擬則宮室上常欲登永安宮侯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人諫曰天子不宮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敬上旬是不敢復升臺
榭及諸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為可斬未嘗叩頭承選

徽還示親在州郡者已而起忠復憚共語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請宥先傳呂強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大夫
夫盡忠國家豈能對做吏乎遂自殺侍中何相上使宜議列左右謀立相與角為內應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

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皆由十常侍宗親賓客典祿州郡專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冤無所訴政聚為益賊宜斬十常侍雖顯
南邪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雉陽詔獄並出家財

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太尉楊賜免 帝問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坐冠履免

五月皇甫嵩朱雋與騎都尉曹操字孟德討張角字孟博合軍討三郎黃巾破平之明三節曰曹偶與賊波才波才有連

以波才水師戰敗賊遂圍嵩于長社注見前依草結營會大風嵩敕軍士皆束巨柴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

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像賊驚亂奔走會騎都尉曹操字孟德兵逼至合軍與賊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陳國黃巾皆破之

三郡悉平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也唯操字孟德及何顛字叔業相與異焉九節曰天下將亂非命世

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劭字子將與從兄靖字子真有高名好談論舉人物每月輒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呼常侍為公此
千古奇事如此
而不亡國者未
之有也

焉操往造問之曰我何如人劬鄙其為人不容操劫之劬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毒確操喜而去後舉孝廉為郎至是平賊
連濟南相委亮長吏阿附賊汗者八人六州此皆軍中將領也阿附賊汗者八人六州此皆軍中將領也阿附賊汗者八人六州此皆軍中將領也

姓莫不空軍京師遠通告寬無所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務撫荒散踣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爾遵良
史試守諸縣咸聞湯定百姓以安谷路為之歡曰曹父朱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更不敢叛言不叛也

盧植困張角于廣宗廣宗在廣平府盧植困張角于廣宗廣宗在廣平府盧植困張角于廣宗廣宗在廣平府

秋八月遣皇甫嵩討張角為死與角弟梁寶戰皆破斬之以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嵩時角已死嵩
與其弟梁寶戰破之斬梁利角棺傳首京師復攻梁寶于下曲陽曲陽在冀州董卓定府者州新之高龍溫郵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帳修
立然後就舍軍士皆貪爾也此乃嘗飯故所向有功

先零克及涼州羣盜北宮北宮在代郡伯玉等反 此地先零克及抱罕河關羣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為將軍金城
人遭章韓遂字又素者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投太守燒州郡初武成太守志行會秦州從事張正和乘賊其罪

軍易將兵家所忌宜臥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傷擊宏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傷偶自將精卒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
諸將欲聽之傷曰兵困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射以勸果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
更聞違意使賊利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是攻不克溫坐山望乞降不交款出不得以死戰也人一心
牽泉先登賊賊夏走傷退破之于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豫州刺史王允字子師討黃巾破之徵下獄死論 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讓由

黃巾討討等
內應其言

是以事甲允下獄會款還故官旬日間復以他罪補既至廷尉大將軍進與楊賜袁詡共請之得減死論

正一年春正月大疫

二月南宮雲臺災 張讓趙忠說帝欲天下田畝十錢以脩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字士備吳郡人諫曰昔魯宣祝畝而嫁災有

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丙仲諧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

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人龍從之 表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又詔發州郡材木石黃門常侍輒令誼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賈

僅得本價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屬情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驕分道督趨恐動州

郡多受賂賂收守茂才孝廉遠除皆助修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詰價賤也然後得去距虎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咸

責三百萬直慨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剝削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

宮錢

黑山石在今反魏國德 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不可勝數其大寇者韓當公孫白馬者為張白胡多稱者於成於大

燕然勇捷投效軍中號曰飛燕山谷寇賊多附之郭象沒廣始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

奉書乞降遂拜燕平羅中郎將使令河北諸山谷事定燕寇可內諸道多備韓之其後諸賊多為表端所

三月以崔烈時平人為司徒 時公三往往因常侍阿保入後西園而得之崔烈強溫等雖有功勳然烈本冀州名士至是因傳母

入後五百萬故得為司徒而聲譽頓衰烈拜日帝謂烈字者曰卿不少新可主十萬任夫人于聘烈曰在公名

北宮伯玉等寇三輔遣皇甫嵩討之 時涼州兵亂不解崔烈以為宜景涼州詔會公卿議之議即傳愛厲言斬司徒天下乃安尚

書勅之帝召問狀變對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萬里之

土若使虜得居此地土勤甲堅因為亂此社稷之深憂也帝從之

夏四月大雨雹

封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為列侯 以討張角功也

秋七月

罷皇甫嵩遣車騎將軍張溫代之 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張讓私求錢不與二人奉嵩無功費多微

還收印綬以溫討北宮伯玉拜董卓為破虜將軍統于邊黃龍張溫等大戰張溫將兵十餘萬與之戰輒不利十一月

以備無而帝欲下是軍此賊也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道遠也抗賊賊以諸名卓良久乃至溫謀之卓應對不順張擊前耳

上與溫曰卓不勝軍而能大語宜深法術之溫曰卓素有名名名之各將各有其志今公親率五師威震天下何橫于卓

者今明公不即誅卓則卓將是其在溫不思故 論中張讓張地地在今甘肅蘭州府金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三十五 後漢靈皇帝

三

三

三

司空臨晉注見侯揚賜卒賜既見帝聞故事得賜與劉階所上張角奏乃封賜臨晉侯階中陵鄉侯至是復以賜為司空

出計以居位一月卒

救諫謀大夫劉陶前司徒陳耽 陶上疏陳八事大駭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據陶收下黃門北寺獄諫按日急陶謂使者

曰恨不與伊呂同時而以三仁為輩遂閉氣而死耽為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造萬金堂 帝造萬金堂于西園引累金錢增帛椒棗堂中復藏奇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十萬又買田起第于河間明年帝徙南宮玉堂

綱鑑輯人四姓曰又請大採椒棗棗木入宮復作朝車湯馬覆南北郊路以

兩三年春二月遣使就拜張溫為太尉 三公在外始于溫注溫字子真汝南人

以宦者趙忠為車騎將軍 帝使忠論黃巾之功忠違帝廷致殿勤于博愛曰南宮博愛字少答我嘗侍萬戶侯不足得也愛止色

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博愛言承私賞哉忠愈恨然憚其名不敢言出為漢陽太守

夏五月壬辰晦日食

丁酉年夏四月韓遂圍隴西涼州殺刺史以應之遂圍漢陽太守博愛與戰死之 韓遂叛邊章及北宮伯玉擁兵十餘萬連圍隴

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殺涼州刺史秋都初都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劉士民怒之至是都率都司馬扶風馬騰等亦擁

兵反又漢陽王國自號合眾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國為王連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太守博愛固守國家官亂遂令大人注國字子孫

子嗣今兵不足以自守宜還郡里欲執有通而輸之言未幾韓遂曰汝知吾不元邪遂遣韓太守歸國家官亂遂令大人注國字子孫

前太師長陳寔卒 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止晚警曲且退無怨者至乃歎曰甯為刑罰所知不為陳君所短寔字仲弓

卷之二十六 及卒海內赴吊者三萬餘人謚為文範先生

後漢

孝靈皇帝

中平五年春二月有星孛於紫宮注見

以劉焉字君期汝南人為益州牧劉虞字伯安東海人為幽州牧 太常劉焉見王至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

且用非其人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州任之重自此始焉

史氏是謂其忠信微用之為一蜀會城殺刺史劉璋璋字季玉

蜀賊等劫走之遂史也此後治蜀竹帛行意史也此後人之

得安者始於終 真宵極風如律 之概使州時時 殆已者者皆通 之

司謀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請大將軍共出中黃門以進頭孫與曰河進謀反已伏誅矣進却將吳匡及虎賁中

即時策術引兵燒南宮青瑣門文而青瑣也讓等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者內官屬從讓道走北宮內官屬從讓道走北宮

太后後後袁紹瑞詔召吳瓌許相斬之引兵屯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是時出不與進同心又說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

留王數十人步出殺門北夜走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從者惟盧植及河南中郎掾閔貢夜至河上責厲聲責讓等因千

劍斬數人讓等惶怖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帝與陳留王夜逃至光南行至離舍

帝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公卿稍有至者董卓亦到因與公卿奉迎於北芒北芒山在今洛陽縣北阪下車與帝語語不可了乃

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之由王答曰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為賢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失傳國璽璽係兵符通至成

不早議必為所制及其新至嚴勢整之車初入步騎不過三千俄而進及弟苗却曲皆歸之卓又陰使丁原却兵呂布

原而并其眾卓兵於是大成乃誦朝廷以久兩美克司空劉弘而代之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聞其名而時之稱不說卓

全圖周忠三想言曰我能叛人邑而無命到者蔡邕見卓三日

九月東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為弘農王奉陳留王瑞即位是為漢獻帝漢獻帝太后何氏卓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母念靈帝令人

價毒董儀似可今欲立之能勝史侯否為當且爾如此劉氏種不足復遺卓意欲廢紹曰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恩澤深遠此

氏戴之今上當於春秋未有不善宜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眾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皇子敢然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

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揮徑出逃奔冀州卓大會百寮奮首而告欲更立陳留王皆惶恐莫敢對盧植獨曰太

甲不明昌邑多罪故有廢立之事今二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讓示袁隗隗報如議

卓乃脅太后策廢少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瑞為帝陳留王瑞

也史追水樂宮至曼兒逆婦姑禮乃還水安宮配殺之後既死公卿不敢言及會葬

卓自為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黃吏封郡

卓使弔祭陳董書武及諸黨人復其爵位卓與三公上書追禮書武及諸黨人志復爵位遣使弔祠權用于孫

自六月兩至於足月

冬十一月卓自為相國督母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十二月徵寇士中屠端不至以黃琬之子為太尉楊彪為司徒荀爽為司空初尚書周舉字仲達城門校尉伍瓊字德瑜

卓擢拒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眾望卓從之于是徵荀爽中屠端等卓等皆長卓之妻無敢不至卓見舉狀舉三日進

卓

卓

卓

卓

司空自世至三獨器得微書人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

公凡九十五日獨器得微書人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

以袁紹為渤海太守 卓賜米袁紹急周防伍瓊為紹說卓曰紹恐懼出奔非有他意今急購之勢必為樂袁氏樹恩四世門生

故吏偏天下若收臺保以聚徒策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救之拜一部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乃拜紹渤海太守以紹

從弟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騎將校術行南陽操愛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

卓袁紹在渤海轉讓遺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操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三公移書州郡陳卓罪惡徵兵赴難得移問諸從事曰

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中山曰與兵為國何謂袁董親有怨乎乃作書與紹聽其起兵

李獻皇帝

後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為盟主 袁紹以渤海起兵紹從弟後將軍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佃袁州

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之河內太守王匡泰山人山陽太守袁遺皆紹從弟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同時

俱起眾各數萬以討卓為名紹與王匡之河內韓馥郭給軍糧袁術屯魯陽後漢縣今曰魯餘軍屯屯酸棗前約盟起以

卓為功曹操起為討卓起兵其言與共西河內韓馥及劉岱孔佃等定議於是諸故守大會酸棗推紹為盟主紹自號

車騎將軍領司校討以曹操行會武將軍討諸故守多歸心袁紹絕信獨與

卓執弘農王 卓聞東方兵起懼乃配假王 咸陽中臨曰惟

卓奉免太尉跪司徒彪以王允為司徒城門校尉任瓊尚書周勃 卓破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諫阻之 泰恐卓眾多

恐不在眾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與卿相善乃說解史曰非謂無用也山東不足如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

司相軍事豈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強孟卓來者生不關宜公韓清既而吹生並無軍容之才此將決敵非公

卓乃悅既而卓又以山東兵威欲遷都以避之必欲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震曰國家西遷乃大會公卿議美敢言者司徒楊

彪曰關中殘破都雒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為動必有雒陽之亂天下動之甚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

公欲阻圖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以哭其奏免琬等以王允為司徒任瓊周勃固諫連

都卓又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曹卓何用相負遂收斬之時五賊為京兆尹

將兵屯於風卓者恐為西遷故為城門校尉故國殺之為將行長使梁所說高曰卓冠帶京師垂立從意今縱將軍大則

虎鯨小則國辱今卓在 紹賜天子采西以將軍之東迎候至舉車令討逆袁氏連其東將軍其西此威也若不從遂就

是則以卓稱不絕歸校尉 卓京師卓以不絕歸校尉

三月卓遣都長安燒燒陽宮廟外諸帝陵車駕西遷 初卓既專政見羅中貴戚第室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

其屋舍剽掠資物淫略婦女人皆不保朝夕至是收諸富室以罪惡謀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徙其餘民數百萬口

皇南萬姓不能
抄子古錄東於
違命之時漢不
從法行也寫而
遺之議乃至迎
林乘下甘受婦
編出送而結其
子也者

於長安步騎驅或更相踰籬橋尸盈路卓自留元畢主苑中老道官廳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艱本又使呂布討諸帝陵及
公卿冢墓收其珍寶三月車駕入長安居宮北府舍後乃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諄王至自天子
及朝中皆倚允允盛意承卓卓亦推信焉

卓殺太傅袁隗滅其家 卓以袁紹之故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及其家尺口謂雙以上五十餘人

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表整頓豫州刺史 初整為長沙太守討賊區星平之封馬程漢縣今為湖南及關

州郡兵起堅亦以長沙舉兵襲殺荆州刺史王叡欲先與堅討賊以整其人過之無禮及堅比及南陽眾已數萬高陽太守張

不給軍糧堅收斬之前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堅遣長史留從軍糧故通城門

方行漢軍突整端却由無得長劫復將斬之堅許眾望引入城乃曰

整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逼難若不入耳中兵見其整不殺攻而還

以劉表為荆州刺史 是時江南宗賊會共為賊甚盛袁術據豫州餘寇紛擾兵人感代貝野道路投募表軍馬入巨城注見

請南郡名士劉表 字子柔 別越 良弟 與共謀畫 表曰 宗賊各擁眾 不附若劉則之 備必至矣 吾欲與兵 恐不能集 其表

之如水之說下何患 賊兵之不集乎 越曰 東則劉 南則孫 宗賊多 吾當為下 所患使人示之以利 必以劉表 之是也 越曰 吾

內陽而郡江夏 平陵 及江 乃使越 誘宗賊帥 至者 十五人 皆斬之 而取其眾 遂從治襄陽 荆州刺史 亦治 漢中 今為 襄陽 府治 鎮撫

郡縣江南安

曹操與卓兵戰於梁陽不克還屯河內 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

君何疑向使董卓侍王至據葛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忠今焚燒宮室劫掠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

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皋分兵過之 至梁陽水注見前 過卓將徐榮元 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

天下可無此不可無若延寸收 夜遁去 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賊眾未易攻也亦引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飲

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畫 操曰 諸君欲與吾爭 而河內之眾 此五州之眾 操曰 吾欲與君爭 而河內之眾 此五州之眾 操曰 吾欲與君爭 而河內之眾 此五州之眾

之 酸棗諸軍會食 曹操欲逐殺操 操曰 汝等不能用操 乃募兵揚州得十餘人還屯河內 頃

司空荀爽 兵見卓意甚甚必見杜稷其所舉科皆取才略之士將兵圍之會病卒 他事為卓所殺 然而卓死後 卓收及

郵奉術共謀劫卓卓乃東

卓收五銖錢更鑄小錢 悉取雜湯及長安銅人 鍾虞飛廉 漢武帝置飛廉 銅馬 卓收在堂內門之屬以鑄之由

是貨賤物貴者設石至數萬錢

劉表兄弟數語 當時新僕題 烈備安之事有 與此適合者表 中不能善其之 耳然表在荆州 雖無謀亂之心 而備城瀕汝臨 以精安表此說 有以故之

神紀卷之八 後漢獻皇帝

子孫孫惟又臣
謀此何故
且當時所
者不在此也
及古去已上
廟後得傳
之在以此謂
才多欲是
其非故孔子
子夏曰毋小
人位

盧概衡諸州遠
此歸尚考其家
觀其不孝者
持其後世
過人之輩

父之絕半謂
義正至極書
特選孫孫夫
言大善其
別有所聞也
據故而堅
世以信而
世多之符不
此特為人所
何足為善在
不在與德更
知孫堅孫

孫其之宜
孫即上自
仁而已

省孝和以下廟號
左中郎將孫策
和文順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
和帝號孫策文帝號孫休
孫資孫尚書孫吳咸宗諸皆省去從之

以公孫度
字升平
漢元元
為遼東太守
度初為冀州刺史以謠言免中郎將孫策與度同郡為遼東太守度到官以法誅滅

郡中名豪大姓百餘家郡中震懼乃東伐高句驪西擊于馬檀謂所執吏柳
其後因以為氏

國王耳於是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
安東分遼東遼西二郡也各置太守越海收東
全諸縣置營州
命分青州為營州遼東判

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
在今奉天府遼寧州牧
田本度始設遼東國
其後因以為氏

料一平春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
先是孫策大司馬已加大傳道路塞信命竟不得通
在冀州孫

關上合州者之利通
盧概衡諸州遠
此歸尚考其家
觀其不孝者
持其後世
過人之輩

存否冀寧室督傷欲共立為王
王曰吾等舉兵而進道當與
以義劫取也今物主無所得利
計非有出也亡國之體當外此

公議以韓馥袁紹等乃連故樂浪太守張以齊議上
孫策與虞為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王上蒙受吾受重思夫能清官國承

諸君召我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
郭都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奔司奴以自絕乃止

二月辛未為太師
位在諸侯王上
使以金紫將軍子孫為中軍校尉皆為三事
領內外五列朝使侍衛攬絕中子皆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
堅入碓陽修塞諸陵而還
孫堅進屯陽人
堅先為卓得孫策所收收戰車連步騎迎戰堅擊破之

其都督
或謂東河曰堅若得此不可復制此為險阻而得虎也
所說之言不運相世堅何也
所與孫曰所以出身不卓遂說堅欲與和

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誓不四海則吾死不瞑目
遂將與乃和親郭逆進軍大谷
見卓自出與戰敗之却也

池堅進至碓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魏官并中
卓曰吳富張讓之私劫天子
支河上守壘者以壘中及堅

文曰受命于天既分兵
舉卓卓謂長史劉表曰
關東軍數敗矣皆畏孤無能為也
惟孫堅小懲即戒
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

和忌之乃使諸將分屯諸縣
董越七
池也
張也
華也
牛氏家司
于父之與以字為氏
轉字之階也

夏六月地震

袁紹達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
韓馥以袁紹多附袁紹忌之陰節其飲食使離散紹客達
以切紀好
謂紹曰將軍舉大事

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
韓馥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郡士為陳福福頓迫於倉猝必有遲讓
紹然之以書與瓚瓚引兵至冀
瓚與戰不利紹乃使其外甥高幹守元
及護所親前
紹取之
若等說馥以冀州讓紹
紹曰公孫瓚來
紹知其謀不可當
與卓斷外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
紹為之奈何
紹曰夫冀州天下之
重負也若而仰
力必死地
下危亡可出而
然讓氏將軍之德且為
同盟為今之計
莫若舉冀州以讓
讓氏彼必厚德
將軍而

見始而尚可有
觀後附事正恐
志欲違至上之
數運至至得古
稱不日亦未奈
阿未之謂也焉
曰確不罪臣登
逆及以成紀書
典者允其矣

殊當盛會徵
非持自安未所
以去納廷也充
不備推舉自復
檢後自議教議
臣等無斷制以
收權成眾隱無
足系信
復記之變始子
實謂疑變一言
謂雖自為疑今
計而其端是於
不可復收則罪
實深於復記

之使然也布曰如父子何父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我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宮車
朝服乘車入陳兵夾道屯衛周臣令呂布等行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北掖
門卓入以戟刺之卓表甲不入傷臂墜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身持才刺卓遣兵斬之即出懷中詔版以今

史士曰詔討卓其餘皆不問史士皆稱萬歲注王允欲為子選衣架市酒肉極度卓字據在都督為其輩下所殺每早晚于市
為斤解斷身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為奮威將軍封溫注注見侯共乘朝政事之大職也卓亡漢室君為王虎所宜同疾而讓其私恩
相傷而卓不共為逆故即收封是封邑雖曰身雖不忠然前則足結成漢史大封為日碑謂允曰伯喈雖世才多識遠事當
相傷而卓不共為逆故即收封是封邑雖曰身雖不忠然前則足結成漢史大封為日碑謂允曰伯喈雖世才多識遠事當
相傷而卓不共為逆故即收封是封邑雖曰身雖不忠然前則足結成漢史大封為日碑謂允曰伯喈雖世才多識遠事當
相傷而卓不共為逆故即收封是封邑雖曰身雖不忠然前則足結成漢史大封為日碑謂允曰伯喈雖世才多識遠事當

賈中寇兗州刺史劉岱嘗操入操之自稱刺史 青州黃巾百萬眾入兖州投任城注見相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鮪信諫曰今
百姓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眾羣聚相隨軍無輜重惟以鈔略為資不若畜士眾之力先為圍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
能執必難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注不從遂戰果為所殺曹操却將膠鬲宮注東郡人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
請說州中綱紀注明府奉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肅王之業也官因往說別駕治中鮪信等以為然乃迎操領兖州刺史特

賊眾稍得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未聞設去晝夜會戰輒禽獲賊逆連上乃制注如信賊聚而突焉不得退至濟北注見志
降之詔以金尚為兖州刺史將之却操逆擊之高平袁術注得年三十注其精銳盡青州兵

六月李傕注郭汜注等舉兵犯關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 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却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
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劍客過布布負其功多自誇伐既失音聲漸不相平允性剛毅初懼卓故折節下
之卓既破滅自謂無復患難頗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謀殺卓却曲既而不果又議悉罷其軍百姓遂說言

當盡誅涼州人於是卓故將校轉相恐勸皆擁兵自守會卓子矯于輔為左右所殺僅等無所依違使詣長安求救允不許僅
等益懼欲各解散校討賈翊注字文和曰諸君若棄軍軍行則一停優能東若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事濟奉
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晚也僅等然之乃率軍數十里夜西行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却曲樊稠李蒙

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吏兵注章懷士蜀兵也內反引僅眾入城放兵搗探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馳馬
奔瑒門外招允同去允曰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闕眾諸公功以國家為念太常种拂注字穎伯
扶帝上宣平門注長安城東北門名 過兵僅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仇非敢為逆也請
事畢詣廷尉受罪圍門樓表共請王允出門太師何罪允窮感乃下見之僅等遂授司隸黃琬注字季玉字太叔文右馮翊涿

冀注字元伯汝南人今在河北故老元正公今日就徵明曰保孫則來共兵鼎沸欲謀董卓今幸已既至僅收允及眾翼
此其宜羽翼列耳若舉兵共討僅等與關東相應此轉禍為福之道也翼不從若不能開立並俱說微

皆殺之尸王允於市吳救收者故史平陵令趙敵原收而葬之始允自專討卓之功士孫琦歸功不候故得免於難

秋八月遣太僕馮異和斛斯東口碑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乎騎袁

紹曹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時紹與公孫瓚方爭冀州

曹操遣使上書操辟毛玠平賊人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未與播蕩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

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張楊假津西至長安

董昭字公仁乃為操作書與催泥等致殷勤催泥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字元常說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

操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志故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泥從之

徵朱偽為太僕 閻謙與諸子相共奏記推朱偽為太師因移檄收伯欲以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會李傕用賈詡策偽入朝

袁術遣兵封邱 美利合河會操擊破之術走寄春 術為劉表所迫退兵北向為曹操所破走歸遠所置揚州

秋曹操擊陶謙謀支作郊 先是陶謙遣使問行奉貢 治中王邈別領趙昱謀曰求諸侯共如助正今天子越在西京宜

徐州救至是曹操以其父嵩為謀刺為所殺 初操將討其討實疑操謀 乃引兵擊操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

冬十月地震 十二月 有星孛于天市

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 虞與瓚積不相能虞遣使奉書陳瓚暴掠之罪瓚亦上書指別舉小城於薊城南以居虞數

德德皇南是問 者名乃值就 盜賊之說而滿 故其心極難其 對法將方謂可 兒小金靈難可 泰乃及為呼可 七口不於此甚 於此

以劉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為國忘家者邪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

事百姓與能見馬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支術表據豫字伯為懷義收討初孫堅娶錢瑄兵氏生四男東權字仲淵字叔匡字季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妻春年十餘

歲已又結和石針人周瑜字公與策同年亦共遠威聞策聲問自舒采逆勸策使居舒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兵

及堅元策遠奔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舊之志至春見支術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收討術先許

以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又使攻廬江太守陸康初劉琦時康在州與琦相厚琦死康亦守之謂曰前錯用陳

紀每恨不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仰有也策攻康夜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天空

紀二年春二月李傕假興興郭汜劫帝入其營董卓初死三輔民高數十萬戶傕等放兵劫掠加以飢饉二年之間民相食略

盡李傕郭汜等與搆各相與於功爭推傕以勇而得眾忌之請稠會議使于主殺稠由是諸將轉相殺亂氾各治兵相攻傕

遂將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放宮入掠宮人御物并取金帛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幸帝使公卿扣傕汜留太尉楊彪

大司農朱雋等十人為質雋字伯議改李傕楊彪曰羣臣共關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乎傕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

家吾豈求生郭汜乃女雋名亮胡數子以御物繒綵與之許以宮人欲令攻汜遂將兵夜攻傕門矢及帝簾帷中傕復移乘

輿幸北城使校尉監塢門名帝求未五料半有五具以賜之帝使謁者僕射皇甫鄩和傕汜鄩先詣汜從命又詣

傕傕不肯曰郭多銳名盜為虜耳何敢敵與吾等君觀吾方略士眾足辦多否又劫質公卿而君苟欲左右之郭鄩曰汜質公

卿而將軍為主誰輕重乎傕呵之出鄩詣省門白傕不奉詔辭語不順帝亦遣問之吏令鄩去傕遂自為大司

夏四月立貴妃伏氏為皇后

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留張超守雍邱操以陶謙已死遂欲取徐州還乃定布前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示

根固本以制天下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河天天下安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今舍而東布必未虛惡暴民心益危是無兗州

也若徐州不定將軍將安所歸乎操乃止布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共出收步在右不能千人七營不圍四面有大隄其向

既合伏兵乃走大破之遂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逆討袁紹求救留弟趙雲起守雍邱趙雲備甚喜與之請歸于中

六月張濟迎帝東歸秋七月發長安張濟自以水和傕汜欲違乘與權爭弘農帝亦思弘農遠使宣瑜十及傕汜乃許備

帝死者為賊會備將兵至許昌起去張濟與帝七月車駕東出後到霸陵從者皆飢張濟賦給有差傕出屯池陽乞欲

令帝幸許昌備及濟以為宜幸許昌帝不從帝遂終日不食兒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幸新豐記復謀曹帝還都郡侍中押

韓公之密告楊定身被執也董承董承字元振董承董承字元振董承董承字元振今會新豐新豐在長安記曰知謀泄乃

冬十二月張濟與催催字元振合追帝至陝帝渡河入李樂營帝東至華陰華陰在陝西張濟與催

官無有二李催郭汜悔遣天子復相與和欲共劫帝而西西指涼州張濟與催

共迫乘輿至弘農東澗水奉與戰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射擊殺帝

次曹陽曹陽在今河南水奉乃歸催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白波在河東帥李樂韓遂胡才及南匈奴石

王去早並率其眾數十騎來與水奉共擊催等大破之水奉帝戰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東澗在弘農

以去此阿奉兵相連級四十里至陝乃結營自守虎背背林不滿百人水奉等謀夜過河使李樂先渡其船舉兵為應上與公卿

步出營見若兄伏德扶后臨河河岸高十餘人以網罟而下網罟帝乃御船同濟者

皇后宋貴人后父完及楊彪以下纒數十人到大陽大陽在河南李樂營河南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餉帝御牛車幸安邑

韓嗣與催韓嗣與催等進和催乃就遣公卿百官歸所居官人韓嗣與催已而韓蓋言人皆合謀

還野王祖檢說袁紹曰將軍事業台輔世濟中堂我今州城相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官郭都扶天子以今諸侯當士馬以討不

度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

孫策擊劉繇孫策擊劉繇字正禮年平於曲河破走之孫策擊劉繇先是劉繇奉詔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已據壽春劉繇丹陽太守袁景

以兄迎繇至阿曲既而繇以景資未袁術所用乃迫使去景資退得在陽繇遂將之橫江橫江在江蘇以拒之景

資連攻不免至是孫策說術乞助善善早定江東孫策說術術曰家有三萬兵在東吳助以討繇江東則我土各器可得三萬

之許術表策為折衝校尉將兵十餘人騎數十匹孫策說術至是孫陽眾五六千孫策說術及是又使母于早度周瑜將兵迎之助以資糧

進攻橫江孫之渡江轉關所向皆破百姓聞孫即至皆失魂魄及策至雖大衆如一無所犯民乃大悅說以牛酒勞軍遂攻劉繇

於曲阿曲阿在江蘇繇使父史慈伯軍卒逃策于神也史慈伯軍策得子戰於神也史慈伯軍策得子戰於神也史慈伯軍策得子戰於神也

思布令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強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思布令告諭兵敗走策入曲阿勞賜術士

冠將軍策以張臧張臧字子如人為正議校尉張昭張昭字子布人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詔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

雖奔丹徒丹徒在江蘇策許即曰不知丹徒在江蘇策許即曰不知丹徒在江蘇策許即曰不知丹徒在江蘇策許即曰不知

之融之融文文元元

張超在雍邱曹操圍之急超曰唯我當來救吾家曰袁曹方睦共為袁所表

張超在雍邱曹操圍之急超曰唯我當來救吾家曰袁曹方睦共為袁所表

少頃... 下... 以袁紹為太尉...

以袁紹為太尉...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詔書下給...

所處... 處... 清...

字子通素有成恩鄰郡人多歸之有衆十餘萬東術求僅後拒絕之術遣客詐殺俊及龐陳由是破敗而食神元滿空者果大
人姓多為
所為云

秋九月下故太尉楊彪欲尋救出之 故大尉楊彪與袁術婚姻曾操惡之奏收下獄初以大逆孔融住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

內所聘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為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呂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釋操使許今滿
寵為通則豈有職氏者所從改 按袁術融與前或皆屬寵考試如法數日未見操曰楊彪考試無他辭語此人有人
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失民望為明公惜之操即赦彪 彪見其空受城攻在曹氏運獨

三年夏四州諸將軍段熲等討李傕表三族 先是郭汜為其將任留所殺至是熲等謀僅傳首於許詔高舉之封環閣鄉
實 河南侯 熲熲為大
侯汜所為卒

秋九月呂布復攻劉備曹操擊布救之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將高順等攻劉備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使夏侯惇

字元讓救備為憤所殺 備所為七百餘人 操乃自擊布與備遇於梁廣後太守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進至下邳布集戰皆
敗連保城不敢出 布欲使陳宮為內應 宮曰將何能得進布妻曰宮不與將軍 遣人求救於袁術術不能救嚴兵為
布作聲援操圍下邳久廢欲遣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觀其衰矣陳宮有智而逢今及布氣之未復官得

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水名注 灌城月餘布益困迫布將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初布性決勇所為無常每戰
魏續在是情狀 率其衆降布登白門樓 南門名白門 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從操遂降續等其兵以與
所事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今布將弱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願明劉備曰元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總我意獨不可一

言相操笑曰縛虎不得不為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大帥子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

於是輕投布及陳宮高順皆傳首送許然後奔之 操將陳宮謂曰余雖老母妻子何官可以幸治天下者不官人之親仁政
操辱與家初奉山毛帥破城等皆列于布及布敗而後及之記者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官也遂出城 操曰
為中郎將劉備從許都還許都長安在馬軍禮之甚重望加收定將軍 職屬字宜高泰山人張建字文遠 魏門人

以操策為討逆將軍封侯 操策遣張紘獻方物操欲撫納之表奏為討逆將軍封侯以紘為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為居巢

注見 長魯肅字子敬 復其有為是東所復道 長瑜肅知術然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策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見
術禽之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劉琦仁兄慈迎世孫 於魯皇 初三省注 禽之即署門下督 操謂曰宜為神乎時若

餘卒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之且觀華歆散御方規何如慈道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遂有兼并
之志

祀四年春二月袁紹擊公孫瓚瓚自焚死 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欲與瓚復連和瓚不答而增修守備至是黑山帥救瓚

未至瓚密使人齎書使起火為應瓚自內出戰紹候得兵書如期舉火瓚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紹為地道穿其

樓下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中 紹所舉瓚志歸其姊妹于然後引火自焚 紹既

袁紹承制以烏桓頭領為單于 蹋頓部力居從子有武略邱力屠虎 子樓下立 總攝諸部紹公孫瓚蹋頓以諸部助之增滅紹

昏賜以單于印綬又以關素得烏桓心因加寵怒以安北邊 蹋頓為單于 蹋頓代立

夏六月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邀之術還支紀 術既稱帝法修滋甚腰御數百無不兼羅既厭梁因而士卒凍餒莫之顧備既為

呂布所破前見人為曹操所敗 二年孫策任術弟重軍支留其將領 資食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復為所拒

士卒散走憂慙不知所為乃遣使歸書於紹 氏當與紹陸雲之謀諷自青州迎術欲從下邳北遇曹操遣劉備邀之復走壽春

至江亭生著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吐血死 妻子奔皖城故廣陵太守徐璜得傳聞舉獻之

秋八月曹操進軍黎陽 注見 還許分兵守官渡 袁紹既克公孫瓚心益驕賁御掩簡簡兵精十萬騎萬

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而於義則違且廟勝之家不在強弱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

坐而安攻者也竊為公懼之紹不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

多而分畫不明將騎而政令不一土地卑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本也 且紹之兵也 且紹之兵也 且紹之兵也

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攻青州於 軍中 紀人 屯河上 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攻青州於 軍中 紀人 屯河上

冬十一月張繡降 袁紹遣人招繡并與袁術書結好詔於繡坐上嚴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答而能答天下國士乎

繡驚為懼曰何至於此繡因勸繡歸袁 繡曰 繡曰 繡曰

復置鹽官使司隸校尉治弘農 繡中諸將以袁術方多中 立願望 袁州 袁州 袁州

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滅袁 夫略大略無從法一而兵精糧足 操使侍御史衛覲來袁邑人往鎮撫之時四方大有還民諸

將多引為部曲踴躍與前或曲一且愛如必有後患 夫盛國之民實也 袁州 袁州 袁州

或以供給之勤轉饋粟以豐糧 中 運民聞之 必曰 袁州 袁州 袁州

袁關中由是服從 或以曰操操役之始建焉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

操策復盧江取之向摩摩人子乎故 盧江太守劉勰折得袁術如曲孫策意其兵糧劫取取上 今江西南康府建昌縣有

置宗卿勰既行策與劉瑜於軍裝被盧江急降其宗勰北歸許策遂西破黃祖武兵將伺操軍謂其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

善教王亦雅尚
一畫職虧而無
願力盡而臨
飲則弟不語
名士聲輝林某
是矣

善教留不及王
充而彼彼爾事
之權非從自疑
其身是以危
其主所懼志可
於而留不遠者
也然操之得入
本尚重承與正
名許誠者不可
同日語矣

吾敵也若不開門讓破不得無所傷害即使在前其宜其意翻往見敵曰操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押君今守孤城可獲不足
不早為計悔無及也夫軍已次椒邱地居北明日日中迎檄不至與若絕矣敵乃夜作檄明且遣使齎迎軍使迎軍飲下
迎降策向欲拜禮為上賓家人之入城也也視操之長子及人等事收對解與善遇其家士大夫
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 初董卓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使客謂備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使不
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電雨因曰聖人云迅雷烈風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押解等同謀會操遂備嚴密術備遂殺徐州
刺史留關羽守下沛行太守事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為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紹遣兵討備等事備不允備謂曰
可知
卷之二十七

後漢

孝獻皇帝

建安五年春三月曹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劉備破之備奔冀州 董承等謀害曹操殺之皆夷三族操欲自於子劉備諸將皆
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帝之東紹來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公曰紹性多疑而多疑未必
不違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曰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擊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
疾豐眾杖擊于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後下邳禽關羽備田青州
奔袁紹操破備後才也以子紹紹去郭二百里迎之

二月曹操遣官張郃追擊袁紹夏四月紹遣兵攻白馬見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操遣官渡紹乃欲攻許曰豐陳豨曰
既破劉備則下注非虛也且曹操善用兵其難少不可也今不如以久待之揚山河之固誰能破之紹不從豐陳豨謀以沮
州之眾簡其強壯來渡進出若則擊其不備其兵必散也今不如以久待之揚山河之固誰能破之紹不從豐陳豨謀以沮
眾械擊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操惡之操惡之二月進軍黎陽田豐曰曹操有六個空室為其合之謂子紹遣顏良攻白馬
沮授曰良性佞狎雖銳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四月操引軍兼行趣白馬良來逆戰關羽望見良虎步於萬眾之中斬其
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門之圍仗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紹復不從操曰上益其志下誘其心紹軍
至延津杜預曰延津在滎陽操遣人謂紹曰前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令解鞍放牧馬用前故計陳輪重鎧收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
騎前後至謂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輻重持曰可矣乃皆上馬擊斃文醜之斬醜嚴良皆紹名將再戰斬
之紹軍奔于亂不可所之當宜以報曹公乃去再連以報操操長之良良操知其必去遂知其必去遂知其必去遂知其必去
之難曰彼各為其主勿宜也

御九卷代通鑑卷之二十七 後漢獻皇帝

謂其後必能
滿其表而欲
處處皆然不
能
用即今其行
亦未必能保
也
與陳時其行
直入權時有
凡不相備者
會集至地亦
從中亦時
數及之數

探東年弟權代領其水 策欲來志實許部若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奴客
夏竹中射之申劍名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眾三江江漢之險
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伏機於南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即不如我舉賢佐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弟遂年
六權悲號本視事昭曰孝廉北宜哭時耶乃易權服扶上馬位出巡軍上表朝廷下移屬域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固瑜自己歸
考已詳無庸屬履命命改曰已山故城在今江蘇州府崇仁縣 將兵赴袁與張昭共享軍事時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
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昭與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秋九月庚午朔日會

袁紹攻曹操於官渡冬十月操擊破其輜重紹軍入潰 袁紹軍陽武之今河南開封府 沮授說曰其兵雖眾而勁果不及南

而兵雖精而資儲不如北而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倍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進營稍前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連合

戰操軍不勝復還軍壁 紹為高樓起土山射營中皆穿操而行操乃為高橈車操少糧士卒疲乏乃與荀彧書議欲

還許或報曰紹志眾眾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荊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能聚人而不能

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整軍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之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迫于瓊

等將兵送之沮授請別為支軍於表 列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瓊商為畢 紹名在起去紹營四十里會許攸說操說操

擊瓊不從會操把法宜收散之收想下營將操其兵出也之陣于雙河于新運法亦承運天子以江以河今有兵

于操疑言可文一戰既則半收散官以不棄將乃口則言戰之其實可文一月為之計何故操大喜乃留荀彧守營自將

曰袁氏紹百萬餘眾在官渡馬軍七萬無備眾若輕兵擊之雖其精眾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 操大喜乃留荀彧守營自將

步騎五千用東軍新鐵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瓊營亂操擊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禪曰就操破瓊

告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張郃 字儁 等攻操營但遣輕騎救瓊斬至為操操士卒殊死戰大破之斬瓊于蓋瓊

其糧救張郃等攻曹營不能下圍瓊已破乃焚攻具詣操降於是紹軍驚潰大潰紹及諱等陷中乘馬與八百騎渡河逃走之不

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眾降者操盡院之前殺之萬餘人 紹為操軍所執大司曰操不降也操之勢甚迫故而中

人皆皆笑之曰高紹之強紹走至黎陽北餘眾稍復歸之既還殺田豐 田豐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制書而內若勝則各

所笑道操之紹外寬雅有向度吾恐不形於色而性於復自高冠於從喜故至於敗 豐曰城邑多障于操則豐定之

有星字於大梁 由書天文志謂之覆 至學十度曰大梁之穴
以孫權為討虜將軍 曹操聞孫家危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來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免或擊幸好不如因而序之操即表

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會稽都尉結至吳夫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

既知不用人之
言而致敗乃以
言者致之如此
於其得其謀
事失而致字能
意致哉

察知無不為曹孟將北運周喻止之因為於權權與語悅之引蕭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存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耳若因北方多務勸除黃祖遣使與袁克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張昭毀肅年少氣疎權益貴重之

張魯據漢中新注見前張魯以劉璋閭閻不復承順璋志殺其母及弟魯遂據漢中晉以巴道諸氏自與劉璋其子劉禪皆名也平定本道自公亮孫劉禪紀注謂三國志所不置長復復襲取已郡後漢劉璋江朝廷力不來征遂就亂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中適貢獻而已魯三十年

己未年春三月丁卯朔日食

秋九月曹操擊劉備於汝南備奔荊州先美袁紹遣劉備居汝南紹遣黃巾劉備與孫權紹與孫權多急之曹操遣曹仁孫乾弟擊備

備走還紹軍除欲離紹乃說紹兩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龔都等合操遣其將蔡陽擊之為備所殺事在至操自將擊備備奔劉表皆做表聞備自出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之新野已而表遣備北投許都將擊備備奔劉表皆做表聞備自出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之新野已而表遣備北投許都事逆之為伏兵所破備在荆州數年會于表表起至劉表遣孫權表孫權備曰吾當每不歸荆州肉曹備今不復朝朝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能成是以悲耳

壬午年春正月曹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袁子譚出七黎陽操敗之袁紹怒憤發病吐血卒初紹有三子思思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為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會者思思分定執也

使紀隨之譚求益兵配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尚數敗尚遣其將郭範等與操相拒及紹卒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許多為善遂矯詔遣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

曹操首孫權任子權不受命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軍檢會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太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曹操首孫權任子權不受命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軍檢會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太夫人前定議瑜曰昔

於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直與南面稱孤同或不加勿違你觀其變若曹氏能幸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

遂不送質

為不備持論誤
理使喻不死東
之子曹操權其
事許年

劉相保陳則
相爭郭嘉之論
與平茲曹尚策
謀而之相終乃
謂其福術之類
也文通好運信
哉

李李出入展國
因自致書展付
之一笑所謂因
計周計也以此
為極重紀之珠
其見遠矣

秋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夏四月操進至鄴還譚攻尚不見 曹操攻黎陽譚尚奔走還鄴操進至鄴諸將欲逐攻之

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十吳適立也今權力相併各有黨無言定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以待其變緩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吾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請尚曰今曹軍進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天濟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而皮

治北州
曹陵人

秋八月曹操擊劉表高圍譚於平原冬十月操還救鄴之 曹操擊劉表於西平

尚圍之急譚遣卒叱呼治指請救 卒先公之使平定之使乃其助也

下有事而亦生保江漢之周其無西有志可知

先平荆州使譚尚自敗卒叱復說操

與明公則公不取而戰乃許譚平十月操至黎陽高圍得渡河乃釋平原還鄴

甲九年春二月末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尚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 正月曹操渡河過淇水

程道二月尚復攻譚當配諫不聽乃留配守鄴四月操至鄴為土山道地以攻之又攻絕其糧道五月擊圍城周圍四十里

初今淺亦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渡之廣深二丈引澆水

先使李孚入城事所問事狀繫馬邊曰者上情投甚詳稱郭北而果也

有窮以者救夜閉門出聲呼人兵循西山而東去鄴十七里為營夜舉火以示城中配出兵城北以應操逆擊之敗還高

亦破走營曲漳之水操遂圍之高糧未降不聽眾請奔中山當配投奔毗家屬令士卒堅守死戰伏弩射操營中配兄子關門擊

納操兵配拒戰板執以馬鞭擊其頭而罵之配顧曰狗羊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操引見配欲活之配意氣壯烈

終無挽辭遂斬之操乃臨祀紹墓哭之流涕紹妻紹去還其家人賈物賜棺槨食九月詔以操領冀州拔操謀還兗州

翼謂曰此排戶豈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

具遺良而難以設計甲城為先

之曰曹操一名吉利小字阿瞞

冬十月有星孛於東井

丹陽郡太守孫翊妻徐氏討救之 丹陽太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曰乞須歸日設祭除

丹陽郡太守孫翊妻徐氏討救之

服然獲命將伐所親詔期為善操高俾曼子與共圖豐高昇湯泣許諾忠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豐共各謀廢日設祭徐
哭泣哀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悅悅覺豐規無復疑意徐呼高昇孟戶內使人召覺入過德一拜徐大呼一君可走而豐俱
起共殺覺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遣縵經奉覺首首以祭胡基舉軍袁族操權聞亂自椒邱見遺族謀覺首於堂置高昇

為牙門其餘皆賜有差

配十年春正月曹操攻破袁譚於南皮新之 初操之入鄆也袁譚復背操見前山賊之患其家

年甚至操攻南皮身譚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走改新之告諭吏民各安故業新郭國等及其妻子王修詣操已收葬譚尸許之

研為司空操郭嘉說操少研有異牛名士為操馬曹操從之初官遭之戰操琳為妻相作書數博連及家世臨其操以及是

幽州刺史逢刺吏袁熙遣使降曹操然高俱奔烏桓 袁熙為其將其屬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屬等降操皆封列侯操

令操表向曹操共戰為報白馬而盟今曰賊遠者所家英故仰視各以次故別駕韓明曰各受安公文子學恩今其及亡則不

名乃舍之 韓明 字子誠汝南人

以荀悅為叔仲孫侍中 時政移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辭無所用乃作中壘五篇奏之四篇以之謝先帝以樂石政則

行矣是謂四惠與袁泰以養其生善好息沙正其偏官文辭以章其德立武備以表其威明言罰以曉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

不與懼以罪人不乘生不勤以善故在上者先望民財以從其志是謂六善善惡惡乎切深深望於子孫也言事舉之察

憲無成則誠以滿眾心故俗無善無惡民無法無是謂五政聖者有言謂中人之謂子也子之望是謂治也治者必不亂也

小人也則苟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政是謂六善善惡惡乎切深深望於子孫也言事舉之察

野長行則惡不德矣賞不動謂之止善罰不德謂之深望在上者發不止下為善不取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四惠

政而不失矣 魏瑋瑋而向平治矣

成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三月曹操破高幹於并州新之 先是袁高販走高幹以并州降操仍以高幹史年在既而幹復以州叛舉兵守空口關在今山西

治關空口山下與空關相界 操遣其將樂進字文華李典字是威擊之不拔事在至是操自任幹幹督其將守城自詣司叔

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州上洛漢縣今陝西郡尉王琰斬之幹之初也司叔也司叔也司叔也司叔也司叔也

使兵屯關中即漢中操遣使至關中即漢中操遣使至關中即漢中操遣使至關中即漢中操遣使至關中即漢中操遣使至關中即漢中

十二年夏曹操擊馬超秋八月破之斬蹋頓力居子名袁熙袁尚奔遼東公孫康子斬之馬超蹋頓素為袁紹所厚

在實地以通運時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蹋嶺言能為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白雲紹有

是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尚因馬禰之資招其元主之臣欲為其主民夷俱惡恐青真非奇有也表生設客耳目

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連任公無憂矣操從之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皆拒之然

每苦為禰多殺其本郡冠蓋謂有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至是操遣使許之疇即至隨軍次無終地名注時方夏水雨濱海道

不通疇曰此道秋夏有水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故城在今熱河八溝後道出盧龍古盧山明史地理志在平岡西北

戰而禽也操令疇將其眾為鄉導上徐無山堽谷五百餘里經白檀今熱河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獲其不備蹋嶺不可

與與蹋嶺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在今河北與虜過峻北擊之虜眾大潰新蹋嶺降者二十餘萬

為乎候者因操不受操後復欲討之操後復欲討之操曰此乃天授也操曰此乃天授也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

因皆不齊處龍
世許魯公孫
時為之也以破
然尚許連家
之去式不出此
矣

冬十月有星孛于鶉尾晉書天文志曰鶉尾十七度至初

劉備見諸葛亮字孔明于隆中山名在今湖北

直字元與崔州平字季然之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字德操善為人用辭微曰儒生俗士豈識於務識於務者在乎後傷此

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尚為誰曰諸葛孔明字孔明也孔明字孔明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外龍也將軍宜

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不度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圮奸

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錮獄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許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據百

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刑

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劉璋閭閻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亡而能之士思將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貴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西和

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州百程孰敢不

單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

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痘油且中畏以阻蓋上廷旌旗豫備走船擊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多言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給船以次俱進軍軍吏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勇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亦頃之煙燄漲天人馬號溺死者甚多瑜等率輕銳曠且後當鼓大道北軍大壞操引軍收營於華容縣故城在今荆州府所屬也

十二月劉備向荆州江南諸郡降之 劉備表劉琦為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東陵

孫權使其將賈齊賈氏孫子討孫瑜孫瑜孫瑜孫瑜賊平之 先是權破黃祖還復遣兵討平山越山越

有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大軍上攻破之以其地置新都郡今蘇州齊為太守

十四年秋七月曹操合肥漢縣今為江開州破之在江開州南先是以操權固合肥久不下曹操自荆州遣還兵

之末主權退蜀州列蜀南陽州刺史劉琦劉琦先是以操權固合肥久不下曹操自荆州遣還兵

復開之 又十月荆州地震

十二月孫權表劉備領荆州牧 初曹操北還留曹仁于江陵樂進于襄陽周瑜進至南郡與仁隔江未戰

相拒至是歲餘瑜所攻擊殺傷甚衆仁遣妻城走瑜瑜進至南郡與仁隔江未戰

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技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懷懼

乙之主外政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針砭細備其之親使備生家務其子幹但無所言

魏十五年春曹操下令求才 丞相孫和洽字陽士言於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

衣康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飭衣表敗壞者謂之康康至今士大夫故巧奪其衣蓋且朝服朝行大夫或自翠

衣康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飭衣表敗壞者謂之康康至今士大夫故巧奪其衣蓋且朝服朝行大夫或自翠

衣康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飭衣表敗壞者謂之康康至今士大夫故巧奪其衣蓋且朝服朝行大夫或自翠

衣康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飭衣表敗壞者謂之康康至今士大夫故巧奪其衣蓋且朝服朝行大夫或自翠

衣康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飭衣表敗壞者謂之康康至今士大夫故巧奪其衣蓋且朝服朝行大夫或自翠

衣康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飭衣表敗壞者謂之康康至今士大夫故巧奪其衣蓋且朝服朝行大夫或自翠

衣康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飭衣表敗壞者謂之康康至今士大夫故巧奪其衣蓋且朝服朝行大夫或自翠

衣康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飭衣表敗壞者謂之康康至今士大夫故巧奪其衣蓋且朝服朝行大夫或自翠

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唯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錄速起而行之必有疲瘁而或會德為矣操善之下今天才
二月己卯日食

又曹操作銅雀臺于鄴操曾操又作宣武水門二臺故山皆在
今河南彰德府磁縣西南名曰三臺

十二月曹操讓還三縣 操上所封三縣因遂下令今日北地學李康自以本非袁公之名之士思為人所氏思好作政教以
里乃於魏東五十里華精舍飲伏與諸君及各射獵為二十子規時天下清乃心操操以提為袁強所德德故家焉故以而還
家訂賊立功飲趙趙漢漢以紅西外華曹操之舉此其志也意謂操之難難與曹操操之難難與曹操操之難難與曹操
二十後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用狀狀無效操操兩妻歸國實不可也何者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
丞相性度言有不遜之志身用狀狀無效操操兩妻歸國實不可也何者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
類是上還三縣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招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
今上還三縣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招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攝

操權而即守將周瑜乎權以曹奮代領其兵 劉表政史士多歸劉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操權求都督荆

州瑜固上疏請權留備瑜曰劉備以弱而求強之要而無備非與虎同之將必非久矣且人同者謂宜從權而為操操也
之策凡三人俱在操場思權不從備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前時孔明諫操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瑜語瑜也
收得宜兩然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前時孔明諫操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瑜語瑜也
今江南雖見權請與權復弟會成將軍瑜字仲俱進取蜀并張魯與自越結後還據襄陽以威操權許之瑜還治荊道病困與權

股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前劉備寄寓有以養虎天下之事未可知也始為袁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

矣卒於己邱吳松之曰瑜卒之處在今之曰瑜與前所錄已不名權聞之哀恸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孤何損或遂以魯
同處其已從魯離以已邱山名今為湖南岳州府治權聞之哀恸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孤何損或遂以魯

肅為會武投討代瑜領兵者勸權以荆州借劉備與其拒曹操權從之以權請公瑾曰瑜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孤何損或遂以魯
言多得執若孤孤言請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蓋乃始學學及書過魯陽與魯陽論大驚曰瑜也瑜也瑜也瑜也瑜也瑜也瑜也瑜也瑜也瑜也瑜也
才器非天不門家豈曰士涉三日即與劉日相見事之股于蓋廷拜家時結誼而去
劉備以備統為治中從事 劉備以備統守未陽今湖南岳州府治權聞之哀恸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孤何損或遂以魯
今不治免曹者遺備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引駕之任始

當使其權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與統談大器之用統為治中親待亮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孫權以步騭步騭少獨之漢以邑為名
今廣州府是人為父州刺史吳父州治南

體氣官厚中國士人多往依之雖長一州或尊無上出入鳴鑼鼓樂其儀甚嚴如王而不廢官職至是權以為為判父交平
精滿通達人及數其善其貴重如此

兄弟奉承節度遺子入官由是嶺南始服於權

料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繼子為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

三月馬援執事及秋曹操擊破之 初馬援從還結為異姓兄弟既而更為擊敵朝廷遣使和解之後曹操徵騰為衛尉使其子

超代領印曲至是操遣鍾離討張魯而使夏侯淵討之初弟出河東與孫會同中諸將最為豪已於是馬超超遂等十知皆又具家
十萬據潼關在陝西同州府是

七月曹操自將擊之八月孟獲與超等失關而軍操遂持之而潛遣二將渡南渡津

初士燮字季高為父仕太守表其三弟領合浦九真兩海三郡愛

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引駕之任始

初士燮字季高為父仕太守表其三弟領合浦九真兩海三郡愛

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引駕之任始

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引駕之任始

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引駕之任始

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引駕之任始

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引駕之任始

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引駕之任始

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引駕之任始

夏六月庚寅晦日食

孫權後治建業今江甯府治本楚金陵邑秦攻曰建業唐始定為上元江甯二縣切張斌以林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劉備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石城山以上元縣從治孫陵改筑建築權遺建業天運家道兩平曰成曰人情難離而地易

八君承基攝無則于人物思位致難避之物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哉
明末寇之未嘗不飲為愛德而不取神情憤慨而必義斷思也權在書為之流涕

權作濡頭均在今江甯府濡頭鎮水南孫權與東吳而與無如州後冬十月曹操擊權至濡頭 呂蒙問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失濡頭水口立瑤

諸將皆曰上岸擊敵洗足入船何用瑤為答曰兵有利就戰無百勝如有遊逆敵步騎萬人不能及水其得入船乎權遂從之已

曹操擊權至濡頭權學之相拒累之孫出濡頭作油船夜渡洩水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敗與戰

得見隨身船器仗軍伍奔奔嗚呼曰生子當知孫仲謀若魯學行子孫犬耳 至明年正月權為峻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

操語諸將曰權不欺孤遂撤軍還

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 先是董昭與諸將議以丞相宜連為國公九錫備初以彰殊勲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

朝宣國吏中官之誠守謙讓之者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為勞軍於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

夫持節奉丞相軍事操向濡頭或以病留為春飲藥而卒

十二月有生字于五諸侯侯五在東丹北

劉備據涪城 時曹操方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先是備在涪城統言于備曰今陰從備兵為交事遂殺成郡一舉使定此上計

相聞說則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果見則此權之名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通使曰幸遣引州軍運關之備始書瑤
此下計也萬然其中計 四則即白水關在今四川保寧府昭化縣白帝城名公孫述所築在今四川遂寧州府奉節縣

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操必取荆州轉使疆界其憂甚於張魯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四千餘皆
給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勞瘁而預封吾賞何以使士大夫兒戲于後松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
去乎璋聞之收新松勅關成勿復得與備通備大怒召懷沛黃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十八年春正月并十四州為九州 省司隸及幽并涼交四州為冀豫兗青徐揚荆雍益九州而冀州兼有幽并二州及司隸之
河東河內馮翊扶風四郡其新統以制天下耳

秋七月始建宗廟社稷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以前改為尚書令涼茂字伯方山為僕射毛珣崔琰常林字伯德河徐奕字季才陳群字叔龍

人 尚書王象字仲宣杜襲字子緒 衛凱和洽為侍中鐘繇為大理王偉為大司農袁滂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為

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甚恩相捨操失色使仰未出葛城三公引兵朝見令虎
首執刀扶之操出汗流淚背自復不復朝請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承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憂為請不得伏后懼其父完書
密令國之至是事泄得使郵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為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璽壁中欲壞戶璽壁既重后
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詎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君可不知今在何時顧謂虎曰郵公天下宜有是邪遂將后下
床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配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二十一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為皇后

劉備探報分荆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陸水入江之口在今湖北漢陽備使魯肅屯陸口陸水入江之口在今湖北漢陽

荆州備曰須得涼州當以荆州相與權忿曰此假而不反乃欲虛辭引成也遂直長沙水後往陽長史嗣利遂之權遣呂蒙襲

奪三郡備引兵自至公安遣羽爭之孫權進往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益陽在益陽縣北以拒羽肅與羽相見因言數羽羽曰烏

林地名在今湖北安陸縣西北為羽所敗而江漢水經注江水東流造羽林羽即魯公處也魏之役在羽軍身行間戮力破敵豈

得受勞無一塊土而足下未欲收地耶肅曰不然始與涼州難於長坂涼州之眾不當一校討窮處極國欲遠王三於慈厚

州身無處所不受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急而豫州德便遂行今已接于西州又欲剪才荆土斯益凡夫何不忍行而况整頓

人物之主于羽無以各會聞曹操將攻漢中備乃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令遂分荆州以相水水出於西州與荆州至長

湘陰地名在今湖南湘陰縣為界長沙江夏佳陽以東屬權自許都東陵或或以西屬備每舉便至蜀無事也

秋七月曹操取漢中張魯降 操軍至陽平地名在今陝西漢中也今望先州有兩石馬于乃後代所置張魯欲降其弟衡不肯奉操拒關堅守操

攻之不能拔欲引軍還會前軍夜遂入張衛別營營中大驚遂散操遂進兵攻之衡等夜逃魯眾潰奔之魯左右山者現曹

國家而志未遂今起得此非有去操之南鄰遣人慰喻魯復漢中為漢中留侯涪眾部守之而還土與司馬超子將四

人未門為進守江陵此魏不可失也今先定益州家起此兵之勢必凡是張魯自己中得餘眾降操而將軍封關中

解豈人不能守時不可失也也口人言無定說得隨從望蜀都遂還

冬十月知置名號依以實軍功報功之曰賞

十一月夏四月曹操自進前魏王授其尚書操攻 切在張魯鉅鹿楊訓操權許之及操進前發表稱張魯人劉希世子為

夫舉取其子視之與劉書曰有天子命且時乎時乎曹當有舉球本音誠詢者勿聽心而不弄清理有與張不平者白之

操遂以張魯子為天子使討張魯為使張魯自復云張魯子為天子使討張魯為使張魯自復云張魯子為天子使討張魯為使張魯自復云

荆州東為關戶
兵戰勢所必爭
然西雄相爭而
操挾天子以令
諸侯遂基於操
操漢作權固無
足論自私之輩
備不能解

史時曹孫丁儀字正理用事珍之被罪儀有力為軍子側目阿曼徐美不事儀滿美出之傳逆謂也

五月己未朔日食

秋七月丙申單于入朝於魏遂留居鄯 初南匈奴入居塞內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制故

之防至是單于呼廚泉入朝於魏探因留之於郭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絹綉錢穀如列侯子孫襲號分其眾為五部

各立其貴人為帥分馬五石前後中五部故舊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丁二十二年春正月曹操孫植權軍三月權降

先是孫植圍合肥魏將張遼李典擊之大戰而還孫為張遼所殺實廿五也

孫植年二十至是孫操權進軍居巢權保當須臾操遣攻之權退走三月孫引軍還權遣使請降操報之孫植年二十至是孫操權進軍居巢權保當須臾操遣攻之權退走三月孫引軍還權遣使請降操報之

夏四月曹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 寬十二號魏五也十乘金根車輪皆朱 第六馬設五時制車 各執方色

冬十月魏以世子丕為王太子 初操娶丁夫人無子妻劉氏生子昂下氏生四子丕彰子植植於是出了夫人而立下氏為

繼室植性機警多藝能才兼敏聰操愛之操欲以女妻丁儀王以儀目眇止之儀由是怨丕遂與弟廣字範及楊蔭子植德之子數稱

植才勳操立以為嗣他日操用人問曹謂謂嘿然不對操問其故謂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謂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入笑

性而行不自雕飾玉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構說故遂定為太子其女孫氏與曰太子代君王宗廟社稷亦

也代而反以為喜可以久矣其不品乎

魏日象

劉備進兵漢中曹操遣將軍曹洪拒之 張魯之走巴中也劉備遣書推迎之備言于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而魯已降操操遣

張郃徇三巴巴已都巴東巴西巴南巴北巴東注見前巴西巴太守張飛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

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遠連北此非其志不運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變

逸耳今東湖邵才畧不勝國之將帥眾往討必可克之克之日廣積穀觀變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奪獎王室中可以

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從漢武城

孫權遣陸遜字伯言討丹陽山越千之 陸遜言於權曰克敵宜亂非眾不濟而山寇木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

孫權遣陸遜字伯言討丹陽山越千之 陸遜言於權曰克敵宜亂非眾不濟而山寇木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

孫權遣陸遜字伯言討丹陽山越千之 陸遜言於權曰克敵宜亂非眾不濟而山寇木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

孫權遣陸遜字伯言討丹陽山越千之 陸遜言於權曰克敵宜亂非眾不濟而山寇木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

在志云云... 其心路與劉友... 二月丁未朔日食... 曹丕還其弟鄧茂... 植為安鄉侯謀其黨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魏之法自令宦者官不得過諸君令... 侍政用宦者... 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 一警者為之區別人物... 漢中興孟建以上庸洛統... 命右將軍太子劉協字子芳... 不聽魏軍夏侯尚等襲封... 以賈逵為豫州刺史... 不糾天下復何政正乎... 判吏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 李伏引天子玉璽... 勳丕篡位時不方... 平名魏代... 皇帝廟號太祖... 十二月魏王丕如洛陽... 魏徙冀州士平家實河南... 臣丕不答入內... 不敵不力爭丕乃使其平

植為安鄉侯謀其黨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魏之法自令宦者官不得過諸君令... 侍政用宦者... 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 一警者為之區別人物... 漢中興孟建以上庸洛統... 命右將軍太子劉協字子芳... 不聽魏軍夏侯尚等襲封... 以賈逵為豫州刺史... 不糾天下復何政正乎... 判吏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 李伏引天子玉璽... 勳丕篡位時不方... 平名魏代... 皇帝廟號太祖... 十二月魏王丕如洛陽... 魏徙冀州士平家實河南... 臣丕不答入內... 不敵不力爭丕乃使其平

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 一警者為之區別人物... 漢中興孟建以上庸洛統... 命右將軍太子劉協字子芳... 不聽魏軍夏侯尚等襲封... 以賈逵為豫州刺史... 不糾天下復何政正乎... 判吏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 李伏引天子玉璽... 勳丕篡位時不方... 平名魏代... 皇帝廟號太祖... 十二月魏王丕如洛陽... 魏徙冀州士平家實河南... 臣丕不答入內... 不敵不力爭丕乃使其平

一警者為之區別人物... 漢中興孟建以上庸洛統... 命右將軍太子劉協字子芳... 不聽魏軍夏侯尚等襲封... 以賈逵為豫州刺史... 不糾天下復何政正乎... 判吏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 李伏引天子玉璽... 勳丕篡位時不方... 平名魏代... 皇帝廟號太祖... 十二月魏王丕如洛陽... 魏徙冀州士平家實河南... 臣丕不答入內... 不敵不力爭丕乃使其平

漢中興孟建以上庸洛統... 命右將軍太子劉協字子芳... 不聽魏軍夏侯尚等襲封... 以賈逵為豫州刺史... 不糾天下復何政正乎... 判吏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 李伏引天子玉璽... 勳丕篡位時不方... 平名魏代... 皇帝廟號太祖... 十二月魏王丕如洛陽... 魏徙冀州士平家實河南... 臣丕不答入內... 不敵不力爭丕乃使其平

命右將軍太子劉協字子芳... 不聽魏軍夏侯尚等襲封... 以賈逵為豫州刺史... 不糾天下復何政正乎... 判吏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 李伏引天子玉璽... 勳丕篡位時不方... 平名魏代... 皇帝廟號太祖... 十二月魏王丕如洛陽... 魏徙冀州士平家實河南... 臣丕不答入內... 不敵不力爭丕乃使其平

不聽魏軍夏侯尚等襲封... 以賈逵為豫州刺史... 不糾天下復何政正乎... 判吏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 李伏引天子玉璽... 勳丕篡位時不方... 平名魏代... 皇帝廟號太祖... 十二月魏王丕如洛陽... 魏徙冀州士平家實河南... 臣丕不答入內... 不敵不力爭丕乃使其平

以賈逵為豫州刺史... 不糾天下復何政正乎... 判吏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 李伏引天子玉璽... 勳丕篡位時不方... 平名魏代... 皇帝廟號太祖... 十二月魏王丕如洛陽... 魏徙冀州士平家實河南... 臣丕不答入內... 不敵不力爭丕乃使其平

不糾天下復何政正乎... 判吏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 李伏引天子玉璽... 勳丕篡位時不方... 平名魏代... 皇帝廟號太祖... 十二月魏王丕如洛陽... 魏徙冀州士平家實河南... 臣丕不答入內... 不敵不力爭丕乃使其平

判吏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 李伏引天子玉璽... 勳丕篡位時不方... 平名魏代... 皇帝廟號太祖... 十二月魏王丕如洛陽... 魏徙冀州士平家實河南... 臣丕不答入內... 不敵不力爭丕乃使其平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 李伏引天子玉璽... 勳丕篡位時不方... 平名魏代... 皇帝廟號太祖... 十二月魏王丕如洛陽... 魏徙冀州士平家實河南... 臣丕不答入內... 不敵不力爭丕乃使其平

李伏引天子玉璽... 勳丕篡位時不方... 平名魏代... 皇帝廟號太祖... 十二月魏王丕如洛陽... 魏徙冀州士平家實河南... 臣丕不答入內... 不敵不力爭丕乃使其平

勳丕篡位時不方... 平名魏代... 皇帝廟號太祖... 十二月魏王丕如洛陽... 魏徙冀州士平家實河南... 臣丕不答入內... 不敵不力爭丕乃使其平

平名魏代... 皇帝廟號太祖... 十二月魏王丕如洛陽... 魏徙冀州士平家實河南... 臣丕不答入內... 不敵不力爭丕乃使其平

皇帝廟號太祖... 十二月魏王丕如洛陽... 魏徙冀州士平家實河南... 臣丕不答入內... 不敵不力爭丕乃使其平

十二月魏王丕如洛陽... 魏徙冀州士平家實河南... 臣丕不答入內... 不敵不力爭丕乃使其平

魏徙冀州士平家實河南... 臣丕不答入內... 不敵不力爭丕乃使其平

臣丕不答入內... 不敵不力爭丕乃使其平

將為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一二卷

(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

| |
|--------|
| K214.3 |
| 4 |